

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

附 录 三

第 二 卷

裁军谈判委员会 1981 年按国家和议题  
分类的发言索引和逐字记录

×× ×× ×× ×× ××



第一百零七次会议最后记录

1981年2月17日，星期二，  
上午10:30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F·德拉戈尔斯先生（法国）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萨拉赫·贝先生

马提先生

阿根廷:

希门尼斯·达维拉先生

弗莱雷·佩尼亚瓦德小姐

澳大利亚:

沃尔克先生

斯蒂尔先生

芬德利先生

比利时:

昂克林克斯先生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巴西: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德克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武托夫先生

德扬诺夫先生

缅甸:

吴苏莱先生

吴丹吞先生

吴维温先生

加拿大:

斯金纳先生

撒克先生

中国:

俞沛文先生

俞孟嘉先生

王芷芸女士

潘菊生先生

古巴:

博罗多斯基·雅基耶维奇夫人

捷克斯洛伐克:

鲁热克先生  
卢凯什先生  
齐马先生  
斯塔维诺哈先生

埃及:

里迪先生  
哈桑先生  
法赫米先生  
巴西姆小姐

埃塞俄比亚:

特雷费先生  
约翰内斯先生

法国:

德拉戈尔斯先生  
德博斯先生  
库蒂雷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赫德尔先生  
蒂利克先生  
考尔富斯先生  
邦蒂希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克林勒先生  
米勒先生  
勒尔先生

匈牙利:

科米韦斯先生  
哲尔费先生  
洛卡托斯先生

印度: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萨朗先生

印度尼西亚:

苏普拉普托先生  
卡约诺先生  
卡西姆先生  
哈约马塔拉姆先生

伊朗:

阿梅里先生

意大利:

科德罗·迪蒙特泽莫洛先生  
齐亚拉皮科先生  
卡布拉斯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日本:

大川先生  
高桥先生  
石井先生  
岛田先生

肯尼亚:

希特米先生  
穆纽先生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卡塞雷斯先生

蒙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包勒德先生

摩洛哥:

什赖比先生

荷兰:

费因先生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尼日利亚:

阿德尼吉先生  
阿奎伊——伊龙西先生

巴基斯坦:

阿赫迈德先生

阿尔塔夫先生

波兰:

苏伊卡先生

恰洛维奇先生

科尼克先生

斯特罗伊沃斯先生

罗马尼亚:

马利扎先生

梅列斯卡努先生

斯里兰卡:

帕利哈卡拉先生

瑞典:

利德戈尔德先生

诺尔贝格先生

斯特勒姆贝克先生

隆丁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

谢麦诺夫先生

瑙莫夫先生

佩尔·菲利耶夫先生

莫什科夫先生

甘贾先生

洛什希宁先生

杜利安先生

科斯坚科先生

联合王国:

萨默海斯先生

马歇尔先生

林克夫人

美利坚合众国:

弗洛韦雷先生

弗莱谢尔先生

克里顿伯格女士

米斯克尔先生

威尔逊先生

菲茨杰拉德先生

委内瑞拉:

塔伊尔阿达特先生

阿吉拉尔先生

达席尔瓦小姐

南斯拉夫:

弗尔胡奈茨先生

布兰科维奇先生

扎伊尔:

恩孔戈·东托尼·布迈达先生

奥西尔·格诺克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首先，我要表示我们高兴地欢迎今天来看我们的主管政治和安全理事会事务的副秘书长瑟坚科先生。希望他在日内瓦能过得很有意义，并与裁军谈判委员会各成员国进行有益的接触。

现在，请允许我向你们提出我们已决定设立的特设工作小组主席的提名如下：  
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特设工作小组主席：意大利全权公使齐亚拉皮科先生；

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主席：瑞典利德戈尔德大使；

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主席：匈牙利科米韦斯大使；

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主席：墨西哥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

如没有不同意见，我将认为委员会内对各工作小组主席人选的提名已取得协商一致，并将代表委员会向我们的同事们致以热烈祝贺，向他们保证我们的充分信任，并祝愿他们将主持的工作取得完满的成功。

就这样决定。

主席：我要提醒大家，按照第CD/144号文件提出的工作计划，委员会今天应该开始审议议程第1项：禁止核试验。大家知道，本计划决不是约束性的，根据我们的议事规则，各国代表团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提及议程上的其他项目。

帕利哈卡拉先生（斯里兰卡）：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和前面的发言人一样表示我国代表团对您担任我们委员会的主席感到高兴。我相信，您已被证实的才能将以最有建设性的方式指导委员会的工作，我愿向您保证我们将给予最充分的合作。

我也要趁此机会向您的前任、埃塞俄比亚的特雷费大使表示我国代表团的赞赏，他十分能干地主持了委员会1980年会议最后一个月的工作。我的代表团也愿与其他代表团一起欢迎埃及、巴基斯坦、罗马尼亚和扎伊尔代表团的新团长。

主席先生，两星期前您宣布开幕的裁军谈判委员会1981年会议将是计划在1982年召开的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之前的最后一次全会。在我们进入第二个裁军十年和裁军谈判委员会进行裁军谈判尝试的第三年之际，国际社会对核破坏危险的忧虑显然没有多大消除。相反地，我们见到的是已有的核爆炸装置及

(帕利哈卡拉先生，斯里兰卡)

其运载系统在质量上继续得到改进，根据提交给大会第35届会议的“核武器的综合研究”报告，这种装置及其系统已拥有“超过自发明火药以来所使用过的所有常规爆炸物的总爆炸力”，且不提将使人类遭受缓慢和痛苦的衰变的放射性尘埃效应了。尽管各核国家就决定裁军发表声明，而那些制造死亡和灾难的工具的改进和用于军备、特别是核军备方面的人力和其他资源的不断螺旋形上升，严重地破坏了这些声明的信用。象联合国秘书长在他给本委员会贺词中所说的“裁军这个目标仍象过去一样躲躲闪闪，难以捉摸”。我们也听到那些主张发动可以赢得胜利的“有限核战争”的“思想”。不能想像这种理论是怎样得出来的，因为广岛、长崎和随后其他的爆炸试验毫无疑问地证实对核爆炸和随后的核污染是没有什么壁垒可以挡住的。我们反对一种绝对的武器，发动这种武器的战争，不论那些拥护者认为是多么有限，其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无所谓胜败，因此达不到任何实际的政治或军事目的。这种“可行的”核战争会达到的唯一目的只能是爆发一场对人类造成史无前例的破坏和痛苦的全球性核战争。据说我们今天见到的核威慑和仍在改进的威慑力量是为各核武器国家的安全所需。那种以增加绝大多数其他国家的忧虑和不安全来据称是保证一个或一些国家的安全的观点，国际社会认为是不合理的，或不能接受的。国际社会已经以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话一致声明：“武器的增加，尤其是核武器的增加，非但无助于加强国际安全，反而削弱国际安全。各国庞大的武器储存和军备与军力扩充，并且把科学资源和技术进步竞相转用于改良各种武器的质量，对和平造成无可估计的威胁。……”

刚刚结束的大会第35届会议通过了不少于43项有关裁军的决议，其中17项是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采取具体行动的。尊敬的墨西哥大使作了详细的分析，他在发言中指出，这些决议也规定了委员会本届会议进行实质性谈判中的优先项目，以便在解决人类最迫切的问题方面取得进展。

主席先生，我们大家都已看到缓和和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遭到的挫折，我们只能希望多年来的艰苦努力不要逆转。这一形势将使我们委员会，唯一从事裁军谈判的多边机构的责任加重得多了，因为除了裁军以外就没有别的可行的选择。

主席先生，就是从这点出发，我国代表团盼望1981年会议期间能在实质性谈

(帕利哈卡拉先生，斯里兰卡)

判中取得确实进展。我们虽然不愿贬低已完成的程序性和组织任务的重要性，但委员会这两年来的工作确实没有在走向有效裁军方面向国际社会作出重大贡献。在这方面，去年的会议很有教育意义。它表明特设工作小组是在裁军谈判委员会范围内进行具体谈判的最适当的机构。正如去年会议后期所看到的只要有充裕的时间，各工作小组就能以有效方式促进实质性谈判。

主席先生，使人感到满意的是委员会已经不迟延地决定四个特设工作小组在各自原有的职权基础上恢复工作，由于您的能干指导和各有关代表团为加速实质性工作所表现的灵活性才能取得这一解决办法。希望我们今后这一会议期间能贯穿着同样的态度和精神，特别在就1981年会议议程上两个非常重要的项目设立两个工作小组问题上，这两个项目是：全面禁试条约和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去年，委员会把宝贵的时间冗长地花在程序和其他问题上，鉴于委员会所赋有的任务的性质及其迫切性，它是花不起那么多时间的。正如尊敬的瑞典代表团团长在她的发言中所说的，时间因素不在我们一边。她所以这样说不仅因为委员会必须向1982年将召开的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提出报告，而完全因为委员会面临的本身具有必要性和迫切性。武器技术、特别是核武器技术不断迅速发展的步伐超过了谈判进程的步伐，这一危险以及这些发展对所谓国防政策的影响都是委员会在谈判中力求取得迅速和具体进展的过程中必须正视的现实。

此外，世界军事开支现在已达到惊人的5,000亿美元一年，这种开支的目前趋势还是在继续上升。我们越是在真正裁军——特别是核裁军——方面拖延作出切实进展，投入破坏的资金就越多，其他为经济发展和消除饥饿疾病所需的重要资源就这样付诸东流了。正如尊敬的瑞士代表团团长指出的，世界末日钟的时针已更靠近零点，这一动向意味着本委员会，也就是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必须迫不及待地来履行其巨大责任。

关于我们的议程，1981年会议的第一个项目是禁止核试验，这个题目在不同论坛进行审议已有二十五年余，联合国大会就此通过了40多项决议，反映了国际社会对各核武器国家未能缔结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而感到不耐烦，尽管三个核武器国家在《部分禁试条约》中已保证，并在1968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已重申它们将致力于实现“永久终止一切核武器试爆”。没有必要强调一项全面禁止

(帕利哈卡拉先生，斯里兰卡)

核试验条约对防止从质量上改进现有核武器、制止发展新型武器以及保持可行的不扩散制度的极大重要性。至于所谓现有与监视试爆有关的核查措施的不足，国际社会认为它不再能成为继续拖延就全面禁试条约开始谈判的主要障碍，或借口。在这里只需要提一下大会第35届会议通过的、由斯里兰卡共同倡议的第35/145A号决议就够了，决议中回顾“关于这个问题的技术和科学各方面都已经充分探讨，现在只待作出达成最后协议的必要政治决定；如果考虑到现有的核查手段，就很难了解为什么缔结一项地下禁试协定仍受到迟延；继续地下核武器试验的潜在危险远超过终止这种试验的任何可能危险。”第35/145B号决议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采取必要措施，包括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以开展全面禁试条约的实质性谈判作为最高优先工作，这是21国集团在本委员会多次强调过的。人们希望各核武器国家能作出贡献，协商一致同意设立全面禁试条约特设工作小组，毫无疑问，这一贡献会增进各核武器国家对裁军所承担的义务的信用，也会加强裁军谈判委员会作为唯一裁军谈判的多边机构的作用。

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是我们议程上另一个重要项目，就此项目进行实质性谈判仍有待开始。这一项目也是大会在第35/152B号决议中指定裁军谈判委员会在1981年恢复工作时要高度优先进行谈判的项目。委员会上届会议期间，21国集团曾提出提案，要求就该议题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其必要性已在大会第35届会议的第35/152C号决议中予以重申。我国代表团希望本委员会现在就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以便“参考”有关停止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的实质性谈判。

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不准备在现阶段就每个议程项目作长篇发言。关于我们议程上的其他项目，委员会能在相当短的时间内作出决定，恢复综合裁军方案、消极安全保证、化学武器和放射性武器四个特设工作小组的工作，这是令人鼓舞的。希望两星期来许多代表团所表明的灵活态度和致力于确实进展的愿望能始终占上风并有助于在去年就这些领域所达成的意见一致的基础上和所已作出的建设性工作的基础上取得进一步的进展。

(帕利哈卡拉先生，斯里兰卡)

许多代表团提到了今天显而易见的紧张的国际关系，人们可以说，这种关系对裁军谈判制造了很难令人乐观的环境。我国代表团只想说，听来可能有些矛盾，正是这种环境激励我们要在委员会内更坚决地进行谈判，因为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引一句经常引用的联合国大会的话：“人类面临着一种选择：我们必须停止军备竞赛并走向裁军，或者面临毁灭。”只要一切有关国家、特别是核武器国家具有必要的政治意愿，本委员会就拥有完成其任务的工具。

主席：谢谢尊敬的斯里兰卡代表的发言，我也感谢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

E. I. 里迪先生（埃及）：主席先生，这是我在本委员会的第一次发言，首先我要向你本人表示我们崇高的敬意。除了对你所代表的尊贵国家法兰西表示尊敬外，我和埃及代表团的其他同事们也已经注意到你的努力工作并看到你所具有的、成功地指导委员会初期而往往是困难阶段工作所需的最出色的智慧和能力。我还想借此机会代表我国代表团向你的前任——委员会的上届主席、埃塞俄比亚代表塔德塞·特雷费大使表示感谢。

请还允许我向你和我的其他的同事表示感谢，感谢你们欢迎我作为埃及的代表参加这一著名的委员会的工作。我向你们保证，我和我的同事期望着和你们合作，并尽我们的最大努力保证我们工作的成功和任务的完成。

我国代表团在过去的两周内听取了委员会上的一些重要发言，这些发言既有内容又有观点，再清楚不过地证实了当前严重的国际形势是由令人惊恐的军备竞赛的持续发展、特别是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军备竞赛造成的，而这同时在裁军方面或停止或控制军备竞赛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却微不足道，更不要说那些不存在的成就了。

我没有必要在这方面再作补充，也没有必要再次强调埃及在致力于停止普遍的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中将继续发挥的坚定作用。在联合国各种论坛上以及多次国际会议上（始于1955年万隆会议，这次会议产生了不结盟运动，目前我们正在纪念这一运动成立20周年）首次讨论这个问题时，埃及的作用从一开始就是众所周知的，所有这些会议在这方面发挥了先锋的作用。

(E. I. 里迪先生, 埃及)

有些尊敬的同事们早已讨论了一直企图取得核优势的核武器国家赖以制订其政策的各种理论, 同时也讨论了这种竞赛的危险的含义, 因为它永远不会有什么合理的尽头的。既然核战争的阴影对每个人来说是可怕的幽灵, 而且核军备的危险不再承认政治或洲际的边界, 所以它现在不仅威胁着竞赛的参加国而且还威胁着地球上的每一个人。

提一提去年8月在荷兰的布罗克伦举行的帕格沃希大会的最后一次会议可能是适当的。那次由严格挑选的国际科学家和思想家组成的班子参加的会议得出了以下结论:

“1. 若认为核战争能在数量上或质量上加以限制, 或者甚至认为核战争是能打得赢的, 那是谬见。

2. 若认为在核战争中民防能够为居民提供生存机会, 那是谬见。

3. 若认为某种反力量战略能够破坏另一方的报复性能力, 那是谬见。  
(即使毁灭对手的所有以地面为基地的固定导弹在技术上是可行的, 那么潜艇武器和机载武器仍可免于难。)

4. 若说核武器的均衡对于有效的威慑是必要的, 那是谬论。”

另一方面, 如果考虑到军备所带来的环境失衡而把目前用于军备的资金、人力和自然资源用作社会经济发展目的, 它们就能消除全世界的贫困和饥饿, 并保证人类更美好的生活, 因为目前我们在建立新的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这将给发展中国家以摆脱贫穷和落后的机会——之际正面临着困难和障碍。在这一方面, 我们期待着看到研究裁军和发展间关系的政府级专家小组正在准备的研究报告。我们希望这份研究报告将包括把用于军事目的的资源转用于发展的具体而实际的建议。

显然, 今天人类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现象: 即人类拥有自我毁灭的手段。这一现象是当前国际危机的根本原因, 这种危机不仅反映在缺乏安全和稳定以及经济条件的恶化, 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国家内, 而且还关系到地球上人类的生存和延续问题。

虽然在这样一个严肃而重要的问题上我们不希望匆匆忙忙地指责任何一个具体国家, 但是公正地说, 停止这种趋势的责任主要地在于那些拥有、发展和生产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国家。因此, 他们就有责任带头采取有效的步骤和措

(E. I. 迪里先生, 埃及)

施停止疯狂的军备竞赛并采取真正的裁军措施。

我的许多同事们已经谈到了为把世界从军备竞赛中拯救出来而采取根本性手段一事与当前国际气氛之间的关系。虽然,要把这两个问题划分开来诚然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和其他代表团都认为,不应该把国际形势当作未能就停止军备竞赛采取决定性措施或抛弃早已达成的协定的借口。然而我们相信,通过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尊重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不干涉别国的内政,而努力创造一种适当的国际气氛是重要的。在这一方面,军事干涉阿富汗过去是、现在仍是形成当前国际气氛的一种消极因素。

关于为实现裁军而努力以及大国有必要减少和取消核危险并利用新能源为人类的更大利益和幸福服务的问题,我已经谈了我们的根本立场。在这一方面,埃及是最早要求缔结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国家之一。埃及在该条约的筹备性谈判中发挥了基本的作用,后来在该条约公开签字的第一天(即1968年7月1日)就签了字。埃及继续支持不扩散制度,并参加一切旨在国际原子能委员会(包括1975年和去年夏季举行的两次审查会议)的范围内建立一项有效保证制度的工作。

今天,我愉快地宣布,埃及政府已经要求立法机构批准不扩散条约,目前我国的人民议会和咨询委员会正在研究这个问题。借此机会,我谨向瑞典代表英亚·图尔森夫人以及日本大使大川先生表示谢意,感谢他们为欢迎埃及在这方面所采取的措施所说的友好的话。

埃及政府采取这一步骤,希望这能推动核武器国家履行它们的停止核军备竞赛根据条约第六条的条款实现核裁军,并最终全部停止核试验的保证。停止此种试验不仅是人类和环境的迫切要求,而且也是朝向遏止核军备竞赛的基本步骤。

埃及特别注意到在条约第四条款项下,有能力这样做的缔约国承诺为进一步开展为和平目的而应用核子能方面作出贡献,特别是用于无核武器的缔约各国境内,并适当考虑世界上各发展中地区的需要。

我们还看到,安理会决议第225号仍然未能就核武器国家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提供一项真正的保证。在这一方面,我想借此机会表示我们对

( E. I. 迪里先生, 埃及 )

安全保证特设工作小组的特殊兴趣, 我们希望该小组将能有效地结束它的工作, 我们认为这会有利于支持不扩散核武器制度, 并会成为朝向禁止使用核武器和朝向核裁军的一个重大步骤。

实施这些措施是符合联合国制定的关于缔结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基本原则的, 特别是关于拥有核武器国家和非拥有核武器国家之间的责任和义务平衡的原则, 以及该条约应该是朝向实现全面彻底裁军、特别是核裁军的一个步骤的原则。

鉴于核军备竞赛所构成的危险, 由于坚信通过在全世界各地建立无核武器区会使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更有效地实现它的目标, 我们认为在中东和非洲建立一个无核武器区是极为重要的。

为此目的, 在上一届联合国大会上我们提出了的倡议, 这就是大会第 35/147 号决议, 这是中东国家一致赞成的, 它是朝向建立无核武器区的第一步, 同时它还要求那些国家庄严宣布支持这一目标的实现, 在互惠的基础上不生产、取得或拥有核武器或允许在它们国家的领土上安置核武器, 并要求把它们所有的核装置置于国际原子能委员会的保护之下。决议还要求那些国家把各自的宣言交存安全理事会。

我们相信, 如果该地区所有国家都参加不扩散条约, 都实施大会关于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的决议, 如果核武器国家支持这些步骤, 那么这将防止核武器在这一重要而敏感的地区扩散的危险性, 这样就有助于促进全人类的和平、安全和昌盛。

本届会议是在联合国努力实现全面彻底裁军的重要关头召开的, 它是在第一个联合国裁军十年结束的时候、以及第二个裁军十年开始的时候召开的, 不幸的是第一个裁军十年没有产生明确的结果。正如我的几个同事注意到的, 这次会议也是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第二次特别会议召开之前委员会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

所以我们有特殊的责任, 应尽我们的最大努力在本届会议期间取得明确而积极的结果。

在这方面, 我同意其他代表的意见, 即委员会必须立即开始工作, 抓住审议中各项问题的核心, 从去年停留下来的地方继续做下去, 并克服任何可能出现的障碍, 包括那些与审查工作小组的任务有关的障碍。同时, 我们认为有必要设立另外两个

(E. I. 迪里先生, 埃及)

关于彻底停止核试验以及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工作小组, 鉴于这是委员会必须加以注意并且必须取得真正进展的两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因此这两个工作小组应该当作紧急任务立即设立起来。

既然裁军谈判委员会在核裁军、禁止核试验以及对无核武器国家提供有效保证方面, 就取得明确进展而言, 有着重要的作用和相当大的责任, 考虑到国际社会给予禁止化学武器的特殊优先地位, 我们也应义不容辞地、认真地努力达成一项禁止生产、发展和储存化学武器的协定。在大会第二次特别会议的准备工作中, 委员会还须制定出一项综合裁军方案, 我们希望这项方案在时间和实施方面应实际而具体。

我认为没有任何东西比国际社会赋予我们在座各位的任务更为严肃的了。我们必须满怀希望并抱着取得确实结果的目标开始本届会议。

主席: 谢谢尊敬的埃及代表的发言, 我要热情地感谢他对我本人和我国说的十分友好的话, 我深为感动。

萨拉赫·贝先生(阿尔及利亚): 请允许我在您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二月份主席之际, 代表我国代表团和我个人向您致以诚恳的祝贺。

您代表的国家, 从历史上说并作为邻居, 与阿尔及利亚保持着密切的和富有成效的关系。

主席的个人作用在委员会工作开始时期能是十分有影响的, 特别就您个人讲, 您富有广泛的外交经验和建设性的才干, 也享有同事们对您的信任。

允许我指出, 您个人的参予对我们工作的积极开端起了一定的作用。

我也要向埃塞俄比亚的代表、特雷费大使致以热烈和友好的祝贺, 他顺利地完成了主持上届会议末期工作的棘手任务。

我高兴地欢迎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一些新成员: 埃及、扎伊尔、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的大使。

这几乎已成为一种传统, 在裁军谈判委员会重新其工作时, 总要对国际形势加以叙述和评估。说国际关系状况本来是可以弄得较令人满意一些的, 也许还不够份量。与1980年初期相比, 现在形势是更坏了呢还是一样? 我们不是到这里来讨论

(萨拉赫·贝先生，阿尔及利亚)

这个问题的，然而，忽视国际关系的现实也是不实际的，因为裁军的讨论和努力必然要在这种现实的背景下进行。

有人利用国际紧张局势的加剧作为加紧从质量上改进并从数量上增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借口。

我们不能同意这种态度，它会使整个争取裁军的国际努力立即瘫痪。我们认为正是处于最困难的时刻，我们应该作出最大努力以减缓并停止军备竞赛。

为认清以国际紧张局势的加剧为增加军备的借口是多么似是而非，我们只要自问以下的问题：国际紧张形势有所缓和时，曾裁减过军备吗？不幸地，该问题的答复是否定的，因为有关的国家或军事联盟总是在准备着要对付与假定的敌人间的下一次的紧张局势。因此，国际气氛与加强大规模毁灭能力之间的关系是单向关系，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应是等待国际形势的假设性缓和，而是真正去影响维持这种紧张状态的主要因素，如：对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越来越先进的研究、这些武器的加速生产、它们不间断的试验和它们的储存——这一切维持着所谓的“恐怖均势”的螺旋形上升。

如果我们都认为这种形势确是“恐怖”，我们怎能对大量财力、技术和智力资源为日益改善这种恐怖武器、增加其数量和质量而消耗殆尽不感到痛恨呢？

关于这恐怖对双方是否均衡的问题，即使读尽专门研究这一问题的成堆报告也不足解决我们的疑虑。作出评价的可能看来是十分主观的，当人类评价或推理的能力看来是太弱或太慢，不能提出一个可靠的判断时，就使用了电子计算机，而最近的一些事件表明电子计算机会出故障，会发出假警报。

归根到底，在我们看来，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方面的均势或均衡概念是一种幻想，因为军备竞赛喂养了它本身的荒谬逻辑，并由它自己从奢望中得来的动力加以维持，这奢望就是梦想达到绝对恐怖的水平——当然，绝对恐怖的水平只能通过真人真事的试验才得证实。

某些方面持有这种思想，认为一场新的核战争、不论有限或无限，是可以一打并赢得胜利的。这个思想不仅十分危险，因为核战争将给人类带来灾难；逻辑上也是令人不能接受的，因为它是建立在敌人会作出合理的有限反应的设想上。并不需要是一位伟大的理论家才能预见到真正打起核战争时，敌对双方的行为将不会顾及我

(萨拉赫·贝先生，阿尔及利亚)

们今天所能认识到的一切理性规律。

此外，一场核战争，即使是有限的，不仅会影响到直接有关的国家，也会影响到战场附近的国家和地区，甚至也会影响到离战场更远的国家和地区。现有毁灭性武器会不会尊重各国所商定的如何划分它们主权区域的边界，也是值得怀疑的。

先不谈各国政府应付的责任问题，全世界各国人民，尤其是最贫困地区的人民，在人类的大部分还生活在饥饿和贫困之中时，有权利要求停止又荒谬、又昂贵的军备竞赛。

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些是我们要求加速我们的工作并寻求更好办法走向真正裁军的最有说服力的论点。

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之前，还有三次或许四次裁军谈判委员会会议。因此，我们有机会就我们委员会已有的进展以及到1982年最后期限时将取得的进展作个估计。当然，不应该把这个期限看成是完全不可超脱的。但是这个日子到达时，裁军谈判委员会各成员国若想到它们的工作没有对走向有效裁军措施作出任何真正进展，那将以什么来自慰呢？

这种失败的责任主要应归咎于那些拥有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工具的本委员会成员国，这些国家未能对限制它们的毁灭性能力的水平——然后也许裁减这种能力直至完全消失——的方式和方法取得一致意见。然而，道义上的责任，尽管程度轻些，也应归咎于所有不结盟和<sup>中</sup>立国家，因为它们未能找到说服和施加压力的办法使人们接受本应该导致真正裁军的合理措施。连这一程度也未做到。

应当为不使用，即使是试验性的，核武器作出努力。不拥有核武器不能被认为是放弃这种努力的十分令人信服的理由。

因此，我国代表团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每个成员国的责任是作出应作的努力并采取必须采取的措施，如果我们打算在完成委托给我们的任务中取得进展的话。

这届会议上我们工作的开始情况与1980年第一次会议的开始情况相比，其所处气氛是比较令人鼓舞的。去年，我国代表团曾对委员会多次会议为程序问题争论不休表示了失望。那时候我们并不相信这种讨论具有什么实际意义，今天我们还是不信这一套。因此，我国代表团将反对旨在委员会内挑起与我们审议的主题、裁军问题、无关的讨论的任何企图。

(萨拉赫·贝先生，阿尔及利亚)

现在，允许我谈一谈更具体的问题。虽然不能对委员会去年就设立四个工作小组的决定的重要性过于拔高，但必须承认，这项措施是具有实际价值的。事实上，若不在一种商定的、明确规定好的机构内来讨论议程上开列的谈判题目，委员会怎能够就具体的问题安排其工作呢？我国代表团原本希望，上述各工作小组不要等待就它们的职权范围的重新讨论取得成果以后再恢复它们的会议。我们现在仍愿表明，在委员会审议四个工作小组新职权的可能性的同时，希望四个工作小组能立即恢复它们的工作。

去年会议上，21国集团提议，应设立两个工作小组，分别讨论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以及禁止核试验的问题。

我们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是否能建立全面信用要看它能否就这两方面设立负责谈判有效措施的工作小组问题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铭记着大会对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指示和它所指出的优先问题，也注意到必须对我们的工作作某种安排，（由于其工作量，应分别安排在三届会议内），我们认为委员会应致力于少量能合情合理地期望取得重大进展的问题上。在我们看来，只有在裁军的某些领域作出显著的进展后，我们才能向其他那些在今天似乎连谈判都说不上地区传送认真谈判的气氛。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创造条件，使局势朝着与当前为达到根据恐怖学说产生的优势幻觉而进行的疯狂的军备竞赛相反的方向发展。

对化学武器公约所取得的进展表明，我们能够明确哪儿有一致意见，哪儿还存在分歧。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在上届会议工作中所表现的总的积极精神预示着它将在我们所希望的最早不过的日期圆满结束。

我们认为，大会把准备和缔结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放在优先地位是完全正确的。只有与这一措施有关的国家具有承担建设性行动的政治意志，才能证明它们准备谈判真正的裁军措施。目前形势的继续，即核试验不仅通过其无法预言的后果继续威胁着人类的未来，而且也继续在增加现有的毁灭潜力，只能越来越推迟理智终于压倒霸欲的日子的到来。

现正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以外进行的、并于去年向委员会报告情况的三边谈判，看来没有作出多大进展。我国代表团愿表示两点希望，希望谈判能产生比到现在为止更有希望的成果，另希望裁军谈判委员会至少能随时了解谈判的进展情况。

( 萨赫拉·贝先生，阿尔及利亚 )

如在停止核试验和核军备竞赛方面未能作出进展，应该对无核武器国家作出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保证。我们在委员会第一届会议上曾说过，对上述的保证不能伴随各种限制。我们继续认为，给予保证时不应提出什么条件或限制，特别是对那些在执行其外交政策时不受主要核武器国家间组成的联盟的支配的无核武器国家。作为不结盟运动的成员之一，阿尔及利亚十分重视作出有效安排以确实制止核武器国家将其军事优势行施到政治领域中去。

制订一项化学武器条约的谈判取得进展的可能性、有关国家对停止核试验的立场的发展以及确定能被无核武器国家接受的不对他们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保证——我国代表团认为正是以这些情况为基础，可以就停止发展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全面彻底裁军展开真正的谈判。

关于裁军谈判委员会内进行谈判的各个阶段确切顺序，只要不再继续乏味的辩论并停止玩弄空洞的辞藻，只要有真实愿望以寻求解决我们面前众多的困难问题的迹象，我国代表团将采取灵活的态度。

我感到，在我发言的这个阶段不妨再强调一下，我国代表团认为保持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根本性质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委员会应如其职权范围所示，继续是所有成员国在平等参加的基础上进行真正谈判的机构。不用说，我们当然欢迎大国在我们委员会之外的论坛中为裁军作出的任何进展。然而，我们要指出，如由于上述国家的态度而使这些国家组成的国际机构处于停顿状态，不能完成委托给它们的任务，这对这些国际组织会是危险的。

请允许我表明，我担心裁军谈判委员会还受到另一个危险的威胁。我国代表团不能同意这种看法，认为一个机构可以闭关自守，不与外界接触。我们时代最大的矛盾就是我们星球上的人一方面普遍了解威胁着它的大规模毁灭性的危险；另一方面却接受现状，并也接受可能继续恶化的状况。不错，在超过了某一界线，核威胁的恶化就失去了现实意义。然而，抵制核战争不可避免的呼声正在增长。

裁军谈判委员会各成员国如果在审议反对核战争的呼声时不给这种呼声以支持，就不能成功地完成委托给它们的任务。

我们讨论的问题范围很广，其复杂性和严重性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明我们面临的困难。而事实仍然是，裁军谈判委员会若要完成实现全面彻底裁军的巨大任务，就

(萨赫拉·贝先生，阿尔及利亚)

要靠自己本身作出贡献。

主席：谢谢尊敬的阿尔及利亚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

阿赫迈德（巴基斯坦）：主席先生，巴基斯坦代表团团员和我很高兴地看到您在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处于当前这个关键阶段主持会议。我们相信，您在过去两个星期里有力地表现出来的高度智慧和耐性将使裁军谈判委员会能够迅速恢复谈判，并创造必要条件为就议程上的各项目做出具体协议而前进。

我也愿借此机会表示深刻感谢您的前任埃塞俄比亚特雷费大使所做的建设性的努力。

主席先生，您和委员会中我的同事们对我表示的热烈欢迎，使我深受感动。在我以同样感情报答他们时，我还要说我能出席这个卓越的外交家们的大聚会感到荣幸。当我们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中共同努力时，我将从他们的丰富经验和广大智慧中寻求教益。

主席先生，在1980年代的第一年，国际局势的紧张程度有相当增长，世界若干地区爆发并加深了冲突，出现了普遍的不安气候和国与国之间、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气氛。

外国军队对一个不结盟的伊斯兰国家阿富汗的继续占领使人特别感到关切。正如巴基斯坦外交部长于2月9日在新德里不结盟国家会议上所说：“这一占领不仅等于是对（阿富汗的）政治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而且是对这个地区的安定的威胁。它使国际紧张局势更趋严重，使缓和遭到损害，使超级大国在印度洋和海湾地区的竞争更加激化了。”巴基斯坦赞成阿富汗局势的政治解决。作为1980年11月20日大会决议的一个提案国，巴基斯坦将受联合国秘书长组织和召开的巴基斯坦、伊朗和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三方会谈做出的规定的指导。

我国代表团对人们在本委员会上和其他场所表达的对世界军备竞赛的严重升级、特别是主要核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严重升级的关切抱有同感。每年有5000亿美元浪费于破坏性越来越大的武器上，同时人类的大多数却在贫困的条件下生活，这是对现代文明的可悲的注解。更富有悲剧性的是这种“恐怖平衡”的反常逻辑引起的危险的可能性，即导致人类的有意或无意的自杀。世界越来越感恐慌地看到，设想

(阿赫迈德先生, 巴基斯坦)

打一场“有限”核战争的战略逐渐成形, 巡航和机动导弹及中子弹等新式武器系统研制成功, 反弹道导弹计划正考虑恢复。如果这些设想都变成实际政策, 核军备竞赛将在新的更加复杂的规模上进行, 这将使今后即便还能进行谈判, 也将更加困难。

可是, 这个委员会的代表们都是争取和平的实践家, 不管我们今日世界的清醒现实如何, 我们不能放弃希望。两个超级大国都没有排除就战略核武器和中程核武器进行进一步谈判的必要, 我们从这里略可得些慰藉。我国代表团认为, 不管对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评价如何, 它对恢复国际稳定气候是必不可少的, 美国和苏联之间关于限制和削减核军备的对话应继续下去并应加紧进行。我们希望, 双方都将遵守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规定的限制, 直到这些会谈重新开始。

大家都明白, 超级大国之间关于核武器会谈的结果当然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这种情况的影响, 即它们对遵守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共同接受的国际行为准则所做的承诺在实践中表现如何, 特别是在与世界各地紧张局势与冲突有关时表现如何。

在当前现实的范围内, 不仅在超级大国之间、在它们的军事同盟之间而且在它们和第三世界的大多数中小国家之间, 恢复互相的信任和信心是必不可少的。当前国际上对抗气氛的一个重大因素是两个超级大国的“合法安全利益”观念过于广泛了。一个地区的国家, 如波斯湾的安全问题完全是这些国家自己的事, 与外人无干。不论“有限军事部队”还是“迅速部署部队”的干涉都构成对这些国家事务的擅自干涉。巴基斯坦相信, 这种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事业可由建立地区内各国间的军事平衡而得到增进, 包括我国所在的地区也是如此。巴基斯坦已提议和它的一个邻国举行谈判, 以签订关于彼此可以接受的、两国间均衡的部队比例的协定。我们准备和本地区其他国家举行同样的谈判。

尽管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和它们各自的军事同盟之间的关系不言自明是重要的, 但我国代表团相信, 只有把所有大小国家的安全问题都考虑在内的办法才能达到真正的裁军。这种办法只能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中产生。不幸的是, 以前的裁军委员会会议的两主席似乎并未做出必要的、寄信心于这个委员会来进行实质性的裁军谈判的政治决定。

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困境也许是说明这种态度的最好事例。禁止核试验条约是国际社会认为最优先的问题, 但是关于这个问题的谈判, 从这个多边谈判机构转移到

(阿赫迈德先生, 巴基斯坦)

三个有核武器国家的秘密会谈已有几年了。由于两个超级大国对禁止试验对它们的安全的影响看法不同, 三边谈判的进展非常迟缓。从到现在为止能得到的关于谈判的消息来看, 三大国正在拟订的条约与大会这样长时期以来所要求的全面禁止试验没有多少、甚至毫无相似之处, 也不太可能引起裁军特别联大所强调的那样广泛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觉得对谈判中的这项协定是什么就应看作是什么——它是美、英、苏暂时停止核试验, 美、英、苏应贯彻执行, 以表明它们对核裁军目标负有义务。同时, 应使裁军谈判委员会能够就真正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开始进行谈判。

巴基斯坦代表团表示希望, 裁军谈判委员会能在1981年会议期间就核裁军问题进行实质性的谈判。我们认为应为此目的设立特设工作小组, 并赋予下列具体任务: 第一, 为“互相均衡”、“同等安全”, “战略均等”等在谈到核裁军时常用的概念制定更明确的定义; 第二, 为《最后文件》第50段所说的核裁军进程的各阶段做出规定, 并确定每一个核大国在进程中每个阶段的责任; 第三, 澄清核裁军与常规武器裁军之间的关系; 第四, 指定对各种核裁军措施的执行情况进行有效和一视同仁地核查和监测所需的各种机器。我们相信, 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这种贡献将和其他方面的贡献一道, 对我们希望超级大国将举行的关于核裁军的进一步谈判有所帮助。另一方面, 如对这个问题进行这样的初步探讨都不让裁军谈判委员会去做的话, 将不可避免地要使无核武器国家对超级大国是否诚意追求核裁军目标本已日益增长和普遍的怀疑进一步加深。

巴基斯坦代表团相当重视防止核大战这一重大目标。我们同意这种看法, 即通过彻底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国际协定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我们承认当前关于需要在欧洲建立常规武器均势的看法影响着不使用核武器协定的前景。因此, 我们希望正在维也纳进行的谈判在最近期间就能在欧洲常规武器均势问题上达成互相谅解。我们感兴趣地注意到在马德里欧安会审查会议上提出的关于促进欧洲信任与安全的提案。

我国代表团仍然相信, 没有任何不可逾越的政治或技术上的障碍可以妨碍核武器国家向无核武器国家、特别是不结盟国家保证它们将不受核武器的威胁或攻击。巴基斯坦寻求就这一主张拟定一个国际协议已将近十年了。我们感到满意的是这一目标已经得到裁军特别联大和本委员会的赞同。关于为无核武器国家提供有效保证

(阿赫迈德先生, 巴基斯坦)

制定国际协议的提案获得了不结盟运动、伊斯兰国家会议和联合国大会的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

不幸的是, 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主持下进行的谈判没有能够为达到这个目标取得很大进展, 虽然认识到有必要继续努力“以便就一项可以载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的、可获各方接受的共同办法达成协议”。在拟定共同办法中最根本的困难是, 有些核大国在它们在裁军特别联大上做了单方面声明后似不准备更前进一步了, 尽管那次会议通过的《最后文件》“注意到”这些声明, 并在“注意到”后, 敦促核大国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做出有效安排。

在现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会议上, 巴基斯坦代表团将为拟定一项“可以载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的”“共同办法”再做一次努力。寻求这样一个“共同办法”必须从根本的前提出发: 在达到核裁军前, 核大国有义务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某个或某几个核大国如希望对所做保证附加任何条件或限制的话, 要看其他核大国或无核武器国家是否能接受, 还必须从这些条件是否会否定掉它们所做保证的有效性和可信性的观点来加以审查。考虑到某些核大国所做单方面声明中包含的一切限制均与它们对其核安全同盟的关注有关, 巴基斯坦已建议, 在开始阶段应先向处于同盟体系之外的极大多数无核国家, 即世界上的不结盟和中立国家做出保证。我们希望, 这个主张作为拟定“共同办法”的妥协方法, 将于今年受到密切注意。

谈判中遇到的另一困难是, 某些核大国想利用这个问题迫使无核武器国家对不扩散核武器进一步承担义务。巴基斯坦不反对在不扩散核武器上承担义务, 只要此事是在普遍、一视同仁的基础上进行的。我们为此目的已提出几个提案, 其中包括在南亚建立无核武器区的主张。但是, 我们不认为安全保证问题是扩大不扩散核武器义务的适当方式, 虽然有效的、可信的安全保证的制定将对不扩散的前景有重大积极的影响。

我国代表团一方面坚持这样的保证最适当的方式是国际公约, 同时也准备探讨其他可能的办法, 包括由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作为临时措施通过适当的决议。依我们看来, 安全理事会在这个问题上能采取的最有效的行动是, 号召核大国向无核武器国家做出明确的无条件保证不对它们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以某

(阿赫迈德先生, 巴基斯坦)

些现在这样的、由核大国做出有条件 and 有限度的声明为基础的办法是不会产生结果的, 也是我国代表团所不能接受的。

有消息说: 在当前的某些冲突中使用了化学武器: 某些国家考虑更新它们的化学武器库。这使委员会禁止化学武器的努力更加迫切了, 但恐怕也更加困难了。去年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在给谈判公约时牵涉到的一些问题下定义中取得了进展, 我国代表团为此很感鼓舞。我们觉得, 虽然由于众所周知的情况, 至今还不能赋予工作小组更加明确的职权, 但工作小组应能在去年完成的工作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达成协议的范围和缩小分歧点。我国代表团将尽全力参加这些努力, 并将寻求办法解释它去年向委员会提出的关于禁止化学武器的多边公约内容的建议和看法。我国代表团认为应尽早将谈判这样一个多边公约的具体任务委托给特设工作小组。

巴基斯坦还支持为达成关于禁止放射性武器公约的协议所做的努力。但是, 我们确实希望, 在这次次会议期间禁止放射性武器公约“基本内容”的提议者对别的国家、特别是21国集团的成员国表示的关注和提出的提案能更加关心。我们认为对禁止放射性武器公约的拟定工作需加密切注意, 不仅因为它有种种内在价值, 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对裁军谈判委员会议程上其他多边裁军措施, 如禁试条约的谈判, 有不可避免的影响。

裁军谈判委员会在1981年会议期间, 将不得不加紧进行关于《综合裁军方案》的谈判。我国代表团认为, 依靠最近联合国拟定的各种关于裁军的一般性文件, 要确定哪些裁军措施应包括在综合方案之内似不过于困难。也许关于这个问题的特设工作小组的头一项任务恰恰应是拟定一个这些措施的清单。综合方案如具备两个基本特点就确实很有意义, 第一, 它应使一切国家对执行方案里所规定的措施承担政治的和有约束力的义务; 第二, 方案应包括最后实施的时限, 至少得有个大体上的时限——巴基斯坦已建议定为公元2000年——以及方案中规定的裁军进程的各阶段完成的时限。除这两个基本问题之外, 有些事在工作小组的谈判中也是需谈及的, 如综合方案中规定的每一项裁军措施的特点说明和这些裁军措施之间的政治和时间上的联系。

主席先生: 如果将《综合裁军方案》作为政治上有意义的文件来拟定的话, 它将成为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主要文件。裁军谈判委员会如能就《综合裁军方案》

(阿赫迈德先生, 巴基斯坦)

及议程上其他优先项目, 特别是全面禁试条约, 化学武器公约和保证无核武器国家安全的国际文书达成协议的话, 将是对第二届特别联大的重大贡献。第二届特别联大无疑将从裁军谈判委员会在这些问题上所取得的结果, 特别是要联系到对其成员的审查, 得出对本委员会的看法。

还有一些有关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其他问题是特别联大应予考虑的。其中最根本的是这个机构与联合国大会之具体关系。某些国家坚持说裁军谈判委员会是完全在联合国范围以外的一个机构, 这种虚构的说法造成与第一届特别联大的共同意见完全相违背的局面, 特别是在非会员国参加委员会工作问题上是如此。第一届特别联大上的共同意见是所有联合国会员国都可充分参加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 散发文件和出席会议。

裁军谈判委员会1981年会议是在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严重危险的时刻举行的。今天, 世界上的强大国家似乎已做出判断, 认为可以使用军事力量达到国家目标。世界正处于新的、更加危险的螺旋式上升的军备竞赛中。我们在本委员会应努力扭转这种判断, 利用我们的集体智慧制止互相灭绝的冲动, 通过裁军使对安全的寻求恢复生气。主席先生, 我愿向您保证, 在这符合一切国家根本共同利益的崇高而迫切的努力中, 巴基斯坦代表团决不会落于人后。

主席: 我感谢尊敬的巴基斯坦代表的发言, 我还愿感谢他对我说的一番友好的话。

特雷费先生 (埃塞俄比亚): 主席先生, 我首先祝贺您担任本月份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主席。您的外交才能和机智已帮助委员会就工作安排这一艰巨任务迅速作出决定, 并使去年设立的四个工作小组能毫不迟延地继续它的工作, 我国代表团对此表示赞赏, 并保证在您履行您这重要的一个月的职责时同您充分合作。

我也热烈欢迎我们的新同事和尊敬的埃及代表里迪大使; 巴基斯坦代表曼苏尔·阿赫迈德大使; 罗马尼亚代表马利扎大使; 和扎伊尔代表巴格巴尼大使参加裁军谈判委员会。我也再次感谢委员会秘书兼秘书长个人代表贾帕尔先生和他在秘书处里的同事们, 在我担任主席期间所给予我的宝贵帮助。最后, 主席先生, 我衷心感谢您, 主席先生, 和其他尊敬的代表们对我的赞誉, 赞扬我在1980年8月份和过渡时期延长到1981年会议开始任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期间所作的工作。我曾以主席

(特雷费先生，埃塞俄比亚)

的身份为大家效过劳，这对我来说是一次很有得益的经历，我感到很荣幸。并向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交了委员会1980年的报告。

主席先生，今年裁军谈判委员会开幕正适逢这样一个时机：再度出现的国际紧张局势加剧了军备竞赛，危险地导致了缓和进程的逆转和冷战的恢复，而与此同时，核对抗的危险仍在持续。

人们不会不看到世界各地广泛的军事集结。推迟了对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批准；主张采取强硬路线政策和较高的军事预算；有一个核大国又在建议部署中子弹，尽管这事这一次宣布时曾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我国代表团对日益恶化的国际局势，对红海、波斯湾和印度洋地区的日益频繁的军事活动，感到很不安。非洲团结组织、联合国和不结盟运动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地区的决定，完全遭到了忽视。这种所谓“快速干涉”部队对这些地区某些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是一种严重的隐忧，这种新的国际政治局势就这样压制了它们自由从事和平发展的权利。在印度洋和波斯湾地区的国家里，疯狂建立和扩大军事基地和设施，造成了严重的紧张局势。有鉴于这些发展，我国代表团不能不对这一地区和平和稳定的恶化情况以及日益干涉这些国家内政的政策，表示深重的关切。

我国代表团将在适当的时候积极参加我们议程上各项目的讨论。但我要在此指出，我们很重视下列问题：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筹备工作；有关禁止、发展和制造大规模毁灭性新式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的各个项目；缔结一项关于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以加强其安全的国际公约以及不将核武器部署在现尚无核武器的国家领土上等问题。

埃塞俄比亚和其他国家一起，长期来一直要求暂停一切类型的核爆炸，作为停止军备竞赛和逐步扭转其进程的一项重大步骤，直到实现全面彻底的裁军。

我国代表团因此支持这种想法，即：就停止生产一切类型的核武器并逐步裁减其储存直到完全销毁为止进行谈判。

批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和开始第三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谈判以及早就总的核武器状况进行谈判，仍然是头等重要和迫切的问题。

大会已经有很多决议，促请核大国朝着全面彻底裁军的目标努力，并对迫切要求结束军备竞赛和防止核战争作出反应。我相信，重新承担执行这些决议的义务必

(特雷费先生, 埃塞俄比亚)

将推进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

主席先生, 在题为“宣布1980年代为第二个裁军十年宣言”的第A/RES/35/46号决议里, 联合国大会授权裁军谈判委员会“迫切进行谈判以期达成一项协议, 并于可能时在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之前, 向大会提出商定的案文”, 并列举了四个优先项目, 其中三项已设立了有关的特设工作小组, 即化学武器、放射性武器和安全保证; 第四项是关于全面禁试条约。我国代表团促请大家注意该项决议, 是为了强调在今年会议期间迫切需要进行不断的努力, 并强调委员会所面临的繁重职责。

当我们对委员会决定使去年设立的四个特设工作小组继续其工作一事表示满意时, 埃塞俄比亚代表团愿强调指出, 迫切需要增设一个关于禁试核武器和一个关于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特设工作小组, 这些都是联合国大会已授予委员会以明确职权的重要项目。

在考虑核裁军问题时, 我们决不能忽视错误的核警报的频繁次数, 本委员会很多发言中已经煞费苦心着重谈了这个问题, 并促请我们大家注意。鉴于核大国拥有约17,000枚核弹头, 这种警报系统出错次数之多, 确实是很可怕的。

各种权威性的研究报告表明, 如有关各方真诚愿意并诚恳地承担义务, 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是能够缔结的。为此设立的特设工作小组可以推进实现此项目标的谈判。去年设立的工作小组早已证明, 它们有益于推动各有关方面的多少是带有实质性的工作在目前情况下, 我们深信, 开始认真的谈判是很重要的。我们感到, 增设这些工作小组决不会妨碍或干涉三边谈判的。

在过去的两个星期里, 由于委员会迅速地就其议程和工作计划作出了决定, 比起一年前此时的委员会来, 省出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我国代表团在对此深受鼓舞之下, 希望委员会能审议要求增设其他工作小组的提案。

联合国秘书长在给本届委员会的贺词中已指出了我们大家认为是当务之急的事: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 所有国家, 特别是主要的军事大国, 共同努力, 在具体提案的基础上进行认真的协商, 以便达成真正的裁军协议。”秘书长在谈到核禁试和核裁军时说, “人们常常强调, 在一场核战争中不可能有胜利者, 而只会有失败者。当我们正进入第二个裁军十年时, 确实需要

(特雷费先生，埃塞俄比亚)

证明，我们是严肃认真地对待裁军议程上最迫切的问题的。”

主席先生，我们也是这样认为，这些问题值得委员会优先予以考虑。

以上这些就是我在目前阶段初步想说的话。我国代表团将在委员会正式和非正式会议讨论这些问题时进一步详细谈这些谈判项目。

谢谢您，主席先生。

主席：谢谢尊敬的埃塞俄比亚代表的发言，我也要感谢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

乌卢·阿德尼吉大使（尼日利亚）：主席先生，这个星期裁军谈判委员会和我们工作议程的第一个项目是“禁止核试验”。这个项目如此重要，以致每次在我们议程上出现时，每个人都想对此作一个详细的发言。但我今天早上要说的话将很简单，因为我认为所有关于支持立即缔结一项禁止核试验条约所该说的话，过去25年在联合国大会、18国裁军谈判委员会、裁军委员会（我们委员会的前身）、以及现在的裁军谈判委员会本身审议这个条约的过程中，在这个时候或是那个时候，被人说过了。如果说直到现在禁止一切核试验条约尚未缔结，那只是因为该带头参加这样的条约谈判的核武器国家缺乏政治意志。缔结这样一项条约的技术困难已充分研究过了，在停止核武器在质量上的改进、终止这种新型武器的发展这个任务中，禁试条约的中心重要作用，以及其在防止核扩散中的中心重要作用，已是大家一致普遍公认的了，这个一致的意见已在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51段中明文表示了。所有核武器国家都同意那个共同意见，即，那个时候（1978）正在进行的三边谈判应紧急结束，并将谈判的结果提交给多边谈判机构作充分审议，以便尽早向联合国大会递交一个条约草案。这就是所有核国家在1978年一致同意的意见。

在裁军谈判委员会1980年会议结束时，一直在谈判全面禁止核试验的三个核武器国家向委员会递交了一份报告，这是第一个有实质性的报告。但可惜由于交报告的时间太仓促，委员会未能进行任何详细的讨论。然而有几个代表团对这个报告的具有实质一点确实是欢迎的，并强调对这样的条约进行多边谈判时必须作出迅速进展。印度、荷兰、澳大利亚、墨西哥，当然还有我国代表团，暂只提几个国家，提了一些非常中肯的意见，问了一些十分关键的问题。不幸的是，那些提意见和问

(乌卢·阿德尼吉大使，尼日利亚)

题的人结果仅仅是唱独脚戏了，因为三边谈判者没有能够回答。当然了，它们没有时间。但是，就过去我们对此项目进行讨论的经验看来，我想即使他们有时间，恐怕也是不会回答我们的。

在裁军谈判委员会1980年会议期间，始终反对在委员会内开始就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进行多边谈判的就是一直在进行三边谈判的三个核武器国家中的二个。现在大家都知道，1980年8月11日至9月7日不扩散条约缔约国在日内瓦召开的审查会议期间，三个核武器国家都非正式地表示支持在裁军谈判委员会本届会议上进行多边谈判。但自审查会议以来，没有发生任何事情表明有关的三个核武器国家中的任何一个有理由要对它的立场作什么变化。的确，在我看来，第二次核扩散条约审查会议没有通过一个最后文件一事使我们感到必须更迫切地缔结一项全面禁试条约。不扩散条约被认为是一项重要的措施，并要用其它措施加以补充，以便成为不扩散的有效制度。它本身并不意味着构成一整套制度结构。未能采取必要的辅助措施已引起了不扩散条约缔约国间的急剧分歧，并无疑可能削弱条约的有效力。

要在1980年代实行不扩散就要求迫切制定这样一些附加措施，其中全面禁试条约可能是最基本的措施。

联合国大会在其第35届会议上，对全面禁试条约问题通过了两项决议，在这些决议里大会再次重申其信念：“一项促使所有国家永远禁止一切核武器试爆的条约应获得最高优先，对成功的防止核武器的纵向和横向扩散，是必不可少的因素。”大会重申了其信念，即，缔结这样的条约将为1982年召开的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条件。然后，大会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采取必要的步骤，包括设立工作小组，在1981年会议开始时就把对全面禁试条约进行实质性谈判列为最优先的工作。大会还促请委员会所有成员国支持设立这样的特设工作小组，并就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条约开始进行多边谈判。通过的两个决议之一是促请委员会所有成员国尽最大努力，以便委员会向大会第36届会议递交这样一个条约的多边谈判所获的案文。另一个决议呼吁裁军谈判委员会尽一切努力，以便在1982年即将召开的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之前，向大会提出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我用不用提一下我尊敬的埃塞俄比亚同事刚刚提到的另一个决议，即，《宣布1980年代为第二个裁军十年宣言》，在这个宣言里大会列举了《全面禁试条约》，

(乌卢·阿德尼吉大使，尼日利亚)

把它作为裁军谈判委员会在第二届特别会议时应向大会递交的几项有关措施的议定案文之一。

主席先生，这样，大会规定了一个最多不超过约18个月的时限，在这时间内裁军谈判委员会进行和完成一项全面禁试条约的谈判。考虑到委员会具有大量的材料，可以据此履行，如果它真的如此决定，这个优先的职责，我不认为这是个不现实的时限。我应该回忆一下我在2月10日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全面禁试条约将是这个委员会对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胜利召开作出的义不容辞的贡献。

主席先生，在委员会内大家一致同意，就工作效率而言，工作小组是进行谈判和对委员会面临的问题作出决定的最好办法，因此我认为我们将有可能采取这个有必要的步骤，对全面禁试条约开始真正的对话和谈判。这样的工作小组无疑将会给我们交换意见的机会，以及使我们有机会向三边谈判者，我国代表团欣赏他们的确提出了有点实质性的报告，获得一些澄清；这是一个必须予以讨论的报告；他们不能指望我们囫圇吞枣地把他们报告中的全部内容照数吞下。

作为开始，同时考虑到三个核武器国家在不扩散条约缔约国审查会议期间，曾非正式地表示它们将支持多边谈判，我国代表团希望三边谈判者在不扩散条约缔约国审查会议以前向裁军谈判委员会递交的报告里所表示的一种观点现在已予放弃。它们在报告里曾指出它们单独谈判或单独谈判的方式是推进条约签订的最好办法。希望它们在不扩散条约缔约国审查会议期间所作的非正式保证已代替了这种观点。

主席先生，总之，如果有些成员在一天的讨论中对我们评论的三边谈判者的报告作了些简单地评论，如果这些评论能给我们一种指示的话，那么，三边谈判者应该清楚，委员会成员对停止核武器试验的有效多边文件的性质和内容确实是有所考虑的。这些观点能讨论、交换和谈判得愈早，在我看来，对所有各方都愈有利。

我在上一届会议期间举了个例子，现在我再重复一下：核国家过去曾就放射性武器问题向委员会提的建议的命运表明委员会并不是百依百顺的，在放射性武器问题上的各种主意并不完全是核国家专有的。因此我希望在这个项目的全体讨论结束后，我们可以在您的英明领导下开始非正式磋商，迅速就设立工作小组达成协议。工作小组的目标应当是协助委员会满足大会寄托在其身上的希望，在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召开之前，提出一项全面禁试条约。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裁军谈判委员会成员国的代表，正如那些在多边谈判机构里（它们的缩写是 ENDC 和 CCD）代表他们国家的代表以及所有参加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关于裁军问题讨论的代表，无疑很清楚地知道墨西哥认为限制核武器是特别重要的，它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走向联合国大会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一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 50 段所说的，即：“逐步均衡裁减核武器储存及其运载工具，并尽快导致最后彻底销毁这种武器”的第一步。

墨西哥代表在有关裁军的所有多边的和地区性的，不论是审议的或是协商的机构中的行动始终不变地证实了这一兴趣。仅引一个例子作为例证，只需要回忆一下，自 1969 年以来，也就是美利坚合众国和苏联开始在赫尔辛基就限制战略武器进行会谈（这个会议的缩写是 SALT）以来，墨西哥代表团就一直积极参加联合国每年进行的谈判，使大会在这个问题上通过了大量决议。最近一个是 1980 年 12 月 12 日通过的 35/156K 号决议。

鉴于以上所述，也鉴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成败对核裁军产生的明显影响——根据《最后文件》，核裁军是委托给委员会的最优先的谈判项目——墨西哥代表团认为，委员会在任何时候都应及时了解国际一级可能发生的、和那些会谈有关的、有意义的事件。如果能牢记 1978 年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明确宣布的：为了达到核裁军的目标“所有核武器国家，特别是拥有最重要的核武库的国家，要负有特别责任”，看来是更可取的。

据此，墨西哥代表团认为，作为参考，提请裁军谈判委员会注意独立裁军与安全委员会在其第三次会议结束时所通过的宣言是恰当的。这次会议是 1981 年 2 月 6 日至 8 日由前瑞典首相奥洛夫·帕尔梅主持在维也纳召开的。来自欧洲、美洲、非洲和亚洲的一些杰出的政治家也参加了这个会议。

为此我们已要求秘书处将宣言作为委员会的工作文件予以复制。委员会在 CD/143 号文件中已复制了。宣言案文前有一个简单的说明性引言，另外有一个委员会全部成员名单的附件。

鉴于宣言——题为“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进程：全球命运所关”——是人们习惯把称为不言自明的文件之一，所以我仅仅将作为一种收场白提一提我国代表团愿意赞成宣言第一段所讲到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前途是个全球性问题，不仅仅是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苏美两国之间的关系问题。因此，世界各国人民有责任提出他们的意见：早日认真恢复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进程具有极大重要性。”

独立裁军与安全委员会如此表达的观点又一次正确地反映了联合国大会在其对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问题的最近决议里所强调的东西——我在2月3日我们会议开幕时的发言里已经提到和引用了——决议促请参加会谈的两个国家在这些谈判中始终要“特别考虑到，不仅是他们国家的利益，而且是所有各国人民的利益，都处在危险之中。”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墨西哥代表的发言。今天上午会议上要发言的名单已个个发言了，我想知道还有没有其他代表团想发言。很明显，没有。

现在，在休会以前，我愿意简单的重谈一下特设工作小组的问题，今天我们已任命了各特设工作小组的主席。这些工作小组现在已能够开始它们的工作，我计划今天下午和诸位主席召开一次磋商会议，以便和他们非正式地讨论工作小组应当怎样开始它们的工作。我相信委员会同意我的意见，即，工作小组应尽快召集会议。秘书处已准备了非正式文件，也就是你们已有的2月17日的文件，包括这个星期会议的时间表。当然这些完全是秘书处的初步建议，今天下午和诸位工作小组主席会谈时可以讨论这些建议。

我愿意说一下，我建议召开的和工作小组主席的会议在秘书处大厦六层举行，在9号门上面，裁军中心办公室附近，在那，我们可以使用一间小的会议室。

会议于下午1时休会。

✕ ✕ ✕ ✕ ✕

第一百零捌次会议最后记录

1981年2月19日，星期四，

上午10时30分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F·德拉戈尔斯先生(法国)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马提先生  
希门尼斯·达维拉先生

阿根廷:

弗莱雷·佩尼亚瓦德小姐

澳大利亚:

沃尔克先生  
斯蒂尔先生  
芬德利先生

比利时:

昂克林克斯先生

巴西: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德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武托夫先生  
索蒂罗夫先生  
德扬诺夫先生  
普拉莫夫先生

缅甸:

吴维温先生  
吴丹吞先生

加拿大:

斯金纳先生  
撒克先生  
卡奇亚先生

中 国:

梁于藩先生  
潘菊生先生  
萨本望先生

古 巴:

博罗多斯基·雅基耶维奇夫人

捷克斯洛伐克:

卢凯什先生  
齐马先生  
斯塔维诺哈先生

埃 及:

哈桑先生  
法赫米先生  
巴西姆小姐

埃塞俄比亚:

特雷费先生  
约翰内斯先生

法 国:

德拉戈尔斯先生  
德博斯先生  
库蒂雷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赫德尔先生  
蒂利克先生  
考尔富斯先生  
邦蒂希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普法伊费尔先生  
克林勒先生  
米勒先生  
勒尔先生

匈牙利:

科米韦斯先生  
哲尔费先生

印度: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萨朗先生

印度尼西亚:

苏普拉普托先生  
哈约马塔拉姆先生  
卡西姆先生  
卡约诺先生

伊朗:

达比里先生  
阿梅里先生

意大利:

齐亚拉皮科先生  
卡布拉斯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日本:

大川先生  
高桥先生  
石井先生  
岛田先生

肯尼亚:

希特米先生

穆纽先生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卡塞雷斯先生

蒙古:

勒哈希德先生

摩洛哥:

什赖比先生

荷兰:

费因先生

尼日利亚:

阿奎伊—伊龙西先生

巴基斯坦:

阿尔塔夫先生

秘鲁:

巴尔迪维索先生

波兰:

苏伊卡先生

罗马尼亚:

梅列斯卡努先生

斯里兰卡:

帕利哈卡拉先生

瑞典:

利德戈尔德先生

斯特勒姆贝克先生

隆丁先生

普拉维茨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

璫莫夫先生

佩尔菲利耶夫先生

莫什科夫先生

甘贾先生

杜利安先生

科斯坚科先生

柳欣先生

联合王国：

萨默海斯先生

马歇尔先生

诺布尔先生

约先生

林克夫人

美利坚合众国：

弗洛韦雷先生

克里顿伯格女士

米斯克尔先生

威尔逊先生

菲茨杰拉德先生

德西蒙先生

弗莱谢尔先生

委内瑞拉：

塔伊尔阿达特先生

阿吉拉尔先生

达席尔瓦小姐

南斯拉夫:

弗尔胡奈茨先生

布兰科维奇先生

扎伊尔:

隆戈·恩达加先生

格诺克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萨德圭先生

马尔科·弗尔胡奈茨先生（南斯拉夫）：主席先生，没有必要对委员会内一般性辩论进行详细的分析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全面禁止核试验是裁军，特别是核裁军方面的一个关键问题。所有在这里的代表团在它们的发言中，都不同程度地表达了它们明确的愿望和要求：停止核军备竞赛和停止旨在使这些武器更趋尖端的进一步的试验。

为了打破这个对停止核军备竞赛是头等重要的问题的僵局，并尽速取得具体的积极的成果，应该立即做些什么呢？首先最重要的一步是：裁军谈判委员会急需就达成一项相应的禁试协议开始具体的谈判。这一项目列入委员会的议程已有相当时候了，尽管它是我们所有在这里出席会议的，而且不仅是我们也是整个国际社会的首要任务之一，但还没有取得任何具体的结果。联合国大会的各次决议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在确实已有各种相应提案的本委员会内讨论这个项目就更有理由了。

我们看到美国、苏联和英国之间在进行谈判，而且不时也有可能获得关于它们谈判情况的报道。迄今为止，我们所听到的也许听起来很令人鼓舞，但实际上没太多具体东西。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而且协调三个核大国立场的进程非常之慢。我们认为，三边谈判不应妨碍这里和那里关于全面禁止核试验国际公约的并行不悖的工作。这是两项必须同时进行的互为补充的行动，唯一重要的是，力求为两者找出一个顺利的解决办法。我们认为，谈判的停滞不前和核大国之间的难解决问题主要是核查的问题。然而，地震事件特设专家小组在好几个报告中清楚地表明，如果有核查的愿望，核查问题能顺利解决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我们应着手更加全面地讨论核禁试问题的理由。且不谈三边谈判，本委员会对此既能胜任又负有责任。应该充分利用这一事实：我们作为委员会的成员国已作好准备为解决这一问题作出我们全部的贡献。按照我们大家的发言，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这目标就是实现停止核军备竞赛。所以，我们都应为此目的作出充分的贡献。

南斯拉夫代表团认为，为尽快地、全面地和协商一致地通过一项关于核禁试国际协议所需的相应政治意志问题，是个根本的问题。如果这种政治意志在上述两种谈判中都不立即表现出来的话，人们就很有理由对这方面的发言或对核大国表示决心为停止核军备竞赛而努力云云的话表示怀疑。如果不真正去实现愿望，如果不伴以保证我们大家都准备采取相应行动的适当举措，那末，所表示的愿望本身并无多

(马尔科·弗尔胡奈茨先生，南斯拉夫)

大意义。

主席先生，根据我以上所说的，我国代表团很坚决要为在今年春季会议上，在目前本委员会的范围内就全面禁止核试验开始紧急谈判而努力。我们提议，委员会在进行谈判的同时讨论一下提出暂停一切核武器试验的可能性。鉴此，我们认为迫切需要委员会内设立一个旨在开始谈判一项在一切环境下无条件地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的国际文件的工作小组，这实际上是21国不结盟和中立国家集团去年和今年提出的提案。

萨默海斯（联合王国）：主席先生，我非常愉快地能和其他代表一起欢迎你担任委员会的主席。你担任主席职务一事乃法国在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作出决定后参加本委员会工作以来最受欢迎之举。贵国对我们工作的贡献确实具有越来越大的意义和重要性。请允许我个人向你保证，我本人和我国代表团将继续支持你完成现在担负的任务。

去年夏天，埃塞俄比亚大使特雷费担任委员会主席期间，在完成草拟年度报告的困难任务时进行了充满信心的工作，我代表我国代表团也要对他表示赞赏。许多同事已经对尊敬的埃及、巴基斯坦、罗马尼亚以及扎伊尔的大使表示欢迎，我也热烈地欢迎他们。我们作为条约的保存国，特别高兴地得知，我们的埃及新同事参加委员会工作之际，他的国家正在完成批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过程。

主席先生，谈到委员会新的1981年度会议的工作，我们非常满意地注意到，重新开会后的两周内我们已经通过了议程和工作计划，并就委员会四个现成工作小组目前应注意完成的任务达成了一致意见。主席先生，由于这个结果，你应该受到应有的称赞。现在我想就我们面前的某些议题发表总的看法。

我在本委员会1980年会议开始时的发言中声明，我国政府致力于寻求平衡而可核查的军备管制措施。在我今天开始发言的时候我重申这一决心。正如英国外交大臣卡林顿勋爵在联合国成立纪念日的演说中讲的，军备管制是英国国家安全政策的组成部分。我们进行谈判，因为我们认为谈判能加强我们的安全。但是，我们并不赞成几乎没有给早已包括在联合国宪章中的义务增加什么新内容的动听悦耳的宣言。我们也不赞成谈判足以使一方占另一方优势的协定，或那些由于缺乏适当核查方法而导致猜疑和靠不大住的协定。因此，今年我国代表团将在寻求现实的和可核

(萨默海斯先生，联合王国)

查的协定方面发挥充分和建议性的作用，这些协定将加强本委员会各成员国以及更大范围内的世界社会的安全。

我国政府还非常重视军备管制和国际安全之间的关系。军备控制不能脱离它的国际条件。那些认为我们在这儿的工作似乎在某种意义上讲是独立自主的而希望我们如此进行工作的人是有欠坦率的。因为事实是，这里我援引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通过的《最后文件》中的一段话：

“裁军、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尊重自决和民族独立的权利、按照《联合国宪章》和平解决争端，以及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彼此都有着直接的相互关系。在其中任何一个领域取得进展都有利于所有其他领域。”

因此我们坚信，今后一年中军备管制的前景将与朝向恢复国际信任方面的进展密切相关。我们不能躲过这一点。我们已经看到，这种相互关系直接表现在过去一年的事件中。任何人不应该忽视苏联入侵阿富汗对国际信任产生的后果以及对军备管制进程的影响。它的阴影继续笼罩着本委员会的工作。阴影还不止于此啊。对我们欧洲人来说，在军备管制方面取得进展的能力将不可避免地会反映出东西方关系的现状。我们希望，所有国家都要克制自己，不要采取会进一步损害这种关系并且不可避免地会破坏军备管制前景的任何行动。

主席先生，去年世界事务的变化再次引起了许多人的战争恐惧。有人担心，我刚才提到的东西方关系的恶化会把我们大家拖近核深渊。一些尊敬的同事们已在本届会议的会上谈到了由于偶然事故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其他代表则对一种有限核战争的理论表示害怕。

我国政府对核武器毁灭性的潜力同样感到深深的恐惧。但是我们对常规战争可能造成的惊人的伤亡也是忧心忡忡的。正是为了避免欧洲爆发任何战争——不论是常规战争还是核战争——联合王国身居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并坚持该组织的威慑战略。考虑到常规战争和核战争对我国以及我们的盟国的安全造成的特定威胁，我国政府已经非常充分地考虑了所有的问题。我们的目的是使那些可能想通过对我们发起常规的或核的进攻而推进其政治目标的对手们相信：这样做的危险远远超过任何可能得到的好处。正是为了能够实现这明白的目的，我们才保持着核和常规部队。我想强调，我们的目的是通过让人明白我们是能够保卫自己的办法来防止战争。任何人不

(萨默海斯先生，联合王国)

用害怕我们会使用这些武器以寻求把我们的政治目标强加于其他国家。我国是一个纯属于防御性联盟的成员。我们完全认识到，如果开始核交锋的话，那么就会出现升级为全面核战争的令人震惊的危险，在这场战争中不会有胜利者。说有人可以赢得一场有限的核战争，这当然是不可信的。我们不需要有人说服我们相信这一点。这正是核威慑一直赖以为基础的逻辑。威慑政策使欧洲的和平维持了三十五年，这一政策今天仍是有效的。

有几位尊敬的同事已经以生动的语言提醒我们注意偶发性核战争的危险。我在就此发表意见时想顺便指出，任何使用核武器的决定只能由最高政治领导层作出。核武器决不会对早期警报系统发出警报后自动使用。而且，以法国、英国以及美国为一方和以苏联为另一方之间特别是在防止偶发性核战争的爆发方面订有协议，其中包括“热线”的使用问题。我们相信，这些协议是防止可能的误解和保持信任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将在以后的发言中再次回到这些问题上来，我还将对尊敬的印度代表2月3日发言中提出的某些问题发表更为详细的意见。我现在就提到它们，是因为这些问题是我们委员会赖以进行讨论的背景的一个重要部分。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核武器总是无法摆脱地与东西方之间的安全关系联系在一起。那些主张可以另有他途，也就是有一个无核武器的欧洲的人必须拿出一个能非常令人信服的理由来说明他们的选择会减少靠不住的状态带来更大的稳定并加强欧洲的安全。但迄今还没有人能做到；当一个国家建议谈判核裁军的彻底措施，而又和它的盟国一起在中欧对北约保持着坦克大炮三比一的优势以及15万人地面部队的优势的时候，那么我们感到深深的疑虑是理所当然的。不用奇怪，我们西方联盟要争辩说，不考虑中欧常规武器的不平衡局面，核军备管制是无法求得的。

我国政府认为，达到核军备管制的唯一保险的路子是通过核大国之间的谈判，特别是美国和苏联。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极为重视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进程继续下去的原因。我们对里根总统最近就这方面问题发表的讲话表示欢迎。美苏关系对于我们在核军备管制领域中的种种努力显然是极其重要的。我们清楚地认识到，美国新政府审查其生命攸关的安全利益时必定会有一个短短的间隙。我们必须现实地对待这个问题。这对于全面禁止核试验的问题来说是更尤其如此。在过去，我国在这些谈

(萨默海斯先生，联合王国)

判中发挥了充分而积极的作用。我们继续认为，全面禁试是一个值得努力的目标。我们仍然认为，在一个对谈判各方的安全休戚相关的问题上，秘密的三方会谈是前进的最好路子。因此，我们并不支持目前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内设立一个工作小组。

我已经就核问题发表了较为详细的发言，部分地回答了尊敬的同事们发表的其他看法。但是我不应该过份看重核武器问题。世界军费的五分之四毕竟是花在常规武器和武装部队上的。因此，我想就我们议程上的非核问题发表一些看法，作为我发言的结束。既然这些都是特设小组工作的内容，我不准备在此细谈，我们将主要在各小组中发表我们的意见。这些问题中的首要问题是化学武器。联合王国既不拥有任何一级的进行进攻性化学战的手段，也没有任何取得这种能力的计划。这是我想一清二楚说明白的。此外，我国政府仍然坚决地致力于寻求一项禁止化学武器的可核查的军备管制协定。去年，非常干练的日本大使大川担任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的主席的时候，我国在会议上对设立一个化学武器工作小组的问题表示欢迎，并且我们在讨论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我们感到高兴的是，今年再次设立这个小组，而且昨天召开了第一次会议。

我国代表团还将在本委员会工作的其他领域发挥积极的作用。我们并不想夸大一项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协定的重要性。但是这样一项协定将是一个有用的收获。我们想就已经提交的文本的用辞问题发表详细的意见。同样，我们重视综合裁军方案的谈判。在委员会中就这个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对筹备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将是可贵的一步。我们准备在这一问题的讨论中发挥充分的作用。

总而言之，在我看来，我们通过的议程使我们有许许多多有益的工作可做。我们可能会发现，要完成我们必须做的工作，我们可利用的时间是不够的。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印度）：主席先生，今天，我们研究议程上的第一个实质性项目，题为“核禁试”。我国代表团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大家所熟知的，因此，我只简单谈一谈，在关于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谈判中，我们认为委员会在这一届会议中应起的作用。

我们认识到，禁止核武器试验本身并不能使核武器国家现有的核武库有所缩减。但是，适用于一切国家的、一视同仁的核禁试将首先对核武器质量上的改进有所限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印度)

制, 其次, 还可为坚决追求彻底消灭核武器的目标创造较为有利的气候。我们完全同意尊敬的巴西大使在1981年2月12日发言中所强调的, 禁止进一步试验核武器条约将是核裁军道路上有意义的一步。我们还同意他所说, 在这个委员会上进行的关于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多边谈判不能看作有碍于三个核武器大国正在进行的会谈。正如他所恰当指出的, 我现引用原话: “这种措施成功的条件就在于其普遍性, 那就是说, 应达成一项载有旨在赢得尽可能广泛参加的规定的条约。”

在2月17日星期二我们上一次全体会议上, 尊敬的尼日利亚大使曾提出一些中肯的意见。几个国家的代表团, 包括我国代表团, 欢迎美、苏、英于去年裁军谈判委员会一期会议快结束时交来的, 关于全面禁试条约三边谈判进展情况的联合报告。在过去举行的初步讨论中, 对他们的报告的某些方面曾向三边谈判人提出了几个重要问题。我们完全同意尼日利亚大使的意见, 有关代表团应对这些问题做出适当答复。因此, 我们愿和他一道, 请参加三边谈判的国家尽早联合或分别对几个国家的代表团, 包括我国代表团, 提出的问题, 向委员会提出经过很好考虑的答复。我国代表团特别关心的是, 能对三边谈判报告中提到的“仍然需要在某些很重要的领域内进行大量的工作”一语做出明确的、直截了当的介绍和说明。

照我们看来, 关于禁止核武器条约的谈判在今天基本上是个政治问题。现在已有足够的技术核查手段可以确保条约规定的执行。联合国秘书长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曾再次强调了这一点, 报告中特别谈到: “对执行情况的核查似乎已不成为达成协议障碍。”秘密进行小于2至3千吨级核弹头试验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它是一种风险, 但同因核军备竞赛在质量上所受限制及核禁试对各国关系中的信心和互信任感之增进而使所有国家在安全上的提高相比, 其份量就相差远了。我们不可忘记, 签定核禁试条约的任何进一步拖延将很可能使我们朝这个方向的努力成为无的放矢。正如武器技术的其他领域一样, 裁军谈判步伐令人遗憾的迟缓, 随时都有被迅速的技术改革所超越。我们必须认真考虑这样一种极现实的可能性: 今天我们所拥有的对禁止当前技术水平的核武器试验核查其执行情况的核查系统也许是我们能得到的最好的核查系统了。如果我们仍踟躇不前的话, 核武器试验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可能很快使想要作出令人满意的核查在技术上变得不可能。因此, 我们向继续坚持要十全十美、万无一失的核查系统的国家呼吁, 请它们在处理这个与我们大家都有关系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印度)

的问题中表现出务实精神和政治智慧。如果三边谈判的参加国觉得人们对这方面所牵涉的问题了解不足，那也只能怪他们自己，因为他们不给这个委员会提供足以使它得出正确判断的足够情报。

在裁军谈判委员会1980年会议期间，21国集团强烈要求毫不迟延地成立特设工作小组，进行关于在一切环境中完全停止核武器试验的多边谈判。我们感到遗憾，去年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我们热诚希望，过去对这个提案表示有保留的代表团将注意国际社会的呼吁，在本委员会中加入意见的主流，同意在委员会现阶段审议工作中立即成立这样一个工作小组。

有人建议这样一个特设工作小组在开始工作时其职权应有限，只能限于为设立、试验和经营一个国际地震测报网和有效核查系统所需采取的组织 and 行政步骤。我国代表团不能同意这样有局限的、狭隘的看法，理由如下：第一，为全面禁试条约采用的核查系统不能预先确定。核查系统的性质要视我们在本委员会多边谈判中能够达成什么样的条约而定。第二，将成为将来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核查系统组成部分的国际地震测报网的细节已经是在本委员会下设立的地震专家特设工作小组紧张讨论的题目。另一方面，裁军谈判委员会是政治机构，虽然在工作中可有技术专家的协助，但必须作为并被视为政治机构进行工作。正如我们关于化学武器或放射性武器进行的谈判那样，我们应在全面禁试条约问题上定下心来进行具体工作，什么时候感觉需要时就请专家来就条约的各方面和各组成部分、包括核查部分，提供咨询。

主席先生，最后我愿将我国代表团过去曾多次提过的建议重申一下。我们曾建议在尚未签订一个真正普遍的、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的时候，核武器国家应立即同意无限期暂停核武器试验。这样的暂停将有助于使国际社会相信，核武器国家对核裁军的最终目标所承担的义务确实抱认真态度。

达比里先生（伊朗）：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和其他发言者一起祝贺你在本届会议开始的时候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主席。你主持讨论的能力和堪称典范的方法最好地保证了委员会工作的成功。

我还要向埃塞俄比亚大使特雷费表示祝贺，他在特别困难的一段时期内主持了委员会的工作，他的责任感使我们得以完成我们的工作。

(达比里先生，伊朗)

我还要欢迎新的代表团长们参加我们的会议，我们相信，他们的参加将丰富我们的辩论并有助于我们的工作。

最后，在我结束这一部分发言的时候，我必须对委员会秘书贾帕尔先生、副秘书长贝拉萨德圭先生以及他们小组中的全体人员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帮助我们在尽可能良好的条件下工作。

就在裁军谈判委员会讨论裁军问题的时候，我国作为一次公然侵略的受害者，正在和伊拉克进行一场由其残忍而专制的政权发起的战争。

伊拉克利用荒诞无稽的借口，单方面废除了一项有效的条约，并对我国采取了侵略行动，这违反了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以及不结盟的精神。

这场强加于我们的破坏性战争摧毁了部分城市、许多经济中心以及医院和学校。我们许许多多的同胞成了伊拉克政权每天在干的野蛮行为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基本原则的活动的受害者。向城市中的居住区发射地对地导弹只是这种惨无人道的行径的一个例子。这个残忍的政权今天仍在残忍地、冷酷地继续它的惨无人道的行为。

因此，令人奇怪的是，声称相信正义和尊严的国际社会的成员们仍然袖手旁观，不谴责伊拉克政权的公开侵略以及野蛮而罪恶的行径。相反，许多国家秘密地、有些国家，如法国，则公开地把军备以及尖端的战争物资运进伊拉克，肆意违反国际道义原则。这些做法一定会助纣为虐，帮这一残忍的政权实现其罪恶意图，也就是通过继续侵略和占领我国领土的办法来杀害无辜的人民。

法国为了更有效地支持明显的侵略者，不仅提前向伊拉克政权提供了最具破坏力的武器，而且还根据形势变换种种借口，拒绝提交与伊朗成交的巡逻船只。结果，这种政策助长了侵略者军队的杀伤力，损害了伊朗民族，伊朗是侵略的受害者，它只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的条款，为把自己的领土从外国的占领下解放出来并行使其自卫的合法权利而战斗。不管法国的借口是什么，法国政府的敌对行动是绝对辩护不了的，因为它允许明显的侵略者加紧其侵略行动。在这一方面，我们相信，战争并不只是由法国的“海市蜃楼式”飞机和苏联的T-55型坦克之类的先进武器和弹药就能赢得的，而是通过民族的信仰和精神赢得的。一支不是从人民的支持中汲取精神力量的军队不是一支真正有力量的军队。这样一支军队即使有着最新

(达比里先生, 伊朗)

发明的武器也是必然要失败的。我们的民族有决心有信心继续战斗下去，直到把最后一个伊拉克士兵赶出我们的神圣领土。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这个熟悉的大厅里恢复了我们的会议。在过去的几天中，这个威严的机构再次成为进行一个最重要的谈判的机构。战争与和平问题一贯是人类的一种挑战，在当前严重的国际形势中，这种历史性的挑战已使裁军成为一个重要目标。

伊朗在违背自己意志的情况下被卷入了一场侵略战争，并为维护它的领土完整和主权付出了巨大牺牲，伊朗深深地意识到寻求和平以及在任何可能的领域里——特别是通过实现裁军——促进和平的全部意义所在。我们正经历着侵略战争的暴虐，因此，裁军问题的辩论使我们有着特别的现实感和紧迫感。

主席先生，

《联合国宪章》规定它的不可改变的目标是：欲免后世再遭战祸。但在这一方面，《联合国宪章》载有的放弃使用武力与和平解决争端的制度没有奏效。新的紧张和冲突导致了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军备竞赛。建立在热核武器不可想象的破坏力之上的核威慑、势力均衡以及恐怖均势是目前两大军事集团间那种朝不保夕的稳定的主要构成部分，但军备竞赛所固有的不稳定因素正在不断破坏着这一靠不住的稳定。这一竞赛的特点就是不断竞相积累尖端武器并不断予以更新。随着经济发展问题的越来越重要，人们就越来越注意把资金、研究能力以及原料无理地浪费在军备竞赛上的问题。因此，我们有必要加紧努力，以加强《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特别是放弃使用武力以及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从而增强相互的信心并把必要的资源腾出来用于更快地促进经济发展上，以建立一个基于更安全、更公正和更繁荣的基础之上的国际秩序。

主席先生，

今天，在裁军谈判委员会1981年度会议开始的时候，我们必须回顾一下本委员会存在以来的两年中我们所作的努力。在过去的两年中，我们阅读了国际军备管

(达比里先生，伊朗)

制高级人士提出的文献，并专心研究了这些文献。为了给以新的动力，已制定了新的程序和指导方针。最后，我们在去年得以就裁军谈判委员会活动的四个领域设立特设工作小组的问题达成了协商一致的意见。只是因为裁军谈判委员会中热爱和平的成员国作出了较大的努力，才有可能取得这一点点收获。就设立工作小组达成协议一事甚至被欢呼为一个历史性的事件。然而，记载我们在裁军实质问题所作种种努力的得失平衡表则仍然是始终如一的失败记录。

不用说，这并不是由于缺乏热情、缺乏才能或缺少大量的主意、建议或解决办法所致。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一直在一块国际飞地上活动，很少或没有向政治决定的主流投进任何东西。在这间房子回响过的声音消失在大宗大宗的文件中，而从来不能去打扰那些凭其判断和决定就能决定世界事务的人的良心的。

确实，裁军作为一个目标也一直得到大国的高调支持。但是在它们强大的军事官僚机构、有影响的军火工业、院外集团以及被人控制为人卖力的立法者中间却没有出现采取行动的政治意志。

这一基本的自明之理仍然是评价大国行为的重要依据，这些国家在这里的代表们常常想把基本上是倒退的过程蒙上一种向前运动的假象。

这在“第一个裁军十年”期间国际社会作出巨大努力所获结果的得失平衡表中有着最好的说明。这些结果，尽管伴有有利的国际气候，但仍不是令人鼓舞的。但是我们并不绝望和灰心，因为当时存在着有利的国际气候，裁军的进程毕竟在继续。

由于苏联继续军事占领和镇压阿富汗，“第二个裁军十年”在国际气候严重恶化为标志的气氛中开始了。

在这一方面，我们认为，实施联合国大会第35/37号决议以及实施最近在新德里召开的不结盟国家外交部长会议通过的关于苏联武装部队撤出阿富汗的决定是改善国际气候、使国际社会能采取现实的裁军措施的一个重要步骤。

持续不断的紧张和忧虑的另一个根源是以色列继续占领阿拉伯领土并拒绝承认巴勒斯坦人的不可分割的民族权利。联合国大会在谴责以色列的同时，通过了第35/207号决议，清楚地为公正和持久地解决中东和巴勒斯坦问题奠定了一个

(达比里先生，伊朗)

基础。这一决议要求以色列立即无条件和全部撤出自1967年以来占领的阿拉伯和巴勒斯坦领土，其中包括耶路撒冷，并重申了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民族独立以及在巴勒斯坦建立自己独立国家的权利。显然，实现上述决议也将减少紧张和加强相互安全，有利于推进裁军谈判的困难任务。

1980年2月19日，我们在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发言（1980年2月19日第CD/PV.61号文件）中，强调了国际气候和裁军之间的连锁关系，并对国际形势的不断恶化表示深深的关注。显然，国际气候的恶化还是改善首先是取决于两个超级大国的行动的，它们在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方面的独特作用和责任是怎样强调也不会过份的。

两个超级大国非但没有以进行有成果的对话来担负起它们责任，反而加紧了敌对和竞争。这种敌对的结果之一是，美国使用一切借口正在增加它在世界各个可能的地区的军事存在，特别是在波斯湾和印度洋。不祥的讲话和迹象都表明要出现一场使人不免联想的冷战时代的心理的复活。有人正在放出或公开主张核战争是可以打甚至可以打赢的荒谬理论。同样，在欧洲部署中子弹头的可能性再次拿出来讨论。负责官员也没有停止炫耀部署“快速部署部队”这种野蛮部队的的能力。总之，冒险主义的倾向看来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明显。显然这种行动无助于建立一种和平、稳定和谅解的气氛。它只会加深互相怀疑并导致全球和地区性的军备竞赛进一步加剧。这出权力游戏中的一个可悲的特点是，那些时常不愿意被拉入类似的军备竞赛模式的第三世界国家被迫在其中担任一个角色。

主席先生，谈到裁军谈判委员会议程上的项目，核裁军的问题无疑有最高优先地位。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一届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通过的《最后文件》的第45段十分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这不是一个新的优先项目。核时代伊始，它就是优先项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武器的更尖端化发展和控制或消除这些武器的乏术，这两者之间的差距正在扩大，这一点变得越来越令人惊恐和重要了。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特别指出，“核武器对人类和人类文明的生存构成最大的危险。”（第47段），以及“在达成核裁军的任务方面，所有核武器国家，特别是拥有最重要的核武库的国家负有特别责任。”（第48段）

(达比里先生，伊朗)

在这一方面，人们不安地注意到，尽管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已于1979年6月18日签署了，但迄今仍未得到批准。有人发出不祥的议论，要把八年艰难讨价还价所达到的结果付诸东流，这种愚蠢冒险之企图，其目的在取得所谓的核优势。联合国大会于1981年1月16日通过的第35/156K号决议对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现状表示惋惜，并促请“两个签字国不再推迟地执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第19条所规定的、使其开始生效的程序，特别考虑到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该两国的国家利益，而且关系到一切国家的人民的重大利益。”

在核裁军这一重要领域，只有《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才是一项真正有重要意义的多边军备管制措施。第二次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查会议未能通过一项最后宣言，对此我们仍然记忆犹新。虽然人们没有对不扩散条约提出什么疑问，条约的各方也都表示继续支持条约，但是，主要是因为对第6条的实施情况表示不满意，最后宣言未能通过，这清楚地表明核裁军的实质性进展对于不扩散条约制度的前途和生存是至关重要的。因此，裁军谈判委员会作为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在履行其责任的过程中，有必要立即开始核裁军的谈判。同样，全面禁试条约仍应是裁军谈判委员会的首要目标。就停止一切核爆炸达成一致意见是核裁军领域中的必不可少的一步。它也是不扩散制度中的一个重要部分。首先，《全面禁试条约》已经成了谈判取得突破的象征。如果不能就此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就会严重破坏进一步军备限制的前景。21国集团已反复声明，各工作小组是裁军谈判委员会内进行谈判的最适当的机构。考虑到核裁军问题以及全面禁试条约的特别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以及委员会在去年设立特设工作小组的效用方面的积极经验，我们希望专门讨论委员会议程中这两个项目的特设工作小组不久将设立起来。

三十五届大会在其第35/145A号以及第35/152B号决议中表示支持设立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以及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这两个特设工作小组。

由于裁军谈判委员会采取了认真的态度，我们已成功地迅速决定重新设立去年已建立的四个特设工作小组。我们认为，这是委员会所有成员国意志的表现，它们的意志就是希望进入实质性的谈判并且更直接地为实施国际社会所托付给我们的职权作出贡献。同样，我们希望不久将接着作出设立讨论核裁军以及讨论全面禁试条

(达比里先生，伊朗)

约的两个特设工作小组的决定。就设立这两个工作小组达成一致意见肯定会加强委员会的认真谈判的气氛。

主席先生，在第二个裁军十年开始的时候以及明年的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二届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已经在望的时候，我们必须利用特别会议之前的最后一次年会进行建设性的谈判，并集中力量处理实质性的问题而不是就程序问题作空谈阔论。

主席先生，我们裁军辩论的整个过程大大缺乏现实感。人们感到，诸如战争，破坏和流血此类的最为惨痛和严酷的现实都被降为统计学上的抽象观念。人们倾向于忽略，当我们正在学究式地、缺乏现实感地处理这些抽象观念的时候，战争和军备的动力在继续升级。我们对这些谈判的感觉不同于他人，因为我们正经历着一场侵略战争的暴虐。因此，我们准备以一种特殊的现实感和紧迫感有效地为裁军谈判作出贡献。

谢谢你。

主席：我想作为法国的代表讲几句话。伊朗代表发言使法国代表团有理由行使它的答辩的权利。我国代表团将在会议结束的时候发言。

斯金纳先生（加拿大）：谢谢主席先生。今天上午我要向委员会就加拿大在我们议程第一项目，即全面禁试问题上的立场说几点想法。实际上，这一项目成为我们工作计划上第一个实质性项目，这事情本身就明确地反映了大家考虑到这是我们最高优先项目之一。在决定我们的工作计划时，我们一致认为，委员会进行工作时应记住要为联合国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的胜利作出贡献。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通过两项全面禁止核试验决议，其中之一认识到，缔结此一条约将为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创造有利的国际气氛；我们也可以设想第二届特别会议是确认全面禁试条约的普遍重要性的会议。

可以清醒地回顾，五个核武器国家中没有一个能完全赞同第一委员会去年就禁止核试验提出的建议，建议是具多边性质的、有希望能使谈判成功的不多的具体措施之一。实现全面禁试条约会是自1968年缔结《不扩散条约》以来在不扩散核武器领域中最重大的发展；对放慢并停止发展核武器，并开始扭转发展核武器的势头，也是很重要的。目前仍在迅速进行的核武器试验——1980年间进行了四十次这种试

(斯金纳先生，加拿大)

验，其中包括一次大气层试验——使得早日实现一项有效的、多边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更为迫切。

有些国家曾建议，在全面禁试之前的过渡时期可以用暂停试验的办法。所以这样建议，部分原因无疑是由于三边谈判出现明显僵局。的确，今天上午有一位在我前面发言的人已提到了这个问题。我们认为这不是解决办法。加拿大参加第一委员会的代表在重申加拿大的政策时说，我们不应用暂停核试验来解决，这是无法核查的，它能拖延谈判，从而拖延缔结一项禁试条约。

加拿大欢迎去年七月 CD/130 号文件所载的三边报告，它朝制订一项有效的、多边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迈出的重要一步。只要我们现在正在要求的三个核武器国家间达成的协议迅速导致停止一切试验，上述条约将成为一项永久限制核武器发展的条约。认识到，在三边谈判与会国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出条约主要组成部分之前，三边谈判中还存在若干政治和技术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在本委员会讨论过，我们要求美国、苏联和联合王国在最近的将来恢复它们的谈判。不仅三边谈判应该继续，本委员会现在开始在制订一项全面禁试条约方面采取实际行动也是重要的。当三个正在谈判的国家向本委员会提出该条约的基本组成部分时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是有益的，并有助于加速缔结一项多边谈判的条约。我国代表团愿参加讨论，为联合国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及时达成一项禁止核试验条约而规定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实际作用方面作出贡献。

苏普拉普托先生（印尼）：主席先生，在委员会本届会议正式会议上首次发言时，我谨借此机会同以前发言者一样表示，印尼代表团对您任委员会工作处于此重要阶段时主持本委员会工作表示非常快慰。在上两个星期里，您在本委员会进行审议时已显示了您的杰出的才能、灵活性和耐心。请允许我向您的前任、主持去年八月份委员会工作的埃塞俄比亚特莱塞大使，表示我国代表团对他对委员会工作作出宝贵贡献的赞赏和感谢。我国代表团也同其他代表团一起欢迎埃及、巴基斯坦、罗马尼亚和扎伊尔等国代表团的新任团长参加今年的本委员会的工作。

主席先生，正如其他代表团已经说过的那样，委员会 1981 届会议有其特别的重要性，因为它是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之前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而委员会必须向特别会议提交一份关于它成立以来工作进展的报告。这次会议

( 苏普拉普托先生，印度尼西亚 )

之所以有意义还因为它恰好同《第二个裁军十年》的开始相重合。当明年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开会时，它不仅要讨论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也要对委员会作为一个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是否圆满地履行了它的职责进行估价。

由于您英明地主持会议而在委员会内又富有合作精神，我们的工作已有了良好的开始，解决了很多程序性质的问题，并恢复或重新设立了去年曾经存在过的工作小组。我国代表团向这些工作小组的主席表示祝贺，并保证给予它们以充分的合作。

主席先生，本委员会现正在讨论的作为议程上第一个项目的核禁试问题，一直是一个国际社会、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二十五年多以来审查的题目。确实已经达成了这个问题的部分解决办法，特别是于1963年签订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条约》，并于1968年签订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尽管有了这些条约，它们的目标中也特别包括减少核武器试验的次数，但这种试验仍未见减少。1963年核禁试条约之后的核爆炸的次数，比条约签订之前要多得多，这是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如果在1945年和1963年之间，或者说十八年之间只有488次爆炸的话，那么1963年禁试条约签订之后十六年来，已经爆炸了733次(CD/86第57页)。不用说，进行这种爆炸同国际社会制止核武器纵向和横向扩散和停止核军备竞赛的努力和实现核裁军是背道而驰的。

有人也许会辩解，说什么禁止核武器试验并非是个有效的裁军措施，因为它并不导致减少现有的核武器数量或者阻止核武器纵向和横向的扩散。印尼既是1963年《部分禁试条约》，也是1968年《不扩散条约》的缔约国。它认为停止一切核武器试验是走向阻止核武器纵向和横向扩散、停止核军备竞赛和实现核裁军的一项重要步骤。1963年《部分禁试条约》签订后十八年来，核武器国家条约缔约国之间的谈判迄今未产生任何具体效果，这是一件令人很失望的事，而当时的缔约国，特别是核武器国家都表示过决心达成永远停止一切核武器爆炸试验。秘书长瓦尔德海姆1972年在裁军委员会会议上说过，核禁试问题的所有技术和科学的方面都已经过充分的审议，只需要政治上下决心就能达成协议。在他的讲话九年之后，在1968年《不扩散条约》签订了十三年之后以及在1963年《部分核禁试条约》签字十八年之后，现在1981年我们的情况又如何呢？

(苏普拉普托先生, 印度尼西亚)

在去年委员会会议期间, 核禁试是作为会议的第一个项目列入议程内。核禁试问题的实质性的谈判要取得进展, 非常有赖于特设工作小组的工作, 但很不幸。设立特设工作小组的建议并没有得到采纳。就禁止核武器试验爆炸进行三边谈判的三个核武器国家1980年向委员会提出的报告中有关于谈判状况的很有价值的资料。尽管委员会在给大会的报告中说, 它将在其1981届会议期间继续把这个问题作为最优先的项目来对待(CD/139第36段), 虽然大会在其第35/145B号决议中曾要求委员会采取必要的步骤, 包括设立一个工作小组就全面禁试条约作为1981年会议开始时的最优先的事项开始进行实质性的谈判, 以及在这项决议之后, 委员会内据此又提出了一些设立这一工作小组的提案, 很遗憾地在今年我们工作的早期阶段, 委员会并没有同意立即设立这一拟议中的工作小组。设立这一工作小组很重要, 这样我们就能真正就此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实质性的谈判, 在鉴于此, 我国代表团希望, 按照1981年2月12日委员会通过的决议的第四段(第CD/151号文件), 在委员会内经过协商之后, 有关议程上第一项和第二项的两个工作小组将最终在本届会议期间设立起来。

正如我早些时候说过的那样, 早在1972年联合国秘书长就说过, 核禁试问题的所有技术和科学的方面都已经过充分的审议, 只需要政治上下决心就能达成协议。在我们去年会议期间, 提交委员会的有关此问题的文件, 不下八件之多。正如21国集团在委员会第1980年会议结束时在其发言中所重申的那样, 这也是我国代表团的立场, 即: 本委员会是谈判核禁试的最合适的基本机构, 这问题一直是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25年多以来讨论的问题, 联合国大会对此曾作了四十多项决议。考虑到本届会议是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召开之前最后一次全体会议, 考虑到大会已要求委员会竭尽全力努力紧迫进行谈判, 以期达成协议, 并向上述特别会议就各优先问题, 特别是核禁试问题(第35/46号决议, 附件, 第12段(a))提出可能商定的案文, 我国代表团认为, 我们应当不遗余力地采取能导致开始实质性谈判的一切可能的步骤。

主席: 我感谢尊敬的印尼代表的发言, 并谢谢他对我的友好的讲话。

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今天, 我专门谈一谈我们本周工作安排中

(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的一个具体问题——即全面彻底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的问题。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欢迎裁军谈判委员会在讨论我们主要议程项目时一开始就讨论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的问题。达成一项关于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的协议的重要性比过去更加显而易见了。无疑它将有助于抑制核军备竞赛，有助于在不扩散核武器方面取得进展。精确地说，这将是核裁军领域内的一项重要措施。

因此，目前特别是那些力求继续进行军备竞赛和获取军事优势的势力，正在攻击这样一种协议，在有效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的道路上设置新的障碍，这是不足为奇的。

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势力推行对抗政策的结果，已经使停止一切核武器试验的条件变得更加复杂，我国代表团对此表示关切。为了寻求获得“反力量”战略或“有限核战争”战略的物质基础，这一政策的推行者正在加紧军备竞赛，特别是核武器方面的军备竞赛，包括这样一些众所周知的项目，我只提其中几种，如试验导弹、潜艇导弹Ⅱ、巡航导弹、地地导弹Ⅱ和其他。

与此同时，这些势力明明知道不对，还力图为继续进行核武器试验辩解，借口是：为了对储存武器的可靠程度有把握，就需要进行试验。联合国秘书长在其关于全面禁止核试验(CD/86)的报告中，公正地指出，查验所储存的核武器的状况，不需要进行核试验。人们也不得不同意这个报告中的这种观点：对核武器越没有把握，就越不会想到要去依靠它。这些对“可靠的”核武器感兴趣的势力需要进行试验是为了能有效地发动一场核战争，这一点是太明显不过了。

在努力制止一切核武器试验的过程中，应该非常重视三边谈判。我们希望，谈判不久将恢复，并迅速、成功地结束。去年三边谈判的报告表明，在谈判过程中已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但与此同时，还有很多肯定无疑是复杂的问题有待于解决。我们同意这种观点：这些主要是技术性的问题不应用来作为借口，进一步拖延达成急需的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协议。所有各方都必须有政治意愿。我们满意地指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已经表明了这样的意愿，提出了很多关于核查、和平核爆炸和关于参加问题的建设性的步骤。如果所有有关各方都有这种政治意愿，就还能在最近的将来达成一项关于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的协议。

( 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

我国代表团赞同这个一再表明了观点：裁军谈判委员会在解决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的任务中应起更为积极的作用。我们认为，特别是通过设立相应的特设工作小组，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高兴地注意到，在今年会议一开始的时候，不仅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和21国集团，而且裁军谈判委员会一些其他成员国都对这一步骤表示感兴趣。在这方面，我们指的是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比利时和意大利等国最近的发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希望其他的国家也都加入这一有希望的主张。在我们辩论的过程中，关于必须设立的特设工作小组的职权问题，已经提出了很多宝贵的建议。显然，大家都同意其目标是：在所有核武器国家都参加的情况下，达成一项永远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的协议。我特别想强调一下在辩论设立全面核武器禁试特设工作小组问题时，我们提到过的问题：

- 就象说过的那样，应在有一个现实的职权的基础上立即设立特设工作小组。
- 所有核武器国家都应是该小组的成员。这就为它们提供了有利的机会，就它们对停止一切核武器试验问题的态度采取更加明确的立场。
- 该小组不应干扰三边谈判，只能有效地配合。

有些代表团已经表示了这样的观点：本委员会应集中精力采取国际地震监测网和有效核查系统所需要的组织机构方面的和行政方面的措施。这些问题，无疑是非常重要的。然而，这些问题不能同最基本的问题，即条约的范围问题，分开来讨论。关于范围问题，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认为必须禁止所有核武器国家的所有核武器试验。我们将有兴趣地听取所有核武器国家对这个想法的意见。

象其他代表团一样，我们很重视未来的全面核禁试条约所需要的有效核查措施。但是，在任何情况下，核查的问题都不应作为拖延缔结这样一项条约的托辞。我们反对任何想用无休止地寻找核查办法的“缺点”来堵塞通向全面禁试的道路的企图。当然，正如已经说过的那样，核查并不是万无一失的。但是不管怎样，目前现有国家一级核查的技术方法，将设立的国际地震数据交换系统，和某些国际合作，包括在自愿基础上的就地核查的程序，所有这些都充分地保证一项相应的条约的需要。

我国代表团完全同意尊敬的瑞典代表图尔森夫人二月三日在本委员会内发表

(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的观点：能侦察到秘密的核武器试验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而且现有的核查方法也是充分的。

我们倒要问那些反对核武器禁试条约的人：难道破坏条约所冒的风险不比没有这样一个条约所造成的威胁小得多吗？

我在结束我发言时，想简短地谈一下关于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的活动。该小组上周提出的进度报告(CD/150)表明，小组进行了深入的工作。对很多详细的问题已经作出很有价值的调查结果，它们将最终有助于顺利地在全彻底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范围内设立一个国际性的监测网。

我们特别支持报告中提出的要求，在全球性的系统网内增设南半球的地震站。这就会大大地增加这样一个系统的有效性。更不用说，只有在签订了全面核禁试条约之后才能建立起一个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的全系统。我们认为，地震小组是个很合适的机构，可以更加全面地考虑全球性数据交换的有关行政方面和组织机构方面的问题。在解决全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的重要问题上的进展，有可能使小组在这方面的职权具体化，并进一步加强该小组的作用。

我们希望，本委员会将不辜负它的职责，进行必要的努力，以期在通向有效禁止核武器试验的道路上取得本届会议期间就已经这么做了——具体成果。

主席：谢谢尊敬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的发言。我现在要向尊敬的保加利亚代表武托夫大使阁下表示歉意，因为按照发言人名单该轮到他发言时没有让他讲话，希望他能原谅。

武托夫大使（保加利亚）：我认为，既然今天我们正在讨论委员会工作中享有最优先地位的问题，而且我怀着很大兴趣倾听了所有的发言，你就没有必要表示抱歉了。然而，在此阶段，我无意讨论这个问题。

我在2月12日的发言中，谈了核禁试的问题，我保留我国代表团再次论述这一问题的权利。主席先生，今天我想提出本委员会今天上午散发的这个文件，即第CD/153号文件。

关于我2月12日的发言，我请本委员会注意这个文件，第CD/153号文件，是保加利亚代表团根据我们议程上的第3项提出的，题目是“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

(武托夫大使，保加利亚)

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现在我不打算重复我以前关于该文件内容的发言中所说过的话，也不打算重复我们如何看待今年消极安全保证特设工作小组的工作。在此时此刻，我只是想表示一下，我们相信该工作小组不久将着手进行实质性的谈判，以期在第二届特别会议之前的最后一年里取得进一步加强对无核武器国家安全保证的重大进展。为此，保加利亚代表团将很高兴同其他有关国家代表合作，寻求一项共同的办法，就一项有意义的解决办法达成一致意见。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这个发言可能是我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上所  
做最短的发言之一。这有种种原因，主要的原因之一是我不愿浪费我的时间，更不愿浪费委员会的时间。事实上，按照我们同意的时间表，应在今天会议上研究的停止一切核武器试验爆炸问题已经在各个方面被详尽无遗地研究了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多了。我国代表团有机会在许多国际谈判机构，包括大会第一委员会、十八国裁军委员会、裁军委员会会议和本委员会上研究这个问题时尽过点滴的力量，因此，今天我愿只限于简单提一提我们在这个委员会存在的两年期间曾做过的一些发言。这些发言可在会议的逐字记录中随时查阅到，我现将会议的编号和举行日期列后：

1979年

1. 第2次会议，1月24日举行；
2. 第34次会议，6月21日举行；

1980年

3. 第61次会议，2月19日举行；
4. 第69次会议，3月17日举行；
5. 第80次会议，4月22日举行；
6. 第81次会议，4月24日举行；
7. 第87次会议，6月26日举行；
8. 第94次会议，7月24日举行；
9. 第97次会议，8月5日举行；

1981年

10. 第101次会议，2月3日举行。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在这些发言中，你们可以看到得到充分说明的理由。这些理由无疑促使联合国大会在1980年12月12日的第35/145号决议中敦促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国“支持委员会于1981年举行的会议初期阶段设立一个专就一项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条约展开多边谈判的特设工作小组”。

我国代表团敢于希望这个和21国集团的呼吁调子相同的呼吁，在社会主义国家集团、西方国家集团中的许多国家和其他国家的支持下，现在将最后得到参加本委员会的所有国家的注意。

塔伊尔阿达特先生(委内瑞拉)：主席先生，今天上午我的发言有两部分，两个不同的部分：第一，我代表21国集团成员国做的发言；第二，我作为委内瑞拉代表的发言。

作为21国集团的协调员，今天我愿最着重地重申，本集团的所有成员国坚决相信，委员会应毫不迟延地着手成立两个特设工作小组，对委员会议程中分别标题为“禁止核试验”和“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项目1和2关心起来。这就是我代表21国集团成员国所要说的话。

我现在代表委内瑞拉讲话。今天当委员会要考虑禁止核试验项目并打算审议新增的关于工作小组的提案时，我必须表示我国代表团对成立项目1和2的两个工作小组至今还没有证明，可能做出决定感到焦急和不耐烦。

我国代表团希望，根据2月12日举行的第105次全体会议所做决议，委员会将象决议所说，对成立这两个工作小组的提案尽快加以紧急审议。对这些提案的审议将给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国提供机会来显示对成立这两个小组所需的政治意志；为了对我们议程上的两个最迫切、最优先的项目进行实质性审议，成立这两个小组是那么必要。

今天上午，我国代表团听到参加关于禁止核武器试验的三边谈判的核武器大国之一断然地说，他的国家不赞成就禁止核试验问题成立工作小组，感到十分痛心。我不能不承认这个发言使我国代表团深为失望。

我国代表团和21国集团中的其他成员国一道，一贯主张就委员会议程中项目1和2设立工作小组。我国代表团感到，在当前时刻简单回顾一下21国集团在这

(塔伊尔阿达特先生, 委内瑞拉)

这个问题上所做的各次声明可能是有益的；作为该集团的成员国，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这些声明。

第一，在1980年2月27日的第CD/64号文件中，21国集团表示深信工作小组是裁军谈判委员会中进行具体谈判的、现有的最好的机构。虽然委员会已就议程上的四个项目成立了四个工作小组，但是，尽管21国集团和委员会中的其他国家一再敦促，正如大家所知，至今没有对委员会议程中其他两个优先项目成立同样机构问题达成一致。我还愿回顾一下1980年3月4日第CD/72号文件中的声明，21国集团在这个声明中敦促成立一个工作小组，以就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进行谈判。其后，在1980年8月6日第CD/134号文件中，21国集团对委员会1980年会议的工作做了评价，它对裁军谈判委员会未能就这个问题开始进行多边谈判表示遗憾，并表示希望在目前正进行的这届春季会议开始时就成立工作小组，以毫不迟延地就在一切环境中全面停止核武器试验进行实质性谈判。

不仅如此，在1980年7月9日第CD/116号文件中——我指的是文件中关于就议程项目2成立工作小组的提案——21国集团建议裁军谈判委员会应成立特设工作小组开始谈判，以就各问题达成协议，为达成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最后文件》中所设想的裁军措施取得进展做出贡献。同样，在我已提到过的第CD/134号文件中，对委员会1980年会议做了评价，21国集团强调迫切需要开始进行有关核裁军和制止与扭转核军备竞赛措施的谈判并回顾了它为此目的主张成立工作小组的提案，这一点我已提到过了。

我要在现阶段回顾一下这些背景事实，因为在主席分发的工作计划文件中，规定在这次会议后——我想这是在极近的将来——委员会举行一次非正式会议，就已经交来的关于成立新的工作小组的提案研究成立新的工作小组问题。由于考虑到这种情况，我才要从头到尾回顾一下这件事的背景，并重申我国代表团的立场。

巴尔迪维索先生（秘鲁）：主席先生，我想只非常简单地讲几句。在一般性辩论时我们听到的发言中，所有各集团的代表团都宣布，为了使我们的工作更有成效，我们必须务实和灵活，并像办理实务的人那样行动，所谓“实事求是的样子”。我

(巴尔迪维索先生，秘鲁)

想到现在为止我们都这样做了，特别是21国集团的国家。但是，我们所表现的灵活性不能同驯顺混为一谈。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认为没有核武器的国家应作核武器大国行为的永久评判人，并且它们有义务坚持完成为了实现充分彻底裁军所进行的工作，保证裁军谈判委员会，作为唯一的多边机构，行使其职权，促进在有效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的实现。因此，我们认为禁止核试验条约工作小组和核裁军工作小组应迅速成立。为此目的，我们促请核武器大国的尊敬的代表们将21国集团通过它的主席表达的焦急心情报告给他们各国当局。他们的政府注意到21国集团所表达的关切后，也许会给他们成立目前所讨论的工作小组所需要的指示。

我们做这个呼吁是因为我们相信成立这些工作小组至少将部分满足裁军谈判委员会和大会通过召开专门讨论裁军的特别会议和规定裁军十年帮助促成的世界公众舆论的期望。我们相信工作小组如不能成立则将加深世界对裁军谈判委员会和大会这方面工作的怀疑。

主席：我现在作为法国代表讲几句话。法国代表团对尊敬的伊朗代表在这次会议上讲的某些话表示遗憾，显然这些话是法国代表团不能接受的。尊敬的伊朗代表质问了法国政府对纯属法国主权之内的事情的态度。法国代表团保留在本国当局认为必要时重新谈此问题的权利。

现在我愿谈一谈在短时间前的非正式会议上我们曾审议的、瑞士政府提出的参加委员会讨论的申请。已经散发给大家的第29号工作文件中载有关于这项申请的决定草案。我提请大家注意，非委员会成员国参加工作小组问题将于以后考虑。按照惯例，第29号工作文件所载决定草案在通过前要由主席宣读。工作文件内容如下：

“应瑞士的申请（CD/154），根据议事规则第33至35条的规定，委员会决定邀请瑞士代表参加委员会1981年期间就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和就化学武器两项目进行讨论的各次全体会议和非正式会议。”

“关于参加讨论这些项目的两个特设工作小组会议的决定将于晚些时候通知。”

(主席)

没有人反对，也没有什么意见的话，我认为委员会已就此决定达成一致。就这样决定了。

主席：我们原计划今天举行非正式会议对成立委员会议程中项目1和2特设工作小组的提案进行审议，还要审议是否可能需要成立其他附属机构。现在要进行关于此事的讨论时间太晚了。因此，主席愿建议——这项建议大家可在今天散发的非正式文件中看到——委员会于下星期一下午3·30举行非正式会议审议这个问题。我刚提到的发给大家的时间表当然只是个参考，我们可按工作进度加以调整。我想知道委员会是否同意我的建议，即举行非正式会议就我们知悉的某些提案交换意见，即对这些提案的审议——这是我们还没做的事。

就这样决定了。

主席：因此，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2月24日星期二上午10·30举行。

会议于下午12·40结束。

×× ×× ×× ×× ××



第一百零九次会议最后记录

1981年2月24日,星期四,上午  
10:30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 F. 德拉戈尔斯先生(法国)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马提先生  
贾巴拉赫先生

阿根廷:

希门尼斯·达维拉先生  
弗莱雷·佩尼亚瓦德小姐

澳大利亚:

沃尔克先生  
斯蒂尔先生  
芬德利先生

比利时:

昂克林克斯先生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巴西: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德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索蒂罗夫先生

缅甸:

吴苏莱先生  
吴维温先生  
吴丹吞先生

加拿大:

斯金纳先生

中国:

俞沛文先生  
梁于藩先生  
潘菊生先生  
萨本望先生

古巴:

博罗多斯基·雅基耶维奇夫人

捷克斯洛伐克:

鲁热克先生  
卢凯什先生  
齐马先生  
斯塔维诺哈先生

埃及:

里迪先生  
哈桑先生  
法赫米先生  
巴西姆小姐

埃塞俄比亚:

约翰内斯先生

法国:

德拉戈尔斯先生  
德博斯先生  
库蒂雷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赫德尔先生  
蒂利克先生  
考尔富斯先生  
邦蒂希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普法伊费尔先生  
克林勒先生  
勒尔先生

匈牙利:

科米韦斯先生  
哲尔费先生

印度: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萨朗先生

印度尼西亚:

苏普拉普托先生

哈约马塔拉姆先生

卡西姆先生

卡约诺先生

伊 朗:

阿梅里先生

意大利:

科德罗·迪蒙特泽莫洛先生

卡布拉斯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日 本:

大川先生

高桥先生

石井先生

岛田先生

肯尼亚:

希特米先生

穆纽先生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卡塞雷斯先生

蒙 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摩洛哥:

什赖比先生

荷 兰:

费因先生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尼日利亚:

阿德尼吉先生

巴基斯坦:

阿金桑亚先生  
阿奎伊—伊龙西先生

波 兰:

阿尔塔夫先生  
苏伊卡先生  
恰洛维奇先生  
斯特罗伊沃斯先生

罗马尼亚:

马利达先生  
梅列斯卡努先生

斯里兰卡:

帕利哈卡拉先生

瑞 典:

利德戈尔德先生  
斯特勒姆贝克先生  
隆丁先生  
埃克霍尔姆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  
佩尔菲利耶夫先生  
莫什科夫先生  
甘贾先生  
杜利安先生  
柳欣先生

联合王国:

萨默海斯先生  
林克夫人

美利坚合众国:

弗洛韦雷先生

弗莱谢尔先生  
克里顿伯格女士  
米斯克尔先生  
威尔逊先生  
德·西蒙先生

委内瑞拉:

塔伊尔阿达特先生  
阿吉拉尔先生

南斯拉夫:

弗尔胡奈茨先生  
布兰科维奇先生

扎伊尔:

隆戈·恩达加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我现在宣布裁军谈判委员会第109次全体会议开始。根据CD/144号文件所载我们的工作计划，委员会今天应该开始审议议程项目2，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

大川先生（日本）：主席先生，关于达成全面禁试的迫切性在这会议室和其他地方已经谈了很多，的确没有更多可谈的了。然而，我国代表团感到不能对这一特定主题表示沉默。我知道，根据我们的工作计划，我本应该在上星期发言，但是我请求你赐惠，允许我今天发言。

首先，我国代表团愿表明日本政府的希望，希望有关全面禁试的三边谈判很快恢复。我们非常赞赏去年夏季提出的关于这些谈判的相当详细的进展报告，我们认为，我们能够理解那些尚待解决的问题的困难和微妙性。我们也充分地知道三边谈判与会国之一还处在审查它在整个军备管制和裁军领域内的政策的过程中。作为这些三边谈判的局外人，我们不能为谈判者确定谈判的进度或建议谈判的日期，但是，作为把缔结一项全面禁试条约放在最高优先地位的一个无核武器国家的代表，我诚恳地希望，并相信我有权希望三个有关国家政府就及早恢复它们的谈判取得一致意见。

我2月10日在委员会的发言中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把全面禁试问题作为本届会议最高优先的议程项目。我并建议，我们可以研究设立一个处理该问题的工作小组的可能性，如果能就此达成协商一致的话。有人就这工作小组能从事什么有益的工作提出了建议。允许我重复那天我发言中的一句话：“当然，本委员会进行的有关全面禁试的工作从方法到范围都应该有助于而不是有损于正在进行的三边谈判。”我国代表团愿听取三边谈判当事国自己的意见，谈谈它们认为委员会或如工作小组那样的一个附属机构能有益地着手处理那些问题。我们特别愿听听已明确表示支持设立工作小组的那一方的意见。无论如何，职权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应该考虑三边谈判当事国的意见。我国代表团愿就提法问题提出我们的意见。我们已经有了四个先例，四个已成立的工作小组的职权，也许化学武器工作小组职权的提法会有助于我们制订出整个委员会所能接受的案文。我国代表团希望如果能就设立工作小组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其他两个核武器国家，即没有参加三边谈判的中国和法国，

(大川先生, 日本)

不仅会加入这样的一致意见, 并也会参加工作小组的工作并作出贡献。

在一个工作小组中进行全面禁试讨论的有益作用之一就是使本委员会没有参加三边谈判的其他三十七个成员国产生某种参与感, 不管多么有限, 也总是在出力为大家毕竟是生死攸关的事情略尽绵薄。

谈判的最终成果应该是一项多边谈判条约, 是名符其实的多边条约。

尊敬的尼日利亚和印度大使与其他一些人要求参加三边谈判的三国代表团答复许多代表团在去年会议后期就 CD/130号文件所载三边报告提出的问题。我也提出这个要求, 并希望早日恢复三边谈判将有助于它们对该要求作出反应。我国代表团在去年8月7日我对委员会作的发言中提出了一些问题, 其中有我国代表团对国际交换地震数据在条约生效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仍将无法执行问题表示关切。在我听到尊敬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那天的发言时又忆起了这方面的关切, 他说: “当然, 只有在缔结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后, 才能建立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的全球系统。”我国代表团仍认为, 在条约生效之前应先制定进行国际交换的详细安排。我们也认为应在条约生效之前进行交换系统的全球实验演习, 以便使我们能明确该系统将能有效地工作, 并在条约生效后立即可付诸实施。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三边谈判当事国之一, 一方面表示支持设立全面禁试工作小组, 一方面不愿参加这种全球实验演习, 甚至不能参加去年十月、十一月间进行的区域性的试验性交换。我重申我国代表团的希望, 愿参加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的所有国家将能参加今后的试验性交换, 也参加全球范围内的实验演习, 这会大大有助于条约生效时交换系统即能顺利地付诸实施。

最后, 我奉命重申我国政府的希望, 愿所有国家在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缔结之前自动停止一切核试验爆炸, 包括一切为和平目的的核爆炸。

在我的简单发言结束之际, 请允许我说, 全面禁止核试验本身不是目的。这件事被拖延了很久, 因此, 达成核禁试已成为特别重要和重大的事情。然而, 应该从更广泛和长远的角度看, 它是不扩散条约范围内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 如果要保存并加强不扩散制度, 我们必须有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它将成为我们在走向最终目的——核裁军的漫长道路上迈出的明确、具体的第一步。

希特米先生（肯尼亚）：主席先生，看到您就任本届委员会的主席，我国代表团认为，这是一件深深令人满意的事。您带来的很广泛有关的经验，您已在就任主席期间杰出地加以运用了。我也愿向肯尼亚的邻国和亲密的朋友埃塞俄比亚塔德塞·特雷费大使阁下，表示我们的感谢，感谢他担任本委员会主席的任职期间出色地完成了他的工作。

我代表肯尼亚代表团，欢迎埃及、巴基斯坦、罗马尼亚和扎伊尔四国大使到我们中间来。我们相信，本届委员会有了他们的出席，将增添理智的声音并增加了解，没有这些，本委员会的工作就会畏缩不前。

主席先生，所有必需要说的关于在本委员会内就全面核禁试条约和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开始进行谈判等事，这些都已经说过了。我们认为日本大川大使说得很恰如其分，他说：“日本曾多次提出裁军领域里最迫切的任务是达成核裁军。”（他于1981年2月10日在全会上的发言）。

这个问题已经在第35届大会第A/RES/35/152B号决议中提出来了。我引用其中的话：“促请裁军谈判委员会优先为了早日开始就这个问题的实质展开谈判而进行协商，协商中除了别的以外，应考虑设立一个负有明确职权的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特设工作小组。”大会在其最近的第A/RES/35/145A号决议中已授权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内设立一个关于全面核禁试条约的特设工作小组，决议重申其“信念：一项促使所有国家永远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爆炸的条约具有最高优先地位。”本届委员会还没有就联合国大会的这些迫切要求采取行动。拖延的原因现在较清楚了：原因就是北大西洋公约集团和华沙条约组织这两个军事联盟国家之间日益增长的恐惧和疑虑。来自其中一个联盟的一位尊敬的大使指出了这个问题，他引他本国的外交部长的话说：“我们也并不赞成谈判如下的协议：它将使一方占另一方的便宜，或者由于没有核查，将会导致猜忌和把握不定。”所以，——如果不知道别的缔约国想干什么，至少从一方缔约国的观点来看，看来上策就是增加你的各种类型的武器直到超过另一方（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对等的地位或者均衡的地位也都是不可能的）——如果双方压倒对方的摧毁力相互被超过一千次，这就会使对等和均衡这两种地位成为不合逻辑，也站不住脚。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即使要花十年的时间，

(希特米先生，肯尼亚)

我们也应该开始讨论如何停止试验和制造核武器。这种涉及我们委员会内所有国家的讨论，将有助于使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人类所处的困境上——陷于对邻国的恐惧和疑虑之中、陷于这样一种错误信念之中：认为武器是对未来的敌人的唯一最现实的威慑力量。1975年时，一个叫雷蒙·史密斯爵士的军火商在委内瑞拉的一次英国广播公司对他的采访时，证实了这种错误的立场。他说：“我们不认为武器是一种发动战争的手段，而是一种制止战争的手段。”这就不可避免地要提出尼日利亚阿德尼吉大使阁下提的问题，他问道，我引他的话：“核子阵营的任何一方，到底还进一步需要多少摧毁能力，才能认为足以起威慑作用？联邦秘书长回答了这个问题：“然而，事实真相是，更高层次的尖端恐怖武器——过去只是解释为意在作威慑之用的武器——通过不断的发展，正在成为破坏稳定的因素，使核浩劫更加可能发生，而不是减少其可能性。事实是，核军备竞赛已经失去了它的理性，而成为一种非常可怕的威胁。”瑞典的副国务大臣英亚·图尔森夫人象往常一样，清楚有力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必须指出，核武器神话，即核武器反正能够增进任何国家的安全，这观念是虚妄不实的。我曾将这种观念称之为我们时代的最大谬论。它不仅远远不能增进任何人的安全，而且肯定会减少大家的安全。”图尔森夫人说得很对，我们应该支持那种立场。她已成为委员会的良心，我们希望她知道，她在为希望看到一个更加有保障、更加安全的世界得到实现的努力并不是孤立的。

主席先生，我们并没有忘记世界上还有不合正义的事。我们要求在面对军备竞赛的情况下，清醒地作出估价而不是惊惶失措。目前的国际经济体系并不是为所有国家的利益服务的。对再三要求建立一种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呼声，人们充耳不闻。那些过去得到经济利益的人就想不惜一切代价保持这些经济利益。我们并没有忘记萨默海斯大使阁下在发言中谈到的情况：“我们中没有人会忽视苏联侵入阿富汗事件对国际信任的影响和对军备管制过程的影响。它的阴影继续笼罩着本委员会的工作。”萨默海斯大使承认这个事实，即这并不是唯一的阴影。他的确也间接地暗示：阴影继续笼罩着双边的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谈判。因此，对三边谈判是没什么可以期望的。这一切使国际社会就更有理由继续迫切要求在本届委员会内开始进行谈判。

其他威胁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阴影是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投下的。我们决不让任何

(希特米先生，肯尼亚)

人忘记这一点：由于南非继续不断地得到某些西方国家的支持，它才成为一个今日这样的军事和经济强国。它现在向安哥拉、莫桑比克和赞比亚派遣军队，恣意进行枪杀和毁坏，而另一方面在它自己的国境内，它已成了最凶暴的种族主义警察国家之一，它使大多数黑人过着悲惨的生活，夭折而死。认为好望角海路对西方的防御系统具有战略的价值因而必须加以保护的想法是荒诞的；根本没有这种好望角海路。在南非和南极圈之间只有浩瀚的海洋，把它称作一条海路就象把大西洋称作一条海路一样。我们要南非的朋友们知道，弄虚作假已来不及了。南非是超级大国之间在非洲抗衡的主要起因；如果南非拥有核武器这一点得到证实的话，很可能这要成为在南极洲进行核扩散的理由。秘书长最近关于这一问题的报告读起来是非常令人不安的。

失去控制的军备竞赛的最令人担心的问题之一当然是经济和社会的后果。联合国1978年的一项研究调查了军事支出与目前经济上通货膨胀、衰退和发展放慢之间的关系。该项研究把大量的军费看成是造成自然资源枯竭的一个因素。通货膨胀是军事化的副产品，它对经济作了过度的加温。联邦秘书长赖姆法尔在各非政府性组织于1980年10月23日在纽约联合国集会上的一次讲话中说：“1980年工业化国家里的失业人数比60年代末时多了一倍，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统计数字，现有2千万人失业。根据国际劳工局的统计数字，发展中国家（不包括中国）的失业人数达四亿五千万……军备竞赛并不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反而阻止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美国的一位杰出的前总统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一位军人，他说得好：“每一支造好的枪、每一艘下水的军舰、每一枚发射出去的火箭，最终说来都是意味着向那些吃不饱、穿不暖，无食充饥和衣不蔽体的人窃盗。”

主席先生，我们只要求一件事：我们应在本委员会内以任何一种小组形式开始有意义的谈判，想方设法地寻求结束这股奔向毁灭深渊的疯狂赛跑，这深渊在失去控制的军备竞赛中是相当明显的。使用巨量的各种类型的武器储存，只能增加而不是减少我们的不安全，而决不会成为一种永久可靠的威慑力量。

主席：谢谢尊敬的肯尼亚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

费恩先生（荷兰）：我不瞒你，我今天的发言是想在本月快要结束之前，当您

( 费恩先生，荷兰 )

仍担任着本委员会主席这一崇高职务的时刻，向您表达一下我的几句话。

不久前有一天，我的一个同事提得很恰当。他说，法国在特别会议上作出决定参加本委员会工作，这种参加是最受欢迎的，您担任委员会主席一事，又把这种参加肯定了下来。

当我以同样那种精神讲话的时候，并把您任主席一事同您的国家，法国，参加这个谈判机构工作一事联系起来时，我很懂得，我必须谨慎选择措词。因为法国对这一机构的来龙去脉有它自己的，相当清教徒式的看法：它是怎样成立起来的，是否是过去事情的结果？正如您所知道的那样，有时候这个问题是作为“神学上的问题”谈及的。

当我仔细考虑法国关于本委员会来因的看法时，从我个人来说，不免想起关于圣灵怀胎说的这种更加正统的理论。从这一点讲，您担任主席一事的确具有特别的意义。也正是为此，您作为一个明智的领导人，我向您祝贺。您任主席的二月份这个月，很遗憾只有28天，但已预示裁军委员会今年的工作已有好兆头。

请允许我回过来谈谈议事日程这种更加世俗的事务，并代表我国政府说几句关于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和化学武器的问题。

但首先，我欢迎我们的裁军新同事尊敬的埃及、巴基斯坦、罗马尼亚和扎伊尔等国大使到我们中间来。

我国政府迫切希望能在最近将来尽速签订一项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今天我希望再一次将这一点记录在案。荷兰代表在日内瓦和别的地方不止一次地表示了荷兰政府对至今还没有签订这样一个条约感到失望。今天看来，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的签订仍象过去一样遥遥无期，尽管解决主要技术问题的时机很显然已经成熟。我们对这一点感到遗憾，正如我们对裁军谈判委员会对如此重要的问题仍实际上处于消极被动的状态感到遗憾一样。

在我们强调三边谈判的重要性时，我们同时也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同样必须将三边协议化为一项多边的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只有真正的多边的因素才能使一项全面核禁试条约对其他国家具有充分的意义，足以使它们参加这项条约。否则的话，全面核禁试作为一项军备管制措施就可能失掉其部分的价值。

由于我们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应该以三边会谈的成果为基础，我们吁请这三个

(费恩先生, 荷兰)

谈判大国就它们的谈判迅速取得积极的成果。在我提到三个谈判大国时, 我还想说, 我们期望其他两个核武器大国在全面核禁试条约提交裁军谈判委员会之后也马上照着这么做。

毫无目的地讨论来讨论去, 浪费的时间实在已经太多了。我们希望本委员会今年开始采取积极的行动。有我国参加的地震专家小组作了准备工作, 讨论也很顺利, 这件事证明了本委员会未必只能处于完全消极被动的状态。

我们认为采取积极行动最好的方法就是, 如这个谈判机构的很多其他成员国所要求的那样, 设立一个关于全面核禁试的工作小组。去年联大时, 荷兰代表团早就表明, 我们赞成这样一个步骤。

我愿指出, 正如不久前尊敬的尼日利亚大使所指出的那样, 本委员会的成员国参加关于全面核禁试条约的讨论可能是有帮助的。我认为这一点已得到证明, 情况确实如此, 例如关于化学武器的谈判就是这样。所以, 我们认为, 害怕不适当的干扰是毫无根据的。

也许在设立工作小组方面犹豫不决, 也是由于全面核禁试工作小组的职权定不下来所造成。如正是这样情况的话, 解决这种困难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就这种职权的措词进行非正式的讨论。

因此, 我向您, 主席先生和本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国建议, 我们可以设立某种非正式的协商机构来探讨一项为核武器国家都能接受的关于职权问题的可能的措词。

这样一种非正式的联络小组, 可以由三个集团中各自的有关代表, 当然也有核武器国家的代表所组成。该小组可以讨论那些迄今为止已经提出的关于处理一项全面核禁试(其某些方面)的工作小组的提案, 并也许还可以吸取现有的一些工作小组, 如化学武器工作小组的经验。

我们有信心, 至少怀有希望, 这样一种非正式讨论将能导致就全面核禁试工作小组的职权范围达成协议。荷兰很愿意参加此种非正式的讨论, 并以其最大的努力来作出贡献。

( 费恩先生, 荷兰 )

现在我还想就化学武器说几句话。目前阶段我不想开始谈实质问题, 而是想提一个关于组织方面的建议。

本委员会早已决定留出 3 月 23 日至 4 月 3 日这段时期辩论化学武器的问题。我们选择了那段时期是因为届时将有大量化学武器专家在日内瓦, 我们可以从中得益。他们将在该时期之后的一周内参加帕格沃希科学与世界事务会议。

但我希望保证做到使所有那些对化学武器感兴趣的裁军谈判委员会成员国的化学武器专家们以及对化学武器感兴趣的非成员国的专家们能确实尽快得到通知, 告诉他们我们希望他们能参加那一段时期我们的工作。我希望, 秘书处, 也许同化学工作小组的主席协商之后, 将采取必要的步骤, 保证所有有关各方能通过合适的途径得到关于正确日期和我们意图的通知。

主席: 谢谢尊敬的荷兰大使的发言, 也感谢他对我本人和我国说的友好的话。

吴苏莱先生 ( 缅甸 ): 主席先生, 首先请允许我和前面的发言人一道, 欢迎您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在过去两年中, 我国代表团有幸在本委员会跟随您进行周到而有效的工作, 在委员会 1981 年会议开始时能看到您主持会议, 感到十分高兴。我们深信, 在近几个星期中您表现出的老练和智慧预示着我们今年开始的工作必将大有成效。

我愿借此机会向埃塞俄比亚特雷费大使表示深深赞赏和谢意, 感谢他去年 8 月以后在我们工作的最后阶段担任委员会主席时所做富有成果的努力。

我还要借此机会向最近参加本委员会的尊敬的埃及、巴基斯坦、罗马尼亚和扎伊尔代表团团长致热烈的欢迎和最良好的祝愿。

自从这个谈判机构根据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重新调整以后, 我们现在是第三年的开始。到现在为止, 我们委员会工作取得的成绩离《最后文件》关于全面彻底裁军的最后目标和优先项目所规定的目的还很远。我们达成协议的议事规则、议程和工作计划只不过是委员会可以开始谈判的基本条件。谁也不能否认我们的进展是非常迟缓的, 我们现在所取得的成果不能满足国际社会的期望。

但是, 我国代表团深为满意地看到, 在去年会议的后期阶段, 我们取得了一些

(吴苏莱先生, 缅甸)

以前裁军谈判机构未能取得的进展, 特别是四个特设工作小组的成立。我们相信这种工作小组是目前推动有效的、实质性谈判最好的办法。由于四个工作小组的实质性谈判, 委员会才初步确定了要谈判的问题, 它们的范围和性质、方法和谈判形式, 明确了各方谈判的立场。这些就是我们现在可以就四个优先项目进一步谈判的基础, 不需在程序问题上花费很多时间了。

这些微小的成绩是在去年纷纷谈论国际气候恶化声中取得的。我们毫不怀疑国际上政治的变化和事态的发展对任何裁军谈判都有直接影响。去年的情况向我们表明缓和与和平结构是多么纤细而脆弱。尽管如此, 具有妥协和和解感的裁军谈判委员会仍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在今年伊始的时候, 委员会加速谈判所需的国际气候比去年没有多大改善。国际事件无疑将影响委员会的工作, 但不应让它妨碍我们的工作。恰恰相反, 所有这些事情向我们表明, 我们的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必要, 现在更加迫切需要裁军协议。它再次强调了订立有效裁军措施的迫切性和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必要和不可或缺的作用。国际事件的影响无疑将使我们的谈判更加困难。我们要在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内, 为达到我们的目标, 继续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

国家安全对一切国家来说是首要的, 正如裁军、特别是核裁军、对国际社会是首要的。正是由于这么想, 我们才一再要求通过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合作与谅解来为增进国家安全寻求新的办法。我国代表团深信, 只有通过这种办法才能达成真正的裁军。我认为裁军、特别是核裁军, 是没有捷径可寻的。

只要研究一下过去和现在有关裁军的提案、报告和谈判记录就可以看到, 裁军之所以不能达成协议, 困难已经不在于科学技术方面, 而在于政治和心理方面。我们所缺乏的是, 国与国之间没有恐惧和怀疑的、谐和的国际关系造成的政治气候。因此, 一切国家都必须严格克制自己, 不要采取激化国际紧张局势和破坏国家间的谐和的行动。

为了达到全面彻底裁军, 我国对裁军的基本态度仍然是, 通过寻求逐步的、有阶段的协议的办法, 将有限的成绩积累起来, 进而大功告成。但是, 我们也不可忘记, 为了不落后于军备竞赛和各种各样武器的研究和质量上的提高, 所有裁军谈判的工作都需与新的发展并进, 并必须讲求现实。

(吴苏莱先生, 缅甸)

我祝贺您, 由于您的能力和领导, 委员会在极短时间内就将去年曾进行工作的特设工作小组重新建立和恢复起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我们就为今年拟定了议程和工作计划。我相信, 鉴于国际气候的变幻莫测和特别联大即将于一年后到来, 我们在座的人都会感到时间的紧迫。我们若想完成交付我们的任务, 尽到部分责任, 我们必须在今后几个月内做到。

在委员会的议程中有两个项目我们认为是最优先的。遗憾的是, 为这两个最优先项目设立附属机构一事, 我们还没有取得一致。我愿表示缅甸代表团希望, 21国集团关于为这两个项目成立特设工作小组的提案将于今年顺利得到实现。

核武器是现在所有武器中破坏性最大的, 以现已积累起来的爆炸力打一场核大战, 可将地球上一切形式的生命完全消灭。核武器国家对这样大的破坏力完全置之于不顾, 继续一心一意地使它们武库中的核武器在数量与质量上进一步和更加危险地升级。如果出于偶然事故或出于故意, 部署了(疑为“使用了”之误——译注)这些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那完全是发疯。因为从最终结果看, 正如秘书长所说, 不会有胜利者, 只有人类文明将从这个地球上消灭。由于这个理由, 核军备的进一步升级和向自我毁灭继续前进的脚步应予制止。

我国代表团很重视在核裁军方面早日取得进展。对人类来说, 这是最危险的领域, 也最迫切需要在这方面取得进展。我们认为这个项目值得委员会在本届会议期间紧急考虑。联合国大会第35届会议在A/RES/35/152-C号决议中, 敦促裁军谈判委员会在一开始举行会议时就成立特设工作小组, 并建议委员会就这个与世界所有国家的安全有重大关系的问题开始谈判。如果本委员会要履行国际社会赋予它的职责, 我们就必须以本委员会现有的最好的机构和方法进行谈判。在这方面, 21国集团曾于1980年提出一个工作文件(CD/116), 这个文件为我们的谈判列举了一些实质性问题。我国代表团的意见是, 裁军谈判委员会在成立特设工作小组问题上应早日取得一致, 并按《最后文件》第50段的规定着手进行谈判。

我国代表团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实现也很重视, 它是遏制核武器发展势头的重要措施。在上一届裁军谈判委员会会议期间, 21国集团曾提出几个工作文件, 其中包括CD/64号文件, 这个文件建议就此项目成立特设工作小组。联合国大会第35届会议第A/RES/35/145B号决议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采取必要步骤, 包

( 吴苏莱先生, 缅甸 )

括设立工作小组, 在1981年会议开始时就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开始实质性谈判, 并于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的特别联大之前, 向大会提出条约草案。我国代表团希望, 在成立有关“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这个项目的特设工作小组问题上, 委员会将达成一致, 不再拖延。

去年三个进行谈判的大国对缔结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承担了很大政治义务, 我们受到一些鼓舞。它们关于这个问题的谈判正在进行中, 这一点我们是知道的。

我们的意见是, 三边谈判不应有碍于本委员会工作的积极开展。我国代表团经过考虑后认为, 这个多边谈判机构的谈判进程对其范围以外的其他裁军谈判机构的工作毫无妨害。恰恰相反, 由于在根本目标是相辅相成的, 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可由于他们的积极贡献而得到大大的促进。

主席: 谢谢尊敬的缅甸大使的发言和他对我说的友好的话。还有其他代表团想在这次讨论会上发言吗? 看来没有了。

没有人要发言, 我作为法国代表, 要讲几句话。对尊敬的伊朗代表在我们上一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我要作些简短说明。希望这个说明不会被认为是爱争论。尊敬的伊朗代表在发言中指责法国政府, 正如我已说过的, 法国政府感到遗憾, 自然也不能接受。我要补充一句, 在我们看来, 裁军谈判委员会不是提出双边性质问题的地方。我要指出, 伊朗代表那个发言谈到法伊关系中那个两国曾达成协议的各项交货问题, 所谈情况与我们所知道的事实不符, 当然, 伊朗政府也是知道这些事实的。法国当局履行了他们签署的合同, 但是伊朗代表声称法国当局以各种借口拒绝向伊朗交运几只巡逻艇。我要指出, 自从众所周知的某些事件引起的禁运撤消以后, 法国当局立即通知伊朗当局, 只要与合同有关的某些财务和技术问题一解决, 法方准备立即交付伊朗当局三艘海军船舶, 合同内容是关于船舶的建造和交货。法国当局没有任何想拖延交货的意图。这是我所要说的话。

阿梅里先生 (伊朗): 我愿保留我国代表团答复尊敬的法国代表发言的权利, 等我们收到他的发言全文, 进行了研究并与我国政府商议后再作答复。

主席: 我注意到伊朗代表的发言。如果没有别人发言, 我建议我们召开一次只

(主席)

有几分钟的非正式会议，审议非委员会成员国的参加问题。

上午11时40分停会，11时45分复会。

主席：我们刚才在非正式会议上审议了三个非委员会成员国提出的参加一些委员会特设工作小组会议的申请。依照我们的习惯作法，我提议按申请时间先后顺序逐个讨论这些申请。有关的决定草案请见工作文件第30、31和32号。

第一个申请是瑞士提出的。相应的决定草案载于工作文件第30号<sup>1</sup>。如果没有意见，我将认为决定草案通过了。没有意见。

就这样决定。

主席：第二个申请是芬兰提出的，相应的决定草案载于工作文件第31号<sup>2</sup>。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决定草案通过了。

就这样决定。

主席：第三个申请是丹麦的，相应的决定草案载于工作文件第32号<sup>3</sup>。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决定草案通过了。

就这样决定。

主席：下一次全体会议将按计划于2月26日，星期四，上午10时30分举行。

阿德尼吉先生（尼日利亚）：主席先生，昨天非正式会议上我们做出决定，现

“应瑞士的申请（CD/154），根据议事规则第33至35条规定，委员会决定邀请瑞士代表参加1981年期间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和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特设工作小组的各次会议。”

“应芬兰的申请（CD/145和CD/156），根据议事规则33至35条的规定，委员会决定邀请芬兰代表参加1981年期间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和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特设工作小组的各次会议。”

“应丹麦的申请（CD/146和CD/157），根据议事规则第33至35条的规定，委员会决定邀请丹麦代表参加1981年期间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各次会议。”

(阿德尼吉先生，尼日利亚)

在得到肯定，非正式会议开过后，我感到请秘书处将我们对增加两个工作小组问题的建议进行的有益的讨论整理一个记录是会有用的。因此，我想问，您是否考虑可以由委员会请秘书处整理记录分发，当然作为非正式文件分发。

主席：谢谢尊敬的尼日利亚大使。我想这一要求不会给秘书处造成任何实际或物质困难。何况，大家知道，这种作法在委员会也有过某些先例的。因此，我们可以决定将那次会议的记录非正式地分发。

就这样决定。

主席：还有任何其他意见或问题吗？看来没有了。

上午11时50分散会。

×× ×× ×× ×× ××



第一百十次会议最后记录

1981年2月26日，星期四，  
上午10:30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F·德拉戈尔斯先生（法国）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马提先生

贾巴拉赫先生

阿根廷:

希门尼斯·达维拉先生

弗莱雷·佩尼亚瓦德小姐

澳大利亚:

沃尔克先生

斯蒂尔先生

芬德利先生

比利时:

昂克林克斯先生

巴西: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德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索蒂罗夫先生

德扬诺夫先生

洛蒂佐夫小姐

缅甸:

吴苏莱先生

吴丹吞先生

加拿大:

斯金纳先生

瓦尚先生

中国:

俞沛文先生

梁于藩先生  
王芷云女士

古 巴：

博罗多斯基·雅基耶夫维奇夫人

捷克斯洛伐克：

卢凯什先生  
斯塔维诺哈先生

埃 及：

里迪先生  
哈桑先生  
法赫米先生

埃塞俄比亚：

约翰内斯先生

法 国：

德拉戈尔斯先生  
德博斯先生  
库蒂雷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赫德尔先生  
蒂利克先生  
考尔富斯先生  
邦蒂希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普法伊费尔先生  
克林勒先生  
米勒先生

匈 牙 利：

科米韦斯先生  
哲尔费先生

印 度：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萨朗先生  
辛格先生

印度尼西亚：

苏普拉普托先生

伊 朗:

哈约马塔拉姆先生  
卡西姆先生  
卡约诺先生

意大利:

迪蒙特泽莫洛先生  
齐亚拉皮科先生  
卡布拉斯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日 本:

大川先生  
高桥先生  
石井先生  
岛田先生

肯尼亚:

希特米先生  
穆纽先生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卡塞雷斯先生

蒙 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勒哈希德先生  
包勒德先生

摩洛哥:

什赖比先生

荷 兰: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尼日利亚:

阿德尼吉先生  
阿金桑亚先生  
阿奎伊-伊龙西先生

巴基斯坦:

阿赫迈德先生  
阿克拉姆先生  
阿尔塔夫先生

秘 鲁:

波 兰:

苏伊卡先生  
恰洛维奇先生  
斯特罗伊沃斯先生

罗马尼亚:

马利达先生  
梅列斯卡努先生

斯里兰卡:

帕利哈卡拉先生

瑞 典:

利德戈尔德先生  
斯特勒姆贝克先生  
隆丁先生  
埃克霍尔姆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  
瑙莫夫先生  
莫什科夫先生  
甘贾先生  
科斯坚科先生  
柳欣先生

联合王国:

萨默海斯先生  
马歇尔先生  
林克夫人

美利坚合众国:

弗洛韦雷先生  
弗莱谢尔先生  
克里顿伯格女士  
米斯克尔先生  
威尔逊先生

菲茨杰拉德先生  
德西蒙先生

委内瑞拉:

塔伊尔阿达特先生  
阿吉拉尔先生

南斯拉夫:

弗尔胡奈茨先生  
布兰科维奇先生

扎伊尔:

隆戈·恩达加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萨德圭先生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裁军谈判委员会1981年会议开端良好，最重要的是一眼就看出它已走上一条实事求是的道路。您作为裁军谈判委员会二月份主席对创造这种局面作出了不可否认的贡献。法国与蒙古保持着友好的关系，我们真诚地欢迎您作为尊敬的法国代表，同时，我们与您一样关心着委员会应开始就其议程各项目的实质问题进行认真的谈判。

允许我代表蒙古代表团衷心感谢尊敬的埃塞俄比亚的特雷费大使，在他的主持下，委员会圆满地结束了去年的会议。

蒙古代表团愿乘此机会欢迎一些国家的新代表，并向他们保证，我们准备同他们合作，以完成我们的共同任务。

蒙古人民共和国一直对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活动寄托着很大的希望，今天继续抱着希望。我们考虑到，使整个人类感到担心的十分重要的问题必须在这个论坛、这个唯一的多边谈判机构内找到紧急的解决办法。蒙古代表团知道它有责任协助在停止军备竞赛并在裁军领域采取有效措施方面取得确实成果，它又一次在这一重要机构范围内继续作出努力。

象许多发言人在一般性辩论过程中指出的，委员会这次的会议负有特殊的责任。计划于1982年召开的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赋予各国、特别是委员会各成员国以责任，要制定解决一些优先问题的方法，以便在制止军备竞赛问题上取得进展。

同时，我们自问，裁军谈判委员会是否能带着在限制军备竞赛和裁军领域的具体协议和谅解参加将要召开的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或是否将不得不承认在审议其议程中未能取得任何真正的进展。

我们认为，这个谈判裁军问题的多边机构的力量和有效性应以就这些问题的实质作出的积极决定来衡量。委员会不应满足于程序上或组织上的措施。那些尚未表示愿参加这一共同努力的委员会各成员国应当了解到它们的巨大责任并发扬最大的要进行建设性谈判的政治意志和决心，以便在裁军领域迈出实际步骤方面作出积极贡献。

蒙古代表团愿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一起竭尽全力为朝这个方向取得进展作出贡献。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

委员会1981年会议与今日蒙古历史的重大事件恰好相合，对蒙古代表团有重要意义。蒙古人民政权建立六十周年将于七月举行纪念。五月下旬将举行蒙古人民革命党第18次代表大会，象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大会一样，这次大会，为加强社会主义的立场、维护国际和平与缓和、发展各国间的和平合作以及停止军备竞赛和达成裁军，将规定蒙古的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的任务。

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政策活动的主要特征是一贯积极地支持朝向缓和与真正裁军的有效措施，它们曾提出并在继续提出建设性的和有创见的提案。

已经众所周知，勃列日涅夫同志在正进行着的苏联共产党第26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新建议，这些建议是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其他兄弟国家一起胜利地履行的、著名的和平方案主要思想的进一步创造性的发展和扩大。苏联的这些倡议旨在缓和当前的国际紧张局势、消除战争威胁以及加强世界和平与各国的安全。

苏联提出为增进欧洲各国间的信任、远东有关各国间的信任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各有关国家间的信任的措施是特别重要和及时的，它们的目的是为裁军事业取得进展创造有利的先决条件。

苏联关于限制调动新型潜艇、禁止生产为此种潜艇服务的新型弹道导弹并禁止现有武器现代化的新提案生动地反映了苏联在限制和裁减战略武器方面的忠诚和言行一致。

我们相信，苏联关于北大西洋公约国家和苏联暂停在欧洲部署新型中程核导弹的提案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履行这个提案就是朝遏制军备竞赛和在欧洲实现军事缓和的方向迈出了具体的一步。

提到的这些提案还远不是苏联提出的全部建设性的新提案，蒙古代表团要强调实行这些提案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许多其他提案是很重要很迫切的，这些提案会完全符合各国人民的长远利益。

某些代表团在我们委员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时企图把目前国际形势恶化的原因和阿富汗问题以及其他问题联系起来，在上届联大会议上和其他国际组织论坛上也有这样的企图。

我们认为，国际形势恶化的主要原因首先是某些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企图破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

坏现有的军事和战略均势以利于它们的“实力地位”政策。为取得军事优势，它们企图对螺旋上升的军备竞赛给以新的危险的旋转、加紧在印度洋、波斯湾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军事准备、大量增加军费和在西欧一些国家的领土上部署新型中程导弹。

和平与国际缓和的敌人竟然制订关于发动一场“有限”核战争的“可能性”和“可行性”的极其危险的计划，它们竟然恢复生产中子武器并将其部署在西欧。

西方某些集团旨在对苏美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生效制造障碍的行动引起了世界公共舆论的深切关怀。一些双边和多边谈判的明显停滞也应归罪于这些集团。

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导致裁军谈判的某些困难，在这个情况下，蒙古代表团认为应作出最大努力使裁军领域的谈判更能认真继续进行，并注意使这些谈判成为建设性的和有效的。我们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负有特殊责任，明确了这一重要目标，委员会就应立即就其议程各项目进行实事求是和具体的审议。

进行实事求是的谈判无疑地需要所有与会者表现其政治意志和决心。蒙古代表团在这方面的立场已在CD/141号文件、即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各国代表团联合提交给本届裁军谈判委员会会议的文件中明确和充分地反映出来了。

我要指出，委员会今年成功地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就一些复杂的组织问题通过了决定，尽管有些代表团公然企图使委员会卷入对与议程没有直接关系的问题的无用讨论。

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被认为是我们委员会工作中应优先注意的一项迫切任务。由此，蒙古代表团仍认为社会主义国家1979年2月就停止生产核武器、逐渐裁减这种武器的储存、最后达到全部销毁这些武器的问题提交委员会的提案(CD/4)是进行多边谈判的良好基础。

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国曾分别提出要求，要了解更多情况，该提案的倡议人应这些要求不断地对他们的立场作了解释。当然，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方面也表明了他们愿听取谈判对方的具体意见。我们认为，根本的是委员会对一般性问题已进行了相当久的讨论，重要的是现在应该转为对问题的实质进行详细的审议。依照工作计划，委员会已经开始审议有关核裁军的问题。然而，在我们工作的目前阶段，我们看不到在这方面有任何显著的转变。

在这方面，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指出，委员会的工作到目前阶段还没有达成协议一致通过决定设立特设工作小组以审议本届会议议程的第1和第2项目。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

考虑到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的重要建议、特别是第35/152B号和35/152C号决议，蒙古代表团完全同意就核裁军开始真正的谈判。我们继续支持就核裁军问题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讨论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50段规定的问题。我们认为，所有核武器国家应该参加此种谈判，这是非常重要的。在这方面，我要再次表明，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说什么核裁军问题只是各核武器大国间进行谈判的主题，应该由在核武器领域占优势的国家首先裁减它们的核武库，而其他的核国家应采取等着瞧的态度。这种对待核裁军问题的态度决不能成为解决这一非常困难的问题而达成互相能接受的办法的真正基础，因为它根本违反了保证所有国家均等和同等安全的精神和原则。

委员会应在目前阶段审议不将核武器部署在现尚无核武器的国家领土上的问题，我们也认为这是重要的。社会主义国家集团曾建议本届会议议程应包括一个依照联合国大会第35/156C号决议设立的适当的项目，并应考虑就这个问题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我们所以提出这项提案，因为裁军谈判委员会被促请制订有效措施，以防止核武器向任何方向的进一步扩散并加强不扩散制度。

大家知道，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通过了决议，建议裁军谈判委员会应继续积极谈判，以便对各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保证达成协议并作出有效国际安排。蒙古代表团对这个问题的立场已在去年会议期间陈述过了。我们同意缔结一项多边公约，目的是向无核武器国家提出有效保证，不对它们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我们认为各核武器国家关于不使用核武器的声明不是充分有效或完全可靠的办法，不适合作为“临时措施”。考虑到有必要通过一些临时措施的提案，我们支持应以安全理事会决议的形式拟订一项适当的协议的意见。蒙古代表团拟在我们工作晚一些的阶段就这问题发言。

蒙古人民共和国与其他国家一样关心立即就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问题寻求一个解决办法。中国坚持在蒙古南部边境的邻近的上空进行核武器试验，继续引起蒙古人民和其他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极大的愤怒和关切。我们坚决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即停止在大气层的核武器试验，尊重现有已生效的国际法的条例，并建设性地参加为达成全面禁止核试验的多边努力。

总之，我们认为，各国，特别是各核武器国家不参加核裁军问题的谈判，以使

(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蒙古 )

他们对裁军领域的一个特定国际文件的否定态度成为正当的, 这并不给他们权利可以不受惩罚地行动, 以取得单方面的利益和好处。我们认为, 如果一个或两个核大国坚持维持局外人的地位, 要就全面禁止核试验达成一项有效的国际协议, 即便不是不可能的话, 也会是困难的。

共同事业的利益要求所有核武器国家应该在特定的期间内不进行核爆炸, 应该为此发表适当的声明, 象苏联在联合国大会上届会议所建议的那样。所建议的暂停的期限应从一开始就达成协议, 暂停应毫无例外地适用于所有核武器国家。

蒙古代表团认为, 裁军谈判委员会必需考虑到大会的有关决议, 应该作出必要努力, 设立一个所有核武器国家参加的特设工作小组, 对全面禁止核试验问题进行彻底审议并拟订出一项适当的条约。我们认为, 在委员会范围内审议这个问题并不会使苏联、美利坚合众国和联合王国之间正在进行的三边谈判复杂化, 而是会从一切可能的方面帮助并促进这个谈判的完满结束。

裁军谈判委员会是进行谈判的最适当的机构, 它不仅能查明在这方面的三边努力又有了什么新的进展, 它又能确定它有能力通过一项决定, 能为所有各方, 包括其他两个核武器国家在内, 共同接受的决定。这两个核武器国家由于这样或那样原因,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表示愿意参加核武器国家间正在进行的谈判。

毫无疑问, 如果目前的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问题上能协商一致地拟定一项国际协议, 这将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 因为这是所有核武器国家都参加的第一份国际条约草案, 并得到本机构内其他无核武器国家的同意。不仅如此, 这也将为就委员会议程的其他项目、特别是关于限制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作出积极决定创造有利的先决条件。

蒙古代表团非常重视建设性地审查禁止发展和生产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提出就此问题设立一个特设专家小组的提案, 并已表示它们随时准备参加讨论该小组的职权问题。

关于放射性武器, 这是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之一, 我们认为, 现具有必要条件, 可以进行实际工作, 就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的公约草案达成一个明确的协议。我们认为, 委员会可以这样来指导放射性武器特设小组的工作, 使其能在本届委员会会议结束时圆满地完成小组的工作。

(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 )

在这方面，我要回顾 1978 年 3 月社会主义国家提交了禁止中子武器的提案。这个提案要求缔结一项适当的公约，正如我已经指出过的，鉴于有企图要重新计划生产这种致死性武器并要在一些西欧国家部署这些武器，这个提案在今天就具有相当大的重要意义。

评价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目前情况，我们同意说已经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展。目前阶段的主要任务是集中精力于那些显然能取得普遍一致意见的规定，以便逐步就一项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及其销毁的国际公约草案的具体内容达成切实可行的协议。

蒙古代表团希望，在讨论制订综合裁军方案时，将考虑到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的呼吁，拟订这个方案，不要迟于在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期间予以通过。

蒙古代表团愿继续与其他国家的代表团积极合作以寻求建设性地解决委员会面临的各项迫切问题。

主席：谢谢尊敬的蒙古大使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

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主席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高兴地注意到这样的事实，裁军谈判委员会绝大部分成员国十分重视裁军谈判的首要问题，即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世界各国人民有权正当地期望委员会将急迫地对拟采取的措施作出决定，以便将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所载有关核裁军的规定化为具体的协定。这一目的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在联合国大会第 35 届会议通过的各重要决议中也有所反映。

由于某些集团最近为发展新的“无敌的”尖端武器而掀起的核军备竞赛，要求采取具体措施的迫切性变得更加迫切了。发展核武器新系统的费用漫无边际地剧增。因此，爆发核战争的危险正在持续地增长。几天前，尊敬的墨西哥代表、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介绍的帕尔梅委员会宣言（CD/143）令人信服地指出了核军备竞赛加剧的严重后果，因此，应受到我们的注意。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位于欧洲中心、处于两个最强大的军事联盟的分界线之上、一直很积极地在为卫护欧洲的和平而努力。我们正特别地注视着世界这一部分事态

(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的发展。执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关于在西欧制造和部署中程核导弹武器的决定会大大增长欧洲发生核战争的危险。有关在民主德国西方邻国领土上已存在世界上最大的核武器集中点的最近报道令人非常担忧。如果果真实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决定，上述这一致命的记录甚至还会被打破。显然这种核武器的集中构成对这一地区所有的国家、包括民主德国在内的严重威胁。我国不能置之不理。这一威胁正引起欧洲、并不仅是欧洲、越来越多的人的注意。

听到美国某些人士要求宣布1972年苏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这一重要协议已属过时，或用发展新武器的办法使其管不着，我们也感到担忧。我相信，我们大家都理解这项条约对保证战略稳定所起的重要作用。

鉴于这些惊人的迹象，当听到核武器国家之一、即苏联于本周初重申了它将竭尽全力实现核裁军的意志时，我们特别感到满意。民主德国欢迎和支持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在苏共第二十六届大会的报告中所说的苏联拟继续执行缓和政策的声明。这一态度已由新的具体提案、特别是关于停止核军备竞赛的提案所证实。在这里，我特别想到的是这些提案：关于继续与美国进行关于限制和裁减战略武器的谈判、限制部署新潜艇及其有关的导弹系统以及暂停在欧洲部署核武器的提案。

我们完全同意曾多次在这儿表达过的看法，即裁军谈判委员会能够并应该在达成核裁军的努力中起更积极的作用。在当前情况下，仅对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一般交换赞成或不赞成意见是不够的。这一问题必须以应有的认真态度处理。要达到的目标是明确的，这些目标已载于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50段中。

在CD/4号、CD/36Rev. 1号、CD/109号和CD/116号工作文件中，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和21国集团就相应谈判的安排和内容提出了具体的提案。遗憾的是我们仍在等待西方集团和一个核武器国家对这些问题给予明确的答复。

现在和过去一样，我们认为在这个领域取得进展的最恰当办法是尽早设立一个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特设工作小组。

第35/152B号和第35/152C号决议和上述各文件为制定小组职权提出了主要方针。特设工作小组应该致力于在所有核武器国家参加情况下开始有效的谈判。这个目的可以分几个中间阶段达到。第一步可以在有关国家间进行协商，以便协调

(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对将设立的特设工作小组的组织性问题和制定职权问题的各种意见。要制定的职权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开始核裁军谈判的方式；
- 明确核裁军的各个阶段；
- 确定核武器国家的责任和无核武器国家的作用。

在这个范围内，特设工作小组应力求就核裁军谈判的根本原则、常规裁军与核裁军之间的关系以及与加强各国安全的政治和法律保证有关的问题达成协议。

在到目前为止已经举行过的讨论过程中，已经提出了停止生产作武器用途的裂变材料的问题。不应该低估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不能与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有关的一类问题绝然分开。这一办法不会制止质量上的军备竞赛，因为用裂变材料的现有储存就可以制造核武器的新系统。因此，这个问题应由按《最后文件》第50段的规定将设立的特设工作小组去处理。我们希望那些主张停止生产作武器用途的裂变材料的国家能同意这一更为全面的做法。

按照联合国大会第35届会议第35/1560号决议，裁军谈判委员会已决定在核裁军议程项目下审议不将核武器部署在现尚无核武器的国家领土上的问题。

我们认为，达成一项适当的协定会加强核武器的不扩散，并改善就对无核武器国家提供有效安全保证达成一致意见的条件。

一项适当的协定应规定各核武器国家承担义务，不将核武器部署在现尚无核武器的国家领土上，不论这些国家是否已与这个或那个核武器国家建立联盟关系。这种协定的主要组成部分可以在我们在这一领域的工作的开始阶段加以确定。我们赞成就这个问题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

结束发言之前，我要强调，我国代表团愿意积极参加制定一些具体安排，以完成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所规定的核裁军领域内的任务。在这方面取得的任何进展，不管多么有限，会对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的顺利筹备作出重要的贡献。

萨默海斯先生（联合王国）：主席先生，我今天愿意重提一下核裁军问题。这是我们按照议程项目2正在审议的问题。尊敬的印度代表在他2月3日有意思和有

(萨默海斯先生，联合王国)

创见的发言里讲到“核武器国家负有……责任”，以说明他们对核防御和核裁军的态度。他具体的用字是：我们应当解释我们政策的不一致和矛盾”，因此我认为该对这些评论作一答复，特别是因为我国政府所执行的政策当然不是不一致的，也没有什么矛盾。我还记得在本星期的早些时候，当我们就设立另外的工作小组的可能性进行非正式会议时，有很多代表团，其中印度代表团又很突出，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更详细地审议核政策的一些方面，如威慑、核均势及力量均衡的概念。

我首先想马上谈一谈那个特别被说到的所谓不一致。在我提到的他的发言中，印度代表认为，核国家的武器政策和他们公开宣布的核裁军政策是不一致的。但他将从其自己国家的政策得知，防御和裁军本身的目的不是不一致的。英国政府正是这样看的，并已再三表示决心承担义务寻求核裁军措施作为整个裁军过程的一部分。但我国政府始终不忘还要加上一句话：核裁军本身既是可行的，也是不值得响应的。恰恰相反，我们认为这会引来严重的军事、和由此而来的政治的不稳定。对我们来说，裁军谈判的一个根本原则是它的结果不应危害任何一方的安全。这在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22段已得到承认，我引用如下：

“伴同着关于核裁军措施的谈判，还应当根据各缔约国安全不受减损以促进或增进较低军事水平上的稳定的原则，并顾及所有国家保护其安全的需要，就均衡裁军和常规武器的问题，进行谈判。”然而专心于核事务的裁军讨论，已趋于使人忽视欧洲常规力量的严重不均衡，而这对西方讲，却是大量裁减常规和核武器的主要障碍。

我不知道本委员会充当辩论战略理论的论坛到什么程度才算合适，但鉴于我的印度同事对威慑战略作了很多评论，我认为，作为实行核威慑国家的代表，我该解释一下我们政策的基本构思。首先，让我用最简单的措词来表达这个理论问题。如果我发现我的房子有被窃盗的危险，我就安装一个警铃，给我自己找了条警狗，然后贴了一张布告说明屋内有狗。我并不想伤害一个可能的闯入者——相反的，我只希望我所作的准备能使他重新考虑而死了心。换句话说我打算制止他。战略原则也正是如此——我敢说，很多国家按此原则建立他们的防御。每一个国家必须考虑其面临着怎样的外来威胁以及采取什么样的必要防御水平，才能使威胁不致于发展成为干脆的侵略。我们都打算达到同一个目的——防止战争。

( 萨默海斯先生，联合王国 )

现在让我特别谈一下欧洲的形势。北约组织联盟面临着这样的境遇，日益增长的常规和核力量在威胁我们。我们联盟的基础是：我们保证如受到攻击就互相防御，我们不准备侵略任何人。然而我们感到一种来自常规和核力量的对我们安全的威胁，而威胁着我们的常规力量大大超出了我们自己部署的力量。我们不愿意受讹诈而被迫作如下选择：在战争中毁灭或放弃我们的自由，所以我们试着寻找一种方法来保证使我们不会受到攻击。为了达到此目的，我们必须说清楚，任何一个可能的对手如果打算侵略我们，他遭受的恶果将比他可能希望得到的好处要大得多。

正如我上星期所说的，我国政府和其他政府一样对来自任何核战争的骇人听闻的后果深感恐怖。我们完全同意，在此种战争中不可能有获胜者。我们的目的是保证永不发生此种战争，所以我们必须有能力向未来的侵略者表明，不管他在哪一级水平袭击我们，我们都能用最适当的办法进行防御——常规或核力量。

任何人不用担心我们西方人将愿意首先跨出发动战争的步伐——常规的或核的，也不用担心我们将利用我们拥有的核武器以便把我们的政治目的强加于其他国家。也不用担心我们会有某种错误的信念，即有限的核战争对我们将会有好处。我们怎能相信这样的事情呢？那时我们自己的家将遭到破坏。在这方面我们不需要进行说服。我们的目的，也是我们联盟的目的，是防止对我们的任何暴力危险。我国政府认为，鉴于对我们安全的特别威胁——常规和核力量，达到上述目的最好办法，维护和平的最好办法，是战略威慑——常规的及核的。

但这并不是到此为止：否则我们将只好承认我们命定要作无止境的军备竞赛，我们希望并力求防止这一点。因此我国政府赞成军备管制和裁军。尽管寻求军备管制协议的过程既缓慢又困难，但我们仍要通过这个办法来试图保持力量均衡。通过寻求多边裁军，我们想在双方降低惊人之高的军备水平。我们认为威慑和裁军都是必要的，并把这作为达到和平与安全这个最后目标的两种互补措施。

我想评论的、在尊敬的印度代表的发言中所提到的第二个主要论点或矛盾就是：核均势永远是不稳定的，并包含着本身不均衡的种子。这是一个可争论的命题。象任何其他军事技术领域一样，总存在改进设备的要求，以此胜过或不落后于潜在的对手。这个竞争的倾向存在于所有的军事对抗的情况中，这不单单是核武器的

(萨默海斯先生，联合王国)

一个特点。事实真相是，由于这种技术上的竞争而产生了一种担心，即作为互相制约的大体均衡或者平衡将被打乱。看出这个内在的危险并不困难。这是给寻求限制核军备竞赛以优先地位的主要原因，这反过来正是为什么我们把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进程放在如此重要位置的原因。

在这个背景之下，我愿意重申我在2月23日非正式会议上关于在本委员会内处理这些问题的讲话。我们认为，按现在具体情况，能够实际从事限制军备竞赛进程的国家只能是那些拥有最多核武器的国家。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认为这个阶段适合于由双边通过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解决这一问题的原因。但我国政府是就停止核试验问题进行谈判的参加者。

此种谈判的根本特点是，它们涉及到影响参加国安全的高度技术问题，正是为了这个原因，我国政府才不认为核军备管制协议的谈判应首先在本委员会内进行。由此，我们也不认为把就这些议程项目设立工作小组一事作为第一步会有什么用处。然而，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我国政府满足于目前的状况，也不意味着我国政府对核武器国家肩上所负的巨大责任漠然置之。

塔伊尔阿达特先生（委内瑞拉）：由非政府组织裁军委员会主办的《裁军时代》月刊在最近一期的第一页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世界末日之钟’正走向午夜零点”的新闻消息。1947年由一组核科学家想象的这个钟把时间分成12至0各小段，以计算我们和核灾难之间的距离。由于最近发展的事件使得核战争的危险更大了，所以《裁军时代》在写这篇新闻消息时，这个钟的指针已经走到了离“午夜”——毁灭之日——只有四分之一的地方。自那时以来，指针肯定又接近了零点。让我们希望，过去两天中发生的事件已使人类末日的无情之时刻推迟了几分钟。

由于世界某些地区的不稳定以及超级大国和主要的军事大国的利益和战略目标的变化，目前的国际事件集中反映了世界舞台上发生的深刻变化。

一场地区性冲突变成一场不能排除使用核武器的世界性冲突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了。最近世界各地的事态发展清楚地表明，国际和平和安全所依赖的平衡是多么的脆弱，而且两个大国之间的争夺似乎越来越可能导致一场大规模的冲突。一场始于内战或邻国之战的局部冲突很容易把大国拖进直接的对峙之中并继而进入一场核战争。

(塔伊尔阿达特先生，委内瑞拉)

与此同时，核武器的新类型和新系统的发展最近似乎表明，由于它们的特点，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而不是巩固此类武器拥有者的安全的可能性增加了。更为精确、更不易受对方攻击的导弹、特别是在战术武器一级的导弹的发展，以及意在防止此类武器的安装场地被发现的新系统的发展，使得这些核武器的使用更加可能了。各种新的劝阻理论的出现鼓励了这种危险的趋势，这种理论是基于这样一种设想之上的，即有可能进行为时几周的有限核战争，以此来避免爆发一场全面的核战争。我们认为这种设想是极其愚蠢的，并且还认为它是荒谬的和危险的。谁能保证，一枚由战术运载工具运载的核装置在交战双方任何一方的领土上爆炸或一枚中程弹道导弹的爆炸不会引起报复或战略武器的反攻呢？此外，为了了解战术核战争的意义，记住以下事实就足够了，即在这类冲突中使用的伤人最少的核装置也无论如何要比扔在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威力大好几倍。即使在一场有限的核战争中，不止一个、也许在许多这样的装置会被使用。

尊敬的联合王国代表萨默海斯大使在108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中说，他的政府“认为，达到核军备管制的唯一保险的落子是通过核大国之间的谈判，特别是美国和苏联。”我相信，没有人会反对核武器大国在核裁军方面负有主要的责任。这是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最后文件》中载明的裁军的基本原则之一。但是，虽然我们承认，而且还确实坚持它们有这一责任，我们却不能同意这些垄断着毁灭这个星球的能力的国家也能僭取单独决定人类命运所系的问题的垄断权。无核武器国家要求核裁军并坚持参加裁军谈判的权利正是从保证它们自己的生存的需要中产生出来的。由于核武器的积累不断增加，人类正面临着自我毁灭的真正危险。

为了理解这一点，读一读秘书长提交给上届联合国大会的、作为第A/35/392号文件散发的“核武器综合研究报告”的第495段就足够了。我冒昧地设想我的同事们有耐心听我念一念这段较长的、但我们认为是切中要害的话：

“在一场核战争中，核武器国家自己可能遭到最重大的伤亡和最广泛的损失。然而，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将遭受严重和实在的后果。特别是对交战国的邻国来说，放射性微粒回降可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而且在一场核大战后的几十年中，微粒回降将夺去全世界这一代或以后几代人中几百万人的生命。比放射性微粒回降更为严重的将是一场核大战对世界经济和国际

(塔伊尔阿达特先生，委内瑞拉)

社会的各项重大功能所带来的全球性后果。世界上许多主要贸易国以及现有的国际交易机构的突然垮台将导致世界事务的严重解体，并使得其他大部分国家、即使是未受实际侵害的国家，陷入绝境。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都会发生普遍的饥荒。由于饥饿而死亡的人数可能最终会超过交战国的死亡人数。即使是非交战国也可能会进入导致其人民极度痛苦的每况愈下局面，几乎所有国家都将失去相当于几十年进步得来的生活水平。这样的经济条件可能会触发潜在的政治不稳定，导致动乱、内战和局部战争。”

简单地说，地球上的任何人逃脱不了一场核战争带来的直接或间接的结果。既然如此，怎么能拒绝代表全世界人口三分之二以上的无核武器国家参加决定与其命运攸关的谈判的权利呢？

在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议程项目中，核裁军在一方面看无疑是最重要、最紧迫的项目。正如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最后文件》中说的，核裁军的有效措施和防止核战争在所有裁军措施中占有最高优先地位。委内瑞拉和21国集团中的其他国家都认为，委员会应毫不迟延地进行实质性谈判，以求采取具体而有效的核裁军措施。全世界不能理解的是，裁军谈判委员会这样一个国际社会成员赋予其谈判裁军措施任务的唯一的多边谈判机构，在成立两年后的今天，居然还没有真正开始认真考虑裁军领域中最重要的问题——核裁军。

虽然我们并不排除最为直接有关的国家在更有限制性的机构里谈判核裁军的可能性或好处，但是我们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是准备和进行核裁军谈判的最合适的机构。因此，我们认为委员会必须紧迫地开始履行其在核裁军领域中的责任。

我们认为，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最后文件》的第50段是裁军谈判委员会在这一领域中应完成的任务的主要基础，这一段规定了核裁军方面应从事的行动计划。何况这是特别会议协商一致通过的段落之一。和21国集团的其他国家一样，我们认为，委员会应该努力实现这一段落规定的目标，这些目标是：

停止在质量上改善和发展核武器系统；

(塔伊尔阿达特先生, 委内瑞拉)

停止一切类型的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生产 and 武器用裂变材料的生产;

一项分阶段进行并订有商定时限的综合方案, 以便在可行时逐步均衡裁减核武器储存及其运载工具, 并尽快导致最后彻底销毁这种武器。

我们还认为, 委员会在进行核裁军的实质性谈判时, 应适当考虑到已提交的各种具体建议。我想提及载入第 CD/4 号文件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议以及载入第 CD/90 号文件的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提出的关于禁止生产用于武器目的的裂变材料的建议。

同样, 我们认为, 正如 21 国集团建议的, 委员会在谈判核裁军时应特别注意载入第 CD/16 号文件的以下问题:

- (一) 拟订和澄清《最后文件》第 50 段中设想的核裁军的不同阶段, 这一段我刚才已经援引过;
- (二) 澄清在达成核裁军之前和防止核战争中涉及的禁止使用和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各个问题;
- (三) 澄清涉及消除对核威慑理论的依赖的各个问题;
- (四) 保证裁军谈判委员会有效地发挥它作为裁军领域中裁军谈判机构的作用的措施以及在这方面委员会与进行核裁军谈判的其他限制性论坛的关系。

我们和 21 国集团一直主张设立一个工作小组, 开始就我刚才提到的问题进行谈判。你们将会回顾到, 我国代表团从委员会活动的一开始就是设立工作小组的一个主要提倡者。我们过去认为、现在继续认为, 工作小组是一种组织机构的形式, 实践表明它为迅速而直接的对话提供了有利条件, 这种对话的结果可以使各国的立场在认真而富有建设性的工作的气氛中变得不那么死板、不那么僵硬而较易调和。由于这个原因, 我们对两个核武器大国的不支持设立核裁军工作小组的发言感到真正的失望。我们希望这种立场不是一成不变的, 并希望这些国家在不远的将来将愿意和委员会中的绝大多数成员国一起为设立工作小组达成必需的协商一致的意见。但是, 正如我在星期一的委员会非正式会议上讲的, 当详细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这两个国家反对设立工作小组一事不应该妨碍委员会履行赋予它身上的责任。正如议事规则所说, 委员会是“一个裁军谈判机构”。委员会在它的议程中把停止军备

(塔伊尔阿达特先生，委内瑞拉)

竞赛和核裁军的项目包括进了应该进行谈判的问题中。委员会不必就议程的每一个项目设立工作小组。但我们认为，象目前这种情况，当委员会不能达成必要的协商一致意见以设立其中的一个工作小组时，委员会应该直接把进行谈判的任务接过来。

因此，我们认为，委员会应在今年春季会议余下的时间里，按照它的工作计划就核裁军问题召开尽可能多的非正式的或非官方的会议。在这些会议上，委员会应该初步审议载入第CD/116号文件的21国集团工作文件中提出的具体问题，作为走向应在今年夏季会议举行的更高阶段的谈判的第一步，让我们希望更高阶段的谈判将在工作小组中进行。

最后，我提请大家注意最近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广岛这个遭难于核恐怖的城市为了核裁军发出的强烈呼吁。我认为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内回顾教皇讲话中以下这段话是最合适不过的地方了：

“对各国政府首脑们，掌握着政治和经济权力的人们，我要说，‘让我们发誓通过正义达到和平，让我们现在就作出这一庄严决定，即决不容忍通过战争来解决分歧。让我们向其他人承诺，我们将不懈地为裁军和禁止核武器而努力’。”

教皇这一具有深刻精神内容的、以及因其真正和平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而具有很大权威的讲话，应该引起世界所有统治者、特别是核武器大国统治者的深刻反省，不管他们是不是信教的。

主席：我对尊敬的委内瑞拉大使的发言表示感谢，并感谢他对我说的这番非常亲切的话。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印度)：主席先生，我在1981年2月3日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上，对核时代的威慑观念以及这种观念与正在升级的核军备竞赛之间的不幸关系表示过一定程度的怀疑。为了在这个问题上和委员会共同亮出我们的思想，我们早就希望能有机会就著名的丹麦核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尼尔斯·博尔称之为“对社会的永恒威胁”的问题深入地交换意见。我们对尊敬的联合王国的代表以及其他在座的代表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对我国代表团发表的某些意见作出反应。我们等待着他们答应的对我们所提问题的详细评论。主席先生，蒙你许可，今天我想进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印度)

一步阐述一下我们提出的某些想法, 并对我的尊敬的英国同事发言中的论点作初步的答复。

首先, 我谈谈联合王国的代表提出的观点。他在发言中声称他的政府“对核武器毁灭性的潜力同样感到深深的恐惧”。但是, 他接着说, “我们对常规战争可能造成的惊人的伤亡也是忧心忡忡的”。如果他这样说的意思是我们还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有必要进行常规裁军的话, 我们是同意他的。但是我们希望他会同意这一看法: 以毁灭的力量来说, 核武器要远远超过常规武器。以秘书长关于核武器的报告中的话来说, “从来没有过破坏能力如此之直接、彻底和普遍的武器”。如果联合王国的大使同意这一论点的话, 那么他肯定也会同意任何裁军谈判中的首要问题必须是实现核裁军。

但是他说, “我们不应该过份看重核武器问题”。我们怎么能不过份看重这种大规模毁灭性的可怕的武器? 我国代表团认为, 事实上, 我们远远没有过份看重这种武器, 而是忽视了这种武器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危险。1965年8月19日, 英国裁军大臣查尔方特勋爵在18国裁军委员会上的发言中引用莎士比亚的戏剧《凯撒大帝》中的几句话:

世事的起伏犹如波浪,  
若趁高潮一往直前, 即可通向功成名就  
若失时机, 整个航程  
即将陷入浅滩或苦难。

查尔方特勋爵接着说:

“我认为——很简单, 我也不想把危险过份戏剧化——除非我们能不失时机地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把它拉向倒转, 不然的话, 除了浅滩和苦难外, 我们就没有什么可指望的了。”

主席先生, 自那时以来, 16年已经过去了, 我们确实是在走向浅滩和苦难, 对此我们还能有什么怀疑吗? 世界军事费用中只有五分之一用于核武器, 但这并不令人感到欣慰。如果我们想玩玩统计学游戏的话, 那么我想指出, 现在只有五个核武器国家, 全世界军费的百分之二十花在这种武器上, 这倒是并不十分令人惊奇的。而且, 人们不应该忘记, 全世界百分之八十的军费是五、六个军事大国花费的, 其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印度)

中就包括那几个核武器国家。所以, 如果常规裁军应该成为关心的问题, 那么主要的责任也是落在这些国家身上的。

尊敬的联合王国代表还设法为威慑理论辩护, 声称它的目的是为了阻止战争。他争辩说, 这一目标是通过“让人明白我们是能够保卫自己”的方法达到的, 以及使潜在的对手相信, 常规或核进攻招致的危险要远远超过任何可能的益处。表面看来, 这种说法似乎是有道理的。但是, 正如我在以前的发言中说过的, 在核时代, 威慑不仅包括某一国家把不可接受的破坏强加于它的对手的理论性的能力, 而且还包括它愿意经受大规模破坏、甚至发展到自我毁灭的意愿。根据我说的这种种, 威慑归根结底是建立在危险的恐吓基础上的。我的联合王国的同事说, “威胁政策使欧洲和平维持了三十五年, 这一政策今天仍是有效的。”我们认为这是一个过份简单的结论。如秘书长的核武器报告所说, “声称威慑是可行的, 这是一种不言而喻的论调, 因为在历史证明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之前, 这种说法总是有效的。”我没有必要对威慑失败后的结果作什么评论。我的英国同事自己也承认, 甚至在一场有限的核战争中, 也不会有战胜者或战败者。

主席先生, 我们不能和有些人一样对核武器国家防止核战争爆发的能力持乐观态度。如果是由于偶然事件引起这种战争的话, 我们就更不能乐观了。使用核武器的决定将有最高政治领导人作出这一事实并不一定意味着必须适当小心地作出这种决定。人是难免要犯错误的, 他们常常会受压力和紧张的影响。最高政治领导人也不例外。如果他们终于犯错误的话, 他们错误行动的后果就会殃及全球。让我们设想一下, 假定甲国由于偶然事故发射了一枚核导弹, 并向乙国的某一目标飞去。再进一步设想, 甲国的总统或总理接通“热线”给他的乙国同事通话, 说, “太对不起了, 由于偶然事故, 我们发射了一枚讨厌的核武器。这完全是一起事故, 我希望你不要报复。”当有关双方国家间的关系极为紧张并缺乏一般的信任的时候, 很难相信事情就会到此结束。

经常有人说, 至少在欧洲战区, 如果不考虑中欧的常规不均衡问题, 就不可能进行核军备管制和核裁军。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 因为这实质上是意味着用核武器来取代常规武器。不妨重新表达一下坎宁勋爵多年前说过的话, 人们制造了新一代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印度)

的武器来调整旧时代的平衡。但是, 支持这一说法的人认为这仅仅适用于欧洲吗? 世界上有好些地区, 在那里某一特定的国家可能感到自己受到了一个拥有较多常规武器和军队的邻国的威胁。对于威胁的感觉可能不是建立在客观标准的基础之上的, 本来, 当关系到国家安全时, 受威胁的感觉很少是基于客观标准的。但是, 在世界的其他几个地区, 在那里可能普遍存在着类似的常规武器失去平衡的感觉, 那么求助于核武器来调整平衡是否能被认为是有效而合理的呢? 欧洲国家强烈支持不横向扩散核武器, 这一点导致我们相信其答案是反面的。这正是因为核武器是无论如何不能与常规武器同等对待的。但是榜样的力量是重要的, 核武器国家以及它们的盟国应表明, 其他国家企图利用核透支来平衡它们的常规武器帐目是不对的。

主席先生, 这就是我们对联合王国代表团提出的某些观点的看法。我愿承认, 这个问题应从它的所有方面加以考虑, 也许我们忽略了与我们的讨论有关的某些重要因素。我们和以往一样, 愿意在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谈判中, 在这个以及其他的问题上接受教益。

现在我想谈谈停止核军备竞赛的问题。我在前一次发言中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 现象的中心问题是威慑概念以及与这概念有关的战略均衡的概念。我在展开这一主题时, 想先引用联合国秘书长关于核武器综合研究报告中的一段话:

“有人说建立在威慑制度上的和平需要有关国家武装部队的大致均势或均衡。有人认为, 如果一方取得了‘第一次打击能力’(即进行核打击而又不受对方不可容忍的报复威胁的能力), 均势就不复存在。在这些情况下, 普遍的害怕是威慑会或可能遭到失败。然而, 均势的观念是基于从来就难以估计的形势之上的。每一个超级大国的核武库是由许多不同规格、不同作用和不同重要性的部分组成的。既然这许多组成部分的每一部分都往往会得到双方不断的、但不总是同时的技术发展, 均势也就成了其平衡必须不断加以调整的过程。因此, 就定义来说, 均衡的概念几乎是不稳定的。”

我国代表团认为, 依赖威慑理论从来是为了寻求超过某个潜在对手的优势。但是, 即使有人争辩说, 威慑仅仅是为了建立均势而不是为了寻求优势, 这种均势也不可能是稳定的均势。在目前的形势下, 还没有找到客观的和能确定数量的标准,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印度)

以把“均势”或“均衡”从主观安全概念的领域中取出来，纳入客观的和相互能接受的判断领域中去。核武器发展得越复杂越尖端，建立这种客观标准的困难就越大。而且，实际上，总是存在着过高估计对手的能力，同时过低估计自己的能力的倾向，以便为计算的失误或情报的不足留有余地。这一因素本身就能给一场核军备竞赛加油。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最近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一项为了实现均势或优势的武器发展计划的“定义实在是太难下了”，在任何情况下，终止线的位置即使能看得清，也会被对手任意改变的。最近核武器技术方面的发展，其中包括试验更为精确的弹头和反卫星系统，着实使人怀疑在核军备竞赛中是否真存在任何终止线，除非把人们要设法阻止的全球性核战争的无情爆发算作终止线。

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均势的概念以及围绕着它建立起来的任何军备管制的谈判都不能保持核武器大国间的和平。也许，如果核战争能局限于核武器国家和它们的盟国之内，世界的其余部分仍能可望生存下去。但是，正如我们一再指出的，继续核军备竞赛的问题以及核战争危险已成了深深影响无核武器国家安全的问题。很清楚，不能允许一小撮核武器国家寻求推进它们自己想象中的狭窄的安全考虑，而把世界其他部分作为人质，置于彻底毁灭的威胁之下。因此，无核武器国家理应积极参加谈判，以便排除危及它们安全的严重而可怕的威胁，这样做是正确和必要的。核武器国家必须注意到世界社会的这些合法的关注。它们必须对本委员会和其他机构对玩世不恭地竞相积累愈来愈为尖端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所表示的怀疑和担心作出回答。国家安全或两个对立联盟的安全不能再被用来作为拖延核裁军辩论和具体谈判的借口。

主席先生，有人在这个委员会上说，我们就核裁军进行多边谈判的阶段还没有到来。我想问这一阶段什么时候到来？鼓吹这种看法的人是否能开导我们一下，到底什么特定的环境、什么特定的发展以及什么星体会合的时候，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内进行多边谈判的条件才算成熟？只说条件不成熟是不够的。我们作为有理性的人想要知道为什么现在这个时候条件不算成熟？

主席先生，核武器国家若要处理核裁军的问题，那已经有三十多个年头了。新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印度)

的一代人成长了起来, 我们所看到的是核军备竞赛没有受到限制, 其规模变得越来  
越令人难于理解。本来问题就复杂。与此有关的主要角色竭尽全力使问题更加复杂。  
在每一阶段, 问题的复杂性都被利用来作为借口以防止无核武器国家的理所当然的  
关注对核武器谈判发生影响。同时, 核裁军这个目标被越来越往后推, 而军备限制  
和军备管制却成了当今的时髦话。回顾一下核武器国家法国的代表在1970年11  
月7日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上关于军备管制措施的性质的发言可能是有益的。我  
摘录如下:

“但是谁会看不到, 拥有优势武器的政策, 不管它是否意在不扩散核武  
器、或不使核武器扩散到新环境、或限制战略武器, 总往往会使目前的形  
势趋于紧张, 而不是朝向真正裁军的一步? 其所以如此是因为, 恰恰相反,  
这种政策以互相劝阻的效能为理由, 认为军备的储存可以保持在一个足够  
高的水平。是否如有人声称的, 这确实是一个现实的政策呢? 即使至少两  
个最大的大国认为在目前的条件下这是唯一可能的政策……, 如果一种平  
衡日日夜夜要受技术突破、错误计算、甚至冒险决定的支配, 谁都会看出  
这种平衡的不可靠性质。因为垄断武器并不一定就是垄断了智慧, 即使  
是最尖端的武器, 情况也是如此。

“而且, 军备管制政策增加了不公开宣布放弃核裁军的危险性, 并且有  
着几个对均衡负责的国家平分力量的危险, 莫里斯·舒曼先生最近在联合  
国大会讲坛上谴责过的这种分摊或分配将会——他声明说——使世界的分  
裂永久化, 如果我们不小心谨慎的话。”

主席先生, 这是十多年前的话, 多有预见啊。对承担着核裁军多边谈判责任的  
本委员会言, 进一步辩明这个问题是否有必要呢? 以便使不公开宣布放弃核裁军的  
危险以及世界永久分裂成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的危险不至于成为永恒的现实。

本委员会的某些成员国已经提到了不利的国际形势, 这种形势不可避免地会影  
响我们这个谈判机构的工作。我想回答说, 正是在大国间、包括核武器国家间的关  
系出现不断增长着的猜疑和不信任的时候, 本委员会提供了一个论坛, 在那里某些  
猜疑和不信任可望得到消除。也许, 让人们知道无核武器国家, 特别是属于发展中  
世界的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顾虑以及真正的恐惧会使核武器国家以及它们的盟国打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印度)

破它们的安全观念的狭小圈子，并认识到它们对世界其他部分所负的责任。这本身也会对它们单独进行的谈判产生令人清醒和积极的影响。我想说的并不是要这一委员会去取代它们间的限制性谈判，而是去补充这些谈判。正是为了这个原因，我们已经建议设立本委员会的特设工作小组，以审议某些与停止核军备竞赛以及核裁军有关的具体问题。我们感到遗憾的是，我们至今仍未能就这一建议达成协商一致意见。因此，目前我国代表团支持这样一策建议，即我们应安排足够多的委员会非正式会议讨论这个议程项目。作为开始，我们可以对秘书长关于核武器综合研究报告作实质的审查。也许最初几次非正式会议可以用来深入讨论报告的第五章，标题为“关于核武器的威慑理论以及其他理论”。接着我们可以讨论第六章，这一章讲继续在数量上增加并在质量上改善核武器系统对安全的影响。另外一轮讨论可以围绕着报告的主要结论进行。我们认为，委员会的成员国、特别是核武器国家应该就报告的每一章发表他们经过考虑的意见，说明他们同意或不同意报告中看法的理由。以这种姿态开始我们的讨论的话，我们就能给我们的辩论加入一定程度的具体性。这样我们就能在初步审议有关的主要问题的基础上，安排以后的谈判。主席先生，我希望这一小小的建议将会为委员会的所有成员所接受。

主席先生，本月在新德里举行的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纪念了不结盟国家政府首脑第一次会议召开二十周年，在那次会议上发表了一项宣言，他们在宣言中强调了核武器强加的危险，并要求“全面禁止生产、拥有、利用核和热核武器、细菌和化学武器，并要求消除用以运载、部署和在各国土上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设备和装置。”我们是否能希望，现在核武器大国至少应注意这些话，并希望这些话能特别引起本委员会成员国的注意，因本委员会是唯一的一个能在其中达成这一协议的多边谈判机构。

主席先生，最后我想再次强调，除非我们能就议程中最为紧急的项目取得某些进展，不然，委员会作为多边谈判机构的信誉将受到不可补救的损害。让我们尽最大的力量吧，这样，我们就能带着这一领域的某些具体成果去参加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并表明我们并没有忽视第一届特别联大认为是影响人类生存的这个问题。

主席先生，谢谢你。

苏普拉普托先生（印度尼西亚）：主席先生，在我谈到我们议程的第二个项目即，“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时，我想首先特别提一下1975年5月不扩散条约缔约国审查会议最后宣言，宣言声明如下：

“会议对过去几年内作为协助执行本条约第六条的措施而制订和缔结的各项关于军备限制和裁军的协定表示欢迎，但对军备竞赛，尤其是核军备竞赛的有增无已表示严重关切。

“因此会议敦促缔约各国，特别是核武器国家坚持进行不懈努力，以求早日有效地执行第六条。”

在上述宣言通过后的几年里，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关切这样的事实：尽管存在上面已提到的宣言，但核军备竞赛还在继续，不仅在数量上如此，而且在质量上也如此，这是由于技术上的革新导致了核武器体系质量的改进和发展。为达到不扩散条约的双重目的，也就是防止出现另外的核武器国家（第二条设想的）和裁减和最后消除所有核武器（第六条），就需要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两方面都履行平衡的义务和责任。继第一次不扩散条约审查会议三年之后，1978年联合国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曾强调这种需要（《最后文件》第65段）。

当不扩散条约缔约国于去年8月再次开会时，参加会议的缔约国中的发展中国家，它们都是无核武器国家，对缔约国中的核武器国家继续不执行条约第六条的规定表示失望，尽管存在我前面提到的两个文件（1975年第一次不扩散条约审查会议的最后宣言及1978年联合国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

主席先生，仔细观察一下在有关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上各种文件的有关条款，如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50段，委员会给大会第35届会议的报告（A/35/27第37-44段），宣布1980年代为第二个裁军十年第35/46号决议第7段(a)和(b)及第14段(a)，第35/152B号决议实施条例第3段及第35/152C号决议实施条例第2段，就可知在那些文件里提到的旨在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努力大概可例举如下：

1. 关于现存的核武器，已建议的努力包括：

- a 裁减核武器储存；
- b 限制核武器储存；

(苏普拉普托先生, 印度尼西亚)

2. 对引起核武器数量和质量增加的不断发展的进程, 建议的努力包括:
  - a 停止核武器体系质量上的改进和发展;
  - b 停止生产核武器及其运载手段;
  - c 停止生产用于武器目的的裂变物质。
3. 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其1981年会议期间应执行的任务是:
  - a 就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的实质开始谈判;
  - b 为考虑设立特设工作小组进行磋商; 和
  - c 如这样的特设工作小组最后能够设立, 对下列问题开始谈判:
    - (1)核裁军的阶段(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50段已设想包括:
      - (a) 制订设想的阶段;
      - (b) 阐明上述阶段;
    - (2)在达到核裁军过程中, 确定:
      - (a) 核武器国家的责任; 和
      - (b) 无核武器国家的作用。

主席先生, 我国代表团认为, 我刚才列举的问题可作为我们委员会在处理其议程项目2时进一步工作的根据。但是, 鉴于这个委员会是一个谈判的机构, 又鉴于这些谈判在工作小组内进行可能最有效, 因此我国代表团希望, 关于这个问题的特设工作小组最后能设立, 如果不是马上, 也可在本届会议的晚些时候。

主席先生, 据报道, 今天世界军火库里现有的核武器可能有50,000左右, 其总共爆炸力等于一百万余个广岛原子弹, 或者说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平均有不少于3吨的TNT。所以, 如果不停止核军备竞赛, 如果不能达到核裁军, 全世界就要面临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最严重危险。

谢谢主席先生。

迪蒙特泽莫洛先生 (意大利): 我要求今天发言是为了代表我国代表团简单介绍一下1981年2月24日第CD/155号工作文件。

这一工作文件是意大利代表团对今年制订《综合裁军方案》的工作提出的第一个案文草稿, 其中有一段案文, 我们希望它对草拟《综合裁军方案》中题为“目标”

(迪蒙特泽莫洛先生，意大利)

的部分会有用处。

特设工作小组今天下午要开会，我们今天把它提出来，以便马上交由小组安排。

我国代表团在草拟它时当然考虑到去年其他代表团，特别是墨西哥、巴基斯坦和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对这同一议题所提出的案文草稿。

这个文件找到了和那些案文草稿之间的共同点，甚至在实际措词方面。

我认为没有必要补充说明了，但我要强调一下载于这个正在讨论的文件的第一段里的思想，即：它应该是已委托我们委员会拟订的《综合裁军方案》的目标之一，同时寻求两种办法，从一开始就标志着这个国际社会为裁军而作的努力。一种是目的在于促进全面彻底裁军，另一种是目的在于达成特定的和有限的措施。再者，这一思想是从《最后文件》第109段中派生出来的，这一段说：“全面彻底裁军的谈判应当同部分裁军措施的谈判同时进行。考虑到这一点，裁军谈判委员会将拟订一项综合裁军方案……”

意大利代表团一贯对拟订一项综合裁军方案特别有兴趣。我们的外交部长斯佩朗扎先生在2月3日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中解释了感兴趣的理由。对于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来说，裁军进程中的均衡的标准是根本的标准，一个规定为综合性的方案的主要引起注意的一点正是在于是否有可能采取一种均衡的办法，这种办法在裁军进程的各个阶段减少单方得到好处的危险性并保证每向前跨进一步都符合同样均衡和稳定的逻辑。

马利达先生（罗马尼亚）：我在今天的发言里，想就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这一议程项目提几点罗马尼亚代表团的意见。

罗马尼亚一贯主张，查禁核武器、停止其生产并销毁已有的储存是国际生活的根本需要，因此，核裁军谈判必须在我们委员会内占最高优先地位。

核裁军占优先地位正是这些武器的性质所要求的。这些是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事实上完全是一种灭绝一切的武器。对从各个国家的武器库里销毁这种最可怕的武器一事表示关心，始终是人类最基本的反应的核心，即保障生存的反应。

联合国有100多个决议认识到采取这些措施的迫切性，最初的决议是1946年1月24日第1(1)号决议，它谈到从一切国家的武库里销毁原子武器。然而，从未

(马利达先生，罗马尼亚)

证明有可能就核武器问题展开多边谈判。这就是为什么罗马尼亚代表团认为我们委员会面临着一项特别重要的任务。

无核武器国家要求毫不延迟地开始核武器的谈判，提出理由很充分的论据，我们不想在这里重复。

由于别的国家拥有库存的核武器——它们控制不了这些武器——而强加于这些国家的危险，这些武器在一个追求平等但早已分裂的世界上制造痛苦的分裂，以及它们作为施加压力和威胁手段的作用和它们在全世界正需要的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上的消极影响——这些只是其中一部分的理由，曾经有大量的材料专门谈到了这些理由。

但是，谈判有一个根本的规则，即：一定要力求理解和研究其他谈判当事国的论据。我们并不想代替别人讲道理，在我们看来，有好处的是想一想这一点：开始谈判就将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各国的利益，核国家和无核国家都一样，即使它们要求谈判的态度不尽相同。

首先，谈判向核国家提供了一个机会，使它们对世界上其他国家履行道义上的，就它们中间有些国家来说是法律上的义务。在这一点上，人们还正确地提到了《不扩散条约》第六条所规定的承诺。关于核武器问题目前的立场是基于继续有诚意地进行谈判，以采取有效措施及早停止军备竞赛的承诺。

第二，很显然，大家一致认识到的核武器威胁对那些拥有并储存核武器的国家来说也是一样的。我们得到保证说可以安全处理这种武器，而证明恰恰相反，疑虑是基于对所冒风险的基本的估计，特别是有出事故、出差错和错误估计的危险。我们认为，必须公开讨论这些议题。

第三，没有那一种武器曾表现出这么迫切要求发展。尽管声称目的是在于维持平衡，但这些武器仍然不断地被推向高一级的水平，看不到尽头。核武器的发展毫无停顿之意。而且，技术上的改进，特别是更加电子化的创新很清楚地起破坏稳定的作用。

人们曾经提出过，平衡是否不能维持在低一些的水平上。在那里可以讨论这一普遍感兴趣的课题？

核武库和常规武库之间的联系，和这两者对某些国家的安全是不可分割的论据也已经被提出来了。我国代表团并不否认核武器和常规武器之间存在着联系。但是

(马利达先生, 罗马尼亚)

我们认为, 要把这一事实作为讨论的题目是为了阐明所有的影响。光谈这个事实而不接着采取任何行动只不过加强了其他国家为了保证它们的安全而生产核武器的论据。

最后一点是, 关于裁军的复杂性已经谈到了很多。我国代表团完全不是要低估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但罗马尼亚一贯主张, 不管多么困难的国际问题都是能够而且必须通过谈判和会谈来解决的, 因为我们认为, 在核时代里没有别的选择。因而我们认为, 核裁军的复杂性要求就此问题开始谈判而不要进一步拖延, 不要无限期地推迟。

我们提出所有这些论据, 并不是要忽视其他讲理的方式, 而是为了强调这个无可辩驳的事实: 它们是些具体的问题, 需要适合任何谈判的机构, 采取适当的办法。

由于所有这些理由, 我国代表团认为, 反对就核裁军开始进行谈判没有站得住的论点。再者, 有着所有核武器国家和一些无核武器国家一起参加的裁军谈判委员会为进行这种谈判提供了最合适的谈判机构。社会主义国家在第CD/4号文件中和21国集团的成员国在第CD/116号文件中以及其他代表团已经就这一问题提出了多种具体提案。我们深信, 其他的意见也许将在谈判中出现。

所有这些论据都赞成在委员会本届会议上设立关于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工作小组。

这一小组的职权范围可以包括就委员会如何着手进行核裁军谈判的问题广泛交换观点和意见。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 有一些国家已经提出了一些问题, 它们认为这些问题我们应予着手以便促使开始谈判核问题, 这样, 就更有必要进行这种广泛交流了。

很显然, 这样一种对话不能单单在全体会议上进行, 在这种会上唯一行得通的手段是以发言的方式说明立场。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 需要真正的对话并坚持不懈地进行非正式的工作, 正是为此目的设立了谈判小组。

正如我们早已有机会说过的那样, 罗马尼亚代表团并不认为设立工作小组本身就是目的。我们遗憾的是, 本来应当是一个简单的组织机构的决定有些代表团却赋予了特殊的涵义。罗马尼亚代表团认为不能拒绝任何一个代表团要求就议程项目设立这样一个小组。我们坚定地支持设立一个停止核武器试验工作小组的意见。在这个问题上, 正如在核裁军的问题上一样, 我们不能同意本委员会今年再次推迟开始

(马利达先生, 罗马尼亚)

一项组织机构的活动。

处理这些问题并力求探究这些问题的实质是我们的责任。

鉴于所有这些论据, 罗马尼亚代表团同意印度代表团的提案: 举行一次特别会议, 专门审议联合国秘书长对核武器的全面研究的报告结论。

我们也提议, 在本委员会主席的主席下, 安排一些有专家参加的非正式会议, 在会议期间本委员会各成员国都应该有机会提出它在有关在本委员会内开始谈判核裁军的具体问题上的观点。在这一问题上, 满怀真诚愿望去找出妨碍这种谈判的真正障碍的建设性的对话, 将是我们委员会对开始核裁军过程的一须宝贵的贡献。

这里没有必要强调指出, 在目前国际条件下肯定谈判核裁军措施的政治意愿将具有特别的重要性。这不仅决不会影响军事均势, 相反地, 看来很可能有助于加强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相互信任。

就罗马尼亚代表团来说, 它准备为展开这一进程作出贡献。在此发言中提出的想法在性质上是很初步的。我们准备考虑任何可能提出的其他实际可能性以便动员本委员会所有成员国作出建设性的努力。

主席: 我感谢尊敬的罗马尼亚大使的发言。现在是下午12时55分, 但是我们又收到一个代表团的请求, 他希望在全体会议上发言。我希望在一次非正式会议上花很短时间同你们一起讨论三个具体问题。如果你们同意的话, 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几分钟非正式会议。我建议: 下午3时我们继续开这次全体会议或另外开一个很短的会议。如果我们尊敬的墨西哥同事也同意这样做的话, 那次会之后大约20分钟, 立即接着开工作小组的会议, 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是该小组的主席。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主席先生, 正如你所知道的, 我荣幸地担任主席的这个工作小组的日程很紧: 它必须及时完成它的工作, 使综合方案准备就绪供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大会特别会议审议。工作小组每星期只开一次会。因此就想建议, 如果有必要继续开这个会, 或者额外再开一次会, 那可以在明天上午开。我认为, 明天上午要开会的那个放射性武器工作小组所处的情况比我有幸担任主席的这个小组要好多了。

主席：我感谢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的发言。我认为我们确实需要立即在非正式会议上解决几个问题。当然，没有理由为什么——我在这件事上完全听从本委员会——不能在明天上午开我建议的为时不长的全体会议，如果科米韦斯大使同意这样做的话。然而事实上，今天下午要听取两个发言，这些发言很短，肯定不会太耽误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主持的小组的工作。如果本委员会同意的话，我们能不能明天上午10时30分开一个短的全体会议？我着急的是，我们花在讨论我们打算怎样讨论这问题上的时间不应该比花在讨论我们必须讨论的问题上的时间还要多。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建议我们现在结束这次正式会议，而开一个非正式会议审议这些问题并决定下一次全体会议的问题。我确实在纳闷，事情是否紧迫得足以干扰综合裁军方案工作小组的工作或放射性武器工作小组的工作。或者我们可以在这个非正式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请还没有时间发言的代表团在星期二发表讲话。

下午1时停会，1981年2月27日下午3时复会。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委员会第110次全体会议开会。在我们昨天非正式会议上，本委员会商定了一项关于挪威代表参加化学武器工作小组会议的决定草案。秘书处已散发了载有该决定草案的第34号工作文件。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或别的意见的话，本主席将注意到在这一点上是一致意见。没有什么意见了。

就这样决定。

里迪先生（埃及）：我在我的开场白中提到，埃及宪法规定的机构已经同意批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我现在很高兴地通知你们，昨天，1981年2月26日在伦敦城，批准书已交存联合王国政府。埃及的外交部长在该场合发表了正式声明，我请您，主席先生，将它作为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正式文件予以散发。我对您满足这一要求表示感谢。

埃及是第一批要求迅速缔结该条约的国家之一，它在这里日内瓦（十八国）裁军委员会预备性的谈判中起了建设性的作用。1968年7月1日当这个条约开放供

(里迪先生, 埃及)

各国签署时, 埃及也是在条约上第一批签字国之一。我们批准该条约就是肯定我们的信念: 必须结束正在威胁人类安全的核武器的扩散, 很多别的国家也是这么想的。

在采取这一步骤并承担加入该条约而产生的义务时, 埃及希望核武器国家也将履行它们的义务。在这一点上, 我请你们注意埃及外交部长在他的声明中谈到的核武器国家根据这个条约的第四条的条款的义务。我引话如下:

“埃及出于善意根据《不扩散条约》的条款承诺不获得或生产核武器, 这种承诺不应损害它的符合该条约第四条的条款发展和使用用于和平目的核能的这个不可剥夺的权利, 该条款肯定了所有条约缔约国有不受歧视地开展为和平目的而研究、生产和使用核能的不容剥夺的权利。在条约中规定这种权利的本身事实上就是一种基本人权的法典化, 这种人权既不能放弃也不能损害。

从此前提出发, 埃及也特别注意该条约第四条的条款要求条约缔约国中有条件这样做的国家在进一步发展为和平目的而应用核能方面, 特别是在无核武器的各缔约国领土上发展为和平目的应用核能方面, 进行合作以作出贡献, 对于世界上发展中地区的需要应给予应有的考虑。”

关于该条约的第五条, 声明中指出:

“在条约就和平使用核能问题为所有缔约国规定的权利的范围, 埃及愿提一下条约第五条的条款, 该条款说明将使无核武器缔约国得到任何和平应用核爆炸的潜在利益。”

关于停止核军备竞赛、核裁军和实现全面禁止核试验方面核武器国家的义务, 声明接着说:

“埃及对核武器国家, 特别是两个超级大国表示非常失望, 因为它们未能就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采取有效措施。虽然它欢迎1972年和1979年的被称为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和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限制战略武器条约, 埃及不得不承认这些条约并没有从数量上和质量上有效停止核军备竞赛, 反而甚至允许发展新一代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更有甚者, 自1963年缔结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试验核武器条约以来, 已经有17个多年头过去了。核武器国家仍在宣称在永远禁

(里迪先生，埃及)

止一切核武器试验的道路上仍存在着各种困难，其实为达到此目的只需要有政治意愿。

“因此，埃及利用这次交存《核武器不扩散条约》批准书的机会呼吁核武器缔约国履行它们的义务，从而使核军备竞赛停止下来，使核裁军得以实现。

“埃及也要求所有核武器国家竭尽全力可能的努力以便早日实现永远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这将导致结束发展和制造新式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因为断绝军用裂变物质将控制核武器在数量上的增加。”

除以上所述，有两个问题我想提一下，尽管它们目前不是本委员会要审议的题目。这两个问题，即给予无核武器国家国际保证和在中东建立无核武器地区，这两件事对停止核军备竞赛有着直接的关系，并对它有积极的影响。我引自该声明：

“关于无核武器国家安全问题，埃及认为1968年6月19日安理会第255号决议并没有向无核武器国家提供核武器国家不对它们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真正的保证。埃及因此呼吁，核武器国家竭尽它们的努力，以便签订一项永远禁止对任何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协定。

“在这方面，埃及对联合国大会在其第三十五届会议上一致通过决议表示极为满意，该决议邀请中东各国，在该地区尚未建立无核地区时，庄严宣布它们支持实现此项目标：它们将在对等的基础上不生产、获得或拥有核武器，并把它们的宣言书交存联合国安理会。”

我们认为，在中东建立无核武器地区对实现这一全面目标，即停止核军备竞赛，将是一项确实的贡献。这一步骤也将有助于中东地区的人民实现和平和繁荣。我们希望核武器国家和所有其他有关的国家一起支持这些努力。

同时，我们认为，有效安全保证的规定也将鼓励其他国家加入这个《不扩散条约》。

我在结束时想提一下我们认为是一个重要的论点，即：由于本委员会是联合国大会委派任务，就停止军备竞赛和实现裁军有关问题进行必要谈判的机构，我们在此委员会里负有特别的责任。既然国际社会对我们议程的第一项和第二项要讨论的这两个题目给予很高的优先地位，我们就格外有责任保证在这两方面取得进展。

(里迪先生, 埃及)

虽然核武器国家之间正在进行的重要的谈判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在裁军方面有任何真正成就的话, 它们并不能因而免除本委员会根据联合国大会决议条款所承担的责任。

在去年设立各工作小组范围内进行的有益的谈判证明了工作小组这个办法是进行我们议程项目谈判的最适当的办法这一论点的正确性。所以我认为, 21国集团所要求的设立关于停止核军备竞赛和禁止核试验问题这两个工作小组将向我们提供机构, 从而使我们能够完成大会委派我们的任务。因此, 我愿再次向我的同事们表示支持, 他们早就要求设立上述这两个工作小组。与此同时, 我们应当专门开一些非正式会议来讨论这些题目。

在您任主席期间, 我在本委员会从事工作, 请允许我, 主席先生, 在您卸任之前, 我向您表示钦佩和敬意, 作为个人来说, 我和我的同事们都敬佩您在指导本委员会工作方面的杰出的技巧和您的卓越的人道主义的品质, 它使您的技术和外交才能更为完善。您不仅在本委员会主席的历史纪录上, 也在每一个成员国的心中都得到了崇高的地位。

主席: 我感谢尊敬的埃及代表的发言, 我也对他说的关于我个人的友好热情的话表示我衷心的感谢。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联): 主席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已在本届会议一开始就审议关于禁止核武器试验和关于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这些问题无疑在我们委员会工作中, 和限制军备竞赛和整个裁军任务中都是具有优先地位的。以最快速度解决这些问题对整个人类的命运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特别感到满意的是: 本委员会的很多成员国, 由于它们真正想尽早切实地解决这些问题, 它们一个又一个地以十分坚定和坚决的方式提出了这些问题。苏联有充分理由可把自己看作是一个采取主动的国家, 它在广阔的国际范围内既从各个方面的角度又从整体的角度提出了核裁军问题。很长时期来, 我国一直坚决主张解决这个全球性的问题。对苏联来说, 积极的、目的鲜明地为核裁军而斗争是一项根本的和一贯的原则性政策。

早在1946年, 苏联就提出了一个关于缔结一项永远禁止生产和使用原子武器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联)

的国际公约的提案，使原子核裂变方面的伟大的科学发现能完全用来提高全世界各国人民的福利和生活水平，以及发展有利于人类的文化和科学。

但是某些大国对此作出的反应是走向加速核军备竞赛的道路。

今天还是一样，分析一下在核裁军领域里的事态，就可无可辩驳地表明，在这个领域内光阴消逝的结果是，今天所浪费的机会明日是挽不回来的。愈晚开始关于核裁军的谈判，进行谈判就会愈困难。

我们完全同那些现在关切目前形势的、和那些正在千方百计地要实现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要在核裁军领域里取得确实的进展、要保证限制战略武器和其他军备的竞赛，以及要巩固世界和平和国家安全的国家密切合作。我们希望委员会的成员国对这一点不要有什么怀疑。

很遗憾，裁军谈判委员会内关于禁止核武器试验和核裁军问题的审议情况也显示了下列倾向：在解决上述任务时面临进展缓慢之际，也在消除有关确定裁军谈判委员会在这些方面的作用时出现的困难之际，有人寻求制造一种印象，即：某些大国要对此负某些集体的责任，而不顾现实情况，忽视它们立场方面的巨大的、有时是根本性的分歧，从而混淆了客观情况，使正确理解本委员会面临的复杂化了。这既适用于禁止核武器试验问题也适用于核裁军问题。

请允许我详细谈一谈关于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问题。

例如，某些人认为，苏联据说反对在我们多边机构的范围内积极审查禁止核武器试验的问题，而宁愿就该问题进行三边谈判。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早在1975年时苏联就提议在五个核大国和25—30个无核武器国家参加下，在联合国内设立一个特别委员会，目的在于制订一项关于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的条约，苏联当时提交了该条约的草案。下列无核武器国家——阿富汗、孟加拉、保加利亚、玻利维亚、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格林纳达、埃及、扎伊尔、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拉克、塞浦路斯、古巴、摩洛哥、墨西哥、蒙古、尼日利亚、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秘鲁、波兰、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苏丹、芬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埃塞俄比亚——都同意参加该委员会的工作。在所有的核武器国家中，只有苏联表示愿意在拟议中的委员会的范围内就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问题展开谈判。然而，由于其他

(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 苏联 )

核武器国家和某些西方国家的立场，也就是拒绝参加该委员会的工作，多边谈判活动始终未能进行过。1977年，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起提交了一项关于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的条约草案，供裁军谈判委员会审议。我想强调指出：上述文件仍搁在本委员会的谈判桌上。根据这些事实，人们怎能说苏联的立场是反对积极参加裁军谈判委员会就上述问题的谈判呢？

人们不时可以听到全然不同的说法，据称，苏联已对三边谈判感到失望，现在想放弃三边谈判。在这方面，有人就要求，例如加拿大代表于1981年2月19日曾要求，我国和美国、英国一起立即恢复上述谈判。我将直言不讳地说：这些呼吁完全找错了对象。就苏联而言，它一贯就准备开始第二轮的谈判，现在也继续愿意这么做。未能恢复三边谈判的责任并不在于我们。

有些人他们表示了这样的一种“担心”：美国和英国对苏联“施加压力”获得了成功，苏联已同意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出的三边谈判联合报告应强调这些谈判的重要性。但就我这方面来说，我只能向那些表示担心的人表示同情，他们对苏联和它的立场了解得太少了。众所周知，企图向苏联“施加压力”是决不会成功的。

有些代表团，包括日本的代表，在它们的发言中要求我们讲清楚我们的立场。我们将乐意重申我们的立场，尽管我认为本委员会大多数成员是非常了解我们的立场的。

我愿再次强调，苏联极端重视达成关于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的协议。我们的这一态度已体现在我们已在联合国和裁军谈判委员会提出的提案等等很多个文件中。在苏联直接的、积极的参加下，于1963年制定的禁止核武器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试验的条约，已生效18年了。苏联和美国达成的双边协议准许对地下核爆炸的次数规定限额。虽然此项协议迄今只是一个事实上的协议，至今未获批准，但这不能归咎于我们。

我们对英国、美国和苏联之间就一项在一切情况下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所进行的三边谈判，一直非常重视，并将继续如此。为什么特别对这些谈判要重视呢？我们相信，在目前情况下，这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取得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巨大进展最可靠的办法。在谈判过程中，苏联已采取重大的步骤来迎合它的伙伴们。除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联)

了别的以外，它还同意暂停和平核爆炸，并同意即使最初五个核大国中只有苏联、美国和英国是缔约国、该条约也可以生效。但是，三边谈判显示出是个拖拖拉拉的过程，这使国际社会非常失望，正如早就指出的，过错并不在于我们。我们愿强调一下，为了利用三边谈判来顺利解决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问题，苏联愿意继续表现出积极的态度。

与此同时，我们认为，从保证永远普遍禁止核武器试验来说，裁军谈判委员会也能够起很大的积极的作用。2月17日巴基斯坦代表在他的发言中表示了他对三边谈判可能得出的结果的估价，并要求美国、英国和苏联“临时”暂停核试验，和“表明它们致力于实现核裁军目标”。他还说：“与此同时，裁军谈判委员会应该能够就一项真正的综合性核禁试条约展开谈判”。人们能够同意这样一种态度。我们自己早就不止一次地指出了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内，特别是所有五个核大国都参加此项工作的情况下，讨论禁止核武器试验问题时可能产生的积极的因素。很多无核武器国家在本委员会内也有代表参加，他们在消除核灾难威胁方面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并能从言行上帮助找到必要的解决办法。

将一项关于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的协议正式写入一项有所有核国家参加的适当的国际条约中，会对改善人类环境起很大的作用，这是不言自明的。因为不幸的是，人类环境继续遭受，特别是在大气层，不断进行核爆炸的有害的后果。但不用说，禁止核武器试验的主要目的是限制和减少进一步改进核武器使之更趋尖端以及发展更加新式的更具致死性的核武器的可能性。

总而言之，苏联一贯赞成裁军谈判委员会在解决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的任务方面起积极的作用。不结盟和中立国家集团提出了一个在本委员会内就此问题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的提案。苏联代表团支持这个关于设立这样一种特设小组的提案，假如所有的核大国都参加该小组工作的话。我们一直在被问及一个问题：关于这样一个工作小组的职权，我们有何想法？

在还没有详细研究这个小组能处理什么问题之前现在一般地说，我们认为它的任务应该是：为了尽早签订一项所有核大国都参加的关于全面彻底禁止核试验条约，探索核试验问题的一切方面。

在本委员会和其工作小组内审查核禁试问题，当然不应使有关此问题的三边谈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苏联)

判的过程复杂化。确实,这一点是很明显的:如果发生这样情况的话,那么这就会对最迅速禁止核武器试验的事业造成严重的、可能是不可挽回的损害,而不是有益于这个事业。

裁军谈判委员会内有几个代表团对苏联关于试验建立一个测报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全球网的立场,表示了某种程度的误解。有时以下列方式提出问题:为什么苏联赞成在核禁试条约签订之后才设立这样一个网而不是在最近的将来?让我们坦率地说:要这个网来干什么?回答是:核查对条约的遵守。如果没有条约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未能就这样一项条约达成协议,那未设立这样一个网有什么用处呢?它要花很多钱,再者进行的是一项相当昂贵的全球性的试验。它会不会恰巧成为一个软化的因素?会不会松懈那些旨在实现全面核禁试国家的努力?

我们有时候得出的一个印象是:有些代表团并不是为了达成一项有五个核大国参加的条约而付出它们所有的精力和努力,而是把它们花在次要的事情上,过分强调在保证这个全球性国际网将来确实能进行工作方面的困难。我们希望没有人对苏联在这一方面的立场有所怀疑,我们希望明确的说,在有一项核禁试条约的情况下,我们认为这样的一个网是有用的。与此同时,我们强调指出,我们并不反对对为建立、试验和操作测报地震事件的国际性的全球网所需要采取的组织机构方面的和行政方面的措施的审查。这一问题也可在拟议中的工作小组范围内加以讨论。当然,只有在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签订之后才能设立这个网的本身。

主席先生,这就是苏联代表团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审议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问题时要说的一些话。我们保留权利,在委员会以后的会议上就委员会在谈判核裁军方面应起的作用,发表我们的意见。

主席:感谢尊敬的苏联大使的发言,并感谢他对我本人说的友好的话。

沃尔克先生(澳大利亚):主席先生,象澳大利亚这样献身于核不扩散的国家,珍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国家,今天在这里讲话,不能不首先向尊敬的埃及里迪大使今天所做的宣布致敬,他告知我们他的国家批准了这个条约。我肯定我国政府对这一重要发展将更正式地做出反应。这是他的国家的一个勇敢的、英明的决定,它

( 沃尔克先生，澳大利亚 )

将加强这个条约的力量，并有助于达到条约的目标。我大胆地说，这个目标也是我们大家都承担义务的目标，尽管我们在这个会议厅的人之间可能存在分歧。因此，我欢迎这一决定并感谢大使所做宣布，我愿以握手具体表示我的欢迎和感谢。

主席先生，您会记起，委员会成员也会记起，在差不多一个月以前，在我们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尊敬的荷兰代表提出了一个意见，后来我国代表团把它当作自己的意见。这就是去年本委员会曾同化学武器专家举行非正式会议，结果非常成功，今年还照这个经验做也许是有价值的。一个多月以前化学武器工作小组就此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当时，对专家应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工作中起什么作用，他们同工作小组的工作应是什么关系，几个代表团提出了有益的建议。我想我们在座的大多数都能回想起埃及、印度、巴基斯坦和瑞典代表在这方面的讲话。我国代表团当时曾和这些位代表进行广泛的讨论，使我们能够拟定第33号工作文件。昨天已将这个文件分发供今天讨论之用。也是大约一个星期以前，我将这份文件的草案给您的尊敬的接替人看了，并得到他的同意。但当时我没有向他提出哪一天可能的问题，也未提到可能的安排的细节问题，因为我想这个问题最好等他开始执行职务时再讨论。我并不觉得也需同别人讨论，其中当然包括工作小组主席。

有一位大使向我提出，在现阶段委员会不一定愿意考虑这个问题的几点情况。但象我们以前曾在委员会中说明的那样，这个问题对象我这样的国家是特别重要的。这些国家离日内瓦距离很远，要安排一位专家来，一个月以前通知是最低限度了。由于这个原因，我愿祈求对委员会在现阶段讨论和解决这个问题有犹豫的那位大使施恩，我希望我们能在今天下午，在我暂时离开日内瓦以前就做出决定，以使我和其他遥远国家的代表来得及向总部汇报并做出相应准备。因此，主席先生，我们是否暂时进入非正式会议，以便就此提案若干需进一步完善的问题进行讨论，还是您觉得委员会倾向于在全体会上讨论，究竟怎样合适，希望您指导，我必须说，我国代表团对这个问题是十分虚心的。

普法伊费尔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我愿代表我国代表团对埃及批准不扩散条约、加入这项重要条约签字国的行列表示深为满意。我们把埃及政府的这一决定看作是对不扩散条约的根本重要性——依我国代表团看，这根本重要性在于防止核武器的进一步扩散——的肯定。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主席先生，我愿简单谈谈三个问题：首先，我愿对尊敬的埃及代表向我们宣布的他的国家批准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表示我国代表团的满意。

在这方面，虽然我们未被专门要求对埃及在交存其批准书时所做声明表示赞同，但我们愿这样做，特别是对以下的话表示赞同：

“更有甚者，从1963年缔结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试验核武器条约以来，已经有17个多年头过去了。核武器国家仍在宣称在永远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的道路上仍存在着种种困难，其实为达到此目的只需政治意愿。

“因此，埃及利用这次交存《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批准书的机会，呼吁核武器缔约国履行它们的义务，从而使核军备竞赛停止，完成核裁军。

“埃及还号召所有核武器国家竭尽全力以使永久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早日实现。”

我国代表团赞同这项声明，因为它一向认为，缔结《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目的不仅是为了防止核武器的横向扩散，而且为了防止纵向扩散。这是我想要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更短了，是关于我们今天下午听到的尊敬的苏联代表的发言。我国代表团十分欣赏苏联在三边谈判中所做让步，我在早些时候的发言中已谈到这一点。其中的一项今天伊斯拉耶利安大使在这里提醒了我们。我愿说，如果我们记得苏联先前的立场的话，这次让步之重大是决不会估计过高的。它接受了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在最初只有三个核武器国家签署时就可生效的想法。

关于此事，我愿谈谈下列看法：对于我国代表团来说——我国代表团是最坚决地为处理这个问题成立特设工作小组而奋斗的21国集团的成员之一——对于我国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代表团来说，我说，关于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的工作小组并不意味着取消苏联的这项让步。这样，我们设想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一个工作小组有可能达成禁止核试验条约，最初如不能获得五个核国家参加，可先有其中三个国家参加。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将是从苏联在三边谈判中所做极其重大的让步后退一步了。

这是我要说的第二点。第三点我要说的，最使人高兴的是向您，主席先生，重申一下，在您的、尊敬的主席领导下我愉快地做第一次发言中向您表示的十分诚挚的祝贺。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墨西哥大使的发言和刚刚对我说的热情的话，我对他说的这些话十分感激。

萨朗先生（印度）：主席先生，我愿简单谈一谈今天会议上提到的不扩散核条约问题。当然，埃及政府独立自主地做出决定签署和批准这项条约应如实予以承认。我愿谈一谈有些欢迎埃及决定的评论，说它是别的国家学习的榜样。我愿纪录在案，我国政府认为不扩散条约是个不平等条约，它将不平等的义务强加给各国，并且它只提核武器的横向扩散，不提核武器的纵向扩散，而我们认为后者如不是更加重要得多的话，也是同等重要的。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联）：如果荷兰代表要继续向埃及代表团表示敬意和祝贺的话，因我已表示过了，我将把轮到我发言的机会让给他，因为我愿对澳大利亚大使答复一下。如果他不需，我将继续谈下去。似乎有些误会。我曾和澳大利亚大使谈过，并曾代表一些国家的代表团——我强调一下，不是象他试图暗示的代表一国，而是代表一些国家的代表团——向他提出一个要求，不要坚持在非正式会议上就邀请专家问题通过决定，而且不要坚持在今天讨论这个问题。我荣幸代表的这些国家的代表团愿再一次说，我们暂不能象澳大利亚大使正确指出的、昨天分发的、日期为2月24日的文件所建议的那样，就此问题通过决定。我们愿在下星期三我们小组会议上考虑这项要求，考虑这项澳大利亚和荷兰的提案并做出答复。最后，我们注意到澳大利亚代表的发言中说，他将于不久后离开这里，我愿只代表苏联代表团祝他一路平安和迅速回来。我们将高兴地看到他返回，届时很有可能我们已做出了答复。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荷兰）：主席先生，首先我愿向尊敬的埃及代表今天下午所做的重要发言表示敬意。我们对埃及政府所做的这一重大决定的确感到十分高兴。我们表示希望这一榜样将促使参加不扩散条约的国家进一步增多。

其次，我愿对尊敬的澳大利亚代表所做发言表示我国代表团的赞同，它是我国代表团的一项非正式提案的引申。我愿说，对我们和我们的专家乌姆斯博士来说，我们觉得1980年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中关于化学武器的非正式讨论是非常有益的，并且确实由于那几次非正式讨论，工作小组的审议工作加快了速度。我们愿请尊敬的苏联代表和他所代表的集团在他们的审议工作中对我们的利益能加以考虑。我现在了解到这审议工作将于下星期三举行。我国代表团确实愿意今天下午就对这个问题进入非正式交换意见。我们想尊敬的化学武器工作小组的主席已经给了我们一件有用的工具来指导我们的非正式审议。它是一件十分非正式文件，已在工作小组中分发。它给我们提出五、六个题目，我们今后的非正式会议在化学武器方面可以集中在这样问题上。最后，我愿表示我国代表团对委员会决定再次举行这些非正式会议的巨大兴趣，希望象1980年一样，它们将对化学武器小组的工作起到积极作用。

科米韦斯先生（匈牙利）：主席先生，首先我愿表示匈牙利代表团对尊敬的埃及代表所做的、通知我们埃及交存不扩散条约的批准书的发言，感到深为满意。其次，我国代表团完全同意伊斯拉耶利安大使代表社会主义国家集团所做的发言，因为它也认为第33号工作文件所载的提案需要更加仔细的和实质性的研究。

萨朗先生（印度）：主席先生，我愿简单谈一谈澳大利亚和荷兰代表提出的第33号工作文件。在早一些时候讨论这个问题时我们已经说过，我们不愿造成一种印象，即委员会本身象一个专家小组会，和化学武器专家在一起开会研究某些问题。我们说过到日内瓦来参加帕格澳希会议的专家们也许可以以各个代表团团员的身份在会上发言。这也许是一个措词更正确的决定。我们现在真正要做出决定的是，是否举行一系列非正式会议，分属各国代表团的化学武器专家可就各专题进行发言。我们觉得这个决定的措词可以再修改一下，使它能反映这条意见，因为正如我早些时候已说过，对我国代表团来说，事关原则问题。

沃尔克先生（澳大利亚）：主席先生，请允许我通过您对尊敬的印度代表的建设性意见表示谢意。我肯定他表示的关心可立即接受，至少对我这个代表团来说是如此。

(沃尔克先生，澳大利亚)

关于尊敬的苏联大使提出的、尊敬的匈牙利大使表示支持的问题，显然如果某些国家集团尚未准备好讨论这个问题，希望在它们集团内进行讨论，我若设置什么障碍那就荒唐了。我很抱歉在会议前我和伊斯拉耶利安大使的非正式谈话中，我误会了他的意思，而得出一种印象以为他只是代表自己说话，并不代表集团。误会的产生是由于我对他所使用词汇的理解，也由于我想到他的集团的所有成员在工作小组早些时候的讨论中都讲过话了，而他本人则刚刚回到日内瓦，所以我以为那些只是大使个人情况进行那些讨论时，他本人不在场。我愿重复一下我国代表团和一些其他国家代表团在此问题上有紧迫的实际关系。至于有的代表团仍想澄清他们的思想，他们如能想着我们有些人在这个问题上确实要考虑实际的紧迫因素，我们将很感激。

里迪先生（埃及）：主席先生，您既然一向对我很宽厚，我希望您能允许我再简单说几句话。我代表我国代表团向刚刚听到的我的所有同事表达的敬意表示我深深的谢意。我特别指的是对埃及批准不扩散条约所表示的热情的祝贺。我特别要感谢图尔森夫人，她是第一位为此向埃及表示祝贺的，感谢日本大川大使、联合王国代表萨默海斯大使、苏联代表伊斯拉耶利安大使、澳大利亚代表沃尔克大使、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普法伊费尔大使、墨西哥代表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还有荷兰代表瓦根马克尔斯先生和匈牙利代表科米韦斯大使。我感谢他们大家向我国和我们代表团表示的热情祝贺和敬意。我衷心感谢他们和您，主席先生。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埃及大使的发言。委员会将会记得，在昨天非正式会议上，我们同意邀请联合国裁军研究所所长在全体会上做一简短发言。因此，我欢迎研究所所长博塔先生，现在请他讲话。

利维尤·博塔先生（联合国裁军研究所所长）：

1. 联合国大会已认识到裁军谈判和争取更多安全保证的不断努力必须以客观的、深入的、技术研究为基础。大会认为，联合国在裁军领域进行的持续的研究和研究活动会促使所有国家心里有底地参与裁军努力，大会也认为该在联合国范围内进行更有远见的研究。大会一再强调，必须向国际社会提供分得更细同时又更全面的与裁军有关的问题的情报，并强调必须保证裁军研究在科学独立的准则下进行。裁军研究事实上是裁军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

(利维尤·博塔先生，联合国裁军研究所所长)

2. 就是根据这样的背景，大会决定设立联合国裁军研究所 (UNIDIR)。该所从1980年10月1日起于日内瓦成立、开业，在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召开之前临时在联合国训练研究所的职权范围之内工作，并要受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的审查。

3. 研究所的任务是简单明了并实际的。那就是为帮助裁军和限制军备领域内已在进行的谈判、推动倡议新的谈判和对有关问题进行深入探讨而进行研究。在执行其任务时，研究所将以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的规定为指导。简言之，研究所基本目的是进行客观的、科学的研究，旨在促进裁军取得进展，并使多数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取得已有的有关裁军的情报研究报告和调查研究。

4. 联合国裁军研究所设有咨询委员会。正如秘书长在其大会报告中 (A/35/574) 说，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主席是研究所咨询委员会的当然成员，咨询委员会的成员还包括一些其他的知名人士。咨询委员会将于1981年5月初在纽约开会。

5. 研究所已经就一些计划展开了工作，我愿向你们简单地叙述一下。

(a) “裁军”。这将对裁军领域的总分析，是在当前国际关系的总形势下阐述这一点的。它将提出其目标、原则和组织机构，以及达到其目的的各项努力，包括各国的和在国际的裁军机构和程序等等。这项工作可于今秋完成。

(b) “裁军研究的项目单”。这项工作应于六月完成。项目单将在不同标题下列出过去十年间全世界就裁军事务已进行或正在进行的主要研究工作，专门的文献目录和载有联合国编写的或各会员国提出的研究报告的基本联合国文件。也将列出一些重要裁军研究中心和专门期刊。将尝试就项目单中的事实材料进行分析。

(c) “安全与裁军：各国安全与削减军备水平”。这一项目的目的是分析当前流行的各种安全概念和学说，分析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正在指导各国的外交政策并怎样在裁军努力中起作用，以便寻求可能的新方式方法采通过裁军加强各国的安全。这个项目的标题是暂时的，它可于今年年底或1982年初完成。

(d) “防止意外事件引起的战争”。我们估计蓄意发动核战争的可能性很

(利维尤·博塔先生，联合国裁军研究所所长)

小。然而，可能会由于某种意外事件或（技术上或政治上的）错误估计/错误理解而引起一场核战争；这个问题将作为与危机处理和防止核战争有关的更为普遍的急务的一部分来加以审议，它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没有规定这项研究工作完成的日期。

- (e) “裁军的科学与技术”。裁军过程要求适当的技术。在某些情况下，取得技术以便对协议的遵守情况进行核查可能是能否缔结一项协议的条件。到目前为止所使用的核查用途的技术还是那些原来为其他目的、特别是军事目的而发展的技术。有人认为研究取得技术问题并研究当前或今后需要进行谈判的领域内的各种需要的迹象，可能对裁军努力的进展起积极推动作用。裁军界人士应准备好在必要时要求科学家和工业界设计和生产这种技术。这个项目将于今年开始，1982年完成。

6. 除上述我们已经开始工作的项目以外，我们准备了约17个项目的清单，拟在5月研究所咨询委员会开会时提交该委员会。

7. 全世界还有其他从事裁军研究的研究所、中心和大学。我们建议为我们相互的利益与他们进行合作。因此，联合国裁军研究所计划在今年秋季请各裁军研究所的所长参加一次会议，就裁军研究交换意见和情报。希望这第一次会议将导致这种会议的制度化，目的是更好地使用已有的物质资源和智力资源，并从对政策和谈判施加影响的角度出发，加强研究的效能。

8. 我也要提一下研究所的财务问题。联合国裁军研究所是联合国的一个机构，是大会特别会议所从事的裁军机构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它的预算经费是靠自愿摊款。我希望各成员国将自愿分摊以对研究所的活动表示鼓励。

9. 在当前大部分裁军讨论和谈判处于僵局的国际形势下，现在特别重要的是鼓励进行思考并探讨恢复双边和多边会谈的一切可能性。我们研究所为这类活动提供了场所，我希望它将相应地得到使用。

10. 最后，我感谢委员会各成员国的邀请，并给我机会来简单介绍联合国裁军研究所。我也要感谢秘书长的个人代表贾帕尔先生，他慷慨地为联合国裁军研究所提供了支持。我感到特别高兴在法国任主席的情况下作这个介绍，因为法国是提议设立联合国裁军研究所的国家，而且我们现在也深深指望着它的支持。

利德戈尔德先生（瑞典）：主席先生，我不想插进来讲话，除非您已把别的事情都已处理完毕，因为我只是要简单宣布一件事。虽然这件事我已宣布过一次，为了保证使每位代表都知道，我愿再重复一遍。作为化学武器工作小组主席，我将在3月2日、星期一、上午11时在这个议事大厅举行无限制的非正式磋商会议以提出第CD/CW/WP.8号工作文件。这项文件已分发，其中载有拟议中的工作小组工作提纲的第二部分。

弗洛韦雷先生（美国）：主席先生，其他一些代表团已向埃及代表团表示了祝贺，我愿将我国代表团对他们的祝贺添加进去。我保持沉默的原因是，我以为还有其他机会，但我了解到尊敬的埃及代表即将离去，我不愿意在最后点名时，向他表示祝贺的名单中没有美国。我还愿向尊敬的埃及代表保证，我仔细倾听了并理解他的政府在交存批准书时所做的声明，甚至在尊敬的墨西哥代表再次为我们宣读以前，我就已听到和理解了。我尊重这些阐述主权国家意见的声明，并以我们在这个谈判机构中互相对待的精神对待这种声明。他的政府批准不扩散条约，我们认为这是英勇和有政治家风度的行动，我愿把我的祝贺增添上去。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巴西）：主席先生，我愿简单谈一谈尊敬的裁军研究所代表宣读的文件。

我们对这个问题很重视，因此，我想说几句话。新的研究所冒三个危险：第一是重复或部分重叠的可能性。如果我们看一看有关裁军的文献目录和有关材料，就会知道其他研究所、组织和大学已就此问题发表了成百的文献。这意味着新研究所必须另辟蹊径，以免重复其他较老的资料更丰富的、更有经验的单位已做过的工作。

第二个危险，我愿称之为烦琐哲学或学院主义，研究进展报告可能写得很好，但有时与我们的日常现实很少联系。在裁军这个领域里，我们知道，你是可以从科学幻想小说走到形而上学的，但是在出版书刊中，必定有一条可以引向正途的，可供研究所在其活动中遵循中间道路。

第三个危险是目标的横向和纵向扩散。我想我们所需要的是经过压缩的，写在对我们的实际工作和长期努力都可有所帮助的文件上的具体目标。

但是，我并不是到这里来埋葬研究所而是赞扬它。我曾有机会和博塔先生长谈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巴西)

过一次, 并对他想使研究追求的目标和实际有意义的方向有很好的印象, 我们也将从这个新的机构得到有益的帮助。最后, 我愿表示我国代表团对法国政府在这方面的倡议的感谢。

主席: 如果没有别的代表团想发言的话, 我就要结束会议了。但是在散会前, 由于这是我最后一次主持裁军谈判委员会, 我愿借此机会对我所有的同事表现出的合作精神, 对他们给主席的非常宝贵的支持和我本人多次表示的友谊表示诚挚的谢意。由于大家的合作和表现出的互相容让的愿望, 委员会才能在很短时间内组织了第三年度的会议, 并毫不延迟地就实质性问题开始工作。我还愿向贾帕尔大使表示热情的感谢, 他的忠告和帮助对我最为宝贵, 当然, 还愿向贝拉萨德圭先生表示热情的感谢, 他的帮助我特别欣赏。我还要向委员会秘书处的全体成员、向口译和笔译人员表示谢意。当然, 我还要向我的接班人,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赫德尔大使致以十分热情的祝愿, 预祝他在执行职务中取得成功。我可以肯定, 在他担任主席的指导下, 以及将在他以后在本届会议期间担任主席的其他同事的指导下, 委员会的工作将取得进展并能在今年更接近于满足国际社会的愿望。

会议于下午 5 时散会

❖ ❖ ❖ ❖ ❖

第一百十一次会议最后记录

1981年3月3日，星期二，  
上午10:30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G·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马提先生

贾巴拉赫先生

本亚米纳先生

阿根廷:

希门尼斯·达维拉先生

弗莱雷·佩尼亚瓦德小姐

澳大利亚:

斯蒂尔先生

芬德利先生

比利时:

昂克林克斯先生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巴西: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德克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武托夫先生

德扬诺夫先生

缅甸:

吴苏莱先生

吴维温先生

加拿大:

斯金纳先生

瓦尚先生

中国:

俞沛文先生

梁于藩先生

潘菊生先生

萨本望先生

古 巴:

索拉·比拉先生

博罗多斯基·雅基耶维奇夫人

捷克斯洛伐克:

鲁热克先生

卢凯什先生

伊鲁谢克先生

斯塔维诺哈先生

埃 及:

哈桑先生

法赫米先生

埃塞俄比亚:

约翰内斯先生

法 国:

德拉戈尔斯先生

德波斯先生

热斯贝尔先生

库蒂雷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赫德尔先生

蒂利克先生

考尔富斯先生

邦蒂希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普法伊费尔先生

克林勒先生

米勒先生

勒尔先生

匈牙利:

科米韦斯先生

哲尔费先生

洛考托斯先生

印度:

萨朗先生

印度尼西亚:

安瓦尔·萨尼先生

苏普拉普托先生

哈约马塔拉姆先生

卡西姆先生

卡约诺先生

伊朗:

达比里先生

阿梅里先生

意大利:

科德罗·迪蒙特泽莫洛先生

奇亚拉皮科先生

卡布拉斯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日本:

大川先生

高桥先生

石井先生

岛田先生

肯尼亚:

希特米先生

穆纽先生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卡塞雷斯先生

蒙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巴雅特先生

包勒德先生

摩洛哥:

什赖比先生

荷兰:

费因先生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尼日利亚:

阿德尼吉先生

阿金桑亚先生

阿奎伊—伊龙西先生

波兰:

苏伊卡先生

恰洛维奇先生

托马谢斯基先生

罗马尼亚:

梅列斯卡努先生

斯里兰卡:

帕利哈卡拉先生

瑞 典:

利德戈尔德先生  
诺尔贝格先生  
斯特勒姆贝克先生  
埃克霍尔姆先生  
隆丁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  
佩尔菲利耶夫先生  
莫什科夫先生  
甘贾先生  
洛什希宁先生  
杜利安先生  
科斯坚科先生  
柳欣先生

联合王国:

萨默海斯先生  
马歇尔先生  
诺布尔先生  
林克夫人

美利坚合众国:

弗洛韦雷先生  
弗莱谢尔先生  
德西蒙先生  
克里顿伯格女士  
米斯克尔先生  
威尔逊先生

委内瑞拉:

塔伊尔阿达特先生

阿吉拉尔先生

南斯拉夫:

弗尔胡奈茨先生

布兰科维奇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委员会全体会议开始。

尊敬的代表们，我担任本委员会三月份的主席，这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及我本人确实是极大的荣幸。正如大家所熟知的，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成员，为了对停止军备竞赛及有效裁军做出贡献，多年来我们进行了巨大的努力。请允许我借此机会向你们保证，在这些同样目标的指导下我将竭尽全力担负起本委员会会议事规则交给我的重大责任，完成艰巨任务。

在我开始担任主席时，我愿向尊敬的法国代表、德拉戈尔斯大使表示感谢，因为他在今年会议的第一个月熟练地领导了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我相信整个委员会和我一样要为此对他表示感谢。他以他的耐心、礼貌、精力和理解力，正如我们都知道的这些正是法国外交的特点，带领我们取得了显著成绩。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对1981年度会议议程，春季会议工作计划及重新设立或恢复四个特设工作小组等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

因而，在我的前任担任主席期间本委员会已进入了实质性工作阶段。同时，我们不得不充分意识到复杂的形势和紧张的国际气氛。军备竞赛的加紧，第二个限制战略武器条约未获批准以及几乎所有的裁军谈判重要途径的中断，使我们要完成我们的任务并不比原来容易。

但是这个状况不应使我们丧失信心，本着有良好的愿望和灵活性的精神——这迄今一直是我们的委员会的特点——我们应该加紧努力完成我们议程上的工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辜负国际社会对我们的期望，才能起到裁军谈判委员会作为唯一的多边谈判机构的特殊作用。现在在裁军领域里任何一个具体的协议对总的国际形势都将是一个有利的影响，这是合乎情理的。

使得我们工作有进展的最重要的前提无疑是在座的所有代表团的政治意志，这对核武器国家的代表团尤其适用。在我看来，这些国家中的一个仅仅在几天前，在它的最高会议上再次表明了这种政治意志——苏联在苏共26大上表明了。在军备限制和裁军领域内继续努力以取得更大进展的决定以及为此目的而提出的新的具体方案，对本委员会的工作一定会起到积极的影响。

现在距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的时间已很短了，不光

(主席)

是我们，而且是全世界所有的人民都希望本委员会能够尽到自己的责任，向会议提出一个反映至少在委员会议程的几个项目上取得确实进展的清单。为了能达到这个我们必须加紧我们的工作，尽可能有效地运用我们的时间。

由于重新设立了消极安全保证、化学和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以及恢复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裁军谈判委员会现在能够进行实质性的谈判。我呼吁所有成员国充分利用那些特设工作小组的机会来协调他们的立场以便在本届会议上取得确实进展。

与此同时，我们应当看到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其他领域里也有任务，我记得有这样的议程项目“禁止核试验”、“停止军备竞赛和核裁军”及“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很多代表团，也包括我国代表团，深感遗憾的是委员会至今还不能设立相应的特设工作小组或其他附属机构对这些项目进行实质性的谈判。

意识到这一点，我呼吁委员会所有伙伴，成员国或非成员国把力量集中到这些主要项目上，不要提出那些和裁军无关的高度政治性和有争论的问题，以免使我们工作更复杂。

正如你们都知道的，我们这个月的工作量是很大的，除了特设工作小组内的谈判外，我们工作计划还包括核裁军、综合裁军方案、消极安全保证及化学武器的专门会议。在这些会议上，我希望裁军谈判委员会非成员国的代表团，如奥地利、丹麦、芬兰、挪威、西班牙和瑞士将作出有益的贡献。

为了有效地进行共同努力，主席任何时候都愿意和所有的代表团接触和磋商。另一方面，我知道我完全可以期待你们的合作与协助。还有，我愿意感谢贾帕尔大使和贝拉萨德圭先生及他们来自秘书处的同事们对我的前任所给予的很好的支持。我也期待他们的合作。

在结束开场白时，我愿意强调，我希望在三月份期间，委员会能保持迄今存在的建设性精神继续工作，从而使我们获得具体的成果。

弗尔胡奈茨先生（南斯拉夫）：主席先生，请允许我代表我国代表团对您在三月份期间担任委员会主席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同时，我也愿向德拉戈尔斯大使上月所完成的优异工作表示祝贺。

(弗尔胡奈茨先生，南斯拉夫)

我们委员会对核裁军问题的审议表明，我们在这一期会议中仍然不能够对裁军领域中的这个最重要的问题采取国际措施迈出具体的最初几步，在这情况下是很难发言的。裁军谈判委员会在核裁军方面不能取得任何结果，这已是第三年了。在此期间，由于这方面加速竞赛的结果，费用已达天文数字，其惊人程度已成为自身之否定。这种情况是毫无道理可言的。正如瑞典代表团团长图尔森夫人在这里所说：“必须指出，核武器的神秘性、核武器反正能够增进任何国家的安全这一观念是虚妄不实的。我曾将这种观念称之为‘我们时代的最大谬误’。它不仅远远不能增进任何人的安全，而且能减少大家的安全。”

核裁军曾多次被评价为对和平与人类的存亡最关重要和最危险的问题，这类问题在世界上没有几个。为对这种问题怎样采取紧急地、断然地措施而展开如此广泛而有说服力的辩论，这样的全球性问题也没有几个。因此，没有必要在这里重申各政治谈判机构的决定和举不胜举的联合国大会正常和特别会议的决议。我们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成员对这种情况特别了解。不仅如此，我们在无数场合上都严肃地、正式承担了开动核裁军进程的责任。在裁军谈判委员会成立时，我们还决定为求得这些问题的解决在这里着手进行具体谈判。我也愿避免更多地提出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应做具体工作的新的理由，在我以前的大多数发言人，特别是21国集团成员国都有说服力地谈过了，无需将他们所谈理由一一列举出来。

但是，由于某些西方大国的抗拒，裁军的这个最重要领域问题的解决停滞不前。事实上，除开我们口头上的审议外，问题的解决甚至尚未开始，而口头上的谈论又是无补于事的。

全世界理所当然地在纳闷，不知我们在干什么。为什么核裁军还没有具体开始？象这样下去将伊于胡底？不结盟国家对这个问题特别重视已有20年了，它们认为这个问题极端优先。最近在新德里举行的部长级会议对裁军问题给予特别重要的地位，同时特别强调了核裁军。在这次会议上，部长们说：“今日世界面临的最大危险是核大战造成的毁灭威胁。正在进行新一轮疯狂的核军备竞赛的核武器国家的行动所造成的局面，使人类似乎沦于只能在核歼灭的阴影下生活”……为此，“部长们表示相信，在核裁军达成以前，消除核大战威胁的最有效办法是禁止使用或威

(弗尔胡奈茨先生，南斯拉夫)

胁使用核武器。部长们认识到，核武器国家不愿意同意一个禁止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国际公约”。另一方面，不结盟国家的部长们对和平使用核能，特别是为发展的目的使用核能，给予极大重视。

不结盟国家的部长们明确指出，不愿就核裁军进行谈判的人的立场和所持论据都是站不住脚的。他们最有力地批驳了为这种立场所做的辩解，这种人出现的各种理论为基础，如威慑论、可以进行所谓“有限核战争”论等，这些理论实质上是为继续进行核军备竞赛敞开大门。超级大国对威慑论的应用确实防止了它们直接卷入区域性冲突。但是，在威慑上的竞争丝毫没有能消除核灾难的可能性。恰恰相反，它甚至于增加了不安全和不稳定。因为军备竞赛正是根据为维持国际关系之现状不惜使用武力的立场而继续进行的。这是因为威慑论是一种力量论，是干涉别国内政论，是把安全建立在加强军事威力这个站不住脚的基础上的理论。这些理论和与此类似的理论都是旨在鼓励核武器国家之间与集团之间的竞争，企图为进一步无限制地发展更加致命的、破坏性更大的新式武器、系统和设施的技术制造根据，而不是为了把所有人类的财富用于全世界人民的进步和繁荣上。

任何关于可以进行一次有限核战争的想法都不是清醒的逻辑，而类似恐怖主义的疯狂。为了使人看到多么迅速就可将人类置于灾难的边缘，在操纵上可能的失误危险发生一下就足够了，这种情况我们大家都已看到了。

虽然有必要采取一切措施防止可能引起灾难的意外事件发生并保证储存的核武器不要落入可能用于恐怖目的的人的手里，但唯一的能持久的和令人满意的答案是最紧急地销毁所有现存的核武器和禁止今后再生产核武器。

主席先生，现在并没有符合核裁军这个词的真实含义的核裁军谈判。今天在本委员会范围以外的关于这个问题的一切谈判都基本上不包括裁军措施，而只是军备的控制，这不过是让核军备竞赛放手继续进行而已。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作为唯一的谈判机构的委员会对尽快使其议程中有关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项目具体化负有特殊责任。但是，这不应只停留在口头上，而应毫不迟延地真正同意开始进行具体谈判。南斯拉夫竭力主张以第CD/116号文件中所载1980年7月9日21

(弗尔胡奈茨先生，南斯拉夫)

个不结盟和中立国家声明的内容为基础，紧急开始谈判。我们认为，该文件所提就核裁军开始进行谈判的基础是良好的，为达成妥协提供了可能性。委员会中的不结盟和中立成员国认为，把《最后文件》第50段中设想的核裁军的各主要阶段拟定出来是必不可少的，核武器国家的责任和核武器国家在达成核裁军的进程中的作用将予明确规定。不结盟和中立国家还认为，在核裁军进程中，尽可能明确认定禁止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问题是极其重要的。认定旨在消除依靠威慑论的问题所进行之努力也无疑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应消除依靠威慑论的道理，在委员会中的不结盟和中立国家所做的发言中已多次提到。为了完成委员会在这方面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不结盟和中立国家竭力争取采取措施，使委员会作为唯一的多边谈判机构能在裁军领域充分履行其责任，并使委员会能与双边的、区域性的或其他限制性的谈判机构的核裁军谈判建立相互关系。

毫无疑问，上述不结盟和中立国家的态度并不忽视，也不妨碍其他级的（双边的、区域性的、多边的）谈判，如果它们对核裁军做出应有贡献的话。我们认为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应该继续进行，目前在马德里举行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正在考虑的举行欧洲裁军会议的想法应该实现。

本委员会如要在核裁军问题上履行其责任，首先面临的一个事实就是某些西方大国应改变态度，同意开始多边谈判。为此目的，我国代表团竭力争取成立相应的工作小组，并应立即开始工作。我们认为拒绝成立这个工作小组是违背委员会成员国平等、民主地参加，不仅是核武器国家，我们所有国家都承担的，这项困难而负责的任务的基本权利。开展这个问题的多边谈判对当然要同时进行的双边谈判是不利的吗？到现在为止，双边谈判遭到失败，这难道不是显然有必要利用多边谈判吗？在多边谈判中，好多国家的创造性和政治意志将对这个重要问题的解决有积极影响。

很明显，工作小组的职权需明确规定，小组需有精心拟定的行动计划和明确规定的谈判阶段。这是因为核裁军进程是个长期的事，需要时间；但同时又有一个明确表明的心愿，应按同意了的计划坚决前进。工作小组可用现有的第CD/116号和CD/4号文件以及其他有关文件作为讨论的基础。在工作开始阶段，小组将集中力

(弗尔胡奈茨先生，南斯拉夫)

量先将这个问题的各个方面明确起来，然后逐步解决主要问题。不这样具体处理核裁军问题，本委员会就不能完成其主要任务，那末我们在所有其他问题上所取得的进展也将得不到相应结果。

按照委员会工作计划，今天是就议程上这个项目进行辩论的最后一天。这并不是说对核裁军问题的进一步审议就此停止。我们认为，委员会应继续审议这个问题，并应深入进行。现已有足够的基础可以这样做，其形式则可多种多样，从委员会非正式会议到非正式小组会议和非正式磋商等都可以。

南斯拉夫遵循其和平和积极共处政策和不结盟运动的决定，将不遗余力地为我们取得核裁军的成功而努力。我们对委员会在审议核裁军问题上现在存在的僵局不能，并且今后也永远不能甘心作罢，我们将竭力使所有各方明瞭和接受我们是为了具体解决所有裁军问题而来的。我们不愿对任何可能的失败承担责任。全人类都要求将核技术用于繁荣而不用于毁灭世界，这种责任要完全由不顾全人类的要求的人来承担。

主席：我愿感谢弗尔胡奈茨大使的发言和他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巴西)：主席先生，我们委员会自上星期二起就我们议程项目2，即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已经专门开了三次全体会议。在这之前一星期我们讨论了项目1，禁止核试验。我提议今天两个议题都讨论一下，有原则性的理由，也出于实际的考虑。2月12日我有机会在全体会议上发言，说明了巴西关于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立场。既然我们把核禁试看作是导向核裁军的一个步骤，我今天也愿意阐述一下巴西关于禁止进一步试验核武器条约的立场。与此同时，我还想着我们昨天关于设立工作小组处理我们议程项目1和2时的很有意思的辩论。由于我国代表团已就此问题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也得到了其他国家代表团的支持和评论，我相信，为了记录在案，就昨天讨论的问题作些澄清是适宜的。

我一开始谈就重复说一下，关于急迫需要我们委员会就这两个项目进行实质性谈判的意见，看来是本委员会成员国几乎一致同意的了。继续进行核军备竞赛的问题是世界各国主要关切的问题，而不仅仅是那些仍然在数量上和质量上不断扩散它们核武库国家主要关心的问题。我们一直碰到这样一个论点：核裁军对超级大国的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巴西)

安全是“头等重要”的，或者说，这个议题要多边讨论就“太敏感了”或“太复杂了”。不管怎样，我们坚决认为，这个问题对我们自己的安全也是头等重要的，正是因为它的复杂性和敏感性更应当早日开始谈判。一次核大战不仅会消灭那些相信他们能够进行核战争的人，而且也会把世界其他部分全都消灭掉。因此，迫切就此问题的实质进行谈判，很明显是本委员会的权限和责任内的事。

我国代表在昨天非正式会议上，建议秘书处向我们提供一份自裁军谈判委员会开始成立以来迄今提出的关于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的所有具体提案的单子。印度代表团以前曾提出过一个提案：我们可以在非正式会议上从秘书长关于核武器报告的第五章开始讨论起。很多代表团赞成继续进行非正式会议讨论核裁军问题，昨天委内瑞拉塔伊尔阿达特大使对我的提案提出了补充的意见。其他代表团，包括21国集团的尼日利亚、肯尼亚、阿根廷、秘鲁、罗马尼亚、斯里兰卡、瑞典和南斯拉夫，都对手头的这个问题提了建设性的意见。昨天所有这些建议都是互为补充的。对有希望能定下来的安排上的细节，我国代表团是完全灵活的，焦点要集中在设想的谈判上。我们还在想，列举联合国内关于核裁军问题的所有提案，单子也许太长太繁重；或许开始时我们应该提一张不那么包罗万象的单子，各国代表团可以提议在单子上增加其他在1979年以前提出的，而到今天仍然是合适的正式文件。但是，我感到意见比较集中的重要的一点是：这种做法必须有两个主要的目的：第一，为在本委员会内进行有意义的实质性的对话创造条件；第二，目的在于着重指出一些可以开始进行具体的多边谈判的争论点。根据这个条件，我国代表团就准备继续在非正式会议上探讨我们关于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工作安排。在这方面，我仍然相信，21国集团的提案向我们提供了一个能获得成功的最好的选择。然而，如果对我国代表团和其他几国代表团的建议继续不予考虑、置之不理或者甚至拒绝开始对话，那么，我们和所有联合国会员国只能得出适当的结论而不能有其他的作为。

同样的推理适用于设立一个工作小组谈判永远禁止在一切环境中的一切核武器试验条约的各种提案。在昨天的会上没有听到对继续非正式地讨论这个问题的实质内容有反对意见；记录在案的只有两国代表团是反对21国集团提出的项目1上关于设立工作小组的提案。其中一国代表团解释说，它的政府正在全面审查其防务政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巴西)

策，只能在审查结束之后，他才能带着明确的指示来本委员会开会。而另一国的原则性的反对意见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我国代表团仍然认为，这些意见很不清楚。即使这样，其结果至少可以说是令人失望的。不管怎样，这种情况不应妨碍三边谈判当事国回答在本委员会内对它们提出的问题，所以提出这些问题是为了要弄清它们去年向委员会提出的报告中的问题。三边会谈已经中止以及与本委员会的任务无关的一些原因，这些都不应阻止三个谈判当事国向本委员会作出实质性的回答。在这方面，苏联代表团已在全体会议上专门就全面禁试的实质方面发了言，而且也表示了支持21国集团。要求其他两个大国说明理由，为什么他们认为本委员会内达成一致意见会损害成功，这算太过份吗？

回想一下去年设立化学武器工作小组这个最近的例子，也许是适当的。在这方面，本委员会的经验表明，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决不会影响双边谈判，顺便说一下，由于与超级大国之间双边关系有关的原因，这个谈判也已经中止了。我可否在这里再说一下我事后的想法：自核时代开始以来，关于裁军问题的限制性谈判现在已经谈了35年了，而在这些卓越的论坛上一项裁军措施也没能订出来。相反，在这35年里发生了速度惊人的大规模的武器集结。

我国代表团在提议继续非正式地讨论如何组织关于核禁试的有意义的谈判时，仍对细节问题保持毫无先入之见的态度。但我们确实认为，建议的这种做法必须也采取对话的形式，以便从中能产生实质性的材料以形成21国提议的工作小组职权的基础。

我国代表团坚信，全面核禁试条约本身并不是我们追求的目的；再者，我们认为，它的迫切性不仅仅由于《不扩散条约》的很多缔约国现正对该文件的有效性或能否得到遵守表示怀疑。相反，正如巴西一贯说的那样，全面核禁试条约必须设想为走向核裁军的一个步骤。为了使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真正有效和持久，必须使尽可能多的国家接受这项条约，特别是还在继续进行试验以增加其武器库的破坏力量的五个核大国。但是，如果不考虑其他国家的合法的关切的事和利益的话，那么条约的普遍性的条件是达不到的。一些国家没有被允许有机会说明它们所关切的问题并看到这些问题得到充分的反映。不可能期待秘密谈判达成的协议会自动符合这些国家的利益。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巴西)

就巴西来说, 我们对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确实有基本的看法。我们愿意看到一项条约, 其中对核裁军的目标明确承担义务; 并在充分利用核技术用于和平目的的领域里能成为促进国际合作的一个有效工具; 其中不包含不平衡和歧视, 不会给一些缔约国以一种特殊的地位, 即使这些缔约国认为它们自己比其他国家有更多的利害关系。我想到的既有条约实质性的条款, 又有有关指控程序的、有关核查机构的, 以及有关批准、生效的条款, 以及定期检查的规定。我们更愿看到一项能最终有效地在一切环境中永远停止一切核武器试验的条约, 而该条约不会成为一种施加政治压力的工具, 甚至更糟糕的成为一个使得限制几年之后的恢复试验合法化的文件。

我在结束我发言之前, 有一点要讲得非常清楚。我们承认每一个国家有权同它选择的任何伙伴进行它认为保卫它合法利益必需的任何会谈。但我们不能接受这种论点: 本委员会内关于我们大家都同意列入委员会议程问题的实质性会谈, 会不利于, 或在任何方面会妨碍对同样问题的限制性会谈。我们认为, 只要执行了谈判任务——委员会就是为此而成立的——那么, 本委员会就是在进行为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澄清头等重大问题的无法估价的工作, 其目的在于保证经多边协议的文件的有效性和普遍性。

我们不要误信什么, 似乎这个世界是由两类国家组成, 其中一类对另一类不负任何责任, 只有采取国际性的行动才是明智的。本委员会所有成员都已同意就核裁军的迫切措施进行谈判。会谈可以分开、分小组、在各联盟内、在联盟之间或者无联盟之间进行, 但是我们必须也要在我们自己为此目的而建立的机构内进行谈判。妨碍本委员会内的多边谈判也许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因为只有在这个机构内谈判达成的裁军协议将证明是平等的、普遍适用的和持久的。

科米韦斯先生(匈牙利): 主席同志, 首先让我对您接任裁军谈判委员会三月份主席表示祝贺, 并预祝您在履行职责时取得最大的成功。匈牙利代表团特别高兴的欢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代表担任主席,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有着牢固的友好关系, 在生活的所有领域内有着根深蒂固的合作, 对加强世界和平与安全有着深远的共同利益。您在多边外交方面的个人才能与经验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保证委员会将在您尊敬的前任, 德拉戈尔斯大使任主席期间所形成的实事求是及建设性的气氛中继续它的工作。我愿对德拉戈尔斯大使对我们工作的积极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科米韦斯先生，匈牙利)

很清楚，本委员会今年，特别是本月份的主要任务是在核裁军这个广泛和重要的领域取得进展，特别是对此种谈判作出必要的组织安排取得进展。您作为主席有助于上述任务的实现，我国代表团将尽全力协助您达到此目的。

在委员会内就核裁军的许多方面交换观点总的说来对我有些鼓励，这里的多数代表团表示了他们心愿和强烈愿望，要求对迄今一直仅被置于审议一级的核裁军的主要方面开始具体的谈判，我想到的有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及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问题。但是我国代表团对委员会在几个代表团的拒绝之下不能解决程序问题，并着手实质性的谈判感到大失所望。就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及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设立工作小组的事早在去年晚期就已在原则上达成协议了。但由于当时这些问题遭到一个代表团的强烈抵制而导致了不幸的后果，使第二次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审查会议未能就一个实质性的最后文件取得协商一致的意见。

我国代表团继续确信裁军谈判委员会在特设工作小组范围内，就具体的核裁军方面进行实质性的谈判不但是可行和合乎需要的，而且是一项非办不可的任务，如果裁军谈判委员会真正遵守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期间所取得的共同一致意见的话，即《最后文件》关键的第50段所包括的意见。

我在1981年2月12日的发言里对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提了些初步的意见，尽管上星期的晚些时候已讨论过了这个问题，面对委员会的那些发言我愿提一些进一步的意见。我国代表团非常感谢尊敬的苏联代表，伊斯拉耶利安大使上星期五就苏联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问题与三边谈判以及本委员会要进行的谈判的关系所持的立场而作的全面发言。我认为苏联的灵活立场对上述两处的谈判会起到大大的推进作用。我国代表团非常同意苏联代表团关于暂停禁止核试验和建立一个国际全球网来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立场。我愿重申，我国代表团希望三边谈判的另外两个国家不久能发现继续会谈是可能的并可取得积极的成果。

我国代表团仍然确信和三边会谈相应的裁军委员会还应为达成一项真正的普遍的全面禁试条约起到作用。在这里的大多数代表团同意特设工作小组应由所有核武器国家参加，关于这个工作小组的具体任务，我认为，撇开更早的建议不谈，仅本届会议开始以来在我们的讨论中所提的建议已足够多的了。在这个阶段要作的是，把这些建议变成能为所有代表团所接受的实际的职权，并在特设工作小组内开始实质性的谈判。

主席同志，委员会在本次会议上要完成对议程项目2的审议：停止核军备竞赛

(科米韦斯先生，匈牙利)

和核裁军。寻找停止核军备竞赛办法的迫切性，在很多代表团对此项目的发言里已以鲜明的方式阐明了。目前国际形势的状况很清楚地表明有增无已的核军备竞赛正成为国际关系中愈来愈危险的不稳定因素。防止核战争的爆发及对核裁军作出实质性的进展，对全世界各国人民来说是一项最优先的任务，对裁军谈判委员会更是如此。社会主义国家一直提倡和推动各种范围广泛的建议和各种具体的谈判，以便结束核军备竞赛。最近的建议是勃列日涅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六届大会上的发言里提出的，匈牙利政府完全支持这些建议并且确信执行这些建议是符合世界人民的最大利益的，特别是欧洲各国人民。我们确实希望作为这些建议的对象的人对这些建议能给予应有和负责的考虑。

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领域也面临着具体的任务，自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就停止生产各种类型的核武器及逐步减少直到彻底销毁核武器的谈判所提的建议 CD/4 以来，裁军谈判委员会就这一问题已有了广泛的讨论。由于这些讨论的结果，大多数代表团得出了结论并明确地表示了他们的意见，即裁军谈判委员会是准备和进行此种谈判最合适的论坛。

为了把这个正确的结论转化为实际行动，已提了好多具体的建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去年7月份提交的工作文件 CD/109 里，建议成立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特设工作小组，并为工作小组规定适当的职权。21国集团在工作文件 CD/116 里提出了同样的倡议，建议成立工作小组以及说明这个工作小组可以处理的具体任务。归根结底，这两个建议可以被认为是对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50条及其他有关条款得以实施的实际行动。

在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讨论中，有些代表团对停止生产用于武器目的的可裂变物质特别感兴趣。匈牙利代表团的意见是，这个问题应该在准备成立的工作小组范围内和其他有关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问题同时考虑。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大多数代表团坚持不断的努力，本委员会在这个重要领域履行其特别的职责方面丝毫没有前进一步。我国代表团认为委员会最迟应在本届会议期间内，就成立一个适当的附属机构作出决定，并在优先基础上，对停止核军备和核裁军的实质性谈判开始准备工作。

在结束发言以前，主席同志，我愿谈一谈不将核武器部署在现尚无核武器的国

(科米韦斯先生，匈牙利)

家领土上的问题，正如您所记起的，这个问题，遵照我们委员会所作的决定，是属于议程项目2的问题。

我国代表团和很多代表团一样把加强无核武器国家安全的政治保证和国际法保证体系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缔结一项不将核武器部署在现尚无核武器的国家领土上的国际协定的主张，在很多代表团看来，是达到这个目标的一个可能的行动。

缔结一项不将核武器部署在现尚无核武器的国家领土上的协定将大大加强不扩散制度，可有助于减少核战争和核军备竞赛的危险，并能加速无核武器区的建立。这样一项保证将大大有助于增加信心及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为此，我国代表团认为缔结此项协定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且不说这是一个很及时的问题。

大会上届会议通过的第35/156C号决议执行部分第1段“请裁军谈判委员会毫不迟延地进行谈判，以期制订一项不将核武器部署在现尚无核武器的国家领土上的国际协定。”决议执行部分第3段要求我们委员会就此问题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

考虑到此问题既重要又迫切，成完这一任务的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设立工作小组，正如社会主义国家在1981年2月6日第CD/141号文件里建议的。匈牙利代表团准备和每一个代表团进行合作，为这样的工作小组制订一项职权。

主席：我感谢科米韦斯大使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一番友好的话。

索拉·比拉先生（古巴）：主席同志，看到你在三月份主持裁军谈判委员会，我国代表团感到非常满意。你是一个和我国有着牢固的、兄弟般的、友好的和团结关系的国家的当之无愧的代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为实现全面彻底裁军，从而加强国际和平和安全的努力中已经发挥、并继续发挥着积极而富有战斗性的作用。

我们知道你有极大的能力，我们相信，在你干练而灵巧的指导下，我们将以积极的成果成功地结束春季会议期间为时最长的一个月的工作。你可以放心，你将得到我国代表团的极大支持和合作。

我还想通过你向法国大使表示我们的祝贺，祝贺在他的主持下我们委员会在二月份取得的成果。

重复说各工作小组为处理裁军谈判委员会议程中各项目提供了最好的组织形式

(索拉·比拉先生，古巴)

这样说似乎没有多大必要，但是当某一事实确实是无可辩驳和客观存在的时候，那就不得不重复，而且现实也令人信服地表明事情正是如此。在各工作小组内审议我们面前的项目是澄清这些项目的很多复杂方面的最好办法；这使得在这里提出的有关这一问题的某些论点不能被人接受。

关于防止进攻、考虑安全、防护、保护等等的问题，曾有人在此举了这样一个人的例子，此人为了保护自己，在屋内装了警报器、警告信号、篱笆并养了狗。但是，那些没有钱安装警报器或买狗、或者那些根本就没有房子的人又怎么办呢？他们就应该遭到攻击而无任何保护吗？

没有人拒绝承认这一事实，即就我们的议程中此类紧急而迫切的项目——(1)全面核禁试，以及(2)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设立两个工作小组是有益的。

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其中包括那些反对设立这种工作小组的成员都知道，在工作小组内讨论这些项目并不意味着立即达成条约。我们都知道，这些项目需要透彻的、细致的和详尽的审议，但是如果我们对此问题继续无所作为，时间就会流逝过去，而任务将越来越难以完成。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将对国际社会作何交待呢？我们对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可讲些什么呢？

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最后文件》——我们对此已经谈论得够多的了——是协商一致通过的。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上我们应估量一下它的结果；我们应注意到已做了些什么以及还有什么没有做。当审议第47段以后各条款的时候将会出现什么情况？这些段落提到了核武器问题，这是我们有责任着手处理的不可回避的问题。

我国代表团深感忧虑的是我们会在不设立这些工作小组的情况下结束我们今年的工作。今年是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召开之前委员会的最后一届全会，我们一定不能“两手空空”地去参加特别联大。21国集团——我国属于这一集团——以及社会主义集团、还有所谓的西方集团中的许多代表团都同意，应该设立这些工作小组。这已经在各次发言及提交的文件等材料中反映出来。

例如，我想提请大家注意：

社会主义国家集团早在1979年提交的关于核武器谈判的第CD/4号文件；

(索拉·比拉先生，古巴)

21国集团提交的也是关于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第CD/36/Rev.1号文件；

21国集团提交的第CD/72号文件，其中载有呼吁彻底停止核武器试验和敦促毫无延迟地设立一个工作小组的内容。

21国集团提交的关于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第CD/116号文件；

载入第CD/134号文件的21国集团在裁军谈判委员会1980年年会的结束时的声明中载有以下段落：

“……遗憾的是，尽管裁军谈判委员会作为裁军领域中唯一的多边谈判机构，因而赋予了更为重大的责任，却在1980年会议期间受到阻碍而未能充分地履行其任务，特别是履行大会所定为最高优先的那部分任务，即包括禁止核试验的最初步骤在内的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

社会主义国家提交的第CD/135号文件中的一段说：

“社会主义国家各代表曾经、并继续把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放在第一位。他们向委员会本届会议提出了关于就停止生产所有类型的核武器，逐渐裁减这种武器的储存，最后达到彻底消除这些武器的谈判的具体提案。此外，还建议在委员会内应设立一个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特设工作小组，该小组的职权应在裁军谈判委员会本届会议期间予以确定。”

这是指在1980年。

至于发言，已经有许多发言客观地反映了设立这些工作小组的重要性；其中包括21国集团重申这一紧迫性的不止一次的发言，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发言——特别是苏联的伊斯拉耶利安同志在2月27日的发言——以及荷兰、日本、比利时、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意大利的发言。

此外，联合国大会上届会议也通过了各项有关这一问题的决议。

最后，我想提一下题为“核武器综合研究报告”的第A/35/392号文件。印度代表团建议，我们应在非正式会议上讨论该报告的第五章，标题是“威慑理论以及其他有关核武器的理论”。我国代表团支持这一建议。整个报告极为有用和重要，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第八章，其标题是“对人类社会的永久性危险”，特别是其中的第494段，我援引如下：

(索拉·比拉先生, 古巴)

“如果这份报告不能证明什么的话, 那么它至少已经表明, 如果在战争中打开今天规模或明天规模的核武库的话, 就会导致灾难性的结果。可能有些人会从这样一种估计中得到安慰, 即就是核战争也难以把地球上的每一个男女以及儿童统统杀绝。但是作这种估计是愚蠢的做法。毁灭人类文明的危险不应被当作理论争论的题目, 而应该视作基础, 用以唤醒大家知道今日世界令人惊恐的形势以及有必要为寻找可接受的解决办法而行使政治意志。”

不结盟国家的六次最高级会议都重申了核裁军的必要性。最近在新德里举行的部长级会议上, 不结盟运动国家的外交部长声明: “当今世界的最大危险来自一场核战争破坏的威胁。已经开始了新一轮疯狂的军备竞赛的核武器国家的行动造成了这样一种形势, 即人类似乎注定要生活在核毁灭的阴影之下。有些核武器国家一直在推进有限核战争这样一种极为危险的理论, 并尽量缩小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的区别。同时, 大国之间的“威慑均衡”并没有阻止它们参加地区性的冲突。威慑力量的竞争丝毫没有为防止迫在眉睫的大灾难提供任何保险的手段。作为今日国际形势特点的无常恶梦和害怕心理已增加, 因为军备竞赛主要是由于持续不断地诉诸使用武力以维持国际关系现状所致。只存在一种真正的威慑力量——人类要生存的愿望。因此, 不结盟国家作为世界和平的不懈的拥护者应该协调行动, 制止核军备竞赛并把它拉向倒转, 以便最终彻底地从各国的武库中消除核武器。”

让我们协调行动, 实现停止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具体谈判。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尊敬的主席同志, 首先, 我谨代表苏联代表团并以我个人的名义, 热烈地祝贺你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本月份主席的职务。我们特别高兴地这样做, 因为你在这里代表的国家和苏联有着牢不可破的友谊和兄弟般的关系。尊敬的赫德尔同志, 请允许我预祝你作为委员会主席完成你负责的任务时一切顺利。

今天, 苏联代表团想提请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成员注意一件具有重大国际意义的事件, 即这些天即将闭幕的苏联共产党第26次代表大会。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向大会所作的报告深刻而全面地分析了目前的国际形势, 进一步确定了苏联保卫和平和加强国际安全的外交政策的一贯性, 并提出了新的旨在遏止军备竞赛, 改善国际气候的重要建议。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联)

作为世界对代表大会工作的最强烈的反应的一种反映，委员会内的许多代表团——它们很坦率地告诉我们这一点——对代表大会的文件表示了极大的兴趣。苏联代表团已经把勃列日涅夫报告的一部分作为正式文件提交给委员会，这一部分集中谈了巩固和平、解决实际的国际问题、首先是裁军问题的任务。

报告中的许多条款，以及大会提出的新的建设性的建议与我们委员会的工作以及在一般性辩论的过程中许多代表团的发言都谈到的那些问题有着最直接的关系。

在这方面，苏联代表团想提请委员会注意勃列日涅夫报告中谈到的某些问题。

勃列日涅夫在向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说，“我们党和我国政府的外交政策的中心路线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为减少战争危险和遏止军备竞赛而斗争。”苏联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这特别明显地反映在当前委员会会议的工作中——从整个裁军领域中挑出了对人类构成最大危险的核武器的限制和消除问题。

众所周知，苏联主张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即停止生产核武器、减少核武器的储存，直至彻底销毁核武器。苏联代表团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在两年多前曾向委员会提出了有关的具体建议。代表大会注意到我国在寻求核裁军领域内实施各项个别措施、特别是保证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加强对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保证、以及制止核武器在我们星球上进一步扩散等各项措施方面所作的努力。

委员会中大量的发言对以下的事实表示严重的忧虑，即苏美两国限制战略武器的进程被人为地延迟了，正如你们所完全明白的，过错不在我方。这种忧虑的背后还有更深一层意思，即对苏美关系今后如何发展表示关注。这种关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委员会的一般性辩论中，许多代表团正确地强调指出，整个国际形势以及许许多多问题的解决，其中当然包括裁军问题的解决，在许多方面是有赖于苏美两国的政策的。勃列日涅夫在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明白无误地指出，苏美关系的现状以及需要解决的问题的尖锐性说明有必要进行对话，在各级进行积极的对话。在这里裁军谈判委员会的状况也是如此。

勃列日涅夫极其重视战略武器的限制问题，他敦促毫不延迟地继续与美国进行有关的谈判，以维护迄今在这一领域中取得的一切积极的因素。以下这一点也得到了重新强调：这种谈判——所有其他的核大国应在适当的时候参加这些谈判——的唯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联)

一合理和可接受的基础是遵守平等和平等安全的原则。

勃列日涅夫说，苏联准备就新潜艇——美国的“俄亥俄”型以及苏联的类似潜艇——的限制部署问题达成协议，并准备同意禁止使现有潜艇现代化和在这些潜艇上发展新的弹道导弹。

勃列日涅夫报告中关于设立一个可由各国最有名望的科学家组成的有资格的国际委员会的建议，其目的是要加强反对核危险的斗争，并增加机会来传播有关核战争对人类造成致命后果的真实资料。

我们委员会议程中的重要项目之一是禁止新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以及此种武器的新系统。向苏联共产党第26次代表大会提出的这个报告再一次强调，苏联积极地寻求也禁止所有其他类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并强调在这一方面已取得了一些结果。特别是，禁止为军事目的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的公约已经生效。在草拟一项禁止放射性武器的条约方面已做了相当多的工作。我们希望，这一工作将在不久的将来顺利完成。从各国的武库中消除化学武器的谈判仍在继续，但是，进度确实太慢，我们对此表示真诚的遗憾。

代表大会的报告强调，以前由于热爱和平的力量行动，才有可能制止实施在西欧部署中子武器的计划。勃列日涅夫说，在我们方面，我们重申，除非中子武器在其他国家出现，否则的话，我们将不开始生产这种武器，而且我们还准备达成一项永远禁止这种武器的协定。我想提一下，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在1978年3月提出的禁止中子武器的条约草案还搁在委员会的谈判桌上。委员会应该着手处理这一问题。

主席同志，苏联代表团认为有责任提请大家也注意一下苏联共产党第26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旨在大大改善国际形势的新建议。请允许我立即预先说一句，没有人意在使这些建议成为本委员会谈判的题目，但是毫无疑义，采纳并实施这些建议将会改善世界形势，并为裁军谈判、特别是本委员会的谈判创造一种更为有利的气氛。

防止这种或那种可能超越局部地区限度的冲突要远比扑灭一场已经燃起的大火容易得多，这一点几乎无需加以解释。就欧洲来说，全欧会议决定采取建立信任的各种措施，在对地面部队的军事演习要进行通知并邀请其他国家的观察员参加，都有助于达到防止发生上述情况这个目标。大家知道，这些措施适用于欧洲国家的领土，其中包括苏联的西部地区。苏联已在过去建议，这种通知制度应包括海空军演习以及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苏联)

大规模的军队调动。

第26次代表大会建议, 这些措施应用的范围应大大扩大, 并强调, 我国准备把这些措施应用于苏联的整个欧洲部分, 只要西方国家也相应地扩大信任区域的话。此外, 还提出了一项制止在欧洲积聚核导弹武器的建议。

远东是另一个地区, 在那里若适当考虑它的特殊情况制定并使用建立信任的措施, 就不仅能缓和当地的形势, 而且还将有助于巩固全球和平的基础。在那里, 苏联、中国和日本这样的大国互为邻国, 那里还有美国的军事基地。就这一地区而言, 我国也提出了新的倡议。勃列日涅夫在他的报告中表示, 苏联准备和所有有关的国家就远东建立信任措施的问题进行具体的谈判。我们支持这一地区的稳定, 正如支持在世界所有其他地区的稳定一样。

实施所有这些具有深远意义的措施也将有利于在裁军领域取得进展。我们愿强调指出, 就加强和平、解决实际裁军问题而言, 这些建议是现实的、有意义的。

勃列日涅夫的报告很重视大家一般称之为“爆发点”的问题, 即军事冲突和紧张的温床, 而首先则是波斯湾地区。去年年底, 苏联曾向美国、其他的西方国家、中国、日本和所有其他对这一地区感兴趣的<sup>一</sup>国家就范围广泛的相互义务达成协议, 据设想, 这些义务首先包括不在波斯湾地区及其附近的岛屿建立外国军事基地和安置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毁灭性类型的武器。另一个步骤是承担义务, 不对波斯湾地区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和不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苏联还建议以相互同意的形式决定: 波斯湾国家选择不结盟地位应该受到尊重, 它们不应该被拉入有核大国参加的军事集团中去。而且, 我们敦促尊重这一地区各国对它们的自然资源的主权。最后, 苏联方面建议不对该地区各国与世界其他部分的正常贸易和海洋运输设置任何障碍或威胁。

在谈到这些已在世界上产生强烈反响的建议时有时会听到说, 它们显然不能与苏联在阿富汗的军事部队问题分开。在这一方面, 代表大会明确声明, 苏联准备把波斯湾问题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进行谈判, 并参加单独解决围绕阿富汗问题的谈判。勃列日涅夫说, 同时, 我国不反对把和阿富汗有关的问题与波斯湾安全问题联系起来讨论。不用说, 能加以讨论的只是阿富汗问题的国际方面, 而不是阿富汗内政。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苏联)

大家都知道, 世界上还有其他许多实际存在的问题, 它们也有待于合理的解决, 如勃列日涅夫所说, 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有远见的态度、政治意志和勇气、权威和影响。在这方面, 勃列日涅夫已提出倡议, 主张召开一次由联合国成员国最高领导人参加的安全理事会特别会议, 以寻找改善国际形势和防止战争的办法。显然, 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也可以参加这次当然需要进行充分准备的会议。

这样, 苏联共产党第26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新措施和建议包括了范围广泛的政治和军事问题。这些建议都是为了一个目标、我们的一个共同愿望——尽一切力量使世界各国人民摆脱核战争的威胁, 维护世界和平。

勃列日涅夫强调指出, “能通向未来的不是使各国人民无为地浪费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战争准备活动, 而是和平的巩固。”

主席同志, 最后, 我想再次强调, 代表大会规定的我国在外交政策领域中的一切主要活动方针都令人信服地证明, 苏联主张维护和巩固和平、缓和、遏止军备竞赛以及裁军的方针是一贯的和坚定的。这是一个长期的方针, 是不受暂时趋势影响的。代表大会作出的结论和提出的建议, 不管它们是与裁军问题有关的还是与其他国际问题相关的, 都是苏联外交政策和外交活动的指导路线, 我们将严格而坚持不懈地遵循这些路线。代表大会宣布的目标使我们增加了一种乐观的感觉, 我们希望, 苏联的新建议将对我们的共同工作产生有利的影响, 并有助于解决我们这个负责的谈判机构面临的实际任务。

谢谢你友好地专心听讲。

主席: 我对苏联代表伊斯拉耶利安大使表示感谢, 感谢他详细地解释了他们国家最近提出的并经苏联共产党第26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停止军备竞赛和裁军方面的建议。考虑到在实施裁军、特别是核裁军措施方面要求苏联这个最大的核武器国家之一发挥的作用, 我相信, 本委员会的成员国也将充分重视这些建议。我通知委员会成员, 根据苏联代表团的要求, 第26次代表大会报告中的有关节录将作为工作文件向委员会散发。我还要感谢伊斯拉耶利安大使对我讲的一番友好的话。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我国代表团高兴地看到你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主席。你对这个多边谈判机构要处理的——或这个机构不可避免地不得不迟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早要处理的——问题有着清楚的理解力，你能找到妥协的解决办法，所有这些都是成功地指导我们本月份工作的无价之宝。

我还要借此机会对你的尊敬的前任、德拉戈斯大使在二月份发挥的杰出作用表示感谢和极大的赞赏。

谈到我们一致同意继续在这次会议上加以审议的项目——议程中题为“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项目——我首先要提醒你们，我国代表团已经在这个机构的多次会议上就此问题表明了基本的看法和立场——这在逐字记录中可容易地查到——我在此连同这些会议召开的日期表列如下：

1979年

1. 第28次会议，4月19日举行；

1980年

2. 第80次会议，4月22日举行；
3. 第87次会议，6月26日举行；

1981年

4. 第101次会议，2月3日举行；
5. 第107次会议，2月17日举行。

为了补充这个单子，我想首先要强调指出，我们在将近两年中一直在这儿说，现在我们仍然认为，任何阻止裁军谈判委员会在核裁军方面履行其义务的企图是“不可思议的”。正如我们不断地说明和反复强调的，核裁军应该是我们工作的最高优先项目。我们认为，坚持那种态度的做法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既然本委员会是“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那么显然它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不可逃避的责任去解决这些问题，正如联合国正确地指出的，这些问题对全世界人民来说有着“生命攸关的”利害关系，因为正是人类的生存正处在危险之中。委员会这样做当然不会为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继续双边谈判设置障碍，相反，它这样做对这些会谈将是有益的补充。

无疑是为了这个原因，联合国大会上届会议在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决议——都是于1980年12月12日通过的第35/152C号和第35/152D号决议——中全力支持了21国集团在去年提出的建议，即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其1981年会议初期阶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段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该小组将首先审议“制定和阐明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50段所设想的各核裁军阶段，包括确定核武器国家在核裁军进程中的责任和非核武器国家的作用”的问题。

我国代表团认为把所谓的某些地区需要拥有核武器以便“挡住潜在的侵略者”作为反对设立核裁军工作小组的论点是不正确的。我们在12年前就对此问题发表了经过深思熟虑的看法，我在1969年3月18日举行的裁军委员会会议第395次会议上荣幸地谈了我们的看法，我特别讲到：

“我们不认为，这种武器的所谓威慑力量——遗憾的是这种说法被人大为滥用——可以被认为是足以为其存在进行辩护的一个积极依据。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我们生活在一种基于可怕的恐怖均势之上的靠不住的和平中，这一事实对我们来说远远不能起令人信服的作用。

“在一般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以及铁器时代的史前的几百万年时间里，人拥有由这类材料制成的原始武器作为威慑力量就足够了；在有记载的历史的几千年中，我们不能忘记，在其中的许多时期，和平总要延续半个多世纪，而直至最近以前，威慑力量始终没有超过基于梯恩梯和达那炸药的毁灭性工具（已够可怕的了）。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今天的国际和平和安全必须依赖于诸如核武器之类的武器，这些武器的存在孕育着全人类自取灭亡的危险。针对所谓有必要运用核武器的威慑力量，我们必须确立另外一种真正的必要，即有必要估量全世界各国人民的道德劝阻力量，他们每时每刻都越来越迫切地并越来越不耐烦地要求结束危及人类生存的局面。”

尊敬的印度代表温卡特斯瓦朗大使在上周2月26日发表的那篇杰出的讲话中着重谈到了许多理由，以说明为了在常规武器方面避免或纠正或是真正的或是想象的不均衡而诉诸核武器是不合理的。

对此我没有什么要补充的。但是，我对另一位尊敬的代表，即联合王国代表讲的一件事表示惊讶，他在2月19日的发言中说，华沙条约国家“在中欧对北约保持着坦克大炮三比一的优势以及15万人地面部队的优势。”

当某国政府设法劝说它们国家的议会在军事预算方面慷慨解囊的时候，对它提交的估计的精确性是不应有过高要求的，这是可以理解的，我认为甚至是自然的。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另一方面,在裁军谈判委员会这样一个高贵的国际机构里,应当从如下的事实出发:委员会的成员在他们各自国家的议会中没有投票权,他们至少应知晓有关世界武器和武装部队现状的可以称之为基本资料的东西。我们认为这是必不可少的。例如,我并不认为,我在引用几段新引语时我是在这里对任何代表讲授任何新东西,因为这些引语都引自北约最重要的成员国官员的正式讲话。考虑到他们当时的身份,毫无疑问,他们可以被认为是全世界最精通这些问题的人了。我们将看到,这些讲话与萨默海斯大使为我们描绘的那幅图画差之甚远。

1980年1月,当时美国国防部长哈雷尔德·布朗先生说:

“那些被称为静态的估计措施——比如,对苏联和美国的导弹或坦克的清单作孤立的对比——对于想象中的一场战斗的预期结果很少有什么启发性,对我们应该采取的防务姿态也很少有什么指导意义……”

“在欧洲的中部地区,北约(包括法国在内)和华沙条约组织的立即可投入战争行动的无核武器部队之间存在着数量上的大致平衡。”

去年,不是别人,正是当时美国国防部的负责研究和工程的副部长威廉·佩里博士说,北约在坦克、大炮和火箭发射器的“致死性”方面以及反坦克导弹和战斗机的质量和数量方面领先。关于他称之为“雷达发展以来用于现代战争的最重大的技术应用”的精确导向武器,佩里博士认为美国是“遥遥领先的”。

佩里博士还认为,北约近年来改善反坦克能力的步子是如此之快,以至“技术的平衡正在倾向反坦克系统”。他还说,北约拥有193,000多枚非常有效的反坦克导弹以及许许多多从地面或从飞机上发射这些导弹的方法。关于两大联盟的军事预算问题,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阿瑟·M·考克斯先生曾作过一个仔细的比较研究,并得出以下结论,这篇文章发表在1980年8月21日的《国际先驱论坛报》上:

“北约防务预算的总数比苏联——华沙条约组织的防务预算的总数大。如果把中国的因素包括在内的话,苏联针对美国及其盟国的防务预算不到北约国家防务预算的百分之七十五。”

考虑到这些讲话——它们还可以由其他的类似性质的材料加以补充——我们认为,夸大常规武器武库的规模和危险性当然不是实现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最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好途径。最好的办法也许是认真地思考一下熟悉战略问题而又不抱偏见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话，1961年7月5日他在菲律宾议会中说：

“全球战争已经成为使双方同归于尽的科学怪人。它不再有即使是象决斗中取胜的那样的机会。它现在只有使双方同归于尽的细菌。

“两大幻觉加剧了威胁着民族灭绝的紧张局势。第一，苏联那部分世界完全相信资本主义国家准备进攻它们；相信我们迟早会发起攻击。第二，资本主义国家这方面完全相信苏联等国准备进攻我们；相信它们迟早会发起攻击。

“两者皆错。就群众而言，各方都希望和平。双方都害怕战争。但是，备战的不断升级也可在没有特殊意图的情况下，最终引发某种自燃。”

为了补充这个将近20年前的发言，而且看来讲核威慑均衡是件时髦的事，所以我接下去援引两段联合国提供的核武器综合研究报告中的主要结论，自从去年10月我第一次了解到它的内容以来，我反复地提醒大家注意这份研究报告的重大价值：

“为了声称有可能永远和核武器一起生活下去，必须在任何时候保持平衡，而不管由于军备竞赛的结果可能产生什么技术上的挑战。此外，不能出现人类的或技术的意外事故，但经常有关于错发警告和计算失灵引起的事件，这表明意外事故是不可能避免的。迟早其中的一起意外事故会导致一场后果无法预料的事件。由于这些和其他的原因，要想提供威慑平衡会带来永久稳定的总括保证是不可能的，不应该允许任何人发表这种安抚人心的声明……

“即使威慑平衡是一个完全稳定的现象，但仍存在反对继续依赖这种平衡的强烈的道义上和政治上的理由。不能允许一些国家利用毁灭全人类的前景来促进它们的安全。这样人类的前途也就成了极少数几个核武器国家、特别是两个超级大国所理解的安全的抵押品。此外，也不能接受在无限期的未来建立一个存在着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的世界体系。正是这一体系孕育着核武器扩散的种子。因此，从长期来说，这是一种包含着自我毁灭种子的体系。”

我相信，若对我刚才引用的观点作客观的分析，就不可避免地会得出这一结论，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即裁军谈判委员会应就核裁军问题开始多边谈判，而不要再浪费时间了。进行这种谈判是1978年的《最后文件》第50段认可的，作为这种谈判的开始，我们和21国集团继续认为最好的可取的方法是立即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

下午1时散会

×× ×× ×× ×× ××



第一百十二次会议最后记录

1981年3月5日，星期四。

上午10:30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G·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贾巴拉赫先生  
本亚米纳先生

阿根廷

希门尼斯·达维拉先生  
弗莱雷·佩尼亚瓦德小姐

澳大利亚

斯蒂尔先生  
芬德利先生

比利时：

昂克林克斯先生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巴西：

德索萨·埃·蒂尔瓦先生  
德克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武托夫先生  
德扬诺夫先生  
普拉莫夫先生

缅甸：

吴苏莱先生  
吴丹吞先生

加拿大：

斯金纳先生  
瓦尚先生

中国：

俞沛文先生  
俞孟嘉先生  
萨本望先生

古巴：

博罗多斯基·雅基耶维奇夫人

捷克斯洛伐克：

鲁热克先生

卢凯什先生  
扎波托茨基先生

埃及：

哈桑先生  
法赫米先生

埃塞俄比亚：

约翰内斯先生

法国：

德拉戈尔斯先生  
库蒂雷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赫德尔先生  
蒂利克先生  
考尔富斯先生  
邦蒂希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普法伊费尔先生  
克林勒先生  
米勒先生  
勒尔先生

匈牙利：

科米韦斯先生  
哲尔费先生  
洛考托斯先生

印度：

萨朗先生

印度尼西亚：

苏普拉普托先生  
哈约马塔拉姆先生  
卡西姆先生  
卡约诺先生

伊朗：

达比里先生

意大利：

科德罗·迪蒙特泽莫洛先生

卡布拉斯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日 本:

大川先生  
高桥先生  
石井先生  
岛田先生

肯尼亚:

希特米先生  
穆纽先生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卡塞雷斯先生

蒙 古:

勒哈希德先生  
包勒德先生  
巴雅特先生

摩洛哥:

什赖比先生

荷 兰:

费因先生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尼日利亚:

阿德尼吉先生  
阿金桑亚先生  
阿奎伊—伊龙西先生

巴基斯坦:

阿尔塔夫先生

秘 鲁:

巴尔迪维索先生  
索恩伯里先生

波 兰:

苏伊卡先生  
恰洛维奇先生  
斯特罗伊沃斯先生

罗马尼亚:

托马谢斯基先生  
梅列斯卡努先生

斯里兰卡:

帕利哈卡拉先生

瑞典:

利德戈尔德先生  
斯特勒姆贝克先生  
隆丁先生  
埃克霍尔姆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  
莫什科夫先生  
柳欣先生

联合王国

萨默海斯先生  
林克夫人

美利坚合众国:

弗洛韦雷先生  
弗莱谢尔先生  
德西蒙先生  
克里顿伯格女士  
米斯克尔先生  
威尔逊先生

委内瑞拉:

塔伊尔阿达特先生  
阿吉拉尔先生

南斯拉夫:

弗尔胡奈茨先生  
布兰科维奇先生

扎伊尔:

隆戈·恩达加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萨德圭先生

非成国代表

西班牙：

德莱格莱西亚先生

苏伊卡先生(波兰)：主席同志，裁军谈判委员会正进入其春季会议工作的决定性的阶段。在这方面祝您在这重要时刻一切顺利时，我表示我这一信念：主席同志，由于您的政治才干和外交经验，利用了二月份在德拉戈尔斯大使任主席期间所取得的成果，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期望我们的工作取得进一步的进展。我再次向德拉戈尔斯大使表示祝贺。

我国代表团愿今天专门谈一下综合裁军方案，根据我们的工作安排，这个议题定于今天起一直要讨论到3月13日。

我聚精会神地听取了迄今为止全体会议期间所进行的很有意思的讨论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些讨论应立足于广泛一些的基础。看起来是这样的，因为裁军委员会作为一个具体谈判机构，不作某些理论性的或者甚至哲学性的讨论是不行的。在这方面讲，人们可以理解，我们对待具体裁军目标的态度同我们自己的认识状态是分不开的，同我们中每一个人自己的某种一整套哲学信念是分不开的，而这种哲学信念显然是有不同的，有时还是大不相同的。这样一整套信念不仅包含了各国代表团在这里提出的世界上的各种不同观点，也包含了在这个房间里代表参加的每一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背景。但不管怎样，必须强调的是：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这里的任务就是探索如何在围看这个桌子坐的不同国家代表团的 attitude 中找出共同的东西来。基于这种认识，我们进一步的任务就是努力设法制订我们大家都可能接受的共同的解决办法。我是在听了上个月尊敬的印度代表和英国代表之间的辩论之后，有此想法的。前天墨西哥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很有意思的发言中的思想更加强了我的想法。

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个辩论不只是关系到这两国代表团。实际上，这是在交换不仅仅由上述两国代表团所代表的两种不同的概念。这就是为什么我也想在这里插进来讲几句的原因。

确实，我们应该利用各次全体会议，特别是利用采向彼此充分解释我们对裁军谈判委员会内正在进行的谈判过程细节问题上的态度的总前提。

联合国代表团团长萨默海斯大使在他2月26日同印度代表温卡特斯瓦朗大

(苏伊卡先生，波兰)

使辩论时的发言中提出了对基于本国政策的“威慑战略”概念的解释。为了使其总的理论性的意见更加强而有力，他用了一个实际的例子。请允许我引用他的话：“如果我发现我的房子有被盗窃的危险，我就安装一个警铃，给我自己找了条警狗，然后贴了一张布告说明屋内有狗。我并不想伤害一个可能的闯入者——相反的，我只希望我所作的准备能使他重新考虑而死了心。换句话说，我打算制止他。”

威慑战略有它自己长期的历史。为了避免长篇大论地引用，我只想从载有核武器综合研究报告的秘书长的报告中回忆两句话（第A/35/392号文件）。“但是，在核子时代，威慑的意义已经有了完全崭新的内容。”还有：“但是，在核子时代，作为防卫的基石就是攻击能力，而防卫能力，就这个字的真实意义而言，其力量是极其有限的。”（这个报告的第100页上的第285段和第287段）。

在这方面，萨默海斯大使举的这个例子使我想起了很多问题，我此时此刻只想问两个问题：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是不是正是这种威慑战略使军费增至原有的五倍？还有，是不是五条警犬比一条警犬能使人感到五倍的安全呢？

萨默海斯大使所提出的解决办法除了过去已众所周知外，正好造成了勃列日涅夫在苏共26大讲话时想到的局面，我引用他的话：“一种恶性循环已经形成，其中，一方的行动引起了另一方采取反措施。……”

我想问的第二个问题是：那个恶性循环是否造成了这种情况：要在恐惧均衡的基础上寻求力量均衡？“怎样打断这一链环呢？”勃列日涅夫主席问。在提了很多具体措施后——顺便说一下，这些措施已反映在苏联伊斯拉耶利安大使最近在这里的一次讲话中——勃列日涅夫主席说，我引他的话：“但是，要做到这些就需要有远见的态度、政治意志和勇气……”这就在实际上意味着安全的均衡必须通过力量的均衡采取得，而不是以恐惧均衡为基础，并只能以理智和勇气的均衡为基础。战后的年代里，苏联、波兰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直在不断提出的很多裁军提案就是在这个哲学前提为基础的。我想在这一点上再提一个问题：是不是可以不必安装——出于害怕——比过去更新式的“警铃”和豢养新的“警犬”，采取下述办法是不是对我们更好些呢？那就是让我们审议这些提案并力求达成协议减少这些威慑措施的数量，因为其数量之巨现在不仅是以把警卫森严的房子炸掉好几次，而且也可以把

(苏伊卡先生，波兰)

我们共同之家宅，也就是我们这个行星，炸掉好几次。

怎么能将永久建立“警铃”制度——用这个来说明问题尽管不是很精确的表达法——同顽固拒绝被先验地称为一个“可能的闯入者所伸出的手这两件事协调起来呢”？如果这个伸出手走过来的人不是那个“可能的闯入者”又怎样呢？我们在伸出那么多次手以后，即提出了那么多的裁军倡议以后，我们现在最后并不请求而是号召进行会谈——不是出于恐惧——而是出于勇气和信任，我们坚决相信这一时刻一定会到来，那时这些倡议将不会被看作供谈判的时机不成熟，也不会被看作仅仅是宣传，而将被看作是严肃的提议，其目的在希望全面保证所有家庭的安全。

主席同志，应该制订这样一个方案，并提交明年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它应该规定同国与国之间恐惧和不信任的哲学作斗争的具体的步骤。与此同时，应该宣传要有妥协的勇气、谅解的意愿并应该示证逐步降低军备的水平可以得到明显的好处，换句话说，应制造裁军进程不可缺少的心理基础，促进寻求共同的解决办法，并反对把国家锁在有愈来愈多的“警犬”看守的、筑得愈来愈深的碉堡里的这种做法。

主席同志，请允许我用提一些问题的方式来具体的谈一谈所讨论的事项：我们如何构想这个《综合裁军方案》？在我们的脑子里，这样一个文件应该是什么样的？该防止的是什么呢？我们原则上同意去年工作小组讨论期间和本届会议迄今为止这个小组头两次会议上的很多观点：为裁军领域里的实质性的谈判规定了必要的范围的《综合裁军方案》，应该是“……仔细制订出来的裁军领域里的一整套相互有关联的措施，它将导致国际社会走向在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这个目标。”我们也同意，它应“为裁军领域里采取持续的国际行动规定一个商定的范围……”，即：通过关于具体裁军措施的多边的、双边的和地区一级的谈判。换言之，我们设想这个要由联合国核可的方案应为一项表示各国政治意向的多边宣言。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再说一句：它应是一项特别的宣言。说它是项特别的宣言是说，它不应该是一项一般性的而应该是一项使各国都承担义务采取如上所述的进一步的具体的行动的文件。

再者，我们同意去年的意见：上述方案应包含下列基本的章节：导言或者序言，宗旨、原则、优先项目、措施、执行的阶段或步骤以及说明程序性机构的一个章节。

(苏伊卡先生, 波兰)

主席同志, 我不想今天详尽阐述我刚列出的所有章节。波兰代表团将准备在《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未来各次会议上详细提出它的意见。但不管怎样, 我不能不在这里强调指出, 这一方案决不能只指出军备竞赛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影响, 也应清楚地示证它在经济上的影响。我们不能不提醒并再次指出, 每年花在制造和改进武器方面的成千亿美元同世界人口压倒多数的贫困状态已成了非常鲜明和显著的对比。发展和裁军之间的直接的联系, 我怎么强调也是不会过份的。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最后文件》中已包含了下面这一段话, 所以我只能重复说一下而已: 军备竞赛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后果是如此有害, 以致再继续军备竞赛同实现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是根本不相容的。

主席同志, 我想提另外一个有关综合裁军方案的问题, 它特别是与我在全体会议上前一次发言中我称之为裁军的心理基础有关。确实, 我们想制订的综合裁军方案不会真的是综合性的, 如果它不包括建立和平的基础结构的话。维护今日世界的和平和安全最终意味着不仅是在各别国家之间的部分停战, 而最重要的是全人类都有一种永久的生活方式。要造就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尤其需要的是一种长期的努力, 以求在人们的思想中栽培一种强烈的意识, 使其感到为和平建立巩固基础乃是一种至高无上的需要。它也意味着, 和平和国际安全, 为了能够持久, 要在国际关系的实践中和在每一个人的头脑中同时建立起来, 因为, 事实上, 防止战争的第一条真正的防线是人们自己。鉴此, 波兰代表团于1978年第33届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提出了一项决议草案, 该草案后作为《为各国社会共享和平生活做好准备的宣言》在上述会议通过。我相信, 这一宣言的原则和建议为我们审议《综合裁军方案》内容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正确的指导。其实, 上述方案和宣言的最终目标是一样的: 在世界各国之间创造相互谅解的条件, 以便后代不再需要对付现在国际社会里仍然存在的无知、偏见和敌对等遗产。换言之, 要有效地执行《综合裁军方案》, 就必须不仅使各国政府而且也要使世界各族人民深深投入整个裁军过程中来, 不管这个过程可能证明是多么漫长和棘手。无需说, 在我之前的很多发言者都已经向本委员会同样强调了这一点, 只要回顾一下意大利代表团最近提出的第CD/155号工作文件或上面提到的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的发言就够了。

因此, 波兰代表团保证对谈判《综合裁军方案》一事给予充分的支持, 并保证,

(苏伊卡先生, 波兰)

采取灵活的态度。用较具体的话来说, 我们赞成内规定从今天的裁军一直到全面彻底裁军的整个过程的方案。既然这样, 它应包括所有的裁军措施和任何与裁军过程有关的其他措施。我力求避免现在孤零零地列举这些措施, 我只是愿再次强调我们在从事积极讨论方面将采取灵活态度, 在讨论中我们将遵循联合国大会所通过的下述文件的精神: 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裁军审议委员会的建议”、“宣布1980年代为第二个裁军十年宣言”以及我上面提到的《为各国社会共享和平生活做好准备的宣言》。

主席: 我感谢波兰代表, 苏伊卡大使的讲话, 和他对我说的祝贺我就任主席的话。

乌鲁·阿德尼吉先生 (尼日利亚): 主席先生, 今天, 我愿就委员会1981年议程项目2“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发言。在谈到实质问题前, 请允许我对您担任委员会主席向您表示诚挚的祝贺。您在外交方面、特别是多边外交方面的丰富经验, 您对裁军问题的知识将对我们工作的进展做出巨大贡献。我国代表团将同您密切合作。

2. 采取紧急措施以制止核军备竞赛的必要肯定是裁军谈判委员会应讨论的最重要的题目。全世界一致认为, 核武器国家、特别是最先进的核武器国家, 在它们的武器库中大量储存核武器以及它们为积累这些武器所提出来的基本理由都是不合理的。进行核军备竞赛的理由据说是由于核武器国家感到不安全。但是, 并不是只有核武器国家才有必要维护国家安全。况且, 对维护国家安全来说, 核武器代表着一种尽头, 它已大大超过了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鉴于核武器的破坏力和不能在使用核武器后将其影响局限在预定范围之内, 很明显把核武器当作国防手段会威胁到别——不论敌友——的存亡。两个最先进的核武器国家尽管经过三十年时间发展核武库, 至今却仍感不安全, 这就清楚表明单纯依靠积累核武器并没有保证安全, 而且也不会保证安全。

3. 按照核武器国家自己说, 保证安全问题的解决, 不能靠增加拥有核武器国家的数目。因此, 在禁止核武器横向扩散上, 核武器国家是站在最前列的。这些核武器国家口口声声向别国说, 只有核武器的横向扩散才严重威胁国家和世界安全,

(阿德尼吉先生, 尼日利亚)

可是转过来却又借口维护国家安全而为它们自己拥有核武器进行辩解, 这是令人费解的。

4. 如果核武器国家仍认为它们是世界的一部分, 那末它们之拥有核武器与别国之拥有核武器同样威胁世界安全。拥有核武器的大国保留核武器, 对世界安全来说是最大的帮倒忙, 因为它鼓励别国相信核武器是有效的。要寻求一切国家的安全, 要末是采取拥有核武器以外的途径, 要末就得向所有国家授予权利让它们自己决定采取什么手段, 包括拥有核武器, 来维护它们的安全。

5. 主席先生, 拥有核武器可起威慑作用, 以防止世界大战, 这一一直被用来作为保留核武器的理由。正如我于1981年2月10日星期五在我们第103次会议上发言中所说, 只有在裁军协定达成后, 现有核武器库拆除时, 世界才会知道核武器是否确实起到威慑作用。在核武器系统不断现代化的时候, 对相信必须不断提高威慑水平的人的逻辑, 人们只能感到诧异。因为核武器国家还需享多大破坏能力才认为已为公开宣布的目的积累了足够的火力呢, 这将永远是一个主观猜测的问题。威慑当然是以一个核武器国家如何猜度对方的能力为依据的。它决定于要对是否已取得平均或平衡作出估计, 而均衡是可以有种种解释的, 要看想得出什么结论而定。

6. 如果经过仔细谈判达成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究竟是否保证了均衡这个问题, 在参与谈判的国家之一竟成了争论的问题, 那么显然世界的安全被系于主观的解释之上, 而解释者不一定对加紧军备竞赛不感兴趣。结果只能是更加不安全, 因为一方的进一步积累或甚至进一步现代化, 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对方的反应。不论对核武器国家还是对全世界来说, 以更高水平的核军备为基础的安全确实将永远是不可靠的和危险的。

7. 主席先生, 我在前面谈到核武器国家, 特别是超级大国核武器库的大量积累核武器是不合理的。它们拥有核武器的数量不仅可将对手的领土, 而且可将全世界毁灭几次。可是何时才停止积累, 停止改进核武器至今仍很渺茫。事情的这种进程能用威慑理论来解释吗? 我国代表团相信, 对核武器进行了最新的全面研究的专家们也相信, 通过威慑进程维持世界和平、稳定与平衡的概念或许是当前最危险的集体谬论。

8. 主席先生, 核军备竞赛(本周又有很多回声)的继续进行十分严重的威胁

(阿德尼吉先生, 尼日利亚)

着世界安全, 而当前的时刻正是我们大家应集中心力考虑为裁军采取什么积极步骤的时刻。作为制止从质量上改进核武器的第一步的禁止核武器试验, 仍虚无飘渺, 置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第51段和大会多次决议明文所载的世界舆论于不顾。人们所要求的不是三边谈判设想的暂时停止核试验, 我们要求的是由裁军谈判委员会谈判缔结真正可核查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我们充分意识到, 要达到这个目标已万事俱备, 只欠两个核武器国家的政治意志。

9. 除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外, 我国代表团认为下面几项措施可考虑作为一系列核裁军措施的开始:

- (1) 将核武器库冻结在当前水平上的协议;
- (2) 禁止为核武器生产裂变物质;
- (3) 将现存裂变物质交由国际保管的协议。

10. 由裁军谈判委员会特设工作小组来谈判核裁军问题, 现在时间已经“成熟”了。《最后文件》第50段为此谈判提出了基本范围。工作小组有充分的文件依据可开始进行实质性谈判。1980年第CD/36号和CD/116号文件中所载21国集团的倡议书中建议采取下列具体措施:

- (1) 拟定《最后文件》第50段设想的核裁军的阶段;
- (2) 与禁止使用和威胁使用核武器以及防止核大战有关的问题;
- (3) 与消除依靠核威慑理论有关的问题; 及
- (4) 保证裁军谈判委员会作为裁军领域中唯一多边谈判机构起到有效作用的措施。

11. 还应提到第CD/4号文件所载倡议, 它为开始谈判提出了具体建议。

12. 在这里, 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情况一样, 只有某些核武器国家的政治意志是一个难关。我国代表团向这些国家呼吁, 重新考虑它们的立场, 同委员会中的其他成员国合作, 以使委员会能够完成其对人类的神圣任务。

主席先生, 我的发言第二部分专门谈一谈《综合裁军方案》问题。为拟定这个方案进行努力的历史是大家所熟知的。在宣布1970年代为“裁军十年”时, 联合国大会在1969年12月16日第2602 E(IV)号决议中指示说:

(阿德尼吉先生, 尼日利亚)

“裁军委员会会议, 在继续进行深入谈判以便就各项附带措施达成尽可能最广泛的协议的同时, 还制订一项关于停止军备竞赛问题的一切方面和在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的全面方案。”

鉴于裁军委员会会议没有履行这项责任, 尼日利亚代表团于1975年趁对裁军十年进行期中审查时, 力促采取行动。但是, 争取成立特设工作小组的斗争直到1978年3月才取得胜利。作为对工作小组实质性工作的贡献, 我国代表团提出了第CCD555号工作文件, 后来经更新后提交给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

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最后文件》巩固了关于有必要拟定综合方案的普遍一致意见。《最后文件》第109段责成裁军谈判委员会拟定一个综合裁军方案, 凡认为可取的一切措施都可包括在内, 以便保证在国际和平与安全得以普及、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得以加强和巩固的世界中, 实现在有效国际监督之下的全面彻底裁军目标。

大会第34/83B号决议为该方案的拟定确定了时限。按照这项决议, 裁军谈判委员会应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之前完成该方案的拟定工作。因此, 显然, 我们议程中有一个项目必须在今后十二个月中完成。我相信在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的英明指导下, 综合方案工作小组将取得成功。

主席先生, 由本委员会拟定的、供特别会议通过的《综合裁军方案》应为今后若干年在裁军方面的实质性谈判提供一个明确的纲要。它应包括裁军方面的一套有条不紊的、搭配匀称的、互相关联的措施, 并按优先顺序排列得当, 互相协调, 以保证在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不断取得明显的进展。这个方案既然是为今后一直达到最终目标的谈判提供一个一劳永逸的议程, 它应是大家所同意的——我强调同意一词——纲要, 以充任在裁军领域内持续采取国际行动之依据, 从而摆脱国与国之间双边关系变幻莫测的状态。因此, 综合方案从拟定之初就应得到一切国家对之充分承担义务, 并需设计一个办法以保证所有国家都完全照方案执行。即使此方案不能作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 那也决不可将之贬低为各国可按自己之便可执行也可不执行的文件。我认为方案在通过的时候, 每个国家均应郑重声明承担执行该方案的义务。

(阿德尼吉先生，尼日利亚)

主席先生，综合方案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时间。它应反映如下的足以令人警惕的事实，即除非裁军谈判不断迅速进展，武器的研究及研制的新成就随时会使协议不再适宜。方案所依据的基本概念是逐步实现裁军。但是，要明确了解如要使关于裁军的部分措施的谈判产生积累效果，裁军谈判委员会中必须反应出毫不迟延地采取行动的义务，以达成不致因武器技术上的发展而变成毫无意义的协议。否则全面彻底裁军这一最终目标将永成泡影。

因此，考虑到谈判时间拖得越长，越难达到全面彻底裁军的目标，从开头就表现出要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全过程的政治意志是极其重要的。我不揣冒昧，建议整个方案的时限应定为二十年，分为五个阶段，每段四年。如果核武器国家制定二十年也就是延长到21世纪初的现代化计划，综合方案就应保证通过全面彻底裁军防止另一次现代化竞赛。

我以前说过《综合裁军方案》二十年时限应分五个阶段，每段四年。在每个阶段末进行一次审查，对成绩做出估计并决定需采取什么措施以促成下一步的进展。四年一次的审查可采取裁军特别联大的样子，让联合国全体成员国都能积极参加审查，并密切注意方案执行的进展情况。

每个阶段要完成的措施自然都将是核与常规裁军的混合物，以及有关的其他影响到国际和平与安全 and 有助于创造和巩固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措施。既然这些措施将是有条不紊、调配匀称的整套办法，不用说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都不会由于裁军措施而吃亏。核或常规武库最大的国家自然要对推动各阶段的会谈、特别是最初阶段的会谈，负有特殊责任。

最后，《综合裁军方案》应考虑促进、推动和后续综合方案设想的谈判与协定的组织方面的要求。

主席：谢谢尼日利亚代表阿德尼吉大使的发言。我还感谢他对我说的十分友好的话。

希特米先生（肯尼亚）：主席先生，请允许我从一开始就祝贺您就任裁军谈判

(希特米先生，肯尼亚)

委员会的主席。您为工作带来了广泛有关的经验；我们相信本委员会的工作是由能干的人在掌管。我们也要向即将离任的主席法国弗·德拉戈尔斯大使表示我们衷心热情的感谢，感谢他在引导本委员会渡过比较复杂的春季会议最初阶段方面所作的出色的工作。

三十多年来，国际社会一直在寻求各种办法放慢军备竞赛，最终销毁核武器。虽然达成了一些协议以限制核军备及其扩散，缓和军事紧张并创造一种有助于在核裁军领域里取得进一步更有意义的成就的政治气氛，但是，关于真正裁军问题的谈判一直是很令人沮丧的。

当本委员会就议程上的某些项目是否已可进行谈判这个问题进行毫无裨益的讨论时，国际社会继续眼看到核武器库的数目有了史无前例的增长、新的、日益尖端的核武器系统的部署，以及具有核武器能力或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的数目有所增加。

我国代表团因而感到非常忧虑，除非我们关于放慢军备竞赛的努力获得成功，否则大会宣布为《第二个裁军十年》的1980年代将出现另外的核武器国家。这无助于我们的裁军努力。但在普遍对核裁军谈判的步伐感到失望之后，在核武器国家，特别是两个主要的核大国，显然不愿意承认它们不再能垄断核技术这个真理的情况下，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要出现。

肯尼亚强烈地反对保有核武器、反对它们的横向和纵向扩散。我们已经签署并批准的裁军方面的国际文件清楚地证明了我们专心致力于裁军事业。

我们欢迎埃及进入这个俱乐部；正是在开罗，在埃及任主席时，非洲团结组织第一个把非洲宣布为无核武器地区。位于两大洲交叉口的埃及勇敢地决定向上届大会提出了一个宣布中东为无核武器地区的决议；由于有这清楚表明埃及意图的背景，埃及应该成为不扩散条约俱乐部的成员国，这是合乎逻辑的结果。

不扩散条约第二次复审会议未能就最后宣言的内容达成一致意见，这就提出了关于《不扩散条约》将采能否作为防止核武器扩散的国际制度中的主要组成部分的严肃的问题。如果连这也靠不住，那末我们就真的处于摇摇欲坠的地位了。

非洲大陆人民希望看到他们的大陆没有核武器的愿望已经通过非洲团结组织和

(希特米先生，肯尼亚)

联合国大会很多决议表达出来了，很遗憾，这一愿望由于某些国家的行动而遭到了挫折，而这些国家还自认为是不扩散的坚决主张者。这些国家对本身经济利益的考虑看来已经压倒了对这个地区的人民以及国际社会的人民的重大的环境和安全考虑。

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和几个进行核输出的《不扩散条约》缔约国之间的悄悄的和稳步的核勾结，使人不得不对它们宣称自己赞成真正的核裁军和为此而努力的信用有所怀疑。我们非常有理由认为，这种勾结已给南非以必要的核技术，使它能够它在它认为任何适当的时候生产核武器。比勒陀利亚政权若得到核武器，对非洲国家来说，将在政治上和安全上引起巨大的不良效果，并将进一步破坏《不扩散条约》的重要性。

期望非洲其他国家袖手旁观，眼看在它们的大陆上演出核戏剧而不作出适当的反应，这是不现实的。让我们同心协力地来保证这场剧永不演出，因为如果这场剧真的演出了，要控制连锁反应几乎是不可能的。

大会宣布1980年代既是《第二个裁军十年》又是《第三个联合国发展十年》，这就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就裁军措施进行更为积极的谈判，以期在这个十年之末完成这些优先项目，也要求作出具体安排将资源从军用转向用于社会和经济的目的是。

我们都认识到，大会宣布1970年代为《裁军十年》的这个决议设想了裁军和发展之间的关系，期望省下的那些资源能转而用于有利于国际社会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裁军和发展之间的联系也在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中予以强调指出。文件中说，执行裁军措施而省下的资源应专门用于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应有助于弥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很遗憾的是，因为相当大量的人力和自然资源已被转用于生产军备，所以这个目标一直没有实现。

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欢迎很快达成决定重新设立四个特设工作小组。我们非常希望有些小组的职权制定得更全面一些，以便使本委员会能够着手处理审议各项国际公约的真正问题。我们向几个特设工作小组的主席表示祝贺和支持。

停止核武器试验的问题，作为非常重要的裁军措施，已经讨论了二十多年，但至今还未取得放慢试验或甚至减少试验次数的实质性的进展。自从《部分禁试条约》

(希特米先生，肯尼亚)

签订以来，国际上一直在同心协力地向全面禁试方向努力，特别是通过大会和作为裁军谈判委员会前身的各谈判机构。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第一次和第二次审查会议已呼吁缔约国中的核武器国家带头解决所涉及的技术上和政治上的困难并尽一切努力及早达成全面禁试。

审议关于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的特设科学专家小组从1976年成立以来，已向本委员会提出了好几个报告，希望它们将有助于解决核查的问题。

大会已通过其很多决议促请所有核武器国家不要进行任何试验。大会给予这个问题以最高的优先地位，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50段中和它第35/45号最新决议中都表明了这一点，其中大会促请裁军谈判委员会竭尽全力以便至迟在定于1982年召开的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开会时向大会提出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草案。

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从一开始就碰到了三个问题，即：全面禁试条约的通过是否应以所有核武器国家的参加为必要条件的问题，根据禁试条约管制核爆炸用于和平目的的问题以及有效的核查手段的问题，核武器国家看来在这些问题方面曾有过困难而未能顺利解决。我国代表团是这么理解的：头两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唯一主要的还待解决的问题是核查的问题。

我不再详细谈这个问题了。核禁试的问题已经详尽无遗地讨论了，任何进一步的一般性讨论无助于或者甚至也改进不了已经做的工作，我想下这个结论，不会不合情理吧。在此时此刻，我们需要的是就此问题开始进行具体谈判的政治意愿，以期我们能拟就一项草案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时提交大会。我们强烈敦促本委员会成员国拿出诚意来使核禁试特设工作小组和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特设工作小组这两个小组得以成立起来。我们早就在本届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前些时候所有的发言中表示了我们支持设立这些特设工作小组。

我们非常希望21国集团在此问题上所采取的集体的立场将得到人们的注意。

主席：（赫德尔大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我感谢肯尼亚代表，希特米先生的发言。我也感谢他对我任本委员会主席一事向我说的友好欢迎的话。

米洛斯拉夫·鲁热克先生（捷克）：主席同志，今天我想谈一谈议程项目1和2并将涉及议程项目6。关于项目1和2，我想提出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新提案，并请求您将该文件作为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正式文件分发。

主席同志，请让我首先表示真诚地、深为满意地看到您，一位社会主义邻邦的代表，在三月份担任我们委员会的主席。我完全相信，在您担任主席期间我们的工作将取得进一步重要成果。我并愿向您保证我国代表团将随时给予您我们共同工作的所需要的一切帮助。

我还要向您的前任、尊敬的法国大使弗朗索瓦·德拉戈尔斯表示祝贺。在他担任主席期间，我们委员会顺利克服了每次会议开始时常遇到的困难。他在任期间的积极成果明确反映在我们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的工作中。

请允许我借此机会向我们从阿根廷来的新同事希门尼斯·达维拉先生表示最热烈的欢迎。我们有些人过去曾高兴而荣幸地和他一起工作过。我可以肯定我们可以期待这种合作将继续下去。

主席同志，为达到全面彻底裁军目标的努力充分反映了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对外政策的基本愿望之一。过去我们一贯支持为此目的提出的一切倡议和建议。对社会主义国家共同提出的一切和平倡议，我们都参加一份。这些倡议提出了若干部分裁军措施，如能付诸实现，将为全面彻底裁军铺平道路。在这方面，我们一向把核裁军各方面问题看作是最重要的问题。我们彻底研究了一切有关建议，并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道，为解决这个关键的裁军问题尽一切努力。

因此，我们怀着深为满意的心情注意到，在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许许多多倡议，包括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出的倡议之外，在苏共26大上又提出了新的、有深远意义的建议。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强调说：“我们建议的新措施包括了广泛的问题。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我们的共同愿望——尽一切努力使各国人民免于核大战之危险，维护世界和平。若蒙不嫌，这就是我们对当前国际生活中最迫切和现实的问题提出的和平纲领的有机继续和发展。”

我们认为勃列日涅夫主席所提出的倡议对活跃当前裁军谈判是一种有力的推动。

(米洛斯拉夫·鲁热克先生，捷克)

主席同志，鉴于我们委员会至今尚未能就议程项目 1 和 2 进行实质性谈判，社会主义国家集团拟就了新的提案，文件标题是：

“裁军谈判委员会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对于裁军谈判委员会关于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以及关于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谈判的意见”

主席同志，您如同意，我愿宣读一下全文：（宣读全文）

社会主义国家极端重视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以及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等问题，认为核武器是对人类生存最严重的威胁。

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内、联合国内和其他国际机构内，这些国家始终一贯地提了很多众所周知的倡议，以求做到有效地解决上述问题。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交了第 CD/4 号和第 CD/109 号文件，其中载有一项具体的、针对解决核裁军问题的措施方案。这些提案仍然继续有效。

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审议情况证明了社会主义国家的这些倡议得到了愈来愈多的支持。裁军谈判委员会内很多代表团对无休止的核军备竞赛，对继续完善和积累核武器表示严重的关切。委员会内发出了比过去更加广泛和强大的呼吁，要求必须立即就这些对人类的未来极其重要的问题开始谈判。第 35 届大会会议通过的决议，即第 35/152B 号和 C 号以及第 35/145A 号和 B 号决议，都是关于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的，这些决议促请委员会的成员把这些问题作为优先项目来讨论。

按照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意见，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内设立两个相应的工作小组是对讨论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以及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问题的一项建设性的贡献。社会主义国家代表的发言中就包含了关于设立这些小组的提案。这些提案已详细地阐述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在本届会议提出的第 CD/141 号文件里。很多其他国家的代表也表示了类似的看法。这正是上述第 35 届联合国大会会议决议要求本委员会去做的事。

很不幸，由于某些代表团的非建设性的立场，本委员会目前不能从肯定立场来解决设立工作小组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有代表参加本委员会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表现了它们的灵活性，并表示愿意尽早就上述问题的实质进行实事求是的谈判，特此建议：

(米洛斯拉夫·鲁热克先生，捷克)

1. 在本委员会主席的指导下，在所有核国家的参加下，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内立即开始进行非正式的协商，以便就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准备进行具体的谈判。
2. 在本委员会主席的指导下，在所有核国家的参加下，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内毫不迟延地展开非正式协商，以便为审议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问题以利尽早就此问题签订一项条约而准备谈判。
3. 关于停止核军备竞赛、核裁军和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等实质性的问题，本委员会至少每周开一次非正式会议。

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在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此提案时，表示希望此提案将作为就上述具有优先地位的裁军问题进行建设性谈判的基础，这些问题已反映在裁军谈判委员会本届会议议程项目1内和项目2内。

主席同志，让我表示坚决相信我刚才介绍的这个提案将对我们处理裁军问题的共同努力做出贡献。我请求主席把介绍的文件作为正式文件散发。

X X X

主席同志，现在请允许我简单谈一谈项目6。我国代表团对拟定《综合裁军方案》问题十分重视。今天，当我们离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实际上只有一年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关于综合方案的谈判将导致现实和有益的结果。

关于方案的范围问题，我们的意见是它的广泛程度应足以包括谈判的所有主要方面。同时，它应反映所有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至于方案的原则，基本的一点应为平等和同等安全。我们认为特别重要的是，方案应在建设性合作气氛下，为解决裁军的基本问题，将各国的努力联合起来。这里我所谈的问题同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在第34届联合国大会上倡议拟定和通过裁军国际合作宣言时所关心的问题是一样的。

主席同志，在去年谈判期间，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积极参加了《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的工作。我们提出过关于“目标”“一般性方针”“原则”及“方式和机构”的4项工作文件。后我们又代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第CD/128号文件，

(米洛斯拉夫·鲁热克先生，捷克)

标题为“关于综合裁军方案的组成部分的建议”。我国代表团的意见是，这些文件和许多其他代表团提出的文件、工作文件和表达的意见一道，已为初步起草该方案的准备工作奠定了基础。

在我们这次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会议上，在墨西哥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的有经验的指导下，已进入实质性谈判。有些重要问题已进行讨论。在当前阶段小组正在审议“综合裁军方案大纲”中“措施”一章。我们欢迎工作小组在其工作的这样早期阶段就转入这一重要方面。将来方案的内容无疑将影响“大纲”的其他章节。因此，我们认为它值得我们密切注意和深入审查。主席同志，我们手中还有一套有价值的文件，它们对我们的共同工作相当有用。第一届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裁军审议委员会关于综合裁军方案的各组成部分的建议和宣布1980年代为第二个裁军十年的宣言，这些文件都是经过一致同意通过的。因此，我们相信这些文件对我们今后旨在拟定和通过互相可以接受的有用文件而进行的工作来说，是一个牢靠的、建设性的基础。

至于方案的性质，我们不认为它应采取国际公约或条约的形式。事实上，我们的意见是，应在综合方案中所列的部分裁军措施的实施过程中具体体现此类义务。

关于执行阶段，我们认为这些阶段主要决定于我们将纳入方案的措施。同时，我们认为不宜试图将有关措施分成短短的几个不切实际的、硬性规定的、截然分开的阶段。但我们可以同意这样的假定：大概可以商定某种具有指示性的、切合实际的执行阶段。

这些就是我们现在关于拟定《综合裁军方案》的一些想法。

主席（民主德国赫德尔大使）：我感谢捷克代表鲁热克大使的发言和他对我担任主席表示的祝贺。他提出的工作文件将尽速译成各种工作语言，并作为正式文件分发。

伊斯拉耶利安（苏联）：今天，苏联代表团愿在裁军谈判委员会范围内概述一下它在考虑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上的立场。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指出，在一整套裁军问题当中，苏联专门挑选与核裁军有关的问题；在前几天刚结束工作的苏联共产党第26届代表大会上也曾再一次提到这一点。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苏联)

我不去追溯历史,也不想超越裁军谈判委员会工作的界限,而只愿回顾一下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道,赞成我们这个多边谈判机构应把与遏制核军备竞赛有关的问题当作不能迟延的绝对优先项目来处理。为了避免误解,我愿说清楚,我们不是提议只简单地讨论一下这些问题,而是实事求是地进行审查,在所有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的参加下进行具体谈判。在这样做时,我们明白并且强调核裁军问题是个复杂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很长时间,我们对这一点是没有幻想的,我们也不希望别人会对此抱有幻想。

1979年,大家都知道的,标题为“关于停止生产一切种类的核武器并逐步裁减其储存直到完全销毁为止的谈判”的第CD/4号文件提交给了委员会。该文件自然还保持全部效力,其迫切性也丝毫没有降低。文件的提出者——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指出,朝向最后目标——所有核武器储存完全销毁——的进展,可以在互相能够接受的和共同商定的基础上实现。在这方面,据设想,当核力量的水平不断压低时,在这方面的现有均势在各个阶段都不至于受到破坏。在第CD/4号文件中提出,在执行核裁军方面的措施的同时,应采取国际的政治和法律保证以便毫无例外地加强所有国家的安全。这项建议也是带有根本性意义的。

在1979年和1980年本委员会的会议上,苏联代表团解释和澄清了它在第CD/4号文件谈到的问题上的立场。该文件对有些代表团所提的裂变材料问题也做出了答复。我们认为禁止为军事目的生产裂变材料问题,不应和整个核裁军问题、特别是逐步裁减积累起来的核武器及运载工具的储存问题,分开考虑,而应联系起来考虑。我愿提醒你们,为了展开这一主题,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也提出了第CD/109号文件。

我们在各个问题、包括核裁军问题上的立场,在向委员会目前这一届会议提出的第CD/141号文件中也阐述了。文件强调迫切需要尽快成立适当的工作小组。我们坚信,在所有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的参加下,这样一个小组的活动将有利于停止生产一切类型的核武器,逐步裁减其储存直到彻底销毁的谈判——我说的是谈判,让我再强调一下——在尽早的时候开始。

苏联代表团十分关注地并怀着极大兴趣听取了各国代表对我们的议程中第一和第二项目所做的发言。我们觉得所有这些发言、很少有例外,有一个共同点,就是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苏联)

绝对明确地、毫不含糊地表现出一种热望, 希望最后能在我们委员会范围内开始进行谈判, 对核裁军的主要方面进行实事求是的审查。

这项提议的理由和动机已由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某些西方国家使人信服地、全面地阐述了。因此, 我们觉得没有必要再为赞成设立适当的工作小组提出新的论点——虽然如想提的话, 还可提出许多。在这方面, 我愿提到古巴代表在3月3日的发言。他在发言中回顾了裁军谈判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的大量正式文件, 其中特别提到了21国集团代表谈到的第CD/116号文件。在这方面, 我们愿对3月3日南斯拉夫代表团的发言表示支持。它建议第CD/116和CD/4号文件及其他文件应作为核裁军工作小组活动的基础。

但是, 我们不得不十分遗憾地指出, 关于利用委员会进行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谈判问题, 或由此而必然产生的关于成立特设工作小组问题, 并未达成一致, 没有取得协商一致意见。联合王国和美国代表团关于这个问题的发言受到了我们认为正当的批评。

有些代表团完全不同意进行核裁军谈判还不到时候、条件尚未成熟的说法, 苏联代表团愿对它们表示支持, 因为核军备竞赛——核武器本身的积累, 正如许多代表团的发言, 包括今天尼日利亚大使所做的发言, 使人信服地表明的——对人类就包含着最严重的危险, 更不用说其可能使用的阴暗前景了。照我们看来, 我们认为这也是委员会中许多成员的共同看法, 制止军备竞赛, 首先是核军备竞赛越早越好。恰恰相反, 必须趁进行监督的可能性尚未完全丧失, 因而在限制武器方面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尚未完全丧失的时候, 尽早进行。

在未能就成立核裁军工作小组达成一致的情况下, 21国集团的许多位代表说, 他们主张保持举行非正式会议或磋商来讨论核裁军问题的可能性。当然我们对此并不反对, 但我们愿再一次强调, 我们在委员会主席的指导下所进行的这类工作, 其职责所在和其目的应是为就此问题的实质进行谈判准备条件。否则这些工作, 用温和的词句说, 是浪费时间, 并可能沦为毫无结果的学院式辩论。

得到一些其他代表团支持的, 我的尊敬的印度同事的发言中提议, 非正式会议的讨论应以专家们对核武器的全面研究报告为基础。我记得提到了结论的第五章和第六章。对这个文件, 从整体来说我们有一些保留, 但是, 我们并不反对讨论与核

( 伊斯拉耶利安, 苏联 )

裁军问题有关的一些章节。可是我们若完全限制于这一个文件上, 似不太可取。各国代表团有权利——我相信实际上也将是这样——利用一切与此问题有关的材料和研究报告。

得到委内瑞拉代表团支持的巴西代表建议, 秘书处应开列一张有关核裁军的提案清单。我们承认这个想法是有用的, 同时只愿指出, 为了节省时间和金钱, 也许值得查一查联合国档案, 看有没有这类文件, 找出来后把必要的东西加上去就行了。在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前开列过类似的清单。

在我之前发言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向委员会提出题为“裁军谈判委员会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裁军谈判委员会关于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以及关于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谈判的意见”的文件请予审议。我对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所做发言表示赞同, 并愿强调这份文件也反映了苏联代表团在考虑到委员会中目前的形势后对有关问题采取的立场。

我们希望这份文件中所阐述的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见对我们的共同工作是有益的, 希望其他国家代表团能适当注意地加以研究。

弗尔胡奈茨先生 (南斯拉夫): 我们已经审议了本委员会内关于与设立全面禁止核试验工作小组和核裁军工作小组有关的情况以及关于在本委员会范围内就整个核裁军问题开始谈判的情况。我们相信, 设立相应的工作小组是尽速展开谈判的最有效的办法。鉴于这一事实: 由于一些国家的拒绝, 本委员会迄今为止不可能就此达成一致的意見, 所以我们认为, 必须继续召开非正式会议就本委员会议程项目 1 和 2 关于设立特设工作小组的提案进行讨论, 并讨论设立其他附属机构的问题。

我们认为必需在本委员会非正式会议上非常急迫地对秘书长就向第 35 届联大会议提出的核武器综合研究报告所作的报告, 特别是第五、第六章及结论, 展开讨论。

为了尽可能有效地讨论议程项目上的问题: 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 我们认为, 本委员会秘书处应尽快准备好与自 1979 年起直到现在向本委员会提出的核裁军提案有关的汇编材料和有关此议题的所有其他提案 (包括联合国大会多次的决议)。我们认为, 这一任务应分两个阶段进行。但是, 应尽快提供与自 1979 年起直到现

(弗尔胡奈茨先生，南斯拉夫)

在所有向本委员会提出的提案有关材料。

我们认为，作为最重要的裁军问题之一的整个核裁军问题应该经常成为本委员会内讨论的议题，因此，我们建议本委员会尽快就核裁军的具体安排和解决办法着手进行审议和谈判。

主席（赫德尔大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尊敬的代表们，依照本委员会第104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决议，尊敬的西班牙代表德莱格莱西亚大使已要求发言。因此，他就成为非委员会成员国在本届会议期间向我们委员会全体会议讲话的第一位代表。我向他表示热烈欢迎。大使先生，我请你发言。

德莱格莱西亚先生（西班牙）：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对您热情的话表示感谢，并表示我高兴地看到您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对您给我机会在这个全体会议上发言我也很感谢。由于西班牙对委员会的工作最为重视，这是我第三次荣幸地在委员会上讲话。虽然到现在为止在这个谈判机构中我们特别关心的是化学武器，但其各方面活动都值得我们注意。

首先，我们愿明确的是我们也深信核裁军应是国际社会的第一要事，因为在当前历史时间这些武器像“达摩克里斯的宝剑”一样悬挂在所有人的头顶上空。制止核武器的横向扩散和制止五个核武器大国武器库中核武器数量的增长具有根本的重要性。

我们按照这一思路，怀着极大兴趣密切注意为拟订禁止一切核爆炸公约而举行的三边谈判。我们认为在这方面最复杂的问题是核查，因此，我们希望考虑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的特设科学家小组的工作将对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的工作产生有利的影响，并将推动其取得积极成果。

我们也关心放射性武器问题，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欢迎特设工作小组的重新建立。它将审议与这种武器有关的各方面问题，并将草拟有助于拟定制止发展这种武器的条约草案的提案。我们的意见是，关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有必要避免起草太笼统的案文，还有必要划清它们的适用范围。在这方面，我们认为，去年秋季会议关于杀伤性过高或杀伤对象太滥的武器问题的成绩，是一个应该铭记的例子。

(德莱格莱西亚先生，西班牙)

如果能将问题分开，起草出有限的议定书，就有可能取得部分进展。这可使这种武器造成的问题的解决，得到简化。

关于草拟综合裁军方案的谈判，我们愿回顾，这个方案是要提交到1982年春季举行的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因此，时间已不多了。如果还希望达到委员会为自己提出的目标的话，就有必要加速工作。

我还愿简单提一下对无核武器国家的有效保障问题。迄今为止在这方面的进展很小。这个问题的特设工作小组曾得出结论说，要达成共同看法是不可能的。我们希望本届会议能够证明这个问题的解决是可能的。这样，下次对大会提出的报告就可包括一些结论，使人能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将可制定有助于减轻沉重地压在无核武器国家头上的核威胁的安排草案。

我们还愿表示深信讲求实际的标准必占上风，如果证明不可能在高度的国际水平上制定条约，就应拟定切实可行的形式的文书，因为这将可使我们朝向我们都盼望其实现的有效保障的见诸实行前进一步。

除开我上面已谈过的外，我愿在这次发言中较详细地谈一谈化学武器问题的一个特别方面，因为，我已说过，这是委员会的工作当中我们特别注意的一部分，也就是在一系列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的范围内的核查问题。事实上，我在1980年7月1日在本委员会上的发言中曾谈过这个问题。

不仅如此，在三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我们是第35/144C号决议倡议人之一。在议程项目34下，该决议要求秘书长进行公正的调查以确定关于1925年在日内瓦签订的议定书所禁止的各种活动的报导之意义。该议定书是有关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我们认为凡有助于加强对裁军和有关问题的国际文书之遵守的措施，都值得我们给予最大的注意。

今天，我愿提到负有为禁止生产化学武器公约谈判确定所要谈的问题的任务的特设工作小组——大川美雄大使有效地主持的小组所提出的有兴趣的报告中谈到的一点。这就是培养信任措施，特别是在有关此问题的条约未生效前就能采取的措施。如果能在国际社会面前提出一套这方面的自愿性规则，很清楚这将创造一种十分有利的气氛，可推动国际社会的大部分接受随后可能向它提出的协议。

当大会在其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上起草《最后文件》时，我国

(德莱格莱西亚先生, 西班牙)

代表团强调了在限制军备竞赛领域中, 单方面措施的重要性。因此, 我们认为凡有关限制化学武器发展的培养信任的措施, 都将有极大的积极影响, 并将为关于此问题的条约的谈判铺平道路。

人们一直在说, 这些措施的目的是为了抑制竞争欲, 而这种竞争欲是由于不明白可能的威胁到底会达到什么程度所引起的。事实上我们当前所不幸看到的化学武器方面的竞赛, 在很大程度上是双方对对方是否将用化学武器进攻都抱有深刻怀疑造成的结果。

我们的意见是, 所有这些事实使我们有必要驱散这种气氛, 为此采取培养信任的措施是重要的。既然不能盼望包含这种措施的条约在短期内就能生效, 我们觉得提出一些各国可以自愿采取的措施是有益的。在这方面, 我们愿再次提到联合王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提案, 虽然它们特别谈到核查问题, 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为自愿的培养信任措施。

化学武器和制造人类在化学生产部门方面所需大量品种的产品的工业之间的密切关系, 使得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有必要考虑这种工业的利益, 并应寻求它的直接合作。

作为特设工作小组报告之附件的主席的备忘录, 包含了若干公约签订前的措施, 其中有现有储存和生产设施的申报及邀请参观化学武器设施的可能性。

毫无疑问, 如果能够采取这些措施的国家照这样做了, 那将是极为有益的。因为如果对这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进攻能力有精确的了解, 那么, 由于不了解而不愿在这种武器方面处于劣势的国家就会降低在这方面的兴趣。

但, 我们想这些申报和参观不应局限于纯军事方面, 应也包括民用设施, 因为它们与军用生产有密切关系。

因此, 我们认为在不触动工厂保持工业机密权利的情况下, 促进情报交流是可取的。它将提供更多的有关它们生产化学武器的潜力的情报。为此目的, 我们建议可以组织国际会议, 请化学方面的企业参加。只要它们愿意并且能够进行情报交流的话, 它们就可将有关各类化学武器的发展、生产、销毁和改装等各方面的情报互相交流。

很可能由于各国有关安全要求不同, 或各自经济利害的关系, 参加这种讨论会的人的反应也将有很大参差, 但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对这种武器掌握的情报愈多, 其广泛制造的可能性就愈小。由于它们的纯战术性, 作为威慑物的价值有限。由于使用上有种种困难, 它们在军事上比别种常规武器用途较小。这也是自从第一次世界

(德莱格莱西亚先生，西班牙)

大战以来，这种武器相对地说用得不多的原因。

关于培养信任措施另一个方面我想谈谈的是，各国为防御可能的化学武器进攻所采取的预防措施。这里我们又认为，举行国际会议，将有关军队和群众保护窒息性和毒性气体的情报互相交流是有益的。很清楚，凡能降低化学武器有效性的东西就有助于降低取得这种武器的兴趣。

我还愿指出，在委员会上分发的第CD/112号文件中所载1980年7月7日美苏关于禁止化学武器双边谈判进展的联合报告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该报告重申，成立咨询委员会，执行核查对将来的公约遵守情况的职务是可取的。

鉴于前面已提到的第35/144C号决议中已达成的协议，我们觉得，会员国自愿承认联合国秘书长有权进行调查，澄清流传的有关使用现有化学武器或即使是储藏此种武器的报道以及化学武器的生产情况的报道，以解除疑虑，是可取的。我们认为，凡有助于增加各国对国际社会其他国家在这种武器方面进攻能力的了解的办法，都会十分有助于使其接受全面禁止凡与此种武器有关的一切东西的公约。

在裁军和军备管制方面的培养信任措施相对来说是新事物，虽然它们在《赫尔辛基最后文件》以前就有了，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将莱茵兰划为非军事区的解决办法就可以说具有此种性质。可是，它们之开始受欢迎，确切说就是在赫尔辛基。虽然它们并未得到象人们所希望的那样巨大发展，但我们相信它们是有前途的。为此目的，我们敦促，对其如何应用于化学武器领域，应进行研究。由于这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特点，我们认为它们是完全适用的。

我们认为在就此问题通过公约之前，采取自愿性质的培养信任措施是有价值的，因为这种措施必然是不对称的，不言而喻，这种单方面决定并不要求严格的对等行动。尽管如此，有些国家采取这种措施后，照逻辑来说自应引起其他国家做出同样反应。

同样，我们想这种办法可限制升级的危险，凡与军备管制和裁军有关的问题一向都受升级这个大问题的影响。我们还必须说，与化学武器有关的问题和与其他常规武器有关的问题是十分不同的。因此，在这方面可能采取的培养信任措施的特点必然要不同于与各国作战潜力的其他方面有关的这类措施的特点。

最后，我愿告知裁军谈判委员会，我国政府不仅要求参加委员会的全体会议，

(德莱格莱西亚, 西班牙)

而且要求参加其他就议程上的问题进行谈判的机构, 自然, 这要根据议事规则对非会员国提供的可能性办理。

主席: 我感谢德莱格莱西亚大使的发言, 我们将注意到他的建议并按照议事规则予以审议。

萨朗先生 (印度): 主席先生, 请允许我首先就您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三月份主席一事表示我国代表团的祝贺和最良好的祝愿, 并表示在您履行您繁重职责时我国代表团将给予充分的合作。我国代表团也愿向法国德拉戈尔斯大使阁下表示深深地钦佩, 钦佩他如此巧妙地指导了我们委员会二月份的工作。要是没有他的非常宝贵的贡献, 我们委员会也许还不能着手在我们春季会议如此早期就进行实质性的工作。

主席先生, 我发言是要说我国代表团完全赞同尊敬的南斯拉夫大使所提的建议。我们继续认为, 特设工作小组将是进行核裁军实质性谈判的最好的机构。但是, 在反对此项建议的国家未改变它们的立场之前, 我们认为我们必须着手在裁军谈判委员会的非正式会议中对一些具体问题实质性的审议。

主席先生, 我还想简短地谈一谈对尊敬的苏联大使对我国代表团提案的意见, 我国的提案是: 我们可以开始实质性的讨论, 其办法是集中讨论一些专家们已写成的关于核武器的综合研究报告中所提出来的某些问题。我们在作此建议时, 并没有意思说我们的讨论似乎应局限于该项研究报告的范围内。如果我们已经具体地提到该项研究报告的第5章和第6章及其结论的话, 那也是为了保证我们实质性的讨论可以有一定的重点和基础; 否则的话, 我们将只不过是在举行一场重复再三的、一般性的讨论。我们已经支持了巴西代表团和委内瑞拉代表团的提案; 本委员会手上已有的文件可以作为我们未来讨论的基础。不用说, 任何代表团都可以提出它认为对讨论有价值的问题。

阿尔塔夫先生 (巴基斯坦): 主席先生, 我要求发言主要是为了向您就任本委员会主席一事表示我们的祝贺。我们相信, 您对本委员会事务精明干练的指导将使本委员会受益不浅, 正如您的非常尊敬的前任, 法国大使, 任主席期间本委员会得益一样。我们向法国大使表示感谢和祝贺。

(阿尔塔夫先生, 巴基斯坦)

主席先生, 我国代表团同意尊敬的南斯拉夫大使的意见: 我们应该继续为我们议程项目 1 和 2 设立两个特设工作小组而努力。我们也感到讨论研究秘书长报告的第 5 章和第 6 章, 也许是有用的。但是, 主席先生, 还有很多其他的文件和汇编材料也许同样有用。我国代表团同意尊敬的苏联大使的意见, 用他的话来说, 我们不应把我们自己局限在一个单一的文件范围内, 我很高兴尊敬的印度代表也已表示同意这一点。尊敬的苏联大使还提到其他的文件, 例如: 21 国集团的工作文件, CD/116, 其中包含很多值得我们重新讨论的重要的提案。我们也应该从事准备就项目 1 和 2 关于特设工作小组的实质性问题进行谈判。表达一下我们对这两个拟议中的工作小组的具体任务的意见, 可能是有益的。我们相信, 这会推进委托本委员会做的工作, 特别是因为在我们必须得向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报告我们谈判进度之前, 我们的时间很有限。

德罗斯·杜亚尔特先生(巴西): 主席先生, 我国代表团希望把它支持尊敬的南斯拉夫代表提的提案这一点记录在案。我们相信, 本委员会作出决定使它能够就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安排有意义的具体的谈判的时机是再成熟不过了。先生, 我们认为, 本委员会非正式会议对于实质性问题的讨论应立即开始进行, 并应集中讨论秘书长关于核武器的综合性报告中的第 5 章和第 6 章及其结论以及自裁军谈判委员会成立以来所提出的、该由秘书处汇编的提案, 以及其他有关的向联合国提出的、将列入第二阶段汇编中的材料。我们知道也许有其他切实可行的办法可向非正式会议提供实质性的材料, 但是, 对我国代表团来说, 重要的是: 本委员会应顺利地安排一次有意义的对话, 其目的在于, 正如 21 国集团已经提议的, 就项目 2 设立一个工作小组。

主席: 尊敬的代表们, 我原先想建议开一次短的非正式会议讨论一些问题, 但很遗憾, 我们没有时间了, 所以我只好下星期一我们下一次非正式会议上再来谈这些事, 以便使这些问题能在我们下一次全体会议上正式确定下来。

裁军谈判委员会下一次全体会议定于 1981 年 3 月 10 日星期二 10 时 30 分举行。会议结束。

会议于下午 1 时散会。

× × × × ×



第一百一十三次会议最后记录

1981年3月10日,星期二,  
上午10:30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 G·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本亚米纳先生

阿根廷:

希门尼斯·达维拉先生

弗莱雷·佩尼亚瓦德小姐

澳大利亚:

斯蒂尔先生

芬德利先生

比利时:

昂克林克斯先生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巴西:

德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武托夫先生

德扬诺夫先生

索蒂罗夫先生

普拉莫夫先生

缅甸:

吴苏莱先生

加拿大:

斯金纳先生

中国:

俞沛文先生

萨本望先生

俞孟嘉先生

古巴:

博罗多斯基·雅基耶维奇夫人

捷克斯洛伐克:

鲁热克先生

卢凯什先生

伊鲁谢克先生

弗拉涅克先生

埃及:

哈桑先生

埃塞俄比亚:

约翰内斯先生

法国:

德博斯先生

库蒂雷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赫德尔先生

蒂利克先生

考尔富斯先生

邦蒂希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普法伊费尔先生

克林勒先生

米勒先生

匈牙利:

科米韦斯先生

哲尔费先生

印度:

萨朗先生

印度尼西亚:

苏普拉普托先生

哈约马塔拉姆先生

卡西姆先生

卡约诺先生

伊朗:

扎西尔尼亚先生

意大利:

科德罗·迪蒙特泽莫洛先生

齐亚拉皮科先生

卡布拉斯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日本:

大川先生

高桥先生

石井先生

岛田先生

肯尼亚:

希特米先生

穆纽先生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卡塞雷斯先生

蒙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巴雅特先生

包勃德先生

摩洛哥:

斯卡利先生

什赖比先生

荷兰:

费因先生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伯格曼先生

尼日利亚:

布里马赫先生

阿金桑亚先生

阿奎伊——伊龙西先生

巴基斯坦:

阿赫迈德先生

阿克拉姆先生

阿尔塔夫先生

秘鲁:

巴尔迪维索先生

波兰:

苏伊卡先生

恰洛维奇先生

罗马尼亚:

托马谢斯基先生  
斯特罗伊沃斯先生

斯里兰卡:

梅列斯卡努先生

帕利哈卡拉先生

瑞典:

利德戈尔德先生  
诺尔贝格先生  
斯特勒姆贝克先生  
埃克霍尔姆先生  
隆丁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  
科斯坚科夫先生  
瑙莫夫先生

联合王国:

萨默海斯先生  
林克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弗洛韦雷先生  
德西蒙先生  
克里顿伯格女士  
米斯克尔先生  
威尔逊先生

委内瑞拉:

塔伊尔阿达特先生  
阿吉拉尔先生

南斯拉夫:

弗尔胡奈茨先生

布兰科维奇先生

扎伊尔:

恩孔戈·东托尼·布迈达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萨德圭先生

非成员国代表

挪威:

霍尔斯特先生

韦尔诺先生

主席：尊敬的代表们，我宣布裁军谈判委员会第113次全体会议开会。委员会今天继续审议议程第6项：“综合裁军方案”。

在列入发言者名单的各位代表发言之前，我想先处理两个需要委员会作出决定的问题。正如成员国所知道的，我们在昨天的非正式会议上审议了奥地利送来的信件，其中通知我们它对委员会议程中特别关心的问题。根据惯例，秘书处散发了有关的决定草案（见第35号工作文件）。<sup>1</sup> 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决定草案已通过。

就这么决定了。

现在我想转入另一个问题。委员会成员会回顾到，审议关于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的主席在我们的第106次全体会议上提出该特设工作小组第11次会议的进度报告。根据惯例，现在我想把载入第CD/150号文件的这份进度报告提交给委员会批准。在这之前，我想问各成员，它们是否想对该报告发表意见。

弗洛韦雷大使（美利坚合众国）：主席先生，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第CD/150号文件，而且我还没有机会能把这份文件和前些时候非正式散发的文本作比较，所以我的发言只是想问一下，这份文件和地震专家们前些时候提交的文件是否有任何改动，如果有的话，你是否能给我们指出。如果这份报告没有改动，我将毫无异议地同意这个文件。

主席：谢谢你。我可以确认，这份文件没有改动。它和以前散发的文本一样。

利德戈尔德大使（瑞典）：主席先生，我只是想回顾，事实上我在两周前就提出了这份文件。

主席：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委员会通过了载入第CD/150号文件的特

---

<sup>1</sup> “应奥地利的申请（CD/148和CD/163），根据议事规则第33至35条的规定，委员会决定邀请奥地利代表参加1981年期间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和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特设工作小组的各次会议。”

(主席)

设工作小组的进度报告。

就这么决定了。

科德罗·迪蒙特泽莫洛先生(意大利)：主席先生，首先，我要代表我国代表团祝贺您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三月份的主席。我确信，您的通情达理和专业才能以及您在多边外交方面的长期经验定将大大有助于我们工作的进展。

我也想说，我们对您的前任、弗朗索瓦·德拉戈尔斯大使在履行他二月份的职责时的出色工作表示赞赏。在他的模范指导下，委员会在其工作中完成了一个重要的阶段。

今天，我准备依照我们商定的工作计划讨论我们的议程项目6，综合裁军方案。然而，鉴于我们的讨论所历的过程以及我们将谈及的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也要谈一下项目2，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问题。我将从这个题目开始谈。

我国代表团与其他代表团一样，认识到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因此，它热切地希望与这个问题有关的所有论坛，不论是多边性质的如本委员会，还是直接涉及拥有最大的军事武库的两大国的双边性质的论坛，都将在这个问题上取得进展。

尽管在现阶段，明显地，在就核裁军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问题上还没有取得协商一致，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这方面就无能为力了：在这样重要和复杂的一个领域，委员会本身，从更严格的政治角度来说，就是一个工作小组。我们确信，裁军谈判委员会不能撒手不去寻求我们时代的根本问题之一的解决办法，它在适当的阶段可以在核裁军过程中起作用的。过去它已经起过作用。不扩散条约、关于海床洋底的条约和部分禁试条约的存在就证明了这一点。在这些情况中，满足了两个先决条件：谈判的目的是明确规定了的，委员会的作用是明确肯定了的。至于我们的议程项目2还没有达到那一点，这是每个人都认为是“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许多不同的方面，与在其范围之外的其他事情密切联系着，直接触及到当前国际制度的基础。

即使在现阶段我们还没到能现实地考虑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的阶段，我们仍应该继续以应有的关心和紧迫心情来审查这个对全人类极其重要的题目。我国代表团满意地注意到，会场总气氛是赞成在今年会议的第一期会议期间委员会举行非正

(科德罗·迪蒙特泽莫洛先生,意大利)

式会议讨论这个题目以及全面禁止核试验的问题。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支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团昨天在委员会非正式会议上提交的主席宣言草案。我们并不把它看成仅仅是一次学术讨论,或者是纯理论性探讨,我们认为,这是与委员会的基本任务有关的初步努力,它的任务仍然是谈判具体措施。

有些代表团建议,这种谈判应该集中在一个明确限定的焦点上。我国代表团基本上也同意要注意方法,但它在揣度,更适当的讨论实质问题的起点是否可不一定仍从《最后文件》所载行动纲领中的有关段落开始。这些段落当初是达成协商一致的题目,它把不同的因素和不同的观点反映一个平衡的、经慎重谈判的整体中。如果我们从那里开始,我们就能方向正确。但关于议程项目2,妨碍我们的努力的实际困难是,行动纲领范围宽广,是一般性的,而委员会的目的及其任务是谈判多边性的具体措施。为克服这种矛盾,委员会应详细地分析客观上是“复杂”的一个问题的各个方面。这会意味着要逐个识别其组成部分并明确它们与决定裁军过程的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我国代表团特别想到的是核裁军与各国安全之间的关系、核裁军与常规裁军之间的关系以及可以施行的措施与对这些措施进行核查的可能性之间的关系。

有一个已经明确了的具体措施,我们都认为是最高优先的项目,那就是我们议程的项目1:全面禁止核试验。可以确定其他的措施;过去几年曾为此目的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除其他之外,我要回顾的有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代表团提出的措施。

这使我回到我要谈的题为“综合裁军方案”的议程项目6。在这里,我们应该做的又是把核裁军的总题目进行细分。我要补充一下,委员会召开的关于核裁军的非正式会议对综合方案特设工作小组的工作也会是有益的。

我国代表团一直特别关心综合裁军方案的拟订工作。意大利外交部副部长斯佩朗扎先生在1981年2月3日他向委员会作的发言中重新指出了他特别关心的根本原因。

今天,我要谈较具一般性的不同方面的问题,具体的问题留作以后再谈。

首先,我要强调,我国代表团希望,在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之前,将能在委员会内完成综合方案草案的拟订工作。虽然综合方案要由大会最后点头决定,但如有人认为委员会不能就方案草案达成协议,我国代表团会感到十分遗憾,因为这会损害委员会的信用。为避免出现这种可能,我们大家必需表现最大的灵活性。

(科德罗·迪蒙特泽莫洛先生,意大利)

在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主持下的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已经确定了看来是取得了协商一致的两个论点：(a)综合方案应由一系列的阶段组成；(b)每个阶段完成时应该进行一次审查。我认为应强调这两个要点，因为它们能用来区别综合方案与《最后文件》规定的行动纲领之间以及与其他内容相同的文件之间的差异。因为没有人愿使综合方案仅仅成为另一个裁军措施一览表。可是，我们认为，这种差异是不能人造出来的，不能给综合方案加上对它并不适合的一种法律上有约束力的性质。委员会的任务的确是谈判各方商定的案文，然而，这种案文不一定必须是公约或条约。事实上，方案的目的，如我们在CD/155号工作文件中指出的，是“为在裁军领域内进行实质性的谈判商定一个范围”。

同样的意见也适用于时限问题，有人提出，实行方案的每个时期或阶段应有一个时限：我们认为这个提案——尽管我们充分谅解，这是出于关心——反映了从法律观点看问题而不是从政治观点看问题。在法律上讲，没有规定完成义务的时限，这项义务实际上是无意义的。但是，综合方案很难采取一个法律文件的形式，它是一种政治上的担保。在这方面，一个事先决定好的时间表本身不会增加方案的有效性。

我要指出，支持规定时限的人和反对这种意见的人都同意这样的事实，各国的政治意志是决定的因素。然而，前者却想使这种意志超脱国际形势动荡的影响，从一开始就把它捆于时限之上，而这时限又包括着走向有效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的每一步和每一阶段。

我国代表团深信，如果在与方案实施的同时，能进行持久的政治努力以消灭世界上紧张局势和不公正的根源，并为和平解决争端和改善人类的政治、公民、社会和经济权利而增进联合国内外的国际机构的效力，那也就可以达到同样的目标，即使综合方案具有真正和持久的效力。在这里可以看出除与军备管制和裁军特别有关的措施外在每一阶段形成综合方案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被称之为附属措施的作用：这些措施的履行以及随之而来的国际安全和信任的加强要比规定一个详细的时间表更远远有助于保护各国的“政治意志”使其不受国际形势动荡的影响。

主席：谢谢尊敬的意大利代表的发言和他对我担任主席的祝贺。

苏普拉普托先生（印度尼西亚）：主席先生，宣布1980年代为第二个裁军十年的宣言第11段讲到综合裁军方案被认为是国际裁军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紧急制定”。宣言进一步讲到“裁军谈判委员会应该加快其制定方案的工作，以便在1982年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之前通过此方案”。按此，我们委员会已经于2月12日决定恢复去年就已成立的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的工作，工作小组在墨西哥大使加西亚·罗夫莱斯主席的领导下，已经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实质性的谈判。

既然工作小组，作为谈判的最合适机构，已开始了实质性工作，而我国代表团去年在委员会里已阐明了我国政府对有关综合裁军方案问题的基本态度，因此，我要讲的仅限于制定方案可能采取什么形式的文件和时限的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综合裁军方案作为一个方案，不能采取一个有法律约束力性质的国际文件的形式，诸如一个公约或者一个条约，但它不应被认为是一个简单的建议。它必须有一定程度的约束力，尽管可以低于一个公约或条约，但要高于一个宣言。方案不应当只是国家意向的表示，还应明确规定国家有真诚地执行此方案的义务。

至于第二个问题，我国代表团也认为方案应当有一个特定的时限，使国际社会能对执行方案的进展进行估价，并应规定定期的审查。

主席先生，毋庸再说，方案里提的每一个措施不应认为它本身就是目的，它只是导致裁军进程最高目标，也就是在有效的国际监督下全面和彻底地裁军的一个步骤。甚至在有效的国际监督下全面和彻底地裁军本身也不是目的，它要达到另外的目标，也就是实现真正和持久的国际和平。

我在结束简短的发言之前，我要向您，主席先生，表示我国代表团对您担任本月份主席的热烈祝贺。您的工作是沉重和艰巨的，但我相信您能永远指望委员会所有成员国的合作。我国代表还确信本委员会将从您丰富的经验中获得益处，我们可以继续前进，使我们的工作取得更大的进展。我也愿表示我国代表团对您的前任，法国德拉戈尔斯大使诚挚的谢意，他主持了二月份的工作，他的灵活和坚定性，耐心和有效性使我们在很短时间内解决了程序问题，并就议程上的很多问题开始了谈判。

谢谢您，主席先生。

主席：我感谢印度尼西亚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俞沛文先生（中国）：主席先生，在我发言以前，首先我要祝贺你担任本月份的主席，由于你对裁军问题的丰富经验和高度的才能，我相信，在你的主席下，裁委会工作将取得良好的进展。中国代表团愿意与你充分合作。与此同时，我也借此机会向上月主持裁委会的法国主席表示诚挚的谢意。我和大家一样都钦佩德拉戈尔斯大使的外交机智和对裁军工作的热诚，我们今年工作所取得的良好开端是与他的努力分不开的。我还要感谢他对我们大家的友好情意和合作精神。

主席先生，今天我愿意就议程中的“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和“综合裁军方案”等两个议题谈谈我们的看法。

中国代表团同许多代表团一样，很重视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消除核战争危险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大问题。

许多代表的发言都对当前世界核军备的状况感到忧虑不安。两个超级大国通过长期的试验、发展和生产，已经积聚了大量核武器。据联合国秘书长向联大提交的“核武器的全面研究”报告估计，它们两家现在总共拥有各种类型的核弹四万八千枚，占世界核弹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七，它们拥有的核弹当量达一百九十亿吨，占世界总当量百分之九十六。从上述估计数字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两个超级大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核武库，威胁着世界和平与各国安全。只有它们才有能力发动核战争。

使人更为不安的是，超级大国为了争夺军事优势，正在展开新一轮以改进质量为中心的核军备竞赛。那个后起的超级大国，在战略武器的数量上领先后，正在大力改进核武器的质量，重点提高打击军事目标的能力，力争获取全面核优势。与此同时，另一个超级大国也加快了核扩军的步伐，正在加紧发展新式战略武器。两个超级大国为争夺核军备的优势而进行激烈的竞赛，是核裁军难以获得实质性进展的症结所在。

许多中小国家从消除核战争威胁的愿望出发，提出了不少合理的意见和主张。它们主张禁止使用核武器、停止核武器系统的质量改进和发展、停止生产一切类型的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大幅度地裁减核武器并尽早导致彻底销毁核武器。它们要求两个超级大国切实执行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关于拥有最重要核武库

(俞沛文先生, 中国)

的国家对达成核裁军目标的任务方面负有特殊责任的规定。它们还主张核裁军的各个阶段和各个方面都要有适当和可靠的核查措施, 以保证协议的贯彻。这些意见和主张是值得重视和认真研究。

中国一贯赞成核裁军, 坚决反对核战争。我们愿意同大家共同寻求切实的措施来制止核军备竞赛和实现核裁军。我们认为, 在具体探讨如何实现这个目标时, 应该根据国际军备现状的特点, 找出解决核裁军问题的有效途径。正如我在上面所说的, 当前两个超级大国拥有最庞大的核军备, 它们拥有的核弹至少是其它核国家核弹总和的五十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没有核武器。在这种情况下, 根本谈不上各国之间有什么同等安全。因此, 为了消除对世界和平的实际威胁, 保证各国的同等安全, 拥有最大核武库的国家有必要率先采取行动, 停止核军备竞赛, 停止试验、发展和生产一切类型的核武器, 并且大幅度裁减核武器。这是它们不容推卸的义务, 也是它们是否愿意以实际行动来减少核战争危险的考验。毋庸说, 在核裁军问题上, 其他核国家也有其一定的责任。在核裁军的一定阶段它们也应该采取行动。但我们认为, 如果当前对这些国家和超级大国提出同样的要求是不切实际和不公正的, 这只会有助于维持, 甚至增加后者的巨大军事优势和霸权主义威胁。

主席先生, 核裁军的目标应该是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在目前不能实现这一崇高目标前, 采取局部性措施显然是有其需要的。在这里, 我想指出, 单是停止核武器的试验、发展和生产, 只能制止它在数量上的增加和质量上的改进, 还不能消除核战争的危险, 因为超级大国庞大的核武库所构成的严重威胁依然存在。因此, 一些中小国家主张在实行核裁军以前, 禁止使用核武器。这是合理的要求, 我们认为在审议停止核军备竞赛问题时, 也应认真考虑这个问题。

主席先生, 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涉及的问题是十分广泛和复杂的, 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研究和采取行动。我们愿同各国代表共同探讨。鉴于目前各国对这个问题的许多方面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我们赞成不结盟和中立国家集团在本委员会提出的建议, 即, 成立核裁军特设工作组来讨论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第五十段所设想的核裁军的各个阶段和其他有关问题。中国代表团真诚希望, 通过认真的讨论和谈判, 能够取得有利于核裁军的进展。

(俞沛文先生, 中国)

主席先生, 现在, 我愿扼要地谈谈“综合裁军方案”问题。中国代表团一直重视“方案”的制订工作。我国于一九七九年五月曾向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首届会议提出了“关于综合裁军方案主要内容的建议”(A/CN.10/5)。一九八〇年七月, 又向裁委会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组提交了“关于综合裁军方案主要原则的建议”(CD/CPD/WP.8), 在本届裁委会, 我们愿同各国代表团合作, 继续作出努力。

联大35/46号决议规定: “裁军谈判委员会应加速拟订综合裁军方案的工作, 以期至迟在定于一九八二年召开的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期间予以通过”。现在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裁委会需要加紧工作。我们殷切希望本届裁委会能拟订出一个为各国接受的“方案”草案, 为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成功作出贡献。

我们认为, 为了使“方案”能对今后的裁军进程起积极的指导作用, 在制订工作中, 必须紧密联系当前世界上军备竞赛、特别是超级大国加紧扩军备战的根本特征。不论是裁军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或是裁军措施的优先次序, 都应根据现实情况来确定, 才能推动未来的裁军谈判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鉴于国际紧张局势继续加剧, “方案”应该明确强调裁军的目标在于有效地反对新的世界战争以及一切武装侵略,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一切具体裁军措施的价值和意义都要根据此基本目标来加以衡量和抉择。与此同时, 我们也赞成裁军的实际进展应有助于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把促进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 作为裁军的重要目标之一, 这是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利益和迫切要求的。

由于核战争对人类的严重威胁, 关于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切实措施的重要性, 无疑应在“方案”中得到充分反映。同时, 我们也应对常规军备的裁减以及禁止和销毁生物、化学武器给予应有的重视。战后的历史说明, 常规战争连年不断, 对这一现实是不容忽视的。

我们还认为, 在制订全面的裁军措施时, 应同时重视局部措施, 包括区域性措施。取消在和平区和无核武器区内的一切形式的外国军事存在, 排除一切武装侵占和武力威胁, 将能大大促进国际和平和安全。

(俞沛文先生，中国)

主席先生，“综合裁军方案”的制订要为今后的裁军工作规定方向和阶段。“方案”将为促进裁军工作提供动力。“方案”不等同于裁军公约或条约，但它要通过各国认真的谈判加以制订，各国应尽可能为其执行和实现作出努力，在这个意义上，各国对“方案”应充分承担义务。制订“方案”的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希望通过各国代表团的努力，我们的工作将能取得良好的成果。

谢谢主席先生。

主席：谢谢中国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表示欢迎的话。

弗尔胡奈茨先生（南斯拉夫）：主席先生，我们委员会议程上关于裁军各问题作为一个整体具有一个根本的目标，那就是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在这方面，我们委员会的职责就是在下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之前，就一项能促使该目标实现的综合裁军方案达成协议。

从去年开始，委员会就这项任务作了紧张的工作，并为此设立了一个具有明确职权的特设工作小组。然而，这项工作的进度相当缓慢，取得的成果也不能令人满意。但不管怎样，明显地，是有进展的，即便还有许多问题尚待解决。重要的是该为将要进行的具体谈判准备一个建设性基础。现在的问题是看我们是否准备去完成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所委托给我们的任务。

我国代表团认为，现在我们应该尽最大的努力，在下届特别会议之前圆满地完成这些谈判，从而为裁军进程创造基础和条件。在裁军过程中每个人将承担他的一份责任。因为保证裁军谈判的成功关系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不言而喻，每个国家也应承担义务，在这个过程中起尽可能积极的作用。只有存在愿以方案为基础来进行裁军并愿建立平等参加原则的政治意志，这才能做到。平等原则必须考虑到所有国家——不论其大小、发展的水平和军事力量——的要求。所有国家、特别是那些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应该记住，军备竞赛对各国的安全 and 经济发展的可能性起着直接的消极作用。另一个事实是没有一个人能逃避可能爆发的核战争的后果。尽管这是所有国家的责任，但核武器大国应负有大的责任来立即开始裁军的过程，特别

(弗尔胡奈茨先生，南斯拉夫)

是核裁军的过程。因此，这些国家更应该尽量积极地参加委员会面前所有议程项目的工作，而实际情况往往不是这样的。当然，这一切也适用于综合裁军方案。

根据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通过的決定，由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确定了主要组成部分，现在，这些组成部份已成为本委员会谈判的起点。这意味着联合国所有会员国都作出了它们的贡献。从所有的发言看来，我国代表团认为，现在已到了拟订方案案文的时间，以便能在下届特别会议前把方案准备好。

我国代表团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已多次在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和本委员会会议上谈过了。现在，我只想列出一些主要组成部分，我们认为，方案应该以这些组成部分为基础。首先，我们继续认为A/CN.10/6号文件所载斯里兰卡代表所有不结盟国家提交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的工作文件中规定的方案组成部分仍是一个有效的办法。没有必要指出南斯拉夫支持这个提案，这提案反映了各不结盟国家对这个问题的共同立场。

首先，综合裁军方案应该充分反映出它的标题的意思，换言之，方案本质上应该是一个综合的、很有计划的和以行动为目标的文件，应包括必要的所有措施和阶段，以保证严格履行各项行动以求逐渐地达到最终目标，即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这意味着我们必将就一系列的组成部分进行谈判并作出决定。如果能通过这样一个行动的综合方案，就可以充分证明存在着履行方案的政治意志。我们认为，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方案，有组织的、自觉的和持久的制止军备竞赛的国际行动是谈不上的。因此，方案将成为克服目前“现实”的一个重要手段，因为目前的“现实”是不合要求的，我们都希望能有所改变。

方案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迫切需要采取具体措施。毫无疑问，核裁军是最高优先的事项。我们对这点是都同意的，尽管有一些其他裁军措施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优先事项。对裁军措施范围内确立的每个优先事项言，都应该为裁军的实施和实际履行分成阶段。分阶段履行裁军措施时就有可能对履行过程的每个阶段进行一次较为普遍的审查，并根据所通过的方案对随后的阶段作出适当的调整。

另一个具有特殊重要性的问题是为方案规定范围，应该是尽可能的灵活，应该

(弗尔胡奈茨先生，南斯拉夫)

考虑到现实情况，应该考虑到拟采取的措施有效履行的可能性，以便使就履行方案的全面时间表和各个阶段所达成的协议能够顺利地执行。在制订方案时，我们对用字必须十分明确，因为在这方面的任何含糊和在施行措施时的任何擅自解释，不论是有关它们的内容和有关所规定的时限，都可能导致误会和曲解，正如在应用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的有些规定时曾不幸地发生过的情况那样。

我要强调，应特别注意方案的法律的一面。已提交来的有些提案是关于方案中应体现的一些可能的国际法律义务的。在这方面，我们认为，方案应该包括一些基本的承担义务的组成部分。首先，在所通过的方案中已明确表达存在着政治意志和愿尽可能积极地为方案的从头至尾履行而努力的意志。第二，应该为履行过程制订行动规则，规定每个国家的具体责任。也应该有监测履行情况的适当机构。这方面应在谈判中作出决定，是以文件方式规定国际社会应承担的义务呢，还是为所有国家规定具体义务。不论怎样，明确职责是很重要的，以便所有国家都能无条件地接受这些责任，并根据一个适当的程序充分承担这些责任。

最后，我要强调，委员会对国际社会所负的制订综合裁军方案的责任是对我们大家的挑战，我们应该以积极的态度作出响应，应该不遗余力地就这一方案达成协议，以便能提交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通过。

曼苏尔·阿赫迈德先生（巴基斯坦）：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说，巴基斯坦代表团高兴地看到你在三月份主持裁军谈判委员会。我们相信，你在裁军外交方面的广泛经验和特殊的智慧将指引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走向就我们议程中的重要项目进行具体谈判的建设性道路。

我必须对你的前任、法国的德拉戈尔斯大使表示深深的敬佩，他在裁军谈判委员会1981年会议的困难的会议初期干练而沉着地主持了工作，并且在他的指导下迅速地解决了工作安排以及其他的问题。这为我们奠定了一个牢固的基础，我们可据此力求在今年的谈判中达成实质性的协定。

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要求在今天发言是为了谈谈我们对裁军谈判委员会议程中两个最重要的项目的一些想法：它们是禁止核试验以及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

(曼苏尔·阿赫迈德先生，巴基斯坦)

的问题。我就这些项目的发言延误了，我请委员会原谅。

主席先生，自从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多边谈判被三个核大国商定就此问题进行单独会谈打断以来，几乎五个年头过去了。三边谈判至今还没有产生出一项核禁试条约；自去年以来，早日结束三边谈判的希望确实已愈来愈小了。根据去年8月份提交给本委员会的三边谈判的进展报告所提供的显然是有限的情报来看，更为令人苦恼的是，正在制定中的条约将大大不同于国际社会多年来要求达成的全面禁试条约的概念和范围。举例说，该条约将同意区别核武器试验和用于和平目的核爆炸而不解决有关防止核扩散和禁试的核查的一切问题。从所有的报道来看，甚至核武器的试验也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加以禁止，而是在比较短的一段时间里暂时禁止。而且，预期的条约条文将在某些方面对核武器国家和非核武器国家作不平等的对待，甚至在核武器国家之间也有区别对待。

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第一届特别会议通过的《最后文件》中所盼望的禁试条约的特点之一是得到广泛的支持，但这种安排看来不会吸引广泛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对三边谈判可抱的最大希望是谈判三方达成一项暂停核试验协定。然而，尽管这可能是令人遗憾的，但是，即便这样一项有限的协定，若能成功，也会给人带来某些快慰，因为这些从事着百分之九十核试验的国家毕竟保证要停止这些试验，虽然只是在一个有限的时间内。如果它们证明在这样做的时候是真心实意的，那么现在就逐渐形成一项既全面又平等的禁试条约或许会证明是可能的。如果三个谈判国家中有任何国家同意：即使另外两个核国家，或其中的一个，现在仍然不准备参加到这一三边安排中来，它仍然将遵守它们三国所建议的暂时停试，我们认为，这也算不了是什么伟大的让步。

如果我们算一算，旷日持久的三边会谈所造成的在达成一项禁试条约方面的拖延已付出了多大代价，那么，谈判三方对核禁试承担上述义务就是非如此不可的了。比如说，过去五年中进行的几百次核试验大大加强主要核国家武库中核武器的尖端性。但现在还不清楚，三边条约是否会能有效地防止核武器继续的质量改善，因为通过实验室试验和模拟技术也仍然可以提高质量的。由于拖延的缘故，许多国家手里的无保护措施的可裂变材料的数量成倍地增加，从而破坏了任何禁试条约对核武器的纵向和横向扩散所可起的作用。除此之外，两个无核武器国家在此期间进行核爆

(曼苏尔·阿赫迈德先生，巴基斯坦)

炸，或是宣布为了“和平目的”，或是秘密进行的，从而进一步给核禁试条约的最终前景和有效性打上了问号。

尽管存在这些困难，巴基斯坦代表团仍然准备就核禁试进行多边谈判并竭尽全力克服在达成一项禁止核试验的平等而真正的协定方面的困难。我们并不认为三边谈判继续与否可以作为理由来阻止裁军谈判委员会试图谈判一项全面禁试条约，因为三方谈判的结果不大可能为一项有关的多边协定提供有用的基础。

因此，巴基斯坦代表团继续希望在不远的将来就设立委员会特设工作小组的问题达成协议，以便就一项核禁试条约开始谈判。继续拖延开始此种谈判将增加禁试问题的复杂性，并使得现在就显然很困难的任务几近无法完成。主席先生，裁军谈判委员会特设工作小组的建立将为本委员会各成员国提供参加其工作的机会。每个国家选择什么姿态参加工作及其参加谈判的深度应由有关国家自己决定，而不能由其他国家作为它们参加谈判的先决条件加以支配。

主席先生，巴基斯坦同意在本委员会内以及在其他机构内所表达的如下总看法，即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是裁军领域中最重要和最紧迫的任务。裁军谈判委员会实现这一目标就可作出重大的贡献。当然，考虑到国际关系的现状以及核武器国家之间存在的分歧，裁军谈判委员会除了谈判全面禁试、控制裂变物质以及对无核武器国家提出安全保证方面的措施外，显然无法实际上谈判核裁军的具体协定。我国代表团不想以任何方式用过高要求来噤住，或者阻挠两个超级大国就核问题进行的双边和限制性的谈判。我们希望这些谈判将尽快恢复，并同时谈出解决悬而未决的政治争论和紧张根源的措施。我们还希望，会谈将导致真正地控制超级大国之间的核军备竞赛，并导致它们的核武库能早日加以大量缩减。

然而，我们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应能在这次会议上至少就核裁军的问题进行探索性的会谈，我们这样认为有两点明显的理由。第一，我们相信，本委员会中的这种探索性会谈能非常有益地澄清一些概念和问题，这种澄清会对超级大国和它们的盟国间的双边的或限制性的谈判给以着实的帮助，特别是在现在，这些大国中的一个正在审查其政策，另一个则提出了许多关于核裁军的建议。第二，这种审查有助于在《最后文件》第50段的基础上制定出一项有益的核裁军的纲领。对综合裁军方案来说，试图进行这样一种审议反正是必要的，因为在核裁军方面若没有更大的

(阿赫迈德先生, 巴基斯坦)

精确性方案就毫无意义。这一做法也将有助于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第二届特别会议取得成功。

委员会的发言中提出了许多审查核问题的目的的有趣看法。巴基斯坦代表团认为, 至少四个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的阐述。

第一个要考虑的方面是与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有关的概念和理论的含义问题。例如, 尊敬的印度和联合王国的代表就两个超级大国以及它们各自的盟国间的“相互威慑”和“战略均衡”的概念进行了极有意思的交换意见。巴基斯坦代表团也持这样一种看法, 即把过去一个时代的经验中演变而来的威慑的理论运用到由核武器的发展和部署造成的质量方面的新形势是极其危险的。在过去的三十年这历史的一瞬间, 所以没有发生大冲突, 可能是核威慑防止的, 也可能不是的。至今我们还没有证明这样一句名言是不能成立的, 即某种武器一旦得到发展和部署, 是迟早会被使用的。

同样, 关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战略均势”或平衡的概念的某些含义也是需要更为仔细的考虑的。首先, 经验证明——关于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辩论则是最近的一个例子——甚至两个主要的核大国就什么是准确的“均势”或“平衡”达成一致意见也是极端困难的事。互不信任、技术创新以及官僚主义的情性, 这一切继续把势力均衡推向更高的阶梯。其次, 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寻求战略均势, 导致了它们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力量极大的不均衡。后者迟早会通过一切可能的手段减少与超级大国的军事能力对比上的日益增长的不对称现象。三个或更多的力量中心之间的“战略平衡”的计算将是困难的、如果不是不可能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完全依赖核威慑就是把人类的未来押宝。

另一个需要仔细考虑和进一步阐述的方面是核裁军的进程, 《最后文件》第50段对此的定义是很简略的。我们在那一段落中同意, 核裁军的第一步应是“停止核军备竞赛”。这一措词意味着什么? 它是不是指所有的核大国应同时停止和核武器有关的所有计划呢? 但这却并没有消除作为继续发展核武器的一个重要动机的现有的不均衡。它是不是意味着主要核大国停止它们发展和部署新的核武器和武器系统的目前计划呢? 在这一方面, 也必须考虑现有的或潜在的不均衡以及致命弱点的概念。《最后文件》第50段规定的核裁军的第二阶段要求削减核大国的核武库。至

(阿赫迈德先生, 巴基斯坦)

少有两种方法可以做到这种削减。一种办法是要求主要的核大国在其他的核国家参加削减的进程之前大大削减核武库, 以缩小与其他核国家的不对称现象。或者可以规定, 每一个核大国分阶段按比例地削减其核武库。《最后文件》第50段中所列的核裁军进程的第三和最后阶段——即分阶段的和有时间限制的削减计划以及核武器的最终消除——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某些原则和准则为我刚才提出的这些问题提供了答案。例如, 《最后文件》提到了两个主要的核大国在核裁军方面的主要责任。从它们在核军备方面的数量和质量优势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它们必须率先推进核裁军的进程。确实, 它们已经承认在进行战略核军备谈判以及最近的中程核武器的谈判中负有的责任。但是, 关于这些问题的协定的目前水平充其量不过是含糊不清的, 而且往往在核大国之间以及核大国和无核武器国家之间缺乏谅解这一点上表现出来, 这样, 就助长了互不信任和互相怀疑的气氛。

主席先生, 委员会应该考虑的第三个也是重要的方面是, 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的关系问题。从所有的报道来看, 目前西方联盟关于它们声称的在欧洲的常规武器方面处于劣势的估计已经使它们特别地依赖核武器作为一个威慑力量。这就为推进核裁军和一项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协定制造了困难。另一方面, 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争辩说, 欧洲的常规军队不存在不平衡的情况。对这个问题的最好回答当然是双方达成一项可以建立在常规武器较低一级上的相互平衡的协定。但这项协定已证明是难以达成的, 因为对目前形势的看法不同。更加深入地说明这些有关欧洲力量对比的不同看法可以更加充分地理解维也纳会谈面临的困难并有助于产生出关于核裁军和常规裁军之间关系的准确的准则。在这一方面, 进一步审查提交给马德里会议的建议——比如扩大建立信任的措施——可以为减少受威胁的感觉提供某些方法, 这种受威胁的感觉是对谈判核裁军措施持犹豫态度的根子所在。

最后, 主席先生, 核查问题将在核裁军的多边谈判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目前只有两三个先进国家才拥有相当有效的核查措施。比如, 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提供了保证遵守条约的某些新技术, 如不干涉国家一级的核查手段。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这些有效核查的措施发展成国际水平。在这方面, 关于国际卫星侦察机构以及设想中的地震侦察系统的建议有着特殊的重要性。

(阿赫迈德先生, 巴基斯坦)

主席先生, 巴基斯坦代表团感到失望的是, 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某些成员国至今仍不准备接受设立关于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特设工作小组。由于这种情况, 我国代表团准备接受一种核裁军探索性会谈的更为灵活的方式, 并可以同意这样一种意见, 即象委员会 1979 年会议的做法那样, 这些会谈可以以委员会的非正式会议形式进行。但是, 现在就此问题的讨论应更有组织性, 并应深入地讨论我已提到的某些具体问题。还可以举行几次委员会会议, 以审议联合国的核武器研究报告中的重要部分。

主席: 谢谢巴基斯坦代表、阿赫迈德大使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欢迎的话。

塔伊尔阿达特先生 (委内瑞拉): 请先允许我向您担任三月份的主席表示我们真诚的祝贺。我们熟悉您个人的和专业的才能, 我们知道, 这是对委员会的工作能取得进展和成功发展的保证。您可以完全相信, 我国代表团在可以帮助您完成主席棘手的任务的每件事情上将给予微力所及的合作, 我们预言您将取得完全成功。

今天我的发言要谈我们议程上的两个项目。首先, 根据议事规则第 30 条的规定, 我将谈一下禁止核试验的问题。然后, 谈今天议程上的项目: 综合裁军方案。

关于前一个题目, 首先, 我表示我国代表团感到满意, 因为委员会就专门审议关于禁止核试验和核裁军问题的实质方面召开一系列的非正式会议的意见即将达成协议。

我没有意思要求取得首创权, 但是我认为, 回顾一下会是有益的。就这两个问题召开非正式会议的意见是 2 月 19 日下午召开的非正式会议上我在发言中提出来的。在那次会议上, 作为对联合王国的代表当天上午的声明及在下午会议上重复的声明说他的代表团不支持设立一个禁止核试验条约工作小组——的反应, 我提出我们认为, 委员会不能因为有反对设立一个工作小组的意见而放弃它作为一个协商机构的责任。我提出, 由于不可能就议程项目 1 和 2 设立工作小组, 委员会应该考虑它自己从事谈判的任务的可取性, 为此目的, 委员会应在其工作计划中拨出必要的时间为在非正式会议上就该两个议程项目进行实质性的谈判。

我们高兴地看到, 委内瑞拉的意见触引了几个具体提案, 例如印度、巴西、社会主义国家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提案。我们相信, 委员会很快将就这个意见达成

(塔伊尔阿达特先生，委内瑞拉)

协商一致。

然而，这些非正式会议不应该成为一个独白场面，只有委员会的某一部分人参加。要使这些非正式会议真有成果，就需要最多可能的成员国参加，特别应有那些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参加，这些国家应作出它们的贡献，并对关于这两个项目可能提出的问题 and 论点作出答复。

就此，我要乘机就禁止核试验问题提出一些意见，希望参加三边谈判的国家作出反应。这些答复可以在一次非正式会议上发表。

大家知道，我国代表团与其他一些国家共同认为：将要谈判的条约的目标是永远禁止任何规模的、在一切环境进行的一切核试验。换言之，禁止试验、禁止核武器的试验应该是全面的和全球性的。我们认为，部分禁试无助于达成大家所寻求的条约得以普遍接受的目标。

我们的立场是以这样的事实为根据的，那就是，任何所谓或表面为和平目的进行的试验总是能为军事目的提供情报。在这方面，我要引用阿尔瓦·默达尔所著题为《裁军的花招》一书中的一段（潘西昂书店，纽约，1976年，213页）：

“需牢记的事实是，不可能区分军用或民用的核爆炸装置，一种用于轰炸地球上某处，一种用于挖坑道或挖洞的工程。一切核装置是可能的炸弹，具有远远超过常规爆炸的破坏力。可能自称的唯一的不同就是天知道的意图。”

除此以外，应该补充说，一个核爆炸装置正是在其试验阶段才能显示出它在军事方面的潜力。

因此，我们认为，禁止试验应该是全面的，应该包括一切试验性核爆炸。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反对为和平目的的核爆炸。我们认为，关于此种爆炸，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在一个国际有关当局非常严格的管制下，当爆炸目的确可表明是和平的并采取了适当措施防止此种爆炸被利用为取得军事利益或军事资料时，可以允许一个国家爆炸一个核装置。

关于这个问题，在就核禁试条约进行谈判的核武器国家去年提交的三边报告中第10段指出，谈判各国已经同意条约将附有一项为和平目的进行核爆炸的议定书，

(塔伊尔阿达特先生，委内瑞拉)

作为条约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们的理解是，正在谈判的条约实际上是一项全面的条约，它将禁止任何形式的试验，包括那些表面是为和平目的的试验，进行和平核爆炸，不是试验的可能性将由议定书作出规定。如果这样的理解是正确的，我们愿高兴地说，这样处理这件事的办法是我们所满意的，因为它符合上述委内瑞拉的立场。

然而，我们愿从参加三边谈判的国家得到关于议定书的更充分和全面的情况。三边报告在我刚引用的同一段中说，该议定书将考虑到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五条的规定。我们能否这样理解，议定书将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五条中提到的特别国际协定，议定书将对第五条中提到的所有问题作出规定？如果可以这样理解，那么是否已适当地考虑到有必要保证无核武器国家不受歧视的待遇，并有必要承诺使这些国家能免费受益于和平核爆炸所产生的研究和技术发展方面的成果？

我国代表团也有兴趣要知道，议定书将如何处理旨在保证和平爆炸是和平的程序和机构问题。在这方面，我愿回顾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第18条所载的相当充分的规定，这些规定可以用作一个基础来制定一套适当的制度为利用完全为和平目的而进行的核爆炸作出规定。

总之，我们愿从参加三边谈判的国家取得关于和平核爆炸的拟议的议定书的充分的，并如可能，详细的情况。

到目前为止，我国代表团还没有对综合裁军方案发表过意见，制订这个方案是大会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要乘委员会把这一项目放在全体会议日程上的机会发表一些意见，并就与综合裁军方案有关的一些问题发表我们的意见。

首先，我们愿表明，我们同意并支持裁军审议委员会提交给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的报告(A/34/42号文件)第四章关于这个问题的建议。在其提出的关于综合裁军方案各组成部分的建议中，审议委员会对方案应该是个什么样子提出了十分充分的初步梗概。

其次，我们愿将我国代表团对负责综合裁军方案的特设工作小组的工作特别重

(塔伊尔阿达特先生，委内瑞拉)

视和优先对待记录在案，因为，我们知道，其结果要在拟于明年召开的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上提交给大会审议和通过。去年，该小组在阿德尼吉大使的主持下做了许多工作。今年，由加西亚·罗夫莱斯任主席，小组工作正在稳步地朝向完成其任务的方面前进。

正如裁军审议委员会所建议的，综合方案应该为裁军领域中的实质性谈判提供必要的纲领。换句话说，方案应该成为进行裁军实质性谈判的纲领和指导，以保证它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导致一整套——尽可能最大数量的——平衡的和有条不紊的具体裁军措施。

我国代表团也理解，这些措施必须注意到对等的相互关系，是要通过持续渐进的谈判过程达到的，它将保证各国的安全。这个方案应该以这样的方法施行，它不是减弱各国的安全，而是在其施行过程中，逐渐加强各国的安全。那就是说，方案必须以通过裁军取得安全的目标为其内在的组成部分之一。

此外，方案的拟订应该不受国际形势不稳定的影响。方案的履行不应受到各国间经常遇到的关系改变的影响，这种改变往往导致正在进行的谈判进程的中断、暂停或延期。为此目的，各参加国一旦就方案中提出的某一个具体问题开始谈判，它们必须一致同意将竭尽全力，保证不使外界的事件影响此种谈判的进行、步调或成果。

关于制订方案的文件性质，我们与委员会大多数成员国一样，愿该方案是法律上有约束力的文件。可是，我们知道，有些国家不会接受这点。为此，我们希望该方案将是具有这样性质的一个文件，它将规定庄严的尽可能具有约束性的保证。做到这点的一个办法，如阿德尼吉大使所建议的，可以把该方案列入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将通过的宣言之中，或把该宣言作为方案的前言。该声明应载入一段话，体现保证真诚进行方案中规定的谈判并为实现方案中确立的一切裁军措施作出贡献。

关于方案中应包括的各项措施，我们和其他代表团一起注意到，第一届裁军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和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报告载有各项措施一览表，对此已经取得了协商一致。综合方案应该至少包括所有这些措施。如我们的一位同事所说的，方案不能从《最后文件》已经通过的和裁军审议委员会已经接受的方面后退一步。

(塔伊尔阿达特先生，委内瑞拉)

这同样的标准适用于优先问题。方案中的优先项目应该与《最后文件》第45段中规定的相同，但不排除可以于同时就一些优先措施或就一切优先措施进行谈判。

在这方面，我们要重申，我们支持裁军审议委员会报告第11段中所说的，在执行综合裁军方案一开始，应当特别注意立刻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消除核战争的威胁。

关于方案的时限，显然没有人能为设想的裁军措施的执行确立一个僵硬的日程，或规定任意的日期。另一方面，我们曾认为并继续认为，任何方案由于其本身的性质一定会与某段时期有关系。方案和时间实际上是两个不可分割的概念。因此，我们认为，综合裁军方案应该有个时限，即使这时限仅仅是指示性的，只表明各国共同希望方案得以完成的时期。关于这个问题，曾提出了不同的建议，有的提25年，有的提本世纪末，等等。其中，任何一个都是可接受的。让我们牢记，时间因素即便只是一个指示因素，在心理上，总是起着重要的刺激作用。我们必须在这个问题上做的工作本身就是明证。我们必须及时完成方案草案的制订，以便交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审议。这种情势给我们压力，对完成我们的任务是有利的。

尽管关于时限，我们采取一种灵活的态度，我们认为，方案必须规定执行方案的不同时期或阶段。时期或阶段的多少应取决于各项措施、优先事项和时限，尽管每一个阶段应有计划地进行以保证方案所包括的各种措施间的适当的平衡和协调。我们也认为，对每个时期应进行一次评价和审查，以便有可能核查执行的速度，而在查到有拖延时，可作出必要决定以加速进程，或在查到有未完成方案的情况时，可采取必要的纠正措施。审查过程，如曾建议的，可在为此目的举行的大会特别会议上进行。因此，我们同意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意见，方案应为其执行并为经常监测该执行情况确立一个适当的程序，而为此目的，联合国应发挥主导作用。

最后，我们希望将我们的意愿记录在案，我们愿与负责拟订方案草案的工作小组合作，准备支持小组主席、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正在作出的努力，以保证小组能完满地执行赋予它的职权，使委员会能及时地提出委托它所制订的综合裁军方案。

主席：我感谢委内瑞拉代表塔伊尔·阿达特大使的发言及他对我所说的一些友好的话。

萨默海斯先生（联合王国）：谢谢您，主席先生。在对综合裁军方案作几点简单的评论之前，我愿意借此机会对您担任三月份主席表示祝贺。我相信在您的经验和才能的指导下委员会将能更好地工作。我也愿意对您的前任、德拉戈尔斯大使表示称赞，他给了我们今年会议如此之好的开端，我国代表团对他熟练和公正的履行了主席的职务表示衷心的感谢。

现在我来谈一谈议程项目6综合裁军方案，这是我们在这个星期的全体会议上要讨论的问题。正如我在本届会议开始发言里提到的，我不打算花费更多的时间在全体会议上讨论那些项目，这是在工作小组内要谈判的问题，事实上我国代表团对综合裁军方案工作小组内的详细讨论已作出了贡献。不过我要借全体会议之机表明我国代表团对此问题的基本态度。

我们都知道草拟一个综合裁军方案是大会在1978年裁军第一届特别会议上交给委员会的任务。大会敦促我们在仅仅一年的时间里向第二届特别会议提交我们的最后文本。鉴于时间比较短，我国代表团欢迎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在综合裁军方案工作小组所采取的活泼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认为一个综合裁军方案将是本委员会向第二届特别会议的有益贡献，这将推进所有各级和所有领域的军备管制谈判的进展，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可以照此去做的鲜明模式。

然而我们认为，如有些代表团建议的那样，要使这个方案有法律约束力，是不可取的。我们也不理解，各国怎么能期望我们在这个阶段预测将用多长时间来完成这样一个广泛和复杂的方案。我在就此问题向工作小组提交的文件一里已说到，规定不现实的和人为的限期是没有用的，当然，我说这话的意思是指规定任何具体的限期都是不现实和人为的。我们在方案里所列的军备管制谈判的要求及其复杂情况是如此之多，因此我们在这个时候不能预言我们将多久完成即使是我们已经开始的工作中的某些任务，更不用说那些远没有准备的措施。然而：我确信有可能制定一系列相互有关的步骤或阶段，依此进行安排，来完成联合国大会在裁军第一届特别会议上确定的任务，以及裁军委员会确定的任务。

方案将帮助我们认清我们面前的曲折道路，使我们的目光看到全面、彻底裁军这个最高目标。这也将表明国际社会有真诚的政治决心，要寻求军备管制的认真措

(萨默海斯先生，联合王国)

施和可检查的措施。当国际信任急需恢复之际，我们不应轻视上述这种表示的重要性。为此我国代表团在综合方案工作小组的谈判中将发挥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我们希望本委员会将要提出的方案是一个切合实际的和灵活的指导，使委员会不致象先前执行这类任务时那样半途而废。我们的目的是准备一个对将来谈判永远有价值的方案，直到实现我们的最终目标为止。

主席先生，我愿意补充说一下，我怀着极大的兴趣听了尊敬的意大利大使在今天上午会议的早些时候发言里提出的论点。他阐述了综合裁军方案与其目的在建立使方案得以成功的国际气候的各种更广泛的平行措施之间的关系。他比我阐述得好得多。

主席：我感谢联合王国代表，萨默海斯大使的发言及他对主席所说的表示欢迎的友好的话。

尊敬的代表们，根据委员会第104次全体会议的决议，我愉快地约请了尊敬的挪威代表，外交副大臣约翰·乔根·霍尔斯特先生。霍尔斯特先生是1979年被任命为外交副大臣的。1976—1979年期间他担任国际副大臣职务，1976年以前任挪威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霍尔斯特先生是挪威最杰出的裁军专家之一。

约翰·乔根·霍尔斯特先生（挪威）：主席先生，作为第一个挪威代表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上讲话，在这一重要的谈判机构里起积极的观察员的新的作用，这是件愉快和荣幸的事。我们对商定的程序能够使有关的非委员会成员国参加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感到快慰。象挪威这样的小国由于资源有限而不能做很多事情。然而，我们在这里日内瓦的谈判过程中有着重要的利害关系，并将力求起好观察员国家的作用，对本委员会的工作作出有益的贡献。我真诚地希望，这只不过是个开端，挪威会在适当的时候成为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正式成员。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向您，尊敬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代表，就您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三月份主席这一要职一事表示敬意。

我最衷心地感谢您对我说的有关我个人履历的友好热情的话。但愿我讲完话时，您不会被人指责为给人以错误印象的宣传。

(约翰·乔根·霍尔斯特先生，挪威)

裁军谈判委员会议程上有两个特别令人关切的问题：全面核禁试和化学武器公约。我想就此稍为详细地说一下。

联合国大会一直把上述项目，再加上《综合裁军方案》这个项目，作为从现在直到明年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期间具有最高优先地位的议程项目。

既然《综合裁军方案》是我们今天上午的议程，关于这一方案的目的和内容，我想讲几句话，提点看法。

我相信，大家普遍认识到裁军对国际社会的未来是非常重要的，但在最近的将来是实现不了的。因此，必须在具体的有限的领域里觅取进展，也就是对特定武器或军事活动规定明确的限额和限制。实际上，过去二十年里取得的成就，同例如两次战争间的间隔年代里取得的成就相比，不能说是平淡的。我这样说并不是因为已取得了令人满意的进展，远远不是这样。但是维护公众的信任是很重要的。要使人相信这种主张，即：裁军和军备管制是现实的和实际的目标，而不只是外交演说中的漂亮话。

虽然我们必须在委员会内外把谈判力量集中于具体的和有限的问题，但与此同时也必须对确定优先次序、相互联系和进度制定一个范围。从保持整个谈判努力的紧凑性的观点来看，这是很重要的。更重要的是政治任务：维护和规划所设想的最终目标和为达到此目标所应采取的通路，并使主要的大国对追随这些目标和采取这些道路承担义务。

在一个充满贫困和不平等的世界上，军备竞赛在很多方面等于是在大规模地对资源进行乱分配。它也包含着错误估计、加速竞争和意外事故等危险。我们必须对这竞争非常激烈的局面灌输较有把握、较具预见性的东西。这就使大家在有关军事计划和预算拨款方面必须更加公开。在以卫星进行摄影和观察的时代，秘密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与时代格格不入的事了。但是，卫星只能记录前几年预算决议的结果。预算秘密是很危险的，因为它孕育猜疑气氛，促使提前作出反应，并削弱预料性。

综合裁军方案必须包括建立信任的措施，对具体的裁减和避免进行某些特定的活动承担义务，商定执行的程序，核查以及适当的安全安排。

(约翰·乔根·霍尔斯特先生，挪威)

核武器的威胁是最基本的挑战。在谈判军备管制和裁军时必须给予优先的注意。

就综合方案组成部分的某些方面我还想说几句话。我国政府对该方案特别重视。

核武器国家不仅有责任而且确实有义务减少核武器在它们的战略中和武器库里所起的作用。现在该是时候了，应该打破核武器螺旋式增长的趋势，并对人们能冲破核束缚的意志和能力重新建立信心。

经验启示着我们：将核武器能力转换成政治上很有用的通货，成效确实是有限的。核武器国家决不应该试图增加它们这种转换，也不要它们在它们的外交活动中掺进核威胁。此外，经验还启示：在核武器竞争中可能得到的好处充其量只能是稍许的效用，而且总是短暂的。核武器国家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就是在它们之间达成协议并作出安排，使之能抑制一下动乱要追求单方面好处的劲头。

我认为，在从事裁军努力时也应该还有对建立新的经济秩序作出贡献的目标，办法是重新分配稀少的人力、物力资源，从军用改为用于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为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我认为，全面禁试是停止核军备竞赛的一项主要措施。综合性禁试协定将是一项一视同仁的文书，对促进不扩散具有重大意义。核武器国家签订这样一项条约将是在朝着履行它们根据不扩散条约第六条的义务的方向迈出的有意义的一步。

全面禁试协定方面的进展一直是太慢了，但我也和其他人一起要欢迎三边谈判的参加者于1980年7月30日在日内瓦联合提出的进度报告。

当然那个报告并不能代替协定。试验仍在继续；据报导，1970年代里共有400多次核爆炸。

技术问题是复杂的，特别是那些与核查有关的问题。然而，我认为，订立协定的好处和破坏协定的危险性现在都应超过阻止达成协议的技术障碍。

合适的核查制度，是整个禁试制度的必需的组成部分，既为了保证遵守也为了建立信任。正是在充分核查制度问题的方面，我国政府通过挪威测震阵列研究所(NORSAR)提供的专门知识和测试设备正在作出贡献。

这样一种核查制度的主要部分是有效地进行地震资料的国际交换。近年来，审议关于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的特设科学专家小组在设立一种地震资

(约翰·乔根·霍尔斯特先生, 挪威)

料国际交换制度方面已取得了最重要的进展。该小组最初是由裁军委员会会议根据瑞典的倡议设立的, 后由裁军谈判委员会维持了下来。挪威科学家积极地参加了这个特设小组的工作, 该小组在其 CCD/558 和 CD/43 报告中建议建立一种全球地震制度, 以便有利于对全面禁试进行核查。作为这个特设小组的科学秘书的一位挪威科学家已经负责对这个小组的技术活动进行协调。另一个挪威专家目前正在领导这个特设小组设立的五个研究小组中的一个小组, 它特别有责任协调这些小组为灵活地高效率地对地震波形数据进行国际交换方面进行的努力。

挪威测震阵列研究所的地震观察台有 50 多条地震仪, 分布在挪威的东南部, 10 多年来一直在记录地震信号和地下核爆炸。来自很多国家的专家们已经参加了挪威测震阵列研究所的研究活动。他们研究的结果改进了区别爆炸信号同地震信号的方法。这一工作有助于证明核查全面禁试协议在技术上是可行的。我认为, 挪威能对与这一条约有联系的监督系统作出有意义的贡献, 办法是使挪威测震阵列研究所的数据都供某一全球地震系统索用, 并帮助对记录下的数据进行科学的估价以便核查对条约的遵守情况。

挪威外交部长 1978 年在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讲话时说明, 挪威愿意使挪威测震阵列研究所作为全球地震核查系统中的一个站台为大家服务, 以便测报遵守全面核禁试协定的情况。挪威测震阵列研究所对世界上几个重要地区的侦察能力胜过 CCD/558 号文件上所列的其他任何一个地震站的能力。

在过去的 10 年里, 挪威科学家已经广泛地进行了研究, 并完成了与侦察、测位和识别地下核爆炸问题有关的大规模的研究项目。最新的研究结果已提交地震事件特设专家小组, 以便写进该小组的报告。

根据特设小组目前的职权, 挪威专家已经作出了下列技术贡献:

1. 对地震和地下爆炸等级大小的估计。从事这一研究是为了得到靠近发生地震事件的站台对震级的更正确的估计。有人建议, 目前使用的等级一纠正系数应加以修正以便统一确定地震和爆炸的等级。

2. 从地区事件识别地震的相位。这一研究是基于试验性质的小的阵列研究的数据, 自 1979 年来在挪威测震阵列研究所内一直在进行此项工作。它示证, 利

(约翰·乔根·霍尔斯特先生，挪威)

用特别研制的信号加工技术从这么一个小的阵列就可以高度可靠地识别地震的相位。

3. 对地区的地震事件的测位程序。这一研究说明一个小的阵列的测位程序：对地区的地震事件进行测位估计，误差不到30公里。这种测位的数据，虽然性质上是很初步的，但在向全球监视网的国际材料中心报告时，对确定事件是很有帮助的。

4. 为高速度交换地震波形数据供选择的办法。这项研究的目的在于估计利用现代数据通讯技术以数字形式快速和可靠地交换地震波形数据的可能性。这项研究建议在这方面进行实际的试验。挪威愿意对这种试验进行协调。

我了解到，特设小组在为建立一项全球监视系统而努力时，它的大部分的工作一直是以目前可以得到的技术为基础的。我们希望在未来的年代里积极参加提高这一全球系统的水平，使之包括可以得到的最先进的通讯和计算机系统。

我重申一下，我们将在政治上和通过我们专门的技术知识和仪器，尽一切努力，以推进就禁止一切核试验条约的国际核查系统达成协议。

我回过头来谈一些有关对付核武器挑战的其他措施。

对防止进一步扩散核武器，应给予最优先的地位。如果我们不能成功地劝阻新核武器国家的出现，我们也许就要面临核的无政府状态。防止核武器的进一步的推广是根本上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的。但所有国家都面临着安全问题。为了使它们不进行核选择，就必须给它们以适当的保证，使其相信在它们的安全估计中占有地位的国家也将表现出同样的克制。《不扩散条约》有助于这种保证，正如无核武器地区在适当的情况和结构下会起同样的作用一样。但是，想利用核选择的想法在很大程度上要受核武器国家推行的政策和核武器作为措施和作为姿态所起的作用的影响。

第二次不扩散条约缔约国审议会议于去年九月在日内瓦结束时没有就最后宣言达成协议，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级上的联系。挪威对会议未能就此达成协议表示遗憾，特别是因为事实上在很多重要的大家关心的领域里已达成了总的协议。

但是这次会议确实完成了规定它做的事：审议过去五年里这个条约的实施情况。事实上各国代表团都强调这一点：这一项旨在防止进一步推广核武器的重要的军备

(约翰·乔根·霍尔斯特先生，挪威)

管制条约在军备管制方面是一项独一无二的成就，而且它继续在为各缔约国的安全利益服务。

审议会议期间的不同意见是涉及核武器国家能否和是否有决心通过谈判真正削减它们的武器库以减少核武器在国际关系过程中的作用。很多国家感到核武器国家并没有根据《不扩散条约》履行它们的以充分的决心和精力进行旨在核裁减的谈判的义务。

在这一点上，我要强调指出强有力地继续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重要性，该会谈的目的是为了达成最后以至大量裁减武器库和裁减战略核武器部署的协议。准备这种突破的基础已经打好了，两个核大国现在有责任超越它们过去所采取的那种漫不经心的态度。挪威特别重视迅速和决心重开谈判，目的是在欧洲大陆避免一场竞相部署战略核力量的新的军备竞赛。我认为，在处理欧洲的安全秩序方面愈来愈强调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同在全球范围内巩固不扩散制度是不相容的。

我国政府也希望看到供武器用的裂变物资的生产也完全停止。

禁止生产供武器用的裂变物资一事将置核武器国家同无核武器国家于较平等的基础，若与直到现在为止的情况相比的话。核武器国家到那时就将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接受，正如对无核武器国家所要求的，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同一保证条款，从而消除了构成两种国家之间的明显区别的一个因素。

保证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问题至今一直没有得到满意的解决。挪威接受那些国家的论点：它们认为，1968年6月19日安全理事会第255号决议并没有向不结盟国家提供充分的保证。

那些国家没有参加提供核安全保证的联盟安全体系，而同时又一直受到要求要它们放弃选择取得核武器，它们自有正当的理由要求，保证它们不受核武器攻击或不受核武器攻击的威胁。

因此，核武器国家特别负有责任为此问题找出一项解决办法，这确实对整个不扩散制度具有非常关键的意义。接受保证的国家也应作好准备，对各种可供选择的办法进行建设性的讨论，以促进建立一项国际上能接受的无核武器制度。

(约翰·乔根·霍尔斯特先生,挪威)

挪威认为,在消极安全保证问题上,由于核武器国家在1978年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就此问题发表了宣言,已取得了一些重大的进展。还可以进一步予以加强和正式化。

我现在来谈谈化学武器公约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迫切需要取得进展。化学战的潜在在扩展。我们会看到过一些报道,说这些武器也许已经在最近的冲突中用过了。设置障碍不让更广泛地同意使用这种武器,是很重要的。在这方面,最有用的办法就是订立一个化学武器公约。美国和苏联就1979和1980年他们的双边谈判提出的报告(CD/48和CD/112)是为进一步努力提供的建设性基础。

也许可以从去年的禁止、制造和储藏细菌(生物)武器直至消灭为止的公约缔约国的审议会议中得到鼓舞。这次会议是由挪威任主席的。我认为,指出这一点是很令人鼓舞的:到这次审议会议时有31个国家已批准了这个公约,6个新国家已参加了这个公约,其他37个国家已签署了这个公约,但仍然还未完成批准过程。在最后一致同意的宣言里,公约各缔约国重申它们的坚强决心,要完全排斥将细菌(生物)制剂和毒素作为武器来使用。

目前非常迫切需要一项关于化学武器的类似的公约。裁军谈判委员会设立的特设工作小组很有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为此目的提出积极的成果。我国政府坚决支持这种努力,并希望对特设工作小组的工作作出建设性的贡献。

我们认识到,核查的问题是头等重要的问题。尽管技术上很复杂,这项任务必须以绕过障碍为目的,并且在规定核查是否遵守条约的方法时必须注意其是否能在技术上行得通。为了确定这些正确的目的,政治意志是必要的。为了对欺骗的可能性作出公正的估价,政治意志也是必要的。因为欺骗会带来危险,使未来的国际关系陷入一种无法控制的局面。

首先的目标必须是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并销毁现有的储藏。不过,我们确实认识到,要有效地消灭化学武器和化学战,需要除此之外还要禁止意在使用化学武器的活动、设施、组织和计划。公约一定要把这件事考虑进去。所以我们倾向于赞成一项全面的办法。

在这一点上,我们认为瑞典提出的,并概要地写入第CD/97号和CD/142号文件的“化学武器能力”的定义是对这些问题的一种很好的概念上的澄清。

(约翰·乔根·霍尔斯特先生，挪威)

全面解决很重要，也很迫切。二元组份也许在将来较普遍可以得到，因而大大减少了涉及取得化学战剂所需要的订货至交货的间隔时间。不过，这样来确实使“战争准备”和“对这种战争的防护”的定义发生了问题。

我提一下，1980年4月挪威宣布不允许在它领土上放置和储藏化学武器。这个政策是同挪威禁止在它领土上放置和储藏核武器的政策相应的。

我们现在正接近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下一届会议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将决定于到那时已经采取了多少有效的步骤来执行第一届会议通过的行动纲领。

在这方面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综合裁军方案》，它是本委员会四个工作小组之一的事项。我们有信心：本委员会为了下一届特别会议能圆满成功，会在这方面和其他重要方面采取就执行行动纲领来说是非常紧迫的那些主动步骤。

第二届特别会议需要处理很多很重要的事以外，我国政府希望会议也能重视我们在第一届特别会议上提出的一个提案，其部分内容反映在《最后文件》(第125(2)段)里。这所涉的是这个提案：各国应通过各种程序来估价大量购置武器和各种军事方案对军备管制和裁军的影响。应在发轫之初限制军备竞赛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已反映在第一届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中，因其中有一项建议要求各国估价它们的军事研究和发展对现有协议的可能影响。

挪威已经注意到总的安排问题，它不想建议特别的解决办法。这种办法必须具有灵活性，应把有关各国承担的义务同它们作出决定的程序密切结合起来。应使军备管制方面的各种考虑及其明确的评价成为国家决定取得武器时的一个考虑因素。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反过来也一样，军备管制和裁军提案也应该通过类似的过程予以估价，以便为一项首尾一致的、全面的国家安全政策提供基础。

不错，应当比上述办法更高瞻远瞩地看问题，任何国家在估量这类问题时不能只从国家利益来看问题。我们应培养国际安全的概念并对它承担义务。在这方面，我国政府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是头等重要的。

最后，主席先生，在我向您表示感谢给我这个机会在本委员会讲话时，我要表示我最良好的祝愿，祝裁军谈判委员会在未来几个月里的审议工作得到圆满的结果。

主席：我感谢挪威的代表、外交副国务大臣霍尔斯特先生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讲的友好的话。我深信，裁军谈判委员会成员国都怀着很大的兴趣听取了他对他的国家关于现正由本机构在审议中的某些裁军项目立场的解释。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同志，我要问一个问题。一星期之前，那就是上星期二，我们交给秘书处一个文件要求予以分发。我要问为什么分发文件的过程要那么长的时间。此外，上星期四、即五天前我们代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提交了一个文件，不幸地，我们迄未收到该文件。这两次提交的文件俄文和英文本都交给秘书处了。

主席：我注意到伊斯拉耶利安大使的要求，我将与秘书处查对此事。我将尽我所能及早分发这些文件。

裁军谈判委员会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1981年3月12日、星期四、上午10时30分举行，现在散会。

下午1时散会。

×× ×× ×× ×× ××

**DOCUMENT IDENTIQUE A L'ORIGINAL**

**DOCUMENT IDENTICAL TO THE ORIGINAL**